语言学名家译丛

雅柯布森文集

罗曼·雅柯布森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名家译丛

雅柯布森文集

罗曼·雅柯布森 著

- 普遍唯理语法
-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
-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第三度讲授
- 雅柯布森文集
-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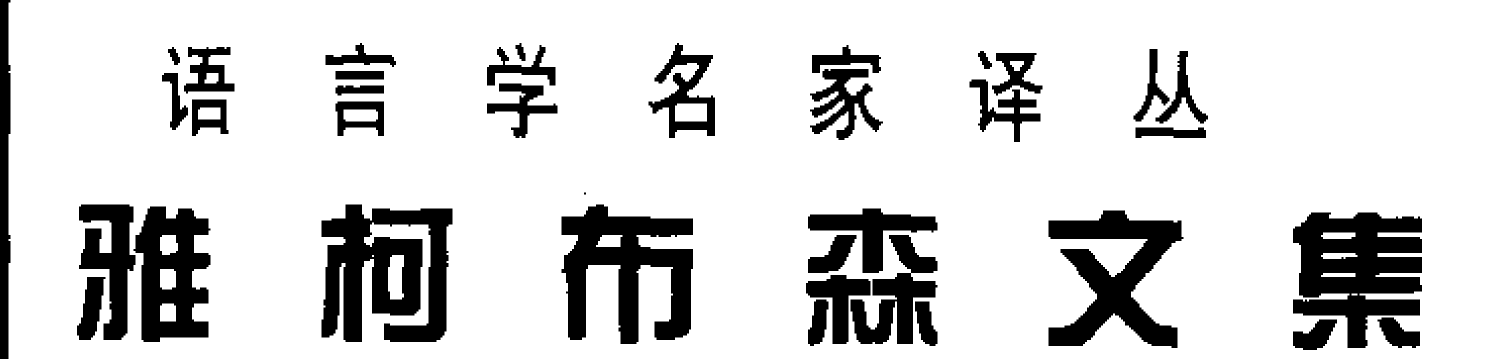
ISBN 7-5355-3398-1

9 787535 533982 >

ISBN7－5355－3398－1/G·3393

定价:22.30元

语言学名家译丛



雅柯布森文集

罗曼·雅柯布森 著

姚小平 主编

钱军 编辑

钱军 王力 译注

Masterpieces in Linguistics

A Roman Jakobson Anthology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柯布森文集/（美）雅柯布森著；钱军编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语言学经典译丛）

I．雅．．．　II．①雅．．．②钱．．．　III．布拉格学派—文集　IV．H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163 号

语言学名家译丛

雅柯布森文集

罗曼·雅柯布森　原著
钱　军　编辑
钱　军　王　力　译注
责任编辑：黄　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13.5　字数：330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55－3398－1/G·3393
定价：22.30 元

《译丛》总序

西方语言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过去国内已译出不少，尤以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最具规模，传布最广。如20世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萨丕尔的《语言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18、19世纪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无一不是世所公认的经典作品。名作要著的翻译，是认识和研究西方语言学史的一项基础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可骄的成绩，但有待进行的工作仍然很多。例如17世纪中叶法国人阿尔诺和朗斯洛合撰的《普遍唯理语法》，19世纪末叶德国人保罗的《语言史原理》，20世纪丹麦人叶斯泊森的《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美国人沃尔夫的文集《论思维、语言与现实》等等，都是当译而未译之作。即如洪堡特，如萨丕尔，如布龙菲尔德，虽都已有汉译名著行世，其各时期的重要论文也还需要译解。

本《译丛》系为填补西方语言学名家作品汉译的空白而设。选录宗旨大抵有四：

以文集为主，兼纳单本著作；

以尚无汉译的作品为主，兼顾名家的重新阐译；

以已有定论的经典著作为主，兼采当代有影响的



作品；

以体现人文哲理为主，兼容分析技艺。

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行将到来。而新时代的认识和创为，将取决于对旧时代遗产的继承和扬弃。愿有更多的同志参与这项清理西方语言文化遗产的工作。

姚小平

1999年岁末于北外

本书获海德基金会部分启动资助

译者说明

雅柯布森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大家之一。他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发起人和布拉格学派的奠基人，欧洲和美国语言学之间的重要桥梁。他对语言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普通语言学理论，音位学，语法学，儿童语言，失语症，语言学思想史等等）。语言学今天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区别性特征、标记等都来自他的思想。系统、结构、功能、符号、时间、空间、普遍现象、变量与不变量等等基本而重要的概念在他那里得到了历史性和创造性的发展，甚至“结构主义”这一术语也是他首先创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均从雅柯布森那里汲取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养分。

雅柯布森著作等身，已经出版的有8卷本的《雅柯布森选集》（计划10卷）。笔者编辑、翻译的这部中文本《雅柯布森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普通语言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第二部分，语音研究；第三部分，语法研究。第一部分收入论文15篇，力求全面地展示雅柯布森对普通语言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看法。第二、第三部分各收4篇论文，旨在表明雅柯布森的理论在语言具体层次上或者研究具体问题时的运用。

在选文时考虑的因素包括雅柯布森自己的评价，雅柯布森的学生、研究者的观点和定论，一些读本的收录情况，引用的频率，中国学术界的具体情况等等。编辑、翻译这部文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中国高校开设的《功能语言学》、《语言学史》、《语言学理论与流派》等课程提供一个读本或必需的原始参考文献，因



此选文也考虑了学生的基础和背景。这部《雅柯布森文集》上起1927年1月，下至1982年6月（1982年7月16日雅柯布森逝世），有55年的跨度，基本上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整、准确、精练地展现雅柯布森的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目的。

《雅柯布森文集》收录文章的版本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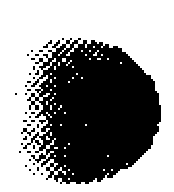
1. 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1942）。写作于1942年至1943年，共计8章。雅柯布森在世时未曾发表，手稿原件现存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特藏室雅柯布森档案。1984年，Linda Waugh编辑整理了一部分，发表在刊物《语言学》（*Linguistique* 22）上。法文本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8卷。英文节译本收入雅柯布森文集《论语言》（1990）第5章，中译文据此译出。

2. 普通语言学当前的问题（1949）。本文原是雅柯布森1949年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的报告的第4部分。雅柯布森生前未曾发表，手稿原件现存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特藏室雅柯布森档案。油印件上的标题为《普通语言学说明：现状与关键的问题》。前3部分涉及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欧美二战前后语言学状况的评估。最后一个部分是对推进语言学的具体建议。英文节选本收入《论语言》第1章，中译文据此译出。

3. 语言学的系统（1953）。原文是1952年6月在纽约人类学国际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今日人类学评议》（1953）。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2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4. 语言学的元语言问题（1956）。这是雅柯布森1956年12月27日在美国语言学会年会上所作的主席演讲。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7卷。中译本据雅柯布森文集《语言的框架》（1980）译出。

5. 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1958）。本文是雅柯布森1958年在第8届语言学国际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上



的报告。原载《第8届语言学国际会议论文集》。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1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9章译出。

6. 语言的符号与系统——重评索绪尔理论（1959）。这是雅柯布森1959年10月2日在德国埃尔富特（Erfurt）举行的语言的符号与系统第1届国际讨论会上的演讲。德文本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2卷。英译本刊登在《今日诗学》第2卷第1册（1980）。中译文据雅柯布森文集《语言艺术，语言符号，语言时间》（1985）译出。

7. 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1963）。原载《现代语言学的趋势》（1963）。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2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2章译出。

8. 语言的部分与整体（1963）。这是作者196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海顿（Hayden）讨论会上的报告，原载《部分与整体》（1963）。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2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6章译出

9. 语言普遍现象对语言学的启示（1963）。原载《语言的普遍现象》（1963）。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2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10章译出。

10. 标记与特征（1974）。原载《语音学世界论文集：献给Onishi's Kiju博士的庆贺文集》。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7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11. 标记概念（与泼沫斯卡合著，1980）。本文是雅柯布森与泼沫斯卡合著的《对话录》第10章。俄文本（1980）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8卷。法译本（1980），英译本（1983）。中译文据《论语言》第8章译出。

12. 语言中的时间因素（与泼沫斯卡合著，1980）。《对话录》第7章。收入《语言艺术，语言符号，语言时间》（1985）。中译文据《论语言》第11章译出。



13. 语言中的空间因素（与泼沫斯卡合著，1980）。《对话录》第 8 章。中译文据《论语言》第 12 章译出。

14. 变量与不变量（1980）。写作于雅柯布森荣获意大利语文学和语言学国际奖之际，原以意大利文发表。英文本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7 卷、《语言艺术，语言符号，语言时间》。中译文据《论语言》第 3 章译出。

15. 论语言的辩证法（1982）。写于 1982 年 6 月，时值德国斯图加特市授予雅柯布森黑格尔奖。首次发表在《黑格尔的遗产》第 2 卷（1984）。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7 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16. 语音规则的概念与目的论标准（1928）。原载捷克《现代语文学》第 14 卷（布拉格，1928 年 3 月），是作者 1927 年 1 月 13 日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演讲的摘要。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1 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17. 音位与音位学（1932）。原载捷克百科全书增补第 2 卷。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1 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18. 音位的概念（1942）。1942 年，雅柯布森以《语音与意义六讲》为题，在纽约高等研究自由学院讲授。1976 年首次以法文本出版，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8 卷。英译本 1978。中译文据《论语言》第 15 章译出，包括《语音与意义六讲》第 2、4 章。

19. 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与 C. G. M. 范特，M. 哈勒合著，1952）。原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声学实验室第 13 号技术报告，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8 卷。中译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据 1963 年第 4 版译出，连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刊物《国外语言学》1981 年第 3、4 期上。此次采用仍照原有格式排出。

20. 零符号（1939）。1938 年用法文写作，收入《献给巴依

的语言学文集》(1939)。英译本载雅柯布森文集《俄语和斯拉夫语语法研究：1931—1981》(1984)，中译文据此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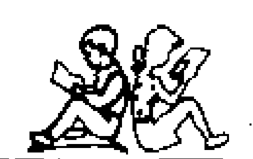
21. 博阿斯的语法意义观（1959）。发表在《博阿斯的人类学：博阿斯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美国人类学学会主编，1959）。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2 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 21 章译出。

22. 意义的若干问题（1973）。1972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14 日，雅柯布森在比利时鲁汶的天主教大学做了三个系列的讲座，由 M. van Ballaer 编辑成《雅柯布森理论的若干方面》一书，1973 年出版。本文是该书第 4 章一部分，收入《论语言》第 20 章，中译文据此译出。

23. 儿童语言的语法构成 (1975)。这是雅柯布森 1975 年 5 月 28 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莱恩——威斯特法伦科学院的演讲，德文本发表在该科学院《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 G 218, 1977)。英译本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7 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雅柯布森的母语是俄语，他可以用俄、法、德、英等 6 种语言写作。读他的英文原作不时会有语言不尽天然乃至困惑费解的感觉。1997 年我曾在哈佛大学语言学系听印欧语言学大家 Carl Watkins 教授讲授《印欧比较诗学》，他声称雅柯布森是他的老师。在论及雅柯布森的名篇《语言学与诗学》时，他指出雅柯布森的母语不是英语，有些说法不地道。他的例子就是该文中的名句“The poetic function projects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 from the axis of selection into the axis of combination”（诗歌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结合轴）。雅柯布森的文章自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我们只希望译文能达到意义准确和表达通顺的目标。

在编辑、翻译这部文集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帮



助，我很愿意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我首先应该感谢姚小平教授。大到选题立项，小到格式体例，各个方面都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没有他对介绍西方语言学思想的执著追求，难以想象会有这套《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没有他对语言学史的深刻认识，难以想象会收入《雅柯布森文集》。

本文集在释疑、文献等各个方面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帮助。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以姓氏拼写字母为序）：Catherine V. Chvany 教授，Julia S. Falk 教授，Jan Firbas 教授，Benjamin W. Fortson IV 博士，顾嘉琛教授，郭锐博士，Morris Halle 教授，胡壮麟教授，姜望琪教授，Miklos Kontra 博士，李朝先生，李行德博士，Birgit Linder 博士，Edith A. Moravcsik 教授，Eugene A. Nida 博士，Petr Sgall 教授，Edward Stankiewicz 教授，王逢鑫教授，王洪君教授，叶向阳女士，赵世开研究员。遗憾的是，Jan Firbas 教授不幸于 2000 年 5 月 5 日去世。我谨以这部文集对布拉格学派的这位杰出代表，谦逊、真诚、坚强的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

王力教授的夫人夏蔚霞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当代语言学》编辑部（前身是《国外语言学》编辑部）授权译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以及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合同有偿采用王力教授的一篇译文。我向他们致以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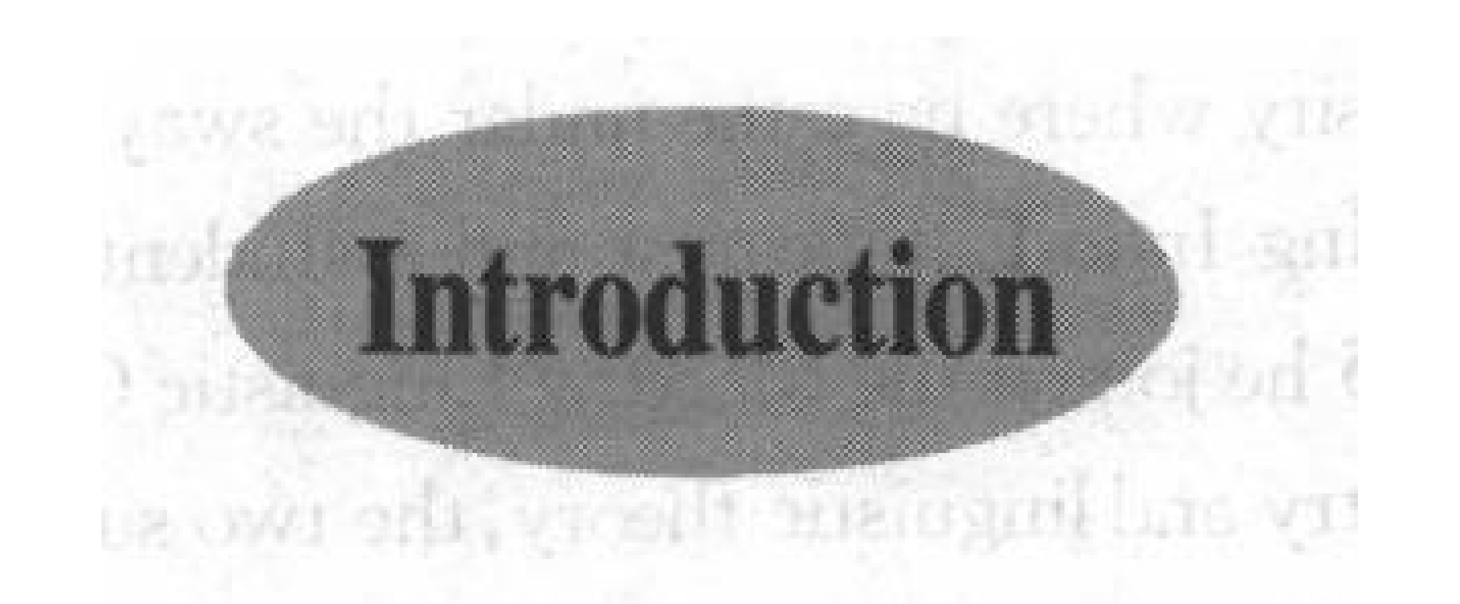
我还感谢湖南教育出版社为本书所做的一切。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我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的帮助。

钱　军

2000.6.30

于北京大学



Roman Jakobson

Edward Stankiewicz
Yale University

Roman Osipovich JAKOBSON, one of the leading linguis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literary theorist, Slavic philologist and semiotician; born in Moscow, October 11, 1896; died in Cambridge, Mass., July 18, 1982.

Jakobson i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in general linguistics and as a co-founder and champion of structuralism, one of the leading trends in modern linguistics. But his works, many times republished by him and his followers and most fully represented in the eight volumes of his Selected Writings (SW I – VIII, 1962 – 1982 show him to be a master of a number of related disciplines, such as versification, literary theory, aphasia, medieval culture, Slavic folklore and mythology. His bold ideas, knack for terminological invention and astute reinterpretations of traditional problems have left an imprint on all of the above areas and some more (notably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

In 1914 Jakobson was graduated from the Lazarev Institute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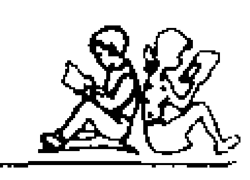


Oriental Languages and entered the historical – philological faculty of Moscow University where he came under the sway of F. F. Fortunatov, an outstanding Indo-Europeanist and a student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In 1915 he joined the Moscow Linguistic Circle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poetry and linguistic theory, the two subjects whose mutual relation remained at the center of his scholarship to the end of his life. After the Revolution Jakobson found himself in Prague where he produced a number of studies that advanced the tenets of structuralism and established the reputation of their author as one of its leading theorists. He found support and a ready forum for his work in 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Prague (founded in 1926) and in its journal (the *TCLP* =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1929 – 1939, eight volumes). During the decade or so of its existence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terminat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 the Circle became the fulcrum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as it succeeded in attracting the collaboration of som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linguists, psychologists, and philosopher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who in one way or another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 of structuralism as one of the most vigorous and encompassing theories of language. Jakobson, his closest collaborator, N. S. Trubetzkoy and the Swiss-trained S. Karcevskij provided a special elan to the Circle as mediators between Russian linguistics (especially the ideas of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d the French school (inspired by the teachings of de Saussure). Jakobson himself never tired of proclaim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aussure in overcoming the atomistic and one-sided historicism of nineteenth century linguistics, though much of his effort was directed against Saussure's abstract formalism and the antinomies he imputed to language (e. g. the alleged gulf between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langue and parole*], form and meaning, and an internal vs. an external study of language). In their effort to surpass the limitations of Saussure, the Prague linguists, and especially Jakobson, profited from the more balanced and deeper approach to language propounded by Baudouin. To the latter they were also indebted for the main area of their research, phonology and morphophonemics. It was in fact phonology that according to Jakobson became the methodological model for all other areas of linguistic analysis. The Prague School was also the only cent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at incorporated the study of poetry into its linguistic program. For that too it owed much to the Russian tradition (to the works of Aleksandr Potebnj, Andrej Belyj, and the Formalist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Jakobson took refuge in Norway and in Sweden where he wrote (in 1941) his famous *Kindersprache, Aphasie and allgemeine Lautgessetze*. In 1942 he emigrated to America. From 1942 until 1946 he taught at the 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 and from 1946 until 1949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43 he helped found 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New York and its journal *Word* with its follow-up *The Slavic Word*. From 1949 until 1967 he was Professor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Harvard. Upon his retirement from Harvard he became Institute Professor at MIT.

By training and profession a Slavist, Jakobson was above all a general linguist. His major effort was to advance a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ception of language both in it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spects. In this conception language is a complex system of signs destined to perform a variety of cognitive and socializing func-



tions. The signs themselves form a web of multiple intra – and inter-level relations which are all used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eaning. The ultimate task of the linguist is the discovery of the relations that make language a cohesive, economic and dynamic system. These relations were, according to Jakobson, subject to general, implicational laws, and he devoted a lifetime of effort to prove the universal or near – universal validity of these la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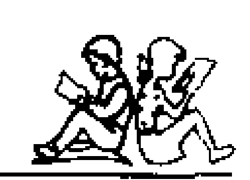
However, Jakobson's earliest studies were devoted to poetry, or rather to the interface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One of the studies (*Novejšaja russkaja poezija* [Modern Russian Poetry] of 1921, SW V, 299 – 354) dealt with the Futurist poetry of Velimir Xlebnikov and his bold manipulations of the phonetic and grammatical resources of language. These range from minor infringements on Russian syntax up to the most ingenious experiments of *zaum* ' [trans – sense]. Particularly memorable is the poem *smexa či* [the Laughing Man] which exposes the remarkable flexibility of Russian derivation. Xlebnikov's play with language was to prove the Formalist belief that true poetry (and especially modern verse) is language devoid of its everyday referential function, or a message set on the sign itself. Jakobson's monograph may still be remembered for some of the sharpest formulations of the Formalist credo. "Poetry", we read in it, "is the emphasis on the message"; "poetry makes palpable the linguistic sign"; "poetry lays bare the device"; "poetry is the word in itself" (*Xlebnikov's slovo kak takovoe* [the word as such]).

Jakobson's second study (1923, *Czech Verse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Russian*, 1923, SW V, 299 – 354) is Jakobson's earliest venture into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Slavic metrics. It is a compelling demonstration of how the prosodic features of a language determine

the metrical structure of a given system of verse. Modern Czech verse is built, like that of Russian, on the regular alternations of stress, yet the two languages implement this meter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Russian verse implements the alternations by means of the Russian mobile stress; this leaves it free to use the word boundaries as an element of semantic and rhythmic variation; Czech verse, on the other hand, implements its meter through the regular distribution of word boundaries using Czech quantity for semantic and rhythmic variation.

The study of metrics and of poetry must have had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Jakobson's formation as a linguist, as he himself wrote, "it is by dint of analyzing poems that I began to work on phonology." And indeed it appears that in dealing with the prosodic oppositions which lie at the basis of verse he must have early realized that the ultimate units of phonological systems are not the phonemes but their distinctive features,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trical downbeats and upbeats could have suggested to him the asymmetry between the marked and unmarked members of a phonological op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Jakobson remained to the end faithful to some of the Formalist ideas of his youth. His work on avant-garde poetry might have suggested to him that the form of a modern poem could resemble a Cubist collage, or that its phonetic texture may claim priority over its structure.

In 1929 Jakobson published a monograph on Common Slavic and Russian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at of other Slavic languages (*Remarques sur l'évolution phololologique du russe comparée à celle des autres langues slaves*; SWI, 7 – 116). Although the monograph marks a new phase in the ph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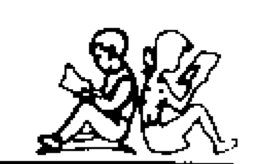


of Slavic diachronic facts, it is too sketchy to have any serious bearing on Slavic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of capital importance for phonological and general linguistic theory, as it defines the stratified,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speech sounds of a language, a problem that Jakobson deepened and expanded in a number of subsequent studies and that led him to the formulation of phonological laws of universal validity.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the law of irreversible dependence (if *b* then also *a*) which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of invariance in the midst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as well as the limits of diachronic change. The principle of incompatibility (if *x* no *z*; e.g. the presumed incompatibility of phonemic quantity and stress) has not, however, been borne out by the facts. Bu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Jakobson's approach to phonology impli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notion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though he arrived at a full theory of their relations only in the late thirties. The necessary precondition for such a theory wa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variance, a concept enunciated by Karl Bühler as early as in 1931 (in *TCLP*, IV). For without this concept one could define neither the nature of phonological oppositions, nor their hierarchical patterning, nor the role of the phonological variants. Yet even by the mid thirties structural linguists both in the West and in Prague (including Trubetzkoy) drew a sharp line between phonetics and phonemics by treating the variants as crude phonetic matter and the phonemes as immaterial, psychological units.

Throughout the thirties both Jakobson and Trubetzkoy pursued the study of areal and diachronic phonology. The fruit of their labors in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was Trubetzkoy's introduction of the notion of a linguistic league (*Sprachbund*) whose phonological resem-

blance was the result of diffusion or structural convergence, whereas Jakobson's major work in this area was a monograph on the Eurasian linguistic league (*K xarakteristike evrazijskogo jazykovogo sojuza* [the character of the Eurasian linguistic league] 1931). The purpose of the work was to show that the Eurasian languages (including East Slavic) formed an uninterrupted phonological unity because of their use of the feature of palatalization and their exclusion of phonemic pitc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two features, Jakobson argued, is found only on the peripheries of the Eurasian community, i.e., in Kashubian and Lithuanian in the West and in Giljak and Japanese in the East. Jakobson's study had the merit of providing a phonological typology of a vast number of Turkic and Uralic languages, but it was flawed in its main thesis (the claim that palataliz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pitch) and in the coverage of the facts. The phonological unity of the alleged "Eurasian" league could be ascertained only by leaving out of account the South - East and West Slavic languages with their series of palatalized consonants and lack of pitch, and by overlooking the fact that some Eurasian languages (e.g., Cheremis and Ostjak) have but a few palatalized consonants and others do not have them at all (e.g., Chuvash and Tuvin). But the Eurasian monograph did not pursue a strictly scholarly goal; it was most likely written as a bow to Trubetzkoy and his group (the *Evrazijcy* [Eurasians]) who promulgated the idea of a Eurasia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mmonweal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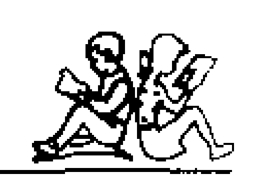
The interrelation of phonemes and their variants moved to the center of Jakobson's attention in his paper on the principles of phonological change (in *TCLP* IV, 1931). Unlike Saussure, he never accepted the idea that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constitute entirely



different domains (the first represented for Saussure a system, while the second was a field of "contingent and completely accidental change").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was to show that the roots of change lie in the synchronic stage itself, and that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volves merely a switch of phonological functions. The change, it specified, reduces to three types: (1) phonologization, (2) dephonologization, and (3) rephonologization. In the matter of functional shifts Jakobson followed the path laid down by Baudouin de Courtenay, who was the first to def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honemes and variants and who, like Jakobson, interpreted change as a switch of linguistic fun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Baudouin was far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 of how phonemes acquire the function of morphological variants, than with the types of internal phonological change.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Jakobson's paper it became eminently clear that a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a phonological system (both in it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spects) requires reference not only to the phonemes but also to the phonemic variants. In time the variants too were defined in terms of their functions (as redundant, demarcative, and emotive). It also became apparent that the exchange of functions, in time, must be preceded by a period of coexistence, and that synchrony itself comprises a historical dimension. Jakobson could therefore reject the Saussurean formula which equated synchrony with statics and diachrony with dynamics. However, to prove the presence of stability in time one ha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iverse elements of a language differ in their susceptibility to historical change, in other words, according to their hierarchical position in the system.

The hierarchy of the phonological elements of a language was

splendidly demonstrated by Jakobson in the above – mentioned monograph of 1941. That the elements of a language form a stratified system was clear already to the Greeks when they drew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incipal and subordinate parts of speech or between the primary (direct) and secondary (oblique) cases of a paradigm. In phonology the question of hierarchy had also been broached by Baudouin de Courtenay who in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Polish language (Zarys historii języka polskiego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Polish Language] 1922)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an inverse relation between the phonetic complexity of sounds and their ability to resist linguistic change (thus, for example, the Polish voiceless stops have been far more resistant to change than the Polish voiceless spirants). However, Jakobson brought to the problem a dimension which had not only historical but far – ranging structural and typological implications, especially when the theses advanced in the *Kindersprache* received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elaboration in the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1952, written jointly with M. Halle and G. Fant) and in the follow – up version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1956). The major proposals of these studies amounted to the following: (1)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a language should be viewed as a set of binary oppositions whose member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on the 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 (*irreversible implication*) such that one member of the opposition is more specific or marked and the other is unmarked, or noncommittal as to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 given property. (2) The relations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can best be grasped if they are couched in perceptible acoustic terms. The traditional articulatory descriptions tend to obscure the common and distinctive properties of the various



speech sounds, including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consonants and vowels. The primary, universally encountered opposition between the vowels is that between the high (diffuse) vowels /i, u/ vs. the low (compact) vowel /a/. The diffuse vowels /i, u/ are in turn opposed to each other as acute /i/ vs. grave /u/. The same oppositions def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voiceless stops /p, t, k/. The first two are opposed to /k/ as diffuse vs. compact, while /p/ is opposed to /t/ as grave vs. acute. However, the hierarchy within the two sets is reversed: the primary (least marked) vowel is compact, while the primary (least marked) consonant is /p/. The conversion of the articulatory properties into acoustic terms enabled Jakobson to reduce to a common denominator features that have long been viewed as distinct (e.g. the emphatic and the pharyngealized features of Arabic) and to claim that the phonemic distinctions of all languages involve no more than a dozen distinctive marks. (3) The two sets of vocalic and consonantal features are maximally distinct, as well as universal. Thus they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typically in the earliest nursery words *papa*, *mama*) and inversely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in the speech of aphasics. The proposals summarized above have had a decisive impact on our conception of phonological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question of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For what Jakobson asserts is both the universality and distinct phonological make-up of each language; the least marked features are everywhere the same, but the more marked, as it were accessory features of a system define the specificity and uniqueness of each language. 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ome of Jakobson's ideas have been met with reservations. Thus some scholars have wondered whether the great variety of phonological systems can be reduced to

a dozen or so features. More serious is the question of the logical and substantive nature of the phonological oppositions. According to Jakobson, all oppositions form a hierarchy of strict asymmetrical (irreversible) implication, whereas some students (including Trubetzkoy) operate, in addition, with neutral and equipollent (reciprocally equivalent) pairs. And indeed it is hard to see why the velar consonants should be treated as marked vis-à-vis the labials when in many languages of the world it is the velars which present a more stable and more diversified system. The great variety of nursery words (such as *abba*; *akka*, *ama*, *anna*, *atta*, *dada*) and the lack of the voiceless /p/ in a number of languages (Arabic, Ethiopian, Yoruba, Buryat, Mongol, Berber, Aleut) should also put under question the typological priority of the labials over the dentals and velars.

While the questions of phonology remained throughout at the center of Jakobson's work, he undertook the study of morphology in two early papers: one,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Russian verb (1932, SW II, 119-129), and the other on the Russian case system (1936, SWII). The theoretical impulse for the papers was to show that the relations of opposition, markedness and hierarchy established in phonology apply also to the level of morphology, specifically to the structure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The first paper draws also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imperative as one of the appellative functions of language. As in phonology, this paper, too, admits only the presence of marked and unmarked terms ignoring such "neutral" categories as the third person or the reflexive (whose function is active or passive, or neither). The second paper tries to establish the semantic features which underlie the Russian system of eight cases concluding that these involve the meanings of direction (the a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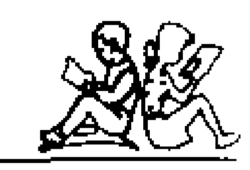


dat., gen.$_1$ and loc$_1$), limitation (the two genitives and locatives) and marginality (the dat., instr. and the two locatives). The three features are implemented in all inflected nouns, but each Russian gender and the plural neutralize at least one of the oppositions. A major aim of the paper is to point out the presence of invariance in the midst of contextual or situational variation, a theme which goes like a red thread through most of Jakobson's linguistic writings.

Jakobson returned to the subjects of the two papers in the years of his teaching at Harvard. Of special importance is the compact essay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1957; SW, II, 130 – 147) which raised the question of the speech act and the speakers in the use of language, a question ignored by logicians and the logicizing schools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ough the problem itself was by no means new (the term "shifters" itself was taken from Jesperse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was first emphasized by Bréal and later on by Bühler), it is thanks to Jakobson that the term and what it implies acquired wide currency in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For the shifters involve not only those forms of the verb which must figure in the expression of predication (e.g., the categories of person, tense, mood, the evidential), but place man and his position in the speech act, as it were, at the very center of language. Reference to this position is, of course, also conveyed by the pronouns which constitute the most universal elements of grammar and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express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such as the appellative, phatic and emotive functions. Jakobson's analysis of these functions and of the role of the shifters marked a decisive advance over the Saussurean doctrine which treated *langue* (the collective code) and *parole* (the speech of the individual) as separate and ir-

reconcilable provinces. Jakobson returned to the problem of the shifters in a short paper entitled *The Primary Syntactic Split* (1980; SW VII,66-67) in which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speech of a child overcomes the early holophrastic stage only when it acquires the ability to predicate, i.e., when it acquires the mastery of the pronouns and shifters. Only this mastery guarante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message from the *hic et nunc* of the situational context and its creative potentials. In his analysis of the shifters Jakobson was no doub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whom he extolled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semiotics and as "the most inventive and versatile among American thinkers." Peirce's classification of signs into symbols, indexes and icons, prompted him to clarify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shifters" we do not deal with mere indexes but rather with duplex signs, i.e., indexical symbols which carry a constant, invariant meaning even though their reference is to a shifting, variable contex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eirce Jakobson also revived the age-old question of *fusis vs. thesis*, i.e., the natural vs. arbitrary nature of the linguistic sign, or, in more Peirceian terms, the role of iconicity in verbal forms (in the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1966, SW II,345-359).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by iconicity Jakobson did not mean the resemblance of the sign to its referent (as we find it in onomatopoeia or pseudo-onomatopoeia) but rathe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utward expression of a sign mirrors its content. Having worked during most of his life on the analysis of poems which exploit to the highest degree the orchestration of sounds, Jakobson was inevitably drawn to the various forms of sound-symbolism in which he believed to discover "an innate, natural similarity



association between sound and meaning". While such an association does undoubtedly mark certain groups of lexical, derivational and grammatical forms (e.g., the use of vowels in marking most endings of the Russian nouns), Jakobson's denial of the arbitrary nature of sounds threatens to blu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acritic (phon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function of sounds or their features. The fact is that sounds convey a grammatical meaning only through the mediacy of morphemes or when they function themselves as morphemes (as does the Polish nasal vowel /ą/ which functions as a nominal and verbal ending). Jakobson applies a phonological yardstick also to the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 (such as *umlaut* or *ablaut*), though given their role in the expression of grammatical (derivational and/or inflectional) meanings they belong clearly to the domain of morphology rather than to that of sounds. The complex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 for the expression of emotive meanings (so skillfully described for the Amerindian languages by Sapir and his followers) are likewise a part of the grammatical processes of language, though Jakobson treats them, in a half-mystical way, under the heading of "The Spell of Speech Sounds" (in the last chapter of his 1979 book *The Sound Shape of Language*, written jointly with Linda Waugh). The iconic value of sounds, Jakobson reminds us, gains particular prominence in poetic language, particularly in lyrical poetry. But here, too, one may point out, it is not the sounds *per se* which carry the meanings of a poetic work but their use as elements of the composition in which they foreground the semantic and formal relations of its parts.

Peirce's semiotic theory had also a bearing on Jakobson's reformulation of the seemingly intractable problem of meaning. "How

many fruitless discussions about mentalism and antimentalism", Jakobson wrote (in *Remarks on Peirce* SW, VII, 248 – 253), "would be avoided if one approached the question of meaning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which no mentalist could reject". Peirce's definition of meaning as the "translatibility of a sign into a network of other signs", and his follow – up definition of the "interpretant" as "all that is explicit in the sign itself apart from its context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utterance", showed the way to a semantics wh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inguistic code free of subjective or extralinguistic criteria. The translation of a verbal sign into another sign, or the transference of verbal signs into non – verbal, auditory or visual signs is, according to Jakobson, a part of our daily experience and the condition for any inter –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of signs prompted Jakobson also to reexamine the relation of linguistics to semiotics, a problem which was merely adumbrated by Saussure. His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semiotics from Locke to Peirce (SW, VII, 199 – 218)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clearest statements on the subject.

In following Peirce and a tradition that goes back to the Greeks and the Schoolmen, Jakobson was also able to emphasi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aning as a matter of the code and reference as a phenomenon that is realized in the message. At the same time he had occasion to point out that reference was not the only or even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speech. In addition to produc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world, speakers greet each other, utter commands, convey feelings, produce puns and sing songs. In the twenties two such function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linguists; the emotive which some French linguists treated as a problem of *parole*, and the esthetic



which some scholars attributed to language as a whole. Jakobson and the members of the Prague Circle recognized both functions as intrinsic to *langue*, though, like the French, they treated them as the counterparts of cognitive, "intellectual" language.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Bühler's *Sprachtheorie* (in 1934) most linguists came to accept the view that language comprised three distinct functions; the cognitive (referential), appellative and emotive. Jakobson took up the question of the linguistic functions in a celebrated article (of 1960) called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SW III, 18 – 51) in which he expanded Bühler's model by adding to it three functions: the phatic (contact), meta – linguistic and poetic. However, the central subject of the article was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poetry, or, more precisely, the status of poetry as a linguistic function. Poetry is now defined as a message which "projects" the oppositions inherent in the verbal code (the axis of simultaneity) into the sequence (the axis of succession), and as the direct counterpart of metalanguage. To quote Jakobson: "The poetic function is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e metalinguistic function, because in metalanguage the sequence is used to create an equation, whereas in poetry the equation is used to build a sequence." What this pithy and somewhat cryptic formula implies is that poetry makes use of parallelisms of sounds (as in the case of meters or rhymes) and oppositions of meaning, and that the poetic sequence is built on the regular alternation of such forms. Jakobson was able to show that the parallelisms of sounds and meanings pervade not only everyday language (in the form of puns, gingles and slogans) but also some of the greatest literary work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him was the use of grammatical figures (labeled "the grammar of poetry") which he illustrated on the poetic works of many

countries and times (on poems by Pushkin, Shakespeare, Baudelaire, Yeats, Dante and many others). A major shortcoming of the cited formula, and of Jakobson's poetic theory as a whole, is that it fails to draw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etics of everyday speech and that of integral literary works with their tensions of parts and wholes, forms and meaning, succession and simultaneity. The treatment of such works on a par with the poetic turns of everyday speech cannot but lead to a view that essence of poetry lies in the use of rhetorical devices (of "figures of sound" and "figures of thought"), an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tonomous literary works and the poetic creations of everyday speech is only a difference in the frequency (the dominance) of the device. This is in effect the view which Jakobson had advanced in two of earlier papers (in "What is Poetry?" and "The Dominant", SW III, 740–50; 751–56). It should be obvious that the attempt to interpret poetry as a "linguistic function" misses the mark because poetic works, like the products of non-verbal art, are artistic messages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creation, but messages subject to the rules of special literary codes (such as poetic genres, metrical systems, literary styles). Since the linguistic definition of the "poetic function" skirts the problem of the structure of literary works, it also ignores those properties which they share as members of the extant literary genres. Lacking literary criteria for the latter, Jakobson is compelled to conclude that they can be defined only in mixed, poetic and non-poetic terms (i.e., the epic combines with the cognitive function, the lyric with the emotive and the drama with the appellative.)

Jakobson's restrictive theory of verbal art in no way interfered with his study of outstanding literary works which he pursued with



no less assiduity, erudition and passion than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mentioned studies dealing with the "grammar of poetry", he roamed far and wide in the Slavic world exploring the poetic works of most Slavic peoples. But his major contribution was to the literatures of the Russians and the Czechs, and especially to those of the medieval period. Here one must mention above all his edition and par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Igor Tale* (*in* 1948, SW, IV, 106 – 300), *the remarkable* Old Russian *epic whose authenticity had been questioned before the last war by the* French Slavist Mazon. The *edition of the Zadonŝĉina* (of 1963) was a follow – up of the same work. In connection with his analyses of Russian and Serbo – Croatian epics he examined the epic of a number of Slavic countries with a view to reconstructing its Common Slavic metrical form. This, he concluded, was a ten – syllable line with a quantitative close best preserved in the Serbo – Croatian heroic songs. His work on Old Czech versification and texts was a model of philological analysis and in a field hardly cultivated by the Czechs. It covered the oldest Czech legends, Old Czech spiritual songs, poems on death, the poetry of the Hus period, a medieval mock mystery and a Czech – Polish ribald cantilena. He extolled the importance of Old Czech culture by discussing its influence on the Russians and Poles and by analyzing the Czech elements in the responsa of the medieval Czech Jews. Nor did he ign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zech lands in his writings on the Cyrillo – Methodian tradition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the two missionaries responsible for the earliest conversion of the Slavs. Of particular value in this area is his reconstruction of Cyrill's poetic work and the study of Old Church Slavonic hymnody.

A friend of poets (e. g, V. Xlebnikov, V. Majakovskij, V. Nez-

val, Ju. Seifert, Ju. Tuwim, L. Aragon) and champion of the poetic avant – garde, he was naturally also drawn to the study of modern Slavic verse. His favorite topic was the poetry of his contemporaries (A. Blok, V. Xlebnikov, V. Majakovskij and B. Pasternak), but he retained a life – long admiration for Pushkin and wrote copiously about a number of non – Russian authors (K. A. Mácha, K. J. Erben, Janko Král, Xr. Botev, C. Norwid, K. Wierzyński). Several of his studies dealt with the problems of oral literature and its genres (e.g., the byliny [Russian epic songs], the Russian fairy tales) on which he occasionally collaborated with the noted Russian folklorist P. Bogatyrev.

Jakobson's literary activity is inseparable from his work on Slavic metrics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versification, an area of poetics with the closest affinity to linguistics. Fully aware that metrical systems are highly susceptible to cultural diffusion, he tried to show how the prosodic possibilities of a given language might alter the character and perception of such systems. This he had already done in the above-mentioned monograph on Russian and Czech verse. While both systems make use of accentual meters, the former implements its downbeats by means of the Russian free stress, whereas Czech achieves the same end through the regular distribution of word boundaries. The Russian binary meters veer, furthermore, towards the iamb, whereas the Czech meters tend towards the trochee. In several papers (all reprinted in volume V of his SW) he defined some of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Russian verse (e.g., the regresssive undulatory line of the Russian binary meters). In his studies of Serbo – Croatian verse he was able to show that its metrical struc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play of several linguistic components (by



stress, quantity, the word boundaries, isosyllabism and syntactic parallelism). He liked to remind us that no meters are purely quantitative, syllabic or accentual, but that all their components te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ructure of verse differing only in their function and hierarchy.

In linguistics itself Jakobson commanded two more areas of expertise: Slavic linguistics and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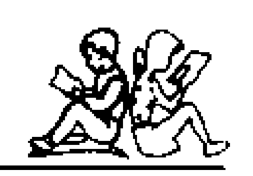
His work in Slavic linguistics can hardly be separated from that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or most of his theorizing was, as we have seen, based on material drawn from the Slavic languages, especially Russian. As Professor of Slavic Languages he was for years involved in the teaching of Slavic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on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lavists owe to him their basic linguistic formation. A perusal of the *Letters and Notes* by N. S. Trubetzkoy published by Jakobson in 1975 shows that Slavic subjects were a persistent topic of their correspondence.

Among the Slavic papers that deserve particular attention stand out his "Russian Conjugation" (1948; SW II, 119 – 29) and "A Phonemic Approach to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Common Slavic Prosodic Pattern" (1963; SW I, 664 – 689). The first paper offers a new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s of the Russian verb.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which operated with two forms of the verbal stem, Jakobson posited for each verb an abstract morphophonemic base from which all the alternants of the verb could be derived with a minimal number of rules. Despite some shortcomings (e.g., the lack of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honemically and morphologically conditioned rules), the paper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Slavic field giving rise to a number of studies which applied Jakob-

son's metho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verb in all major Slavic languages.

The paper on the Common Slavic prosodic pattern is a pioneering attempt to describe in consistent phonological terms one of the thorniest problems of Slavic linguistics. Since the Common Slavic accentuation had never been discussed in such terms, Jakobson constructed the whole field almost *da capo*. The *paper deals in fact* not only with the origin and structure of the Common Slavic accentual system but also with the effects of its breakdown in the diverse Slavic languages offering at the same time a particularly lucid picture of the Common Slavic system of vowels. Like the paper on the Russian verb, this paper, too, became a stimulus to new accentological research including questions concerning some of Jakobson's solutions. Thus not everyone would agree with his idea that the Serbo-Croatian and Common Slavic opposition of pitch (of a rising /falling accent) is really an opposition of stressed vs. unstressed words; or that the shift of stress in the Slovene circumflex stems (such as *okô*, *golôb*) is identical with the shift in the Bulgarian forms with an enclitic (such as *nosót*, */esentá*); or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stress in East Slavic and in Bulgarian led to the loss of their phonemic quantity (the two features co-occur in southern Serbian and must have coexisted for some time also in Bulgarian).

Another important area of Jakobson's linguistic research was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His work in this field ranges from the linguistic speculations of the Greeks all the way up to the modern period. Many of the papers are memorials and obituaries of teachers (A. Šaxmatov, F. F. Fortunatov, J. Porzezinski), collaborators (P. Bogatyrev, Ju. Tynjanov, S. Karcevskij, N. S. Trubetzkoy) and friends



(N. Durnovo, Gy. Laziczius, F. Slotty, Vilém Mathesius), but some are profound studies on major figures or developments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None of these papers reveal the full span of his historical interests for references to linguistic trends and contributors to the field are scattered in most of his general linguistic writings. His indebtedness to some thinkers is repeatedly stressed. Among them are several philosophers of language (Anton Marty, Edmund Husserl, Karl Bühler, Charles Peirce), several French linguists (Antoine Meillet, Maurice Grammont, Charles Bally), and the highly prized American scholars, Franz Boas and Edward Sapir. However, Jakobson's major concern was with the pathfinders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e Poles, J.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d M. Kruszewski and the Swiss, Ferdinand de Saussure. The first two he extolled as the true founders of modern structuralism, though he referred to them far less frequently than to Saussure, a figure he both celebrated and rebuked for some of the one-sided tenets of his doctrine.

Jakobson wanted to be remembered as a "Russian philologist" (the inscription on his tombstone), and, indeed, his approach to linguistics resembled that of traditional philology which laid claim to all areas related to language. Not everyone would or could follow him in this approach. But his lifetime effort was to show that language was a communicative, inter-personal system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relations and signs, all of them subject to more or less predictable rules. The discovery of these rules was his major achievement. In this effort he was not alone, for a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 became the dominant paradigm of twentieth century linguistics. In what he was unique was in his many-sided explor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verbal sign and the cohesion and simplicity of

the linguistic relations.

Selected Bibliography

Stankiewicz, Edward. 1957. On discreteness and continuity in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Word* 13.44 – 59.

——. 1958. Towards a phonemic typology of the Slavic languages. *American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lavists*, 300 – 319. The Hague: Mouton.

——. 1961. Grammatical neutralization in Slavic expressive forms. *Word* 17.128 – 145.

——. 1962. The interdependence of paradigmatic and derivational patterns. *Word* 18.1 – 22.

——. 1964. Problems of emotive language.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239 – 264. The Hague: Mouton.

——. 1966. Slavic morphophonemics in its typological and diachronic aspects.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3,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495 – 520. The Hague: Mouton.

——. 1967. Opposition and hierarchy in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 *To Honor Roman Jakobson*, 1895 – 1905. The Hague: Mouton.

——. (ed. and transl.). 1972. *A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thology*.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74. The dithyramb to the verb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linguistic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Traditions and Paradigms*, 157 – 190. Bloomington, Indiana.

——. 1974. Structural poetics and linguistics.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12, 629 – 659.



——. 1976.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Lisse.

——. 1976. Prague School Morphophonemics. In Ladislav Matejka (ed.), *Sound, Sign and Meaning: Quinquagenary of 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1976, 101 – 11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77. Roman Jakobson's Work o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Daniel Armstrong and C. H. van Schooneveld (eds.), *Roman Jakobson: Echoes of his Scholarship*, 1977, 435 – 451. Lisse: Peter de Ridder Press.

——. 1981. The "genius" of language in 16th century linguistics. *Logos Semantikos, Studia Linguistica in honorem Eugenio Coseriu*, 177 – 189. Berlin – New York.

——. 1983. Roman Jakobson: Teacher and Scholar. In *A Tribute to Roman Jakobson* 1983, 17 – 26.

——. 1983. Roman Jakobson: A Commemorative Essay. *Semiotica* 44, 1 – 20.

——. 1984. Roman Jakobson and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In N. Stange – Zhirovova and J. Rubes (eds.),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son activité, ses prolongements: actes d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mars 1984), 1984, 145 – 173. Bruxelles: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Section de Slavistique.

——. 1986. Phonological grading of emotive forms. *Queaderni di Semantica* 7. 32 – 45.

——. 1987. Baudouin de Courtenay: Pioneer in Diachronic Linguistics. In Hans Aarsleff, Louis G. Kelly and Hans – Josef Niederehe (eds.), *Papers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1987,

539 – 54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987. The Major Moments of Jakobson's Linguistics. In Krystyna Pomorska et al (eds.), *Language, Poetry and Poetics*, 1987, 81 – 9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990. Il concetto di struttura nella linguistica di Roman Jakobson. *Roman Jakobson*, 63 – 88. Rome.

——. 1991.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In Lindar Waugh and Stephen Rudy (eds.), *New Vistas in Grammar: Invariance and Variation*. 1991, 11 – 3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994. The parts of speech in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Znaczenie i Pravda* 163 – 193. Warsaw.

——. 1999. Phonological change and grammatical pattern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Slavic accents. *Roman Jakobson: Text, Documents, Studies*. 455 – 471. Moscow.

——. 1999.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ir Formal Patterns. *TCLP* (nouvelle série) 3, 71 – 89.



罗曼·雅柯布森

爱德华·斯坦科维茨
耶鲁大学

罗曼·雅柯布森是20世纪语言学的领袖之一，是文学理论家，斯拉夫语文学家，符号学家。他1896年10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1982年7月18日逝世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雅柯布森最为著名的是他的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作为结构主义的共同发起人和斗士的地位。结构主义是现代语言学的主导潮流之一。他本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多次再版他的著作，这些著作最为全面地体现在8卷本的《选集》当中（1962—1982）。这些著作表明，雅柯布森在相关的几个领域里也是一位大师，比如作诗法，文学理论，失语症，中世纪文化，斯拉夫民俗学以及神话学。他大胆的思想，创新术语的妙法，再释传统问题的敏锐——这些 在上述所有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尤其是人类学和心理学）都留下了印记。

1914年，雅柯布森从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毕业，进入莫斯科大学文史部学习。在莫斯科大学，他受到福尔图纳托夫的影响。福尔图纳托夫是杰出的印欧语研究者，也是现代俄语的学者。1915年，雅柯布森加入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该小组致力于

诗歌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从那时起直到生命的尽头，诗歌与语言学理论的相互关系一直处于雅柯布森学术研究的核心位置。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雅柯布森到了布拉格。在布拉格，他发表了若干著作，提出了结构主义的原则，确定了自己结构主义主要理论家的地位。他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1926 年成立）内寻找到了支持，在小组的刊物《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1929—1939，8 卷）找到了现成的论坛。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存在了 10 年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止了小组刊物的发行），在此期间，小组成为当代语言学的支点，因为它成功地吸引到两次大战期间一些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合作，而这些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结构主义的发展，并且使结构主义成为最富有活力、最全面的一种语言理论。作为俄罗斯语言学（特别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思想）和法国学派（该学派受到索绪尔的鼓舞）两者之间的调解人，雅柯布森，他最亲密的合作者特鲁别茨柯伊以及在瑞士学习过的卡尔采夫斯基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提供了特殊的热忱。尽管雅柯布森的许多努力都是反对索绪尔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反对索绪尔推到语言身上的那些矛盾（比如在共时与历时之间、能力与表现之间 [语言与言语之间]、形式与意义之间、语言的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之间他所宣称的鸿沟），但是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赞扬索绪尔在克服 19 世纪语言学的孤立、片面的历史主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在努力跨越索绪尔的局限的过程当中，布拉格的语言学家尤其是雅柯布森得益于博杜恩的方法。博杜恩的方法更为平衡，也更为深刻。布拉格学派在主要研究领域（音位学，词法音位学）的工作也得益于他。事实上，按照雅柯布森的说法，音位学成了“语言分析其他所有领域的方法论的样板。”布拉格学派也是惟一把诗歌研究融入语言学项目的现代语言学中心。在这方面，布拉格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俄罗斯的传统（要归功于亚历山大·波铁布尼亚，安德列·贝利叶



和俄国形式主义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雅克布森先后在挪威和瑞典避难。在瑞典他写下了著名的《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1942年他移居美国。1942至1946年，他在自由高等研究学院任教。1946年至194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43年，他帮助建立了纽约语言学小组以及小组刊物《词》和《斯拉夫词》。1949至1967年，他是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从哈佛大学退休之后，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

就他接受的训练和职业而言，雅柯布森是一个斯拉夫学学者，但是他首先是一个普通语言学学者。他主要的精力都花在提出和推进语言的功能和结构的概念上面，这个概念不仅在语言的共时方面，而且在语言的历时方面。根据这个概念，语言是符号的复杂系统，注定要实施一系列的认知和社会化的功能。符号本身又构成了多重层内和层际关系的网络，所有这些关系都用来传输意义。语言学者的最终任务就是要发现使语言成为连贯、经济、动态的系统的那些关系。雅柯布森认为，这些关系受到一般的寓意法则的制约。他一生都在努力证实这些法则的普遍或者近乎普遍的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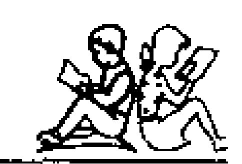
不过，雅柯布森最开始研究的是诗歌，或者说研究的是语言学与诗歌的接面。《俄罗斯现代诗歌》（1921）研究赫勒比尼科夫的未来派诗歌，研究他对俄语语音和语法资源的大胆使用。这种使用小到违反俄语的句法，大到对超越意义的极富独创性的尝试。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诗歌《笑人》，它揭示出俄语派生惊人的灵活性。赫勒比尼科夫的语言游戏旨在证明形式主义者的信念，真正的诗歌（特别是现代诗歌）其语言没有语言日常的所指功能，或者说是语篇只面对符号自身。《俄罗斯现代诗歌》还会被人记住，因为它对形式主义的信条有一些极敏锐的阐述。我们可以从中读到，“诗歌强调语篇本身”；“诗歌使语言符号容易感

觉到"；"诗歌使语言手段暴露无遗"；"诗歌是自在的词"。

雅柯布森诗歌研究的第二部著作《捷克诗歌与俄罗斯诗歌比较》（1923）是他步入斯拉夫比较诗韵学领域的最初尝试。该著作令人信服地表明一门语言的韵律特征如何决定诗歌系统的韵律结构。像现代俄语诗歌一样，现代捷克诗歌以重音的规则变换为基础，但这两种语言达到韵律的方式截然不同：俄语诗歌通过活动的重音达到重音的替换，这使得俄语可以自由利用词界作为意义和节奏变换的一个因素，而捷语诗歌是通过词界的规则分布，利用捷语表示意义和节奏变化的音量来达到韵律的效果。

韵律学和诗歌的研究肯定对雅柯布森成长为一个语言学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通过分析诗歌开始研究音位学的。"看来在研究诗歌的基础韵律对立的时候，雅柯布森一定很早就认识到语音系统的最小单位不是音位而是音位的区别性特征。而强拍和弱拍的区别可能会对他提示出语音对立中有标记成分与无标记成分之间的非对称性。另一方面，雅柯布森至死都忠诚于他年轻时就怀抱的形式主义的一些理念。他对先锋派诗歌的研究也许会暗示他，一首现代诗的形式可能类似立体派艺术家的拼贴画，诗歌的语音质地要优先于诗歌的结构。

1929 年，雅柯布森发表专著《俄语语音演变与其他斯拉夫语言的比较》，研究共同斯拉夫语、俄语历史音位学及其与其他斯拉夫语的关系。虽然这部著作标志着对斯拉夫语的历时现象进行语音解释的新阶段，但是该书过于粗略，对于斯拉夫历史语言学关系不大。但是另一方面，该书对于音位学理论和普通语言学理论却至关重要，因为它界定了语音的层次组织。在其后的几部著作中，雅柯布森深化并且拓展了这一问题，制订了具有普遍效力的语音法则。不可逆依存法则（如果是 b，a 也如此）尤其是这样，它可以解释历时变化的限制以及语言变化当中的不变量。不过，不兼容原则（如果 x，则没有 z，比如假定的音量与重音



的不兼容性）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值得注意的是，雅柯布森研究音位学的方法从一开始就隐含了区别性特征的概念，尽管只是到了30年代后期他才攻克区别性特征相互关系的完整理论。要得出这一理论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系统地阐述不变量的概念。早在1931年，比勒就阐明了这个概念。没有不变量这一概念，既不能确定音位对立的性质，又不能确定音位对立的层次格局，也不能确定音位变量的作用。甚至在30年代中期，西方和布拉格（包括特鲁别茨柯伊）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者仍严格区分语音学和音位学，把变量视为原始的语音物质，把音位视为非物质的、心理的单位。

在整个30年代，雅柯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都研究区域音位学和历时音位学。他们研究地理语言学的成果就是特鲁别茨柯伊引入了语言联盟的概念，语言联盟在语音上的类似是扩散或者结构趋同的结果；而雅克布森在地理语言学领域的主要工作是他论述欧亚语言联盟的专著《欧亚语言联盟的特点》(1931)。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说明欧亚语言（包括东斯拉夫语）构成了一个没有间断的语音统一体，因为这些语言都利用腭音化的特征，都把音高排除在外。雅柯布森辩论说，腭音化和音高这两个特征的同时出现只存在于欧亚社会的边缘群体，也就是西部的卡舒布语和立陶宛语，东部的吉尔亚克语和日语。雅柯布森这部著作的长处在于为突厥语族和乌拉尔语族的一大群语言提供了一个语音类型学。但是这部著作在主要论点和事实的涵盖方面存在缺陷。只有不考虑东南部的斯拉夫语和西部的斯拉夫语有一系列的腭化辅音却没有音高，同时又忽略不计有的欧亚语言（比如车瑞米斯语和奥斯特亚克语）只有几个腭化辅音而有的欧亚语言（比如楚瓦什语和吐文语）又根本没有腭化辅音这一事实，才有可能确定“欧亚”语言联盟的语音统一体。不过，《欧亚语言联盟的性质》追寻的不是严格的学术目标，很有可能是为了向特鲁别茨柯伊和他

那群人（欧亚人）表示致意，而那些人传播的是欧亚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思想。

在《历史音位学原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4卷，1931）一文里，音位与音位变体的相互关系成为雅柯布森注意的核心问题。与索绪尔不同，雅柯布森从未接受共时和历时构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思想（对索绪尔而言，共时体现为一个系统，历时则是一个“意外的、完全偶然的变化”的领域）。《历史音位学原理》的目的是要说明变化的根源在共时阶段，而变化过程涉及到的不过是音位功能的转换。该文把变化具体归为三类：(1) 音位化，(2) 非音位化，(3) 重新音位化。在研究功能转化问题的时候，雅柯布森走的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开拓的道路。博杜恩是界定音位与音位变体的第一人。和雅柯布森一样，博杜恩也是把变化解释为语言功能的转化。另一方面，博杜恩关心更多的问题是音位怎样获得词法变体的功能，而不是音位内在变化的类型。《历史音位学原理》出版之后，有一点变得很清楚：对音位系统（包括共时和历时方面）进行系统的描写不仅要涉及音位，而且要涉及音位变体。以后，变体本身也依据其功能进行界定（比如冗余，分界，感情）。还有一点变得很明显，功能的共存在时间上必然要先于功能的转换，共时本身包含有历史的层面。因此，雅柯布森可以拒绝索绪尔把共时等同于静态、把历时等同于动态的准则。不过，要证明稳定性在时间上的存在，必须表明语言的各种成分对于历史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换言之，要依据这些成分在语言系统当中的层级位置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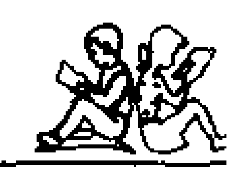
语言的语音成分的等级体系问题在《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1941) 当中有精彩的阐释。语言的成分构成一个等级体系，这一点古希腊人就清楚，他们区分主要词类和次要词类，区分词形变化表上主要的格（直接格）和次要的格（间接格）。在音位学方面，博杜恩也讨论过等级体系的问题。在研究



波兰语言史的论著《波兰语言史纲要》(1922) 当中，他指出在语音的复杂性与语音抵制语言变化的能力之间存在一种相反的关系（比如波兰语的无声闭塞音比无声摩擦音抵制变化的能力要强得多)。雅柯布森给语音成分的等级体系问题添加了一个新的层面，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结构和类型学的意义，特别是《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提出的论点以后在《语言分析初步》(1952，与哈勒和范特合著）和《语言的基础》(1956) 当中又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阐述。这些论著的主要提议如下：(1) 语音系统应该视为一组二项对立。二项对立的成员依从属原则（不可逆寓意）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成员更加具体或者说是有标记的，而另一个成员是无标记的或者说没有明确表明某一特征是否存在。(2) 如果用可以感觉到的声学术语来描述区别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把握它们。传统的发声学的描述往往模糊了不同语音的共同特征和不同特征，包括辅音与元音的平行现象。元音主要的、普遍存在的对立是高（扩散）元音/i, u/与低（密集）元音 /a/之间的对立。扩散元音 /i, u/ 又作为细元音 /i/ 和粗元音 /u/ 而彼此对立。同样的对立确定了无声闭止音 /p, t, k/ 的关系。/p, t/ 与 /k/ 的对立是扩散与密集的对立，而 /p/ 与 /t/ 的对立是粗与细的对立。不过，这两组元音与辅音的等级体系是倒转过来的：主要的（标记最小的）元音是密集，而主要的（标记最小的）辅音是 /p/。把发音特征转换为声学术语之后，雅柯布森就可以把一些一直被认为是不同的特征归结为共同的特征（比如阿拉伯语的强调特征和咽化特征），并且声称所有语言的语音区别不超过 12 对区别性特征。(3) 元音特征和辅音特征这两组的区别最大，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它们也反映在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当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爸爸’‘妈妈’这种最初的词)，反映在失语症患者语音系统崩溃的过程当中。上面总结的几点对我们的语音结构概念，包括对语音普遍

现象的问题的认识，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因为雅柯布森所断言的既是每一种语言的普遍性，又是该语言不同的语音构成。标记最小的特征在所有语言都是一样的，标记较多的特征因为是系统的附加特征，所以它们界定每种语言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不过，应该注意，人们对雅柯布森的有些思想是持保留态度的。有些学者怀疑语音系统的巨大多样性是否可以归结为 12 对左右的区别性特征。更严重的问题是语音对立的逻辑的和实质的性质。雅柯布森认为，所有的对立构成一个严格的非对称（不可逆）的寓意关系的等级体系，而有些学者（包括特鲁别茨柯伊）除了非对称的对子之外，还使用中性的和均等的（彼此对等）的对子。的确，很难理解为什么软腭辅音对立于唇音的时候要视为有标记，因为在很多语言里是软腭音体现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多样化的系统。雅柯布森的类型学把唇音放在优先于齿音和软腭音的位置，但是词的多样性（比如 abba，akka，anna，atta，dada）以及有些语言里（比如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语、约鲁巴语、布里亚特语、蒙古语、柏柏尔语、阿留申语）没有无声 /p/ 的事实对此提出了疑问。

虽然音位学问题始终是雅柯布森工作的核心，但他在早期的两篇论文里已经开始研究词法问题。其中一篇论述俄语动词的结构（1932，《选集》第 2 卷，119－129），另一篇论述俄语名词的格（1936，《选集》第 2 卷）。这两篇论文的理论动因是要表明在音位学上确立的对立关系、标记概念、等级体系，也可以在词法学的层次上运用，尤其是运用在语法范畴的结构上。《俄语动词结构》使人们注意到祈使作为语言的一种呼吁功能所具有的作用。就像雅柯布森的音位学一样，这篇论文只承认存在标记项和无标记项，忽略了“中性”的范畴，比如第三人称、反身形式（它的功能或主动，或被动，或两者皆不是）。《格的一般理论》旨在确立俄语 8 个格的系统的语义特征，结论是这些语义特征涉



及方向（宾格，与格，第一属格，第一位置格）、限制（两个属格，位置格）、边缘性（与格、工具格、两个位置格）等3个方面的意义。这3个特征在所有有屈折变化的名词里得以实现，但俄语的性和复数形式至少使一个对立中立化。这篇论文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指出在语境或情景变化之中存在着不变量，这个主题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了雅柯布森的大部分作品。

雅柯布森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时候，又回到这两篇论文的主题。特别重要的是他高密度的论文《转换形式，动词范畴和俄语动词》(1957，《选集》第2卷，130－147)。这篇论文提出了言语行为和语言使用当中的说话者的问题，而逻辑学家和现代语言学的逻辑学派忽略了这一问题。虽然这一问题本身并不新鲜（“转换形式”这一术语借自叶斯泊森，布雷阿尔和比勒强调过转换形式的意义)，但是在语言分析当中这一术语及其内容的广泛流行却要归功于雅柯布森。转换形式不仅涉及在述谓表达方式当中必须出现的动词形式（比如人称、时态、语气、证据等范畴)，而且把人和他在言语行为当中的地位置于语言的中心。当然，代词也可以指示这一位置。代词是最具普遍性的语法成分，对于表示人际关系（比如呼吁、寒暄、感情等功能）必不可少。雅柯布森对这些功能以及转换形式的作用的分析标志着决定性的进展，超越了索绪尔的教义；索绪尔把语言（集体代码）和言语（个体代码）作为两个独立的、不可调和的领域。在《初次句法分裂》(1980，《选集》第7卷，66－67》）这篇短文里，雅柯布森又回到转换形式的问题。他指出，只有当小孩具有了陈述的能力之后，也就是在掌握了代词和转换形式以后，他才可以跨越早期的单词句阶段，才能保证语篇独立于此时此地的情景语境，保证语篇创造性的潜能。在分析转换形式的时候，雅柯布森无疑受到皮尔斯著作的影响。雅柯布森称赞皮尔斯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是“美国思想家当中最有创造性、最多才多艺的一位。”皮尔斯

把符号分为象征，标志，图像，雅柯布森由此说明，在有“转换形式”的情况下，我们处理的不仅仅是标志，而是双重符号，也就是标志象征，它具有恒定不变的意义，尽管它指的是一个变化的语境。

受皮尔斯的影响，雅柯布森还重新讨论了符号的自然性和任意性的古老问题，用皮尔斯的话来说，就是语言形式当中像似性的问题（《寻找语言的本质》，1966，《选集》第 2 卷，345－359)。应该理解这样一点，雅柯布森所说的像似性不是指符号与所指之间的类似（在象声词和伪象声词之间可以找到这种类似），而是指符号的外在表现形式反映其内容的程度。雅柯布森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诗歌，而诗歌利用语音和谐结合的程度是最高的。他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到语音与象征之间的各种形式，而且他相信他从中发现了“语音与意义之间内在的、自然的相似性”。尽管语音与意义的相似性构成了若干词汇的形式、派生的形式、语法的形式（比如，利用元音构成俄语名词的大多数词尾），雅柯布森否认语音任意性的做法却很危险，会模糊语音（或语音的区别性特征）的区分功能与词法功能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是语音只有通过词素的媒介或者自身作为词素（比如波兰语的鼻元音 /a/，它的功能是作为名词和动词的词尾）才能表达语法意义。雅柯布森还把音位学的标准用到词法音位学的替换上（比如元音变化，元音交替)，尽管从它们表达语法（派生的和/或曲折的）意义的角度考虑，它们显然属于词法学而不是语音的领域。词法音位学在表达感情意义时的复杂的替换现象（萨丕尔及其追随者熟练地描写过美洲印第安语言的词法音位学的替换现象）同样是语法过程的一部分，尽管雅柯布森以一种半神秘的方式把这一问题置于《语音的魔力》这一题目之下来处理（《语音的魔力》是他与沃 1979 年合著的《语言的语音形式》的最后一章）。雅柯布森提醒我们，语音的像似价值在诗歌语言中特别突出，尤其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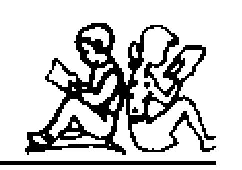


抒情诗歌当中。在此也可以指出，承载诗歌作品的意义的不是语音本身，而是语音作为作品成分的用法；在作品当中，语音突出其组成部分的语义关系和形式关系。

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对雅柯布森重新阐释意义这一貌似困难的问题也产生了影响。“心灵主义者不会拒绝从翻译的角度来处理意义的问题。如果从翻译的角度出发，可以避免多少关于心灵主义和反心灵主义的无谓讨论”（《评皮尔斯》，《选集》第7卷，248—253）。皮尔斯把意义定义为“一个符号转入另一个符号网络的可译性”，把“解释成分”定义为“符号脱离语境和话语情景而自身明了的东西”。这些定义为语义学指出了一条道路，这种语义学是语言代码的组成部分，摆脱了主观性的或者语言之外的标准。雅柯布森认为，把一个语言符号翻译成另一个语言符号，或者把语言符号转化成非语言的符号（听觉或视觉符号），这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而且是任何人际交流的基础。对符号的研究促使雅柯布森重新审查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索绪尔只是大致勾画过这一问题。雅柯布森考察了从洛克到皮尔斯的现代符号学历史（《选集》第7卷，199—218），他的工作是这一课题最早、最透彻的研究之一。

遵循皮尔斯和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经院哲学的一种语言学传统，雅柯布森强调作为代码的意义与作为在语篇当中实现了的意义这两者的区别。他同时指出，指称并不是语言惟一的功能，甚至不是主要的功能。除了对周围的世界作出陈述，说话者还彼此问候，发出命令，传递感情，使用双关语，唱歌。在20年代的时候，感情功能和美学功能引起语言学者的注意。有些法国语言学者把感情功能作为言语的问题，而有些学者则把美学功能视为语言的功能。雅柯布森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员认为这两种功能都是语言内在的功能，尽管他们像法国语言学者一样，把这两种功能当作认知、“认识”的语言的对立面。比勒的《语言理论》

(1934) 出版之后，多数语言学者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语言包括三种功能：认知（指称）功能，呼吁功能，感情功能。在他著名的论文《语言学与诗学》（1960，《选集》第 3 卷，18 - 51）当中，雅柯布森研究了语言功能的问题。他拓展了比勒的模式，增加了 3 个功能：寒暄（接触）功能，元语功能，诗歌功能。不过，这篇论文的中心议题是确定诗歌的性质，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是确定诗歌作为一种语言的功能的地位。雅柯布森把诗歌定义为一种语篇，这种语篇把语言代码（同时性的轴）内在的对立"投射"到序列（相继性的轴）当中，它是元语言的直接对立面。按照雅柯布森的话来说"诗歌功能直接对立于元语功能，因为在元语言当中，序列是用来创造一个等式，而在诗歌当中，等式是用来创造一个序列。"这句话很精辟，又有几分神秘，其含义是说，诗歌利用语音的平行（就像韵律或节奏那样）和意义的对立，诗歌的序列是建筑在这些形式有规则的替换的基础之上的。雅柯布森表明，语音的并行和语义的并行不仅渗透了日常语言（以双关语、打油诗和口号的形式出现），而且渗透了一些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语法手段的使用（他称作"诗歌的语法"），并且以许多国家和不同时代的诗歌作品来说明（比如普希金、莎士比亚、波德莱尔、叶芝、但丁以及许多诗人的作品）。上面引用的雅柯布森的话以及他的诗歌理论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分日常语言的诗学和文学作品的诗学，文学作品的部分与整体、形式与意义、相继性与同时性之间存在张力。把这两种诗学等量齐观就会导致一种观点，以为诗歌的本质在于使用修辞手段（"语音手段"和"思想手段"），而文学作品与日常语言的诗歌创造的区别只在于修辞手段的使用频率。事实上，这也是雅柯布森在两篇发表较早的论文当中的观点（《什么是诗歌?》、《主导》，《选集》第 3 卷，740 - 750，751 - 756）。显然，把诗歌解释为一种"语言功能"没有命中要害，因为诗歌作品像非语言



艺术的作品一样，是个体或集体创作的艺术语篇，但它受制于具体文学代码的规则（比如诗歌种类，韵律系统，文学文体）。由于“诗歌功能”的语言学定义回避文学作品的结构，它也忽视了文学作品作为广泛文学类型的成员所共有的特征。由于对文学类型缺乏文学的标准，雅柯布森被迫作出结论，认为文学类型只能以诗歌术语和非诗歌术语的混合形式来界定（也就是史诗与认知功能结合，抒情诗与感情功能结合，戏剧与呼吁功能结合）。

雅柯布森有限的语言艺术理论并没有影响他研究出色的文学作品。他的文学研究在勤奋、博学、激情方面不比他的语言学研究逊色。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诗歌的语法”的著作，他在斯拉夫世界遨游驰骋，对多数斯拉夫民族的诗歌作品进行了探索。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俄罗斯文学和捷克文学方面，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文学方面。在此必须首先提到他对《伊格尔远征记》的编辑整理和部分重建（1948，《选集》第 4 卷，106 - 300）。《伊格尔远征记》是古俄罗斯民族的杰出史诗，法国斯拉夫学家马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质疑该史诗的真实性。以《伊戈尔远征记》为基础的俄罗斯中世纪文学作品《顿河那边的战斗》（1963）的编辑整理是同一工作的继续。与分析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史诗相联系，雅柯布森仔细研究了若干斯拉夫国家的史诗，旨在重建共同斯拉夫语的韵律形式。他的结论是，共同斯拉夫语史诗的韵律形式是每行 10 个音节，有一个停顿，这种形式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英雄诗歌里保存得最好。他对捷克作诗法和捷克诗篇的研究是语文学分析的样板，这一领域连捷克学者也几乎没有耕耘过。他的研究包括捷克最古老的传说，古捷克宗教歌曲，论述死亡的诗歌，胡斯时期的诗歌，一部中世纪的模仿神秘剧，一首捷克—波兰的下流歌曲。他称赞古捷克文化的重要性，讨论该文化对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的影响，分析中世纪捷克犹太人对宗教问题解答当中的捷克成分。在论述西里尔—米索迪俄斯传

统和这两位传教士的文学成就的著作里，雅柯布森也没有忽略捷克疆域的意义。这两位传教士最早把斯拉夫人转化为教徒。在这一领域特别有价值的是他重建了西里尔的诗歌作品，以及他对古教会斯拉夫语赞美诗的研究。

作为诗人的朋友（比如赫勒比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奈兹瓦尔，塞伏特，土文，阿拉贡）和先锋派诗歌的卫士，雅柯布森自然也注意研究现代斯拉夫诗歌。他最喜欢的话题是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比如勃洛克，赫勒比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不过他一生崇敬的是普希金。对于几位非俄罗斯的诗人（马哈，爱尔本，克拉尔，波特夫，诺维德，维津斯基），他也写了许多。有几部著作是研究口头文学及其类型的（比如俄罗斯史诗歌曲，俄罗斯童话）；在这方面他有时与俄罗斯著名的民族学家保加梯诺夫合作。

雅柯布森的文学活动与他的斯拉夫诗韵学和作诗法的一般理论不可分割。作诗法是诗学的一个领域，与语言学关系最密。雅柯布森完全意识到韵律系统很容易受文化扩散的影响，他试图说明一个语言的韵律的可能性怎样会改变系统的特点和人们对它的感觉。这一点雅柯布森在《捷克诗歌与俄罗斯诗歌比较》当中已经论述过了。虽然俄语和捷语都利用重音韵律，但俄语是利用自由重音来体现强拍，而捷克语是利用词界的均匀分布来达到同一目的。俄语的轻重拍更倾向于短长格，捷克语的韵律倾向于长短格。雅柯布森在几篇论文里（均收入〈选集〉第5卷）确定了俄语诗歌的基本特征（比如俄语轻重韵律在诗行中的回归起伏）。在研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诗歌的论著当中，雅柯布森表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诗歌的韵律结构是由几个语言成分（重音，音量，词界，同音节性，句法平行）的相互作用决定的。他喜欢提醒我们，没有什么韵律完全是音量的，音节的或者重音的韵律，所有成分往往都参与诗歌的结构，区别只在于它们的功能和等级



体系。

在语言学方面，雅柯布森还驾御两个领域：斯拉夫语言学和语言学史。

雅柯布森对斯拉夫语言学的研究很难与他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分割开来。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的大部分理论都是以斯拉夫语言尤其是俄语的材料为基础的。作为斯拉夫语言的教授，雅柯布森长期从事斯拉夫语言学的教学，欧美几代斯拉夫学者的语言学根基要归功于他的培养。浏览一下雅柯布森整理出版的《特鲁别茨柯伊信件集和注释》（1975）就可以知道斯拉夫学的诸多方面一直是他们两人通信的话题。

在有关斯拉夫学的论著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语动词变位》（1948，《选集》第2卷，119－129）和《从音位学角度研究共同斯拉夫语韵律格局的结构和演变》（1963，《选集》第1卷，664－689）。《俄语动词变位》为分析俄语动词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传统的方法是按照动词词根的两个形式进行分析，而雅柯布森为每一个动词提供一个抽象的词法音位学的基础，一个动词的所有形式都可以用最少的规则从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来。尽管有缺陷（比如，没有区分由语音制约的规则和由词法制约的规则），这篇论文对斯拉夫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若干论著，运用雅柯布森的方法对斯拉夫的所有主要语言的动词都进行了分析。

共同斯拉夫语的重音问题是斯拉夫语言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从未有人用连贯一致的音位学术语来加以描写。《从音位学角度研究共同斯拉夫语韵律格局的结构和演变》是一个开拓性的创举，雅柯布森几乎是从头建筑了这一领域。事实上，这篇论文不仅研究共同斯拉夫语重音系统的起源和结构，而且研究共同斯拉夫语的解体对各个斯拉夫语的影响，为共同斯拉夫语的元音系统提供了一幅特别清楚的图画。就像《俄语动词变位》一样，这

篇论文为重音学的新研究包括对雅柯布森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法表示质疑都提供了动力。雅柯布森认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共同斯拉夫语当中音高的对立（上升重音/下降重音）实际上是有重音的词与无重音的词的对立；斯洛文尼亚语当中声调符号词干（比如 oko，golob）重音的转移等同于保加利亚语当中带有前接成分形式（比如 nosót，/esenta）的转移；东部斯拉夫语和保加利亚语当中自由重音的确立导致音量的丧失（自由重音与音量这两个特征在南部塞尔维亚语当中并存，所以这两个特征肯定有一段时间在保加利亚语当中也是共存的）。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雅柯布森的这些思想。

雅柯布森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语言学史。他的研究范围从古希腊学者对语言的思考一直到现代。有许多文章是对老师（沙赫马托夫，福尔图纳托夫，波策钦斯基）、同事（保加梯诺夫，泰加诺夫，卡尔采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伊）和朋友（多诺夫，拉茨克丘斯，施洛蒂，马泰修斯）的回忆和悼文，但是有些是对语言学史的主要人物或者发展的深入研究。所有这些著述都没有揭示出他对语言学历史兴趣的完整范围，因为他对语言学流派和人物的评论散见于他大部分的普通语言学的著述当中。他一再强调自己得益于一些思想家，其中包括几位语言哲学家（安东·马蒂，爱德蒙·胡塞尔，卡尔·比勒，查尔斯·皮尔斯），几位法国语言学家（安东·梅耶，莫里斯·格拉蒙，查尔斯·巴依）以及他高度赞扬的美国学者博阿斯和萨丕尔。不过，雅柯布森主要关注的还是现代语言学的开路人：波兰人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米柯拉耶·克鲁舍夫斯基，瑞士人费迪南·德·索绪尔。他把前两位赞誉为现代结构主义真正的奠基人，尽管他提及他们的次数远不及提及索绪尔的次数。他称赞索绪尔，同时批评他学说当中一些片面的教条。

雅柯布森要人们把他作为一位“俄罗斯语文学家”来记住



（“俄罗斯语文学家”篆刻在他的墓碑上）。的确，他研究语言学的方法类似传统的语文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要研究和语言有关的所有领域。在这方面，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或者能够跟随雅柯布森。不过，他一生的努力都是要表明，语言是一个交际的、人际的系统，具有多种功能、多种关系和多种符号，它们都或多或少有可以预测的规则。发现这些规则正是雅柯布森的主要成就。在这方面，他并不孤独，因为语言的结构功能观成为20世纪语言学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雅柯布森所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从多方面探索语言符号的功能，探索语言关系的连贯性和简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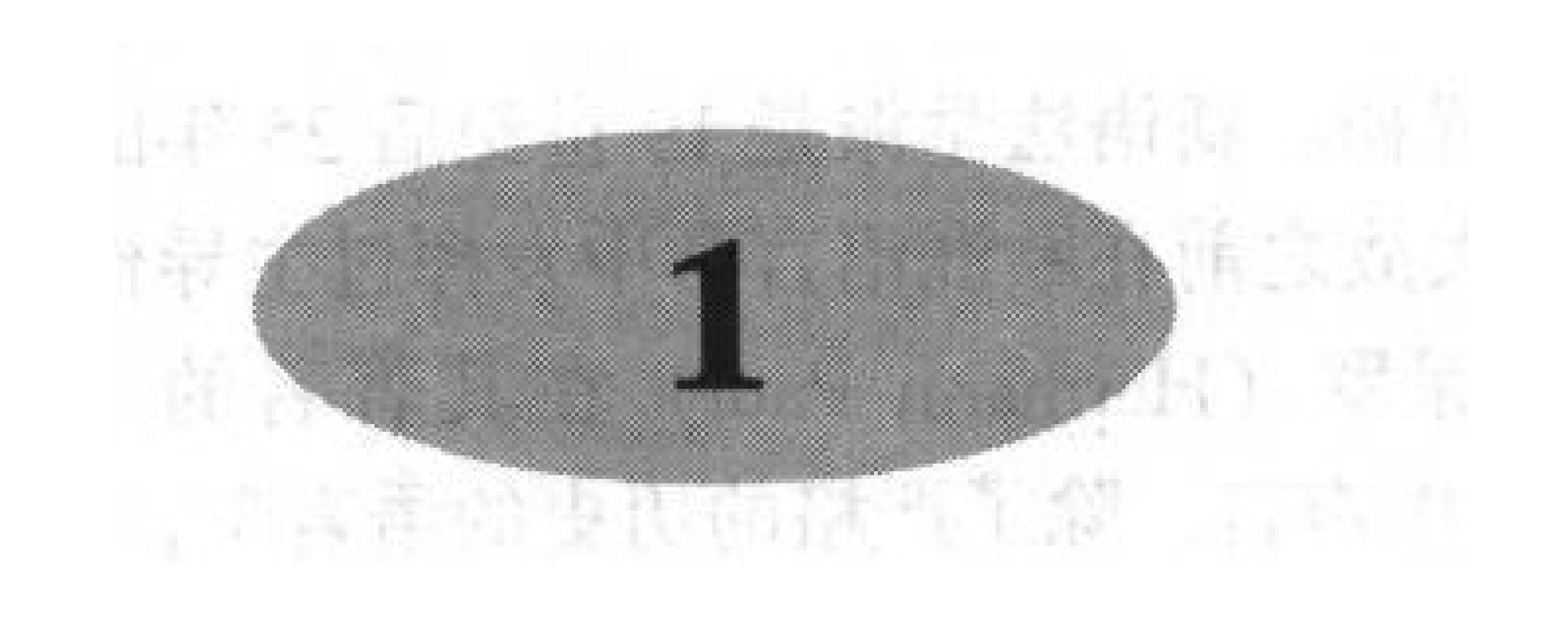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二部分　语音研究

第三部分　语法研究

普通语言学基本理论和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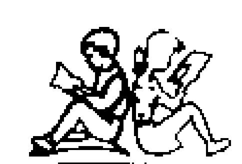
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

1.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历史背景

1.1 语言发生学观念的不足

从拿破仑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期间的一个世纪对于一般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语言学的发展是特别重要的时期。的确，关于一些语言的历史的问题，在人文主义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的哲学著作当中就已经不时涉及。18 世纪的先行者已经持续研究了比较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语言亲属关系的问题。不过，只是到了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才得以彻底完善和系统地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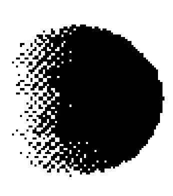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由伟大的丹麦学者拉斯克（Rasmua Rask）和德国学者葆朴（Franz Bopp）开创的时期界定为比较历史语法的伟大时期。这一时期恰恰就是在拿破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反过来讲，从中世纪一直到古典主义时期，语言研究的特点几乎是清一色的共时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共时观与历史观是截然对立的。早期的学者首先是被语言的现实而不是语言的发展所吸引。这种观察语言现象的方法与 19 世纪的正统语言学大相径庭，以至有一种倾向认为，惟一真正科学的方法就是以发生学解释为核心的方法，任何其他观点都应坚决拒绝。



新语法学派（the Neogrammarians）的著作特别强调这种纯粹的发生学解释。新语法学派是19世纪后25年的德国学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语言学中发挥过主导作用。该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保罗（Hermann Paul）在其著名的《语言史原理》（1889）一书中声言，除了严格的历史的语言学，语言学不存在。根据这位新语法学派思想大师的观点，我们有效思考语言的惟一方法就是探究这一语言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有鉴于此，新语法学派的著作自然要断定，科学的语言学直到19世纪才出现。因为在这以前，也就是在19世纪之前，历史语法一直处于后台的位置，所以新语法学派的教义声称在那一时期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语言学。

19世纪的语言学带有严格的历史取向，它在否认早先的研究在科学历史上的地位的时候，严格讲表现得缺乏历史意识，这说起来真是荒谬。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种荒谬是很典型的。尽管我们敬重这一时期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的胜利，我们却没有理由忘却前人的巨大贡献。这些贡献包括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17和18世纪的一些杰作，比如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的《普遍语言》（*Panglottia*），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有关普遍语法的论述，波尔—罗瓦雅尔（Port-Royal）的唯理语法，英国思想家哈里斯（James Harris）的著作《赫尔墨斯或者对语言和普遍语法的哲学探讨》（*Hermes*）。我们甚至得承认，就纯粹的描写和由描写得出的理论结论而言，经院哲学的博士和理性主义的古典思想家在整体上明显超过19世纪的语言学，有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都要归功于他们。

语言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探究某一成分的起源是什么，同一语言早期的对应



现象是什么，而这恰恰是19世纪历史语言学的主要问题。不过，这一问题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我们可以探究：某一成分的目的是什么？它在语言中的功能是什么？它与语言整体的关系怎么样？它在某一特定语言中以及人类语言中的位置如何？如我们已经说明过的那样，这种研究语言事实的方法是语言学早先阶段的特点。在检查早先这种纯粹的描写和直来直去的共时方法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观点是有欠缺的，无关的，甚至不科学的观念吗？没有理由这样认为。在新语法学派著作当中经常出现的这种不赞成的态度，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人听到词、句子、话语的时候，头脑里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而且是先于其他所有问题的首要问题：这些词、句子、话语的目的是什么？所有关于语言的定义，包括新语法学派著作当中的定义，都把这种目的描述成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而服务的手段，描述成和这一目的相一致的一种工具。因此，科学的首要责任是研究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从功能和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成分。当然，这并不是语言学的惟一任务。它也并不排除语言学其他的、随后的任务，但这是语言学的首要任务。惟其如此，它是语言学所必不可少的。

有鉴于此，新语法学派独一无二的发生学观念注定在不久以后就要招致反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同国家的几位杰出的学者，尽管孤立，却常常不约而同地提出：有必要建立一种与历时的、历史的、词源的、发生学的语言学并行的语言学，这种语言学应是共时的、静态的、描写的。对这种语言学的多种说法可以马上证明这场运动的自发性。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论述的学者包括伟大的俄罗斯—波兰语言学者博杜恩·德·库尔德内（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巴黎和日内瓦著名的语言学大师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瑞典语的热情研究者诺伦（Adolf Noreen）以及布拉格的两位哲学学者马萨瑞克（Tomas



G. Masaryk）和马蒂（Anton Marty）。所有这些新语法学派同时代的学者，都努力要克服该学派方法的狭隘局限。在考虑语言内部发生的变化的同时，他们还要就语言而考虑语言本身（language in and of itself）。他们要把这一新的考虑引入到语言学根本问题的整体之中。斯拉夫学者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马萨瑞克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早在19世纪70和80年代就最先提出了上述问题。不过，第一位充分而系统地研究语言学所面对的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是法国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他无疑对世界范围的欧洲语言学的新近发展具有最重大的影响。

1.2 索绪尔

索绪尔以参与发起比较语言学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而且成就斐然。1879年，他大学尚未毕业就以论著《论印欧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1879）迈出了第一步。这部论著是比较语言学最优秀的论著之一，标志着世界语言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这部著作虽然在思想上靠近新语法学派，但索绪尔从来就不是该学派的正统成员。他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在成长发展阶段的语言学在原则和方法上的不足。他一生都在顽强不断地寻找语言的法则，这些法则可以在混乱之中为他的思想指引方向”（1966：xiii）。这段描述索绪尔观点的引文是索绪尔在日内瓦的弟子写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前言里面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索绪尔去世之后出版，最初是在1916年以法文出版，1922年重印。这个版本根据的是索绪尔逝世前不久于1906年至1911年在日内瓦大学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

在科学界有两类杰作。一类是把某一学派的研究成果、研究状况和理论原则加以整理清算，为学派的活动冠上公认的原则。上面提到的保罗（1899）就是这类著作的经典范例。另一类不同于前一类综合性的著作，它们是前言，而不是后记；它们体现的不是业已完成的大厦，而只是一个创造性的新建构的充满活力的

开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恰恰属于这后一类。该书并没有包含作者本人或者同时代学者全部工作的最终结论。相反，《普通语言学教程》大胆尝试修改和克服作者求学时期以及以往的遗产，寻求得到新的结果。与总结科学以往成果的著作不同，索绪尔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尚未处理的问题。他以意味深长的一句话结束《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一章："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尚待解决"（1966：5）。

因此，索绪尔的这部辉煌著作不是由确定的教条、而是由工作假说和一些清楚的概述构成的。这部著作处于两个时代的十字路口，处于观察事物的两种不同方式的边界上。这样一部著作，尽管在本质上是概论性的，但绝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把《普通语言学教程》视为一种纲要，一种合理的教条，这既错误也危险。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对《教程》有错误的理解，有人卷入了一场错误的斗争，试图掩盖《教程》所包含的矛盾。而另一些人则相反，紧紧抓住这些矛盾不放，误会了《教程》的根本价值，从整体上谴责《教程》。

我认为，索绪尔的《教程》恰好可以作为我们讨论语言学基本问题的出发点。现代语言学思想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教程》都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萌芽和初始的状态，而且是以其最简单的、甚至有时过于简单的形式。以索绪尔大师在日内瓦讲课而编辑的《教程》第一版已问世四分之一世纪，《教程》使我们有可能勾画出语言学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经历的发展的主线。这四分之一世纪目睹了语言学思想的高度兴奋，目睹了普通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气派和繁荣景象。根据索绪尔的思想，我们可以审视西欧大小国家、俄罗斯，特别是美国有独创性的、深刻的（incisive）新生语言学派对语言学所做的富有成就的贡献。

我们决不试图掩盖索绪尔著作中经常出现的矛盾，相反，我们力求把这些矛盾系统地讲述清楚，把这些矛盾作为具有启示的



事情加以考虑，尤其是把这些矛盾作为两种极不相同的语言观之间的一种过渡的标志来加以考虑。我们不想详细阐述语言学的历史，只是指出语言学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路标。批评分析《教程》所包含的矛盾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语言理论的主要概念，表明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一直被忽略的正是连接人们称之为异质（heterogeneous）、不同（dissimilar）、异类（disparate）这些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

索绪尔的《教程》是天才的著作，甚至《教程》的错误和矛盾也能给人启示。20世纪没有哪一本著作对世界各国的语言学产生过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教程》的思想、定义和术语直接或间接渗透到极不相同的著作当中。《教程》纲领性的论点成为语言学原则诸多讨论的出发点。正是通过发展和修正这些论点，新的语言学流派才涌现出来，并得以成型。

2. 关于语言的本质

2.1　语言作为一个功能系统

我们审视一下《教程》的基本思想。我们从第三章“语言学的对象”开始我们的讨论。19世纪的正统语言学以偏重历史研究为主，虽然索绪尔反对这种状况，他在这里（就像在其他一些情况一样）却屈从于他反对的语言学传统。这使我们想到马萨瑞克的观点。马萨瑞克在抵制滥用历史主义的时候，他像索绪尔一样，一方面受静态社会学思想的鼓舞，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孔德（Auguste Comte）。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有关遗传心理学学说的鼓舞。早在19世纪80年代，马萨瑞克就认为，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必须先于对该对象历史的研究，因为要真正了解变化，就必须知道经历变化的是什么。索绪尔认为，只有在分析了研究的对象之后我们才能够研究语言学的历史。所以，如果《教程》里论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章节先于“语言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位置”一节，那这个次序是有悖于

逻辑的。很明显，语言学的位置是由语言在相关现象当中的位置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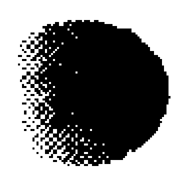
索绪尔以这样一句话来开始他对语言学内容的思考："语言学的主题包括人类言语的所有表现"（1966：6）。索绪尔对"语言"这一基本概念起初并没有加以界定。考虑到这个概念对所有说话者都很清楚，所以他这样做也是合理的。边缘现象并不能降低语言这一概念清楚的程度。相反，边缘现象使语言这一概念更加清楚。比如，当我们思考动物是否有语言的时候，恰恰是"语言"这一概念的显而易见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荷兰心理学家瑞维茨（Géza Révész）在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得出结论，认为动物缺乏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缺乏我们所理解的"语言"。人们之所以有可能进行这一推理恰恰是因为"语言"这一术语内容的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学者断言动物确实有语言，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由于他们对"语言"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解释，而只是对动物的行为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把动物的行为解释为具有人的特点。不过，"语言"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改变。我们可以在拓展的意义和转换的意义上使用"语言"这一术语。比如，我们或许可以提到手势语，或者借助花语言（the language of flowers）的传统游戏。不过，所有这些情况，说话者都很清楚，他使用的是语言的比喻用法，不同于严格意义上所说的语言，即文字的语言。

语言的概念显而易见，因此语言学的概念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索绪尔在提出"什么既是语言学的构成对象，又是语言学的具体对象"这一问题的时候，却在一开始就宣称这个"问题特别难"（1966：7）。后来他又宣称，语言学的构成对象"对我们来说看似一团混乱的不同性质，互不关联的东西"（1966：9）。为了阐明这位伟大的语言学者的结论所包含的反论（paradox），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观察他的推理思路。索绪尔认为，

> 其他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事先给定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虑，而语言学不同。有人读出法语词 *nu*（裸露的），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会把该词叫做具体的语言对象。但是进一步认真观察就会相继显示出三、四个不同的东西，取决于是把该词视为一个语音，一个思想的表达，还是视为拉丁语 *nudum* 的对应词等等。因此，根本不是对象先于观点，而好像是观点创造对象。而且没有任何东西事先告诉我们考虑 *nu* 的某种方式比其他方式更重要或者更优越。

这段引文足够了。现在让我们问自己，语言是否真的在其多样性方面与人类文明的其他工具不同。让我们采取同样的观点来讨论公共汽车，只是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修改。照搬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说，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会把公共汽车看做是具体的工艺对象。但是进一步仔细检查，会一连揭示出三四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取决于思考问题的角度：公共汽车作为一堆金属，作为交通工具，或者作为以往马拉车的现代对应物。然而，我们很清楚，对任何工具而言，无论是机器还是语言，重要的是它的功能。索绪尔所讲述的过程，所谓仔细检查一个语言现象，反映的并不是这个现象，而是新语法学派研究这一现象的方法。正是19世纪末孤立看待事物的思想方法，才使得语言学者有可能只注意语言的语音方面，而不考虑语音在语言当中的作用，不考虑语音的语言功能。同样，还是这种孤立看待事物的思想方法，使得那个时期的语言学者在研究一门语言在历史上的前后的相关关系的时候，或者说在研究语言变化的时候，不考虑经历这些变化的语言系统，也就是说，不考虑这些变化的功能。

索绪尔像他的同时代人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一样，意识到构成语言的并不是语音，这一点值得大大称赞。索绪尔明确地说，



语音只是思想的工具，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存在。不过，如果是这样，那索绪尔又怎么能认为，无法提前知道面对语言事实的方式中是否有一种先于或优于其他的方式？语言学不应只为语音而注意语音，也不应只为思想而注意思想，因为自在自为的语音或思想并不构成语言。恰恰是所谓语言肤浅的观察者是正确的。观察者不把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组语音或者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视为语言。一个词对他们有意思首先是因为它表达了一个思想，“思想”在这里是用在该词最广的意义上，尽管该词的历史对应的问题未必在说话者头脑里出现。所以，尽管有上述引用的索绪尔的观点，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还是客观给定的。语言学要根据交通的要求来考虑公共汽车所有的基本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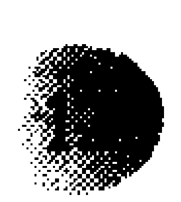
2.2　个性主义语言观的不足

19世纪下半叶突出的思潮是天真的现实主义，外在经验论，或者自然主义。这种思潮在语言理论上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语言学有一种观点来自这种思潮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把个人的语言作为惟一的语言现实，把社会的语言视为不过是学者所做的抽象而已。新语法学派一些有权威的学者抱有这种观点，这种观点非常流行，甚至像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那样具有批判精神而且目光敏锐的语言学者也赞同这种观点。在布伦塔诺及其弟子讲授的语言理论里可以发现这种观点更为极端的变种，该观点在语言理论方面除了个人的话语，不承认存在其他可以触知的现实。我们很难找到比这些所谓的现实主义教义更与语言现实不符的观点。很明显，每一次交流，每一个对话，每一次对答的先决条件就是必然存在大量的语言资源，这些资源对于交际的所有参加者具有同样的价值。只有当存在社会共享的价值的时候，诸如提问，回答，理解和语言习得这些语言生活的基本活动才会有意义。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伟大的美国语言学者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最先强调了语言学的社会学因素，并且把语言



与其他社会惯例联系起来。惠特尼在19世纪60和70年代发表的作品明显不同于极端的个性主义潮流，当时这种潮流是欧洲主要的语言学运动的特点。不过，惠特尼的思想最终还是影响了欧洲的几位大学者。索绪尔从惠特尼的思想那里获得了鼓舞，在一定程度上也从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思想那里获得了鼓舞，他从包罗万象的概念语言（language）里发展出了语言（langue）的概念。根据索绪尔的定义，语言是“社会团体已经采用的一组必要的规约，以便使个体可以运用语言能力”（1966：9）。比如我说 The mother loves the sons（这位母亲爱她的儿子）。听话人必须事先就掌握了对这些词及其意义的理解。为了区分 The mother loves the sons（这位母亲爱她的儿子）和 The sons love the mother（儿子们爱他们的母亲），听话人还必须事先知道词序的句法价值。与此同时，听话人还必须知道音位/z/和/d/的区分值，以便能够区分带/z/的 loves（爱，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和带/d/的 loved（爱，过去时）。最后，听话人还必须掌握现在时 loves 与过去时 loved 词法对立的意义。

尽管有这些证据，个性主义观点还是在欧洲语言学扎下了根，以至于索绪尔和他在巴黎以及日内瓦的弟子〔在巴黎尤其是梅耶（Antoine Meillet），在日内瓦特别是巴依（Charles Bally）〕不得不把语言主要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提出来，以便这个思想被接受。这一思想最终几乎被普遍接受。语言是一组惯例，是某个社会强制性规范的一个系统。我们以后会看到，语言成了现代语言学研究最富饶的田野。不过，就在最近也还有人又试图怀疑语言生活当中社会规范的这些系统的现实性。很明显，这些企图是实证主义推至极限之后的过火行为，这种实证主义除了可以感觉得到的孤零零的事实一概都不承认。比如，华沙的语言学者多罗车斯基（Witold Doroszewsi）就属于这种情况。30年代，多罗车斯基在一系列文章当中顽固反对索绪尔及其支持者的思想。另一方



面，还有浮士勒（Karl Vossler）学派的表现，这个德国学派也叫做唯心主义新语文学（idealistic neophilology）。该学派拒绝任何有关系统是科学的抽象结构的概念。他们在语言里看到的只有个性的创造力。这种教条受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c Croce）的思想的影响，在浮士勒1926年出版的著作《语言哲学》当中有详尽的阐述。我们在后面再讨论这一教条。虽然多罗车斯基的肤浅的经验主义的哲学信条与浮士勒的个性主义的主观主义彼此相差很远，但这两种观念都把生物学的个体视为至高无上的语言现实，把任何下级单位，即任何社会性的单位都视为纯粹的虚构。

3. 语言与言语：社会和个人方面

3.1　语言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

索绪尔区分语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另一方面是言语。语言是"语言的社会的方面，在个人之外"，"只能通过社会成员所签订的一种契约而存在"。言语是"语言的个人的方面，个人的行为"（1966：14）。语言这两个方面的划分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现代语言学的许多著作都接受这种划分。这些著作使用索绪尔的术语"语言"和"言语"，也使用索绪尔对这两个术语的定义。对语言两分法的这种强调确实是索绪尔教导的一大优点。对"语言"这一复杂概念的分析和逻辑分解也的确有必要。要解决这一复杂概念内在的矛盾，这正是索绪尔《教程》的动力。在这方面，这位日内瓦大师在法国语言学者当中有一位卓越的先行者。巴黎文学院比较语法教授亨利（Victor Henry）在1896年出版的著作《语言矛盾》（*Antinomies linguistiques*）当中就明确地研究过这一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他把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口号作为格言："把我研究的难题尽可能按照需要的那样分解成许多部分，以便更好地解决它们。"这部著作提出的问题比给予的答案更引人入胜，该书无疑对索绪尔的



《教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教程》成功地显示，对“语言”这一复杂概念进行精确的分析必不可少。

不过，这种分析的方法以及索绪尔由此得到的结果却需要认真地重新审查。像索绪尔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语言和言语这一组对立，确切地讲，它是由几个完全不同的对立构成的。首先，语言和言语作为可能的价值和实现的价值在逻辑上彼此对立。换句话说，首先是可能的价值和实现了的价值之间的对立。比如，在我们的词汇当中，在我们共享的可能价值的库存当中，有代词 who（谁），动词 to come（来）及其形式变化，有主谓词序，有疑问句的语调。在问 Who came?（谁来了?）的时候，我们把可能的价值变成了实现了的价值。这就是“模型”（pattern）与“体现”（materialization）之间的关系。“体现”是“模型”表现的方式。这也是索绪尔如何描述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对立的。在现代美国语言学当中，对应于法语术语 *modèle*（模型）或 *patron*（样板）的英语术语 pattern 有时用法与此类似。

但是索绪尔并没有把讨论局限在这一重要的特点。他还谈到了集体的模式或者社会的规范，谈到了个人的体现和个体的行为。我们有理由提问，这种规范或者可能价值在本质上是否只是集体性的？模式是否只是社会性的？不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除了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普通语言学和文化的惯例之外，还有一些个人的习惯。比如，一个说话者可以回避某些语言形式或者词汇，这些形式和词汇是社会所接受的，但不管什么原因，他不能接受或者感到反感。有些词在个人用法上经常具有有悖于集体规范的意义。这意味着，集体同意的语言价值尚需说话者个人的同意。索绪尔间接承认这种状况。他指出，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于一组个体头脑（minds，或者照他的说法，大脑 brains）中的语言，它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都不是完整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在任何一个使用语言的个体身上都不完整，这就明显

地承认了个人从集体价值当中进行选择。不过，索绪尔并没有使用个人语言的概念，也就是个体规范的概念，个人有意无意地把规范加在他所有的话语上。对索绪尔来说，语言是集体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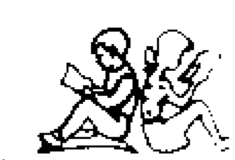
索绪尔和他的学生倾向于把个体与暂时性的东西等同起来（比如，1966：19），他们忘记了个体像集体一样也是一个结构（一种构造），一个持续性的东西，一组习俗。要使语言习俗对个体成为可能，必须有一套集体的惯例使个体能够理解别人，同时使个体被别人理解，这套惯例反映并且维持集体的一致性。不过，也还必须有一套个人的习俗，反映并且维持个体个性的一致性，也就是个体个性的连续性。比如，像索绪尔那样的一位学者在他自己限定的意义上使用一些模糊的词，比如语言和言语，那么词义保持稳定对于澄清并且保持他思想的一致性就必不可少。

虽然索绪尔的思想在集体性方面克服了传统的孤立看待事物的做法，但是在个体性方面还停留在一种极端的孤立看待事物的旧辙之中。这种忽略个体规范的片面的观念继续在支配着欧洲的语言学，而美国语言学，特别是萨丕尔（Edward Sapir）及其追随者却倾向于区分“社会模式”（social pattern）（一套集体的习俗）和“个人的习惯系统”（personal habit system）（个体习俗的系统）。

3.2 言语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

我们刚才试图说明，索绪尔完全从社会观点考虑的语言（一种可能价值）也可以从个体的观点考虑。索绪尔把言语（一种实现了的价值）视为一种纯粹的个人现象。《教程》告诉我们，言语“始终是个人的，个人始终是言语的主人”（1966：13）。我们现在批评分析这种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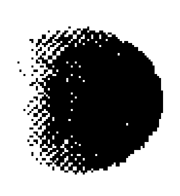
索绪尔这样描述言语行为：“言语行为需要至少两个人在场。这是完成对话所必需的最少的数目。我们假设一下，有两个人……正在对话”（1966：11）。在这段对话里，索绪尔区分了说话



者的角色和听话者的角色。他把说话者的角色叫做实施的或者主动的角色，他认为听话者的特点是扮演接受或者被动的角色。索绪尔把言语等同于实施。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完全正确地驳斥了这些说法。薛施蔼是日内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40 年，他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论文，题为《索绪尔的三种语言学》（*Les trois linguistiques saussuriennes*），刊登在《罗曼语言》（*Vox Romanica*）第五卷上。薛施蔼认为：

> 无论说话者实施什么行为，听话者都把它接受下来，进行分析解释以便能够理解它。这种有组织的言语行为不是被动的，而是接受性的行为，它并不比另一种行为次要（在这里还是那样，个人得到的结果与他付出的脑力是一致的）。解释，如同言语的积极的一面，可以是一般的，建设性的，或者是破坏性的……［解释暗示着］一系列的分析和综合。众所周知，在无数情况之下，解释者的思想在不同的解释之间徘徊。(17－18)

上述对索绪尔若干主张的反对意见来自最忠实于索绪尔教义的他的学生，很有说服力。索绪尔认为，只有外在可以感知的动作过程（motor process）才具有主动性，认为实施的方面是叫做言语的自主实体，这就人为地割裂和歪曲了语言现实。索绪尔宣布，言语“始终是个人的，个人始终是言语的主人”，他不幸忽略了听话者的作用，他没有考虑接受的行为。对言语来说，接受的行为和发出的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发出就暗示着接受。人不是无目的地说话；话语总是针对某人；人是对着听话者说话。无对象而发出的话语是一种病态的情况。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也还存在一个想象当中的听话者。在说话的时候，说话者想被理解，他根据听话者进行调整。而听话者为了理解，也根据说话者



进行调整。此外，听话者并不局限在理解和解释他所听到的话，他也要回答，他依次也要说话。

对话双方的每一方交替作为说话者和听话者起作用。对话就是提问与回答，陈述与答复的交替往复。疑问句的升调要依靠回答句的降调，就像在复合句当中制约句的升调与被制约句的降调构成一个整体。疑问句——回答：When are you coming?（你什么时候来?）——Wednesday night（星期三晚上）（升调——降调）。制约句——被制约句：When you come，we' ll read the letter（你来了以后，我们就读这封信）。对话是一个整体，其中的每句话只是对话的一个部分，不能与整体割裂开来，除非人为那样做。但索绪尔却指出，"言语从来就不是由集体实施的。言语始终是个人的，个人始终是言语的主人。"显然，索绪尔考虑的只是对话的部分，孤立的话，而不是对话的整体。索绪尔言语的概念染上了社会团体生物学上的非连续性的色彩，尽管他在语言的概念里能够摆脱感觉经验论（或者如俄罗斯人所说的猛烈的经验论）的传统。在声明"言语中没有任何集体的东西"，"个人始终是言语的主人"的时候，索绪尔忘记了他自己的论点："这个行为以至少两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因此，言语并不像日内瓦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人际现象（interpersonal phenomenon），就像婚礼仪式，决斗，或者任何其他的有来有往的动作一样。言语是主体之间的一种现象（intersubjective phenomenon），因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再次回想起语言和言语作为可能的价值和已经实现了的价值彼此对立。薛施蔼认为，言语是语言的活动（functioning），这一定义令人钦佩。

与这种个性主义理论（索绪尔及其追随者坚持这一理论）相反，一位俄罗斯人和一位英国人两位现代语言学者提出了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学的观念。伏罗施诺夫（Valentin Nikolaevic Volosinov）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一书中捍卫



“言语是社会性的”主张。他指出，言语倾向于对话者，这具有重要的意义。言语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行为。在界定言语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谁在说话？谁在听话？言语是说话者和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说话者恰恰是在与听话者的关系中找到表达。言语是我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桥梁，是说话者与对象之间共有的场所。

英国语言学者加德纳（Allan Gardiner）是普通语言学和埃及学的杰出学者。加德纳就言语问题写了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书名是《言语与语言理论》，1932年由牛津出版社出版。根据他的一个基本论点，言语（他的术语是speech）以及其他几个人类行为具有两个同时存在的方面：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是个人的。同样，还是对话，尤其是对话双方角色的相互变化有助于展现言语的社会性。

讨论到这里很容易产生一种反对意见。争辩言语有社会性的人以对话为例。但别人可以引独自说话（monologue）为例，说明这种言语真正、完全是一个人，个体完全是言语的主人。不过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

4. 语言的对话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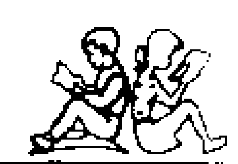
4.1　对话是根本的

有关对话的最好的语言学论文是雅库宾斯基（Lev Jakubinskij）的《论对话性的说话》（On Dialogic Speaking）。该论文收入论文集《俄语语言》（*Russkaja Reč*），192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雅库宾斯基在论文中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言语的对话形式是根本性的，而独自说话只是一个副产品。这一点虽然很清楚，却常常被人忘记。在或多或少比较原始的社会里缺乏独白。甚至在相对靠近都市生活的卢萨提亚（Lusatia）地区的塞尔维亚村庄，杰出的语言学者谢尔巴（Lev Ščerba），该地区语言的最优秀的观察者，也观察到人们一般不能以独白的方式说话。

当然，原始社会有宗法仪式的独白，或者有诗歌的独白，主要是故事和史诗等，但是这些独白是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组合到一起。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诗歌的吟唱者，故事的讲述者来自平民，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作者，视为独白的绝对主人。像语言一样，这些讲述的或者吟唱的独白在社会上早就存在，而艺人在进行作品再创造的时候，加入一些自己的或者即兴的变动，也就是说，他要使某些价值和传统的套路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曾经与俄罗斯民族学者保加梯诺夫（Petr Bogatyrëv）合作，试图指出民间传说的这种特殊结构。我们的做法是依靠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来整理出民间故事的流行的传统模式。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们的论文《民间故事作为创造性的一种特殊形式》（Folklore as a Special Form of Creativity，1929）。甚至在民间故事里——当我们愈发远离最仪式化、最僵化的形式的时候，因而即兴发挥的作用增加的时候——叙述就更倾向于靠近对话。在旧俄国的维瑞亚地区（Vereya），我有机会观察一位在当地村民中著名的故事艺人。这位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具有罕见的才能。在讲述传统的寓言故事的时候，他可以十分艺术性地加入许多自己的即兴发挥。但是他却完全不能以独白的方式讲述这些故事。他智力很敏捷，也完全意识到无法这样去做。他问我：

> 是否有可能根本没有理由就讲故事？不会的。我来到一家小酒店，和人聊天。有人说，“上帝不存在！”于是我反驳说，“你在撒谎，你这条狗，怎么会没有上帝？”我给他讲一个上帝存在的故事。另一个人说，“上帝存在，这是真的。”我告诉他：“不对，你在撒谎。你在哪儿见到过上帝？”我给他们再讲一个故事，说明上帝不存在。我讲故事只是为了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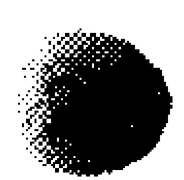
如同我们常常观察到的那样，对于这一类故事艺人，听众的反映是他讲述的故事的一个基本成分，而且常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

4.2 儿童语言当中的独白和对话

在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对话和独白是什么关系？在呀呀学语的阶段，婴儿好像是以一种独白开始语言活动的。不过，呀呀学语的孩子本能的、没有目的的独白与语言没有任何关系。就像这一阶段众所周知的各种其他本能的运动一样，孩子进行的各种发声运动纯粹是生理现象。当孩子习得了语言之后，他就会消除在呀呀学语阶段轻而易举发出的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声音。从最初的尝试开始，孩子学习语言其本质就是社会性的。孩子练习的是一种对话，他要根据周围环境进行调整。当有人对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也有回答。根据荷兰著名语言学者吉尼肯（Jakob van Ginneken）的敏锐观察，孩子具有根据对话者进行调整的强烈倾向，以耳语来回答耳语，以相似的高声或低声来回应高声或低声。除了具有与别人交流的愿望，孩子还有了交流的能力。语言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孩子的语言里。语言恰恰是出现在主体之间的领域，出现在社会的领域，而且恰恰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即便说话者的角色比听话者的角色更对孩子有吸引力，如皮阿杰（Jean Piaget）（1955）指出的那样。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常常在孩子孤独时刻特别是在孩子即将入睡时出现的独白。这些话语并不期盼有什么结果。自在自为的话语或者词本身成了孩子兴趣的基本焦点。语言的交际功能让位给了美学功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言语常常转变成为疯人语（glossolalia）。换句话说，在美学领域，在语言游戏的领域，个人因素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度。

4.3 作为人际的独白

我们已经证实，言语的对话形式突出的是主体之间，我们也



试图说明独白第二位的、派生的性质。即便考虑言语的独白形式，我们发现它根本的性质还是主体之间。的确，独白缺乏角色的交替，而角色交替是对话的特点。很明显，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是分享的。独白当中的听话者的角色，虽然完全处于接受的状态，但是并非完全被动。听话者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和理解，听或者不听独白，赞成或者拒绝接受独白，一句话，他们作出反应。听话者有可能作出回答，说话者，也就是独白者，往往要考虑听话者的反应。说话者要赢得听话者，要找到和听话者共同的语言，要预先根据听话者进行调整。

很明显，把说话者作为讲话的主人，作为讲话惟一的所有者，这种理论过于简单化了。言语可以归结为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不可能在真空里说话，说话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言语行为是双向的行为，接受言语的一方是言语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按照索绪尔的比喻说法，个人发出言语这一行为本身只不过是语言的胚胎，只有通过言语接受行为的帮助，交互作用的语言才能产生。把这种压抑的传输，这种没有社会情景的个人行为等同于言语，等同于语言真正的功用，这是索绪尔的错误。用这种方式界定言语，索绪尔就陷入了绝境，就像19世纪末特有的严格的个性主义思想一样。在许多场合，索绪尔大师都背离了源自新语法学派的传统的这一基本原则。与他自己的个性主义的主张相反，索绪尔断定，说话的轮回至少要以两个人为先决条件。他责备同时代的语音学者，认为他们惯于只注意发音行为，即只注意发音器官（喉，口腔等）怎样产生语音，而忽略了传音的方面，而这是所有理论自然的基础。换言之，传统的做法是把言语缩减至发送的行为，与此相反，索绪尔在语音传输上面又加上了语音对听话者产生的印象，尽管他对言语的定义比较狭窄。索绪尔未能提出有关语言当中主体之间因素的连贯理论，我们不能责怪他，因为只是到了现



代，人们的思考才结合了主体际（intersubjectivity）的重要问题。我在此想到的是现象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近来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1913）。

我们刚才引用过索绪尔的美妙格言，按照他的说法，个体的行为只不过是语言的胚胎。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与接收行为割裂开来的个体发送行为纯粹是人为的抽象。在语言当中，任何发送行为都针对一个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听话者，而且从一开始就针对听话者调整自己，也使听话者针对发送行为进行调整。说话者和听话者必然彼此互为先决条件，言语在其结构内部包含双方的痕迹。除了发送语篇的发送者，还有另外一位主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感知语篇，理解语篇，解释语篇。这种两重性在一个人复述听到的话语时特别明显。话语由第三方复述时，句法里叫做直接或者间接语篇（discourse），它是作者和再现者共同的财产。再现者在再现的时候以主观的方式加入了他自己的东西。

或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古典悲剧作品当中的独白，这些独白是剧中的主人公对着一旁说的，而不是对着任何人（不用说，我们在此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作者笔下人物的所有对白或对话都是针对他的观众的）。不过，即便是在戏剧当中，这些独白也是次要现象，它要以戏剧常规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独白这一形式遇到过反对。与此类似，在诗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纯粹的第一人称抒情诗，独白，沉思，这些都是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的形式。在此形式之前是包含有两个人的抒情诗，我对你表达；在祷告诗里把第一人称放在第二人称之下，在说教诗和魔法诗里把第二人称放在第一人称之下，在艺术领域之外，大声讨论这些思想的情况很明显只存在于病态，也就是语言的不情愿的自发外化。

4.4 内在语言（思维）

我们现在讨论内在语言（思维）的重要问题。有几位法国心

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已经对这一问题写下过详尽的著作。这里可以提两部1904年在巴黎出版的重要著作，艾格（Victor Egger）的《内在言语》，圣保罗（George Saint-Paul）的《内在语言与解释：内在言语的功能》。德拉克洛瓦（Henri Delacroix）在其《语言与思维》（1924）一书里研究过这一问题。不过，还有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这一广大和重要的领域做出解释。然而，几句话就足以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言语的社会方面。

内在语言在我们生活中处于什么位置？一般来说，人思考的时候比他说话的时候多。思维需要符号，在符号当中语言符号占有重要的位置。语言符号起着突出的作用，但是并非垄断，心理学者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通过借助于其他的符号系列，思维可以无需字词。因此，我们不能同意索绪尔的格言："我们的思维，除了用字词表达，不过是一团无形不清的东西。"（1961：111）思维必不可少的不是要用字词表达，而是要用任何一种符号来表达，比如代数公式或者其他表意符号。紧接着刚才那段引文，索绪尔又十分正确地补充说道"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在两个思想之间进行清楚连贯的划分。"（1966：111－112）不过，过了几行之后，索绪尔又用语言系统代替符号，尽管他承认语言不是惟一"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只是各种符号系统当中最重要的系统。心理学家德拉克洛瓦等人发现，内在语言不是连续的，至少在大多数受试者身上不是连续的。在最松弛的思维状态下，内在语言是很零散的，即便在认真思考的时候，内在语言也只是部分出现。艾格说，"句子可能被压缩。这些字……只对构想它们的个体才具有意义。当我们自言自语的时候，像'卑鄙的人——！再要一个——！决不——！'这样一些综合性的表达方式，即使没有解释性的上下文也足够了"（1904：70）。这是一种派生出来的语言，它包括含蓄的、极省略的话语，一些词随意替代另外一些词或者是整个短语。这些词在人们的思



想里常常只形成了一部分，带有省略。它们的外在部分可以是简单的听觉或者动作形象，或者是文字书写的视觉形象。最后，词的外在部分即能指也可能未能出现，我们只能想象出词的统一体（unity）和词义，却没有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这就是哈佛大学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古德斯泰恩（Kurt Goldstein）所说的"词的概念"（*Wortbegriff*）。我们都熟悉这种感觉：我们想说一个词，我们知道有这个词，我们也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意义，可就是想不起来这个词的发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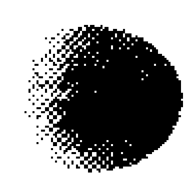
因此，思维只是一种替代，反映外化了的语言，而且是外化了的语言的不尽完善的体现。只有把思维导向外化、导向对话的时候，思维才真正成为自主的语言，完整的语言，才得以确切地阐明。当这种内在语言拓展延伸，接近口头语言的时候，它就倾向于采取对话的形式，与自己或者想象的对话者进行真正的对话。内省（introspection）和有关文献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这类半对话的例子。

正像希腊词所强调的那样，对话这种典型的主体之间的现象甚至渗透到了内在语言。内在语言根据对话另一方（altera pars）的思想和对话的具体形式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化甚至控制了思维。因此，对话形式远远超出了外化了的语言的范围。

4.5 语言—言语对立造成的结果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学说进行修改。语言除了具有社会的方面还具有个体的方面，言语除了具有个体的方面还有社会的方面。因此，语言作为一种可能的价值，言语作为一种实现了的价值，这两者的区分原则上与社会方面和个体方面的区分无关，后两者的区分不如前两者的区分重要。

正像索绪尔完全正确地感觉到的那样，语言隐含了"连续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tinuity，1966:78）。从其个体的方面考虑，



语言清除了言语行为之间在时间上的分割性、非连续性，加强了个体的连续性、持久性和个性。从其主体之间的方面考虑，语言消除了社会团体的非连续性，消除了个体之间和团体之间在空间上的分割性，确立了个体之间、社会之间与过去和未来的共同联系。言语实现的是语言的价值，因此言语把瞬间的话语同话语作者永恒的自我联系起来，同社会联系起来。所以言语同时是个体领域和社会（主体之间）领域的表现。

虽然索绪尔的工作是从社会方面分析语言，他在日内瓦的跟随者却试图推进对个体的语言研究。他们的工作有时候表明，他们危险地混淆了两个事实上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个体的语言的概念，另一个是语言内部个体的烙印、个人的方面的概念。在索绪尔的《教程》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区分的痕迹："取决于个人自由的言语现象"对立于"集体使用的标志"，即语言现象（1966：125）。但是，个体必须属于一个集体，并且使用该集体的语言。个体根据对话者进行调整。这些道理似乎很普通，然而研究人员却往往夸大了个体语言表现当中特殊和个人的一面。对我们来讲，语言首先是交际的工具，因此语言的交际功能及其表现手段说话者最容易观察、分离和分析。语言的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及其表现手段构成了语言实实在在的一个层次，但是这一层次理性化的程度不够，因而不容易分离和分析。表达的东西人们注意到了，而表达手段自身却没有受到注意。因此，同语言表达感情的方面相比较，语言表达理性的方面（也就是使社团成员彼此传达各种思想所必需的一组规约）更为科学所知，也研究得更为透彻。当我们仔细观察表达强调、表现言语的情感方面的各种手段的时候——元音或者辅音的延长，重音的转移，语调的改变，说话的速度，某些语音发音上的偶然特点，词序的变化，重叠，省略——当我们观察到所有这些表达情感的语言特点的时候，我们很想把这些特点视为个体言语的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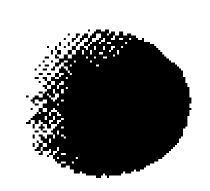


献。比如，在巴依（1909，1932）十分富有启示的著作当中，情感语言的这些特点与语言现象截然对立起来。巴依认为这些特点完全属于个体，而不属于社会机构，是个体本能的即兴创作。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语言事实的肯定。表达感情的语言的绝大多数手段并不比那些表达理性的语言的手段缺乏集体性，或者缺乏规约性。每一个说话者的团体都具有两个密切联系的语言系统：一个是我们刚才定义过的表达理性的系统（the intellectual system），另一个是表达感情的系统（the affective system），即一组使社团成员彼此表达感情所必不可少的规约（参见 Marty，1908）。表达感情的语言看起来很自发，很自然，表达自己感情的人看起来是自由运用储备的天然手段，这些储备的天然手段是所有的人所共有的，他可以随意地运用。但是实际上，所有表达感情的手段都取决于相应的表达理性的语言的手段。在选择表达感情的手段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是表达理性的语言的结构。因此，如果一个语言的词的重音位置具有区分意义的作用，该语言就极少利用重音的转移来表达感情，注意英语当中的 óbject（对象）——objéct（反对），cónvert（皈依宗教者）——convért（转变）等。不过，如果一个语言的词的重音位置没有语义价值（semantic value），该语言就会广泛利用重音的转移来表达感情，比如法语 *beaucoúp*（许多）——*bEAUcoup*（许多，带有强调），*jolí*（美丽）——*jOli*（美丽）。

4.6　表达情感的语言的约定俗成的性质

由此可见，强调重音利用的是理性语言没有利用的手段。当然，感情语言系统和理性语言系统当中规约的性质并不相同。但是在其中任何一个系统，规约的存在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感情语言的这种明显的约定俗成的特征不仅在语音系统，而且在词汇、熟语（phraseology）和句法所使用的手段当中都很明显。即使是考虑感情语言所特有的词汇，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语言都有



其符号的传统的各种组成部分。索绪尔培养出来的最敏锐的语言学者之一卡尔采夫斯基（Sergej I. Karcevskij）在《句子音位学》（1931）中指出，感叹词，尤其是惊叹词（exclamations，他将之定义为“人类有意的叫喊”）与语言结合在一起：在每种语言里，感叹词的形式与功能都使它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约定俗成的层次。索绪尔（1966：69）坚持反对这样一种诱人的做法，即“在感叹词身上看到人们对现实自发的表现，这些表现好像是由自然力所支配的”。

感情语言当中的熟语往往比理性语言具有更多现成储备的短语（比如，Good heavens！天啊！等等）。在原始社会里，感情语言陈规老套的性质暴露无遗，喜悦悲伤的表达不过是仪式的规定而已。我们所谓的个人主义社会往往掩盖了感情语言约定俗成的性质，但并未能完全隐瞒这一性质。这种差异就像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社会在服装风格上的差异一样。所谓原始社会的古装是整齐划一；而我们的服装一方面包含有许多严格的规约，另一方面又允许甚至需要各种变化，这些变化使服装风格染上个人的色彩。

法国语言学者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res）在《语言》（1925：137－154）中指出，“感情语言与逻辑语言的主要区别在于句子的构成”。同理性语言相比，感情句结构松散，语法成分省略，词序极度偏离原位。诸如此类以及其他表现句法的特征会使人将组织有序、合乎语法的语言与表达感情的语言形式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没有规约的自发的语言。但是，所谓表情语言没有组织的观点是错误的。从理性语言的角度看，感情语言的句法也许是杂乱无章。但是实际上，它有自己的程序，自己的规范。这种规范当然不同于理性语言的规范，不过，它也包含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手段。这些手段因语言而异，所以无论是理性句还是感情句都无法逐字翻译。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小说



《漫漫长夜之旅》(*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当中有大量的句子采用的是表达感情的口语文体。把这些句子与该小说的优秀译本当中的对应句子比较一下就可以再次证明，每种语言的表情句法都有其独特的手段。表情句法与理性语言的规则产生冲突，但是表情句法以这些规则为前提条件。表情句法的违规要严格地以这些规则为基础。因此，违规也要受到制约。在这方面，一方面可以比较理性语言与表情语言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比较礼貌姿态与粗鲁姿态的关系。一个礼貌的象征或许对我们来说是约定俗成的，实际上它就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认为与礼貌规则相冲突的粗鲁行为是自发的、没有系统的。事实上，有意省去的握手与彬彬有礼还对方一个握手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

5. 连续与变化

的确，语言的情感功能必须与理性功能严格区分开来。在严格意义上讲，理性功能指的就是交际功能。把情感（或者表现）功能等同于言语，或者等同于语言个体的一面，这是错误的。个体的语言不能简化成实际上是一种个别、独特、个人的因素。同样，个性化并不一定与个别人的语言必然联系在一起。个性化可以表示相同团体当中一个个体相对于其他个体的特点，但是类似的个性化，或者如索绪尔所说的“特殊化的精神”（particularizing spirit)，也可以区分一个社团的语言与相邻社团的语言。仅仅属于某一地区的所有特点都可以归之于这种精神。我们可以补充说明，仅仅属于某一个体的个人语言的所有特点也可以归之于这种精神。按照索绪尔（1966：205－211）及其追随者的观点，“迫使语言区分、分裂、孤立”的这种力量对立于一致性或者“统一力”（unifying force)。这两种力量无处不在，不停地同时运作。后一种力量对抗前者解散的活动，确保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

对于索绪尔的概念，我们可以加上我们观察到的结果，即伴



随着空间方面的这两种倾向，还有时间方面的问题。一个人不仅可以对近邻而言变得孤立，也可以对自我的过去而言变得孤立。空间的个性主义（spatial individualism）可以和时间的个性主义（temporal individualism）结合起来，个体语言或者社团语言的创造就属于这种情况。社团的创造一方面把社团与社团不久以前所熟悉的习俗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把社团与周围的社团区分开来。空间个性主义也可以同时间方面的统一力结合起来。正如索绪尔（1966：205－206）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某种个性主义或者地方主义，一个有限的语言社团始终忠诚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它自己的土壤里生根发展。始终忠诚自己个人的语言习惯的说话者提供了另一类空间个性主义与统一力结合的例子。个性主义与一致性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矛盾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却未能引起索绪尔的注意。尽管如此，索绪尔对语言空间方面统一力的敏锐分析却为我们揭示出它的一致性。有的时候，索绪尔结合的是相应的空间原则，有的时候，索绪尔结合的是对立的力。索绪尔（1966：206）这样说明统一力原则（一致性，社会交往）："它的运动有两种方式。从消极方面说，它随时随地清除掉刚刚出现的创新，从而避免方言的分裂。从积极方面说，它采用并且推广创新，从而促进统一。"

假如索绪尔的教导考虑到了这两种对立的力在时空方面惊人的相似性，我们本来可以避免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对语言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后果。按照索绪尔（1966：205）的观点，语言现象在空间的传播"受到制约任何习俗（比如时尚）的相同法则的制约。在所有人类社会当中，有两种力量始终是同时运作，但是方向相反；一方面是个性主义或者地方主义，另一方面是交往（人之间的交流）"。做些修改之后，这段话也完全适合于语言生活的时间方面：语言现象在时间上的传播受到制约任何习俗（比如时尚）的相同法则的制约。在任何一个阶段，有两种力量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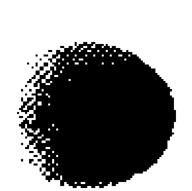


是同时运作，但是方向相反；一方面是个性主义，现代性(modernity)，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力量，它创造出“与过去的团结”(借用索绪尔的又一说法)。传统的力量抵制创新，坚持语言符号的不变性，而它的对立面现代性却促使语言变化，使语言与先前的状态不同。时尚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创新的实质在于重新塑造样式本身，并且据此重新塑造整个系统，把人们的直接兴趣引导到对规范的改进上面去。除了“连续性原则”，索绪尔也承认“变化的原则”；除了“连续性”，还承认某种“无视过去”。索绪尔承认，我们既可以谈符号的不变性，也可以谈符号的可变性。归根结底，这两个方面互相依存，符号经历变化是因为符号要使自身永远存在。

5.1　语言/言语与连续性/变化的关系

索绪尔（1966：78）声明，“连续性必然隐含着变化”。我们可以一带而过地指出，当索绪尔谈论“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的时候，当他强调语言内部相互对立的因素之间存在其他一些必然联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Georg W.F.Hegel）思想的显著影响。黑格尔思想的烙印可以无可争辩地在亨利（Victor Henry）的身上找到，亨利（1896）是索绪尔语言矛盾学说的先行者。在索绪尔的《教程》当中，每一个矛盾都被视为对立双方的统一体。《教程》的编者误解了索绪尔学说当中这一纯粹辩证的思想概念。他们担心，人们会责备索绪尔“赋予语言两种矛盾的性质。没有逻辑或者自相矛盾”。他们错误地把矛盾概念的对立只是作为一种措辞的方式。我们还应该提到，在现代语言学思想里也可以找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尤其是在邦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66）的著作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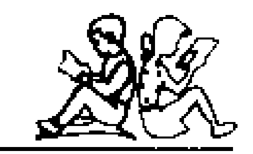
虽然索绪尔承认语言学当中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连续性原则与变化原则）互相联系，但他却想把这一矛盾归结为另一种矛盾，即语言与言语的矛盾。索绪尔（1966：84）声称，语言本身



是不变的，也从不直接被更改。语言中所有可以变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言语来改变。按照索绪尔（1966：19）的说法，“造成语言进化的是言语”。创造“是孤立的说话者的偶然产物”（1966：165）。索绪尔是怎样设想语言变化的途径呢？他（1966：98）举了一个例子。“现代德语使用的是 ich war（我是），wir waren（我们是），但是一直到 16 世纪，动词变位的形式是 ich was，wir waren（比较英语：I was，we were）。war 是怎样替代 was 的呢？有些说话者受 waren 的影响，通过类推创造出 war 的形式。这是言语的一个事实。”这个例子好像可以证明索绪尔的论点，所有变化的根源都在于言语。不过，索绪尔自己承认，那些讲德语的人在提出 war 这一创新形式的时候，他们受到了 waren 的影响。我们可以完全正确地得知，war 的形式是由类推造成的。wir gangen（我们去）：ich gang（我去），wir kamen（我们来）：ich kam（我来），这种关系类型导致了 wir waren：ich war。为了图示这种关系，语法学者一般采用如下公式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kamen：kam = waren：X
X =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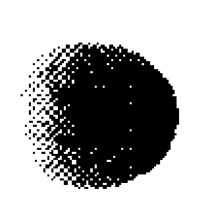
在索绪尔（1966：165－166）十分精彩的题为“类推作为语言的一种创造力”的附带讨论当中，他向人们表明，一个孤立的个体在创造每一个偶然的产物之前，在进行每一项创造之前，都必须把构成语言资源的所有材料无意识地进行比较。因此，认为生产过程（generating process）只是在创新出现的那一刻才出现是错误的，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成分早已准备好了。我临时创造的一个词已经潜在地存在于语言之中，这个词的所有成分都可以在语言当中找到。正如索绪尔完全正确地补充道，这个词在言语当中的实现同构成这个词的可能性相比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创造的根



源必须在语言当中寻找。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不知不觉地否认了他自己的说法，即所有变化的根源要到言语中去寻找。

现在让我们跟着索绪尔，假定出现了个体的一个偶然创新。如果这个创新一直是孤立的，如果它只不过是“口误”或者是语言错误（speech error），或者是有意临时背离规范，那么这件事不重要，什么也改变不了。索绪尔认为，只有当团体接受创新的时候，言语的创新才成为语言的现象。就是当我们设想索绪尔所描述的语言创新的早期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些阶段，我们已经是在同语言的现象打交道。《教程》告诉我们，每一个变化“起初都是由几个人造成的，而后才成为社会共同用法的一部分。”但是这几个人，可以说是社会的先锋派（avant-garde），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说话方式就某些特点而论是最新的时尚，而这些新的特点很明显是一种语言的现象。即使新的形式起初只有一个人重复和使用，它也已经是一种语言的现象，即它是个体的语言。当一种新的用法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语言当中尚未普遍开来的时候，传统的形式在废弃之前与这一新的竞争者共存一段时间。这两个变体每一个在语言当中都有其不同的功能，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文体价值，也就是说，旧的形式属于更为传统的风格，而新的形式是演变更深入的文体的一部分。

言语出现了新的现象，原则上讲只有两种可能性：变化是昙花一现，注定要消失；或者这个创造被多次重复。这些重复表明，我们处理的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即席创作，它从一开始就是语言的创新。起初，创新可能局限在表情语言（expressive language），局限在某一特定文体的语言，局限为一个发起人或者一小组发起人的语言，这些都不是绝对的要求。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它就是语言的现象。它的潜在价值一再成为现实，它通过大量相似的创新在言语的领域展现自己。这些现象的重复存在证明，变



化发生在系统本身，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变化属于系统的早期阶段，受系统构成的制约。

与索绪尔的概念相反，语言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如果索绪尔（1966：72－78）指出，在所有的社会制度当中，语言是最不容易发生变化的，并且抵制随意的替换，那么他的观点不仅不能证明语言的不变性，反而推翻了他自己的关于语言的变化由言语造成的论点。但是，我们可以说，语言的变化以及保守的状态（conservatism）在言语里表现出来。

5.2　变化与无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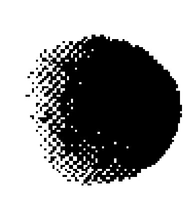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来考虑索绪尔反对语言系统自身可以变化的根本论点。语言系统是一套复杂的机制，人们只有通过思考才能把握。但是，“说话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语言的法则，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套法则，那他们怎么能改变这些法则呢?”（索绪尔，1966：72）。可是，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对自己的语言的法则没有意识的说话者，怎么能改变这些法则?），那我们也有理由想一想，说话者，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对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复杂系统“极度无知”，他们怎么能每日正确地使用和处理语言系统，他们怎么能在对这些法则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成功地遵循这些法则，精细地贯彻这些法则。现代的研究很肯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有些法则可以无意识地改变，就像可以无意识地使用和保持这些法则一样。在索绪尔的有关思想处于形成阶段的时候，对无意识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而索绪尔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始终是不确定的。一方面，他（1966：165）宣称，“在任何创造之前，必须先无意识地比较语言库存当中的材料”；另一方面，无意识地改变一个语言系统对他而言又是自相矛盾的。现在，无意识在个体和社会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详尽的研究，我们时代的语言学者自由地利用这些研究成果。请允许我特别指出萨丕尔（1927）那篇激励人心的论文《社会行为的无意识系



统》。萨丕尔表明，社会对于各种关系可以具有一个概念，与此同时社会不能有意识地操纵这些想法或者用语言系统地阐述这些想法。与此相对照，许多语言学者继续在社会价值尤其是语言价值的存在与对该价值的独立意识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他们用对价值的这种意识来取代价值自身的存在，取代价值的运作。他们不是问某一成分在系统之中的功能是什么（该成分是系统的一部分），而是问这个成分在多大程度上说话者可以意识到？

现代思想当中的现象学思潮对于我们不依赖价值给我们头脑的体现形式而辨别每一价值帮助很大。荷兰哲学学者，尤其是语言理论学家波斯（Hendrik Pos）在题为《现象学与语言学》这篇富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当中创下了对语言进行现象学研究的记录。在这篇论文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如下格言："语言活动独立存在；语言活动的运作人们并没有意识到。"（1939：357）

或许更好的说法应该是：语言活动的运作人们未必一定意识到。也就是说，对语言的一种有意识的态度是一种可能性，语言学者绝不可忘记它。现代语言学越来越多地考虑文学语言，而文学语言在19世纪失宠于语言学。新语法学派更感兴趣的是普通百姓使用的口头语言，而不是知识分子使用的文学语言。前者被比做自然发展的森林植物，后者被比做园丁的精雕细琢。作为研究对象，语言学者更喜欢口头语言，因为他们想象口头语言的发展具有自发和无意识的性质，这种性质与文学语言有意识和有意图的性质形成对立。索绪尔谈到说话者无力改变他们的语言，他不过是遵循了新语法学派的传统，忽略了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得到精雕细琢和调整，人为地去适应科学、技术、宗教的使用需要，或者去适应美学性质的各种需要。如果索绪尔（1966：73）声称在语言发展的过程当中，语言专家、语法学家、逻辑学家等等的干预从未成功过，那么每一种文学语言的历史都提供了大量的例子，可以完全否定他的这一观点。



5.3 语言的动态性质

索绪尔还有一个论点证明语言自身不能变化，“每个人一般都满足于他接收到的语言。”文学语言的历史显然与这种停滞满足的原则相矛盾，即使我们不提文学语言的历史，也可以很容易地使自己确信，一般而言这条原则有悖于语言现实。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的名言也完全适用于语言生活。赫拉克利特说，一切事物永恒运动，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一个词，一个语言符号，通过重复使用而变换价值。通过同样的反复使用的作用，表情语言的手段变得陈旧而机械，失去了原有的表现价值，改变了它们的功能。因此，语言寻求创造新的表现手段。说话者不会满足于他们所继承下来的表情语言，因为表情语言的表现力已经感觉不到了。只有人为地把语言系统归结为纯粹的认识功能(intellectual function)，人们才可以说这个系统倾向于没有变化。而就语言的其他功能而论，比如表现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美学功能（aesthetic function)，变化就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构成成分。进而言之，假若不同功能所使用的表现手段的系统彼此紧密联系，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那么这些系统就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果只考虑一个功能，就会有误解语言真正结构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来考虑，我们就没有理由像索绪尔采取的研究方法那样，把语言归结为一种静止的东西。普通语言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试图区分语言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产品（*ergon*）和活动（*energeia*）（两者的区别相当于产品与创造过程，静态与动态，不变与变化的区别)。把产品等同于语言，把活动等同于言语，这种做法或明或暗地已经渗透到语言学的各种学说当中。这是我们语言科学最危险和最不幸的错误之一。所有语言和所有言语同时既是产品，又是活动。换言之，它们既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构成时间上的一致性，又与过去不同，构成时间上的非一



致性。

6. 结　论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语言对立的分析结果。我们不仅必须区分对立的因素和相互对立的力量，而且必须区分不同的对立，这些对立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联合（coalesce），但是不一定结合（combine）[①] 在一起。因此，我们界定四组对立或者四组二元性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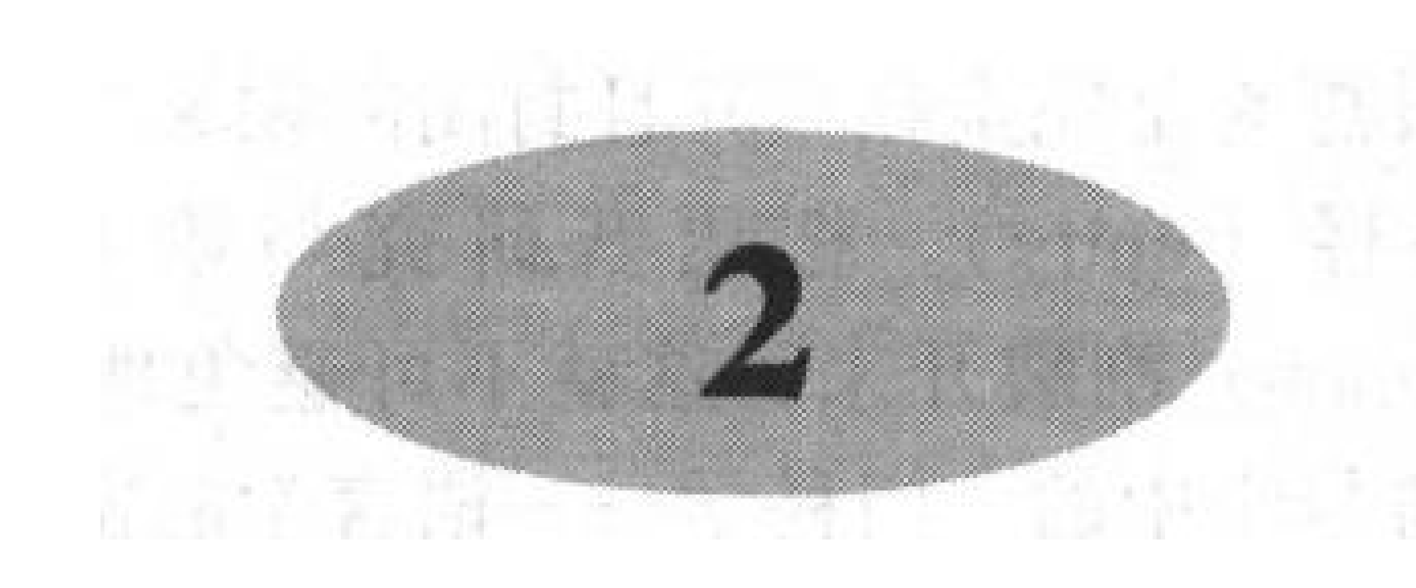
1. 可能性的价值（或语言）与实现了的价值（或言语）；
2. 社会的方面（主体之间）与个人的方面（主体）；
3. 一致性与非一致性；
4. 空间方面与时间方面。

每一种语言都同时展现出语言和言语两个方面。所有言语以及所有语言同时包含主体和主体之间两个方面。所有言语以及所有语言，处在主体和主体之间两个方面的时候，使一致性和非一致性这两种力量同时在时空方面发挥作用。

不存在没有言语的语言，也不存在没有语言的言语。如索绪尔所说，语言的这两个方面“彼此互为先决条件”，没有一方就不能设想另一方。一个价值的实现以该价值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换言之，言语以语言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不过，可能的价值只有在实现之后才能出现，语言反过来也以言语为前提条件。

---

① coalesce 和 combine 意思接近。两个事物可以在联合的同时，保持各自独立的身份，不一定完全结合在一起。combine 表示两者结合的程度比 coalesce 要强。——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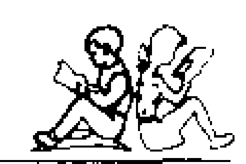


普通语言学当前的问题

相对于19世纪晚期占主导地位的新语法学派的传统，现代语言科学的各种流派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语言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交际（communication）的工具，根据语言及其成分所达到的目的来分析语言结构。这种方法叫做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的方法，它有许多方面，尽管存在许多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有时在争论当中被过于强调，但是这种方法的本质核心的东西基本上在各个流派那里都是一样的。刚刚过去的语言科学单方面地关心语言的发生学问题，基本上忘记了对语言采取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的态度。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的态度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揭示出了全新而且未曾研究过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足够让几代学者来研究。

现代结构主义思想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学是符号科学或者符号学的组成部分。任何普通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的构成标志是它的两重性（two fold character）：每个语言单位都可以两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感觉方面，另一个是认识方面。换言之，也就是“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语言符号的这两个成分必然互为条件，互相需要。

不过，学者们过去使用的是19世纪新语法学派的传统所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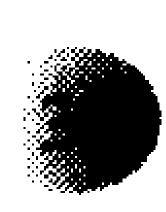
订的完全割裂事物的方法，语言现象可以感觉和可以认识的这两个方面被他们设想为是完全独立并且封闭的领域。所以也就忽略了符号的统一性（unity）。把语音研究与语音的区别功能（significant function）割裂开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语音研究失去了与作为符号学中的一门科学——语言学的密切联系，并且有使语音学仅仅变为生理学和声学的一个分支的危险。而在寻找语音的生理学背景的时候，意义这一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问题要么是被遗忘，要么是被误当成外在的“非语言学对象的领域。”

现在，我们终于开始认识到，只有根据符号的认知方面来研究其感觉方面（也就是根据所指分析能指），才能对任何的语言符号进行分析，反之亦然。任何语言符号的这种不可分割的二元性是当代语言学在两条战线上顽强斗争的出发点。语音和语义这两个领域必须结合到语言科学之中：语音必须始终根据语义进行分析，反过来语义也必须结合语音形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把一个复杂的符号分解为若干个符号，并且最终找到最小的语言单位。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任何语言的分析以及普通的符号学的分析把比较复杂的符号学单位分解为更小的但仍然是符号学的单位。所有这样的单位，甚至是最终的单位，必定是两重性的，既包含能指也包含所指。

这两个任务当中的第一个，即结合语音在语言符号内部的功能分析语音，过去 25 年在 phonology（音位学）或 phonemics（音位学）①的名义下一直是语言学主要关注的问题。语音生理学和声学为语言学者提供了大量微观素材，但却未能提供语言基本

---

① 雅柯布森在欧洲期间使用的术语是 phonology，到美国以后 phonology 和 phonemics 并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语言学史的角度看，英美语言学术语 phonology 的传统意义指的是历史语音学，相当于德、法语言学当中的 *historische Lautlehre* 和 *phonétique historique*。因此，为了避免混乱，一些英美学者创造并使用相应的术语 phonemics。——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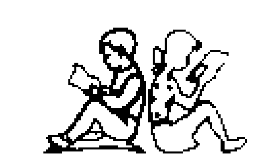


单位识别和划分的标准。语言学者只有在询问语言为了自身目的选择并且利用了语音物质的哪些特征、怎样调和这些特征之后，语音生理学和声学所提供的外在证据才具有价值。

在分析语言序列（speech sequence）的时候，语言学找到了自身具有意义的最小的语言单位词素（morpheme），然后再把词素分解为更小的单位音位（或者“符号原子”，如萨丕尔所说）。音位参与表达意义，但自身不具有意义。在更高一级的语言单位内部，音位的符号功能是表示该单位比均等单位（equivallent unit）多一个意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均等单位在相同位置上还有一个音位。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揭示，音位系统可以分解为一组不多的区别性特征（可以称之为基本粒子的系统）。语言学的这一发展完全平行于物理学概念的新近发展（比如“场”问题，由“基本粒子”构成的物质的“颗粒”结构）。这种平行的情况几年前在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举办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研讨会上就已经指出来了，当时语言学者、原子物理学者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在确定音位内在成分的时候，语言学者严格运用符号学的标准；确定更高一级单位的时候也一样，即结合所指来设想能指。

语言学者在音位变体背后发现了音位不变量。我们必须指出，不变量的识别是现代语言学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富有成果的方法论问题之一。不变量的分析不仅为语言学者描写一个个语言提供了一把完美的钥匙，而且进而把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

在音位系统的背后，我们发现了系统格局有限的类型，世界上各种语言的音位类型学进而正在变得更加明了。在变量中寻找不变量，我们正在辨别并且进而解释这些音位系统类型多样化背后所隐藏的系统格局恒定的普遍法则（或者慎而言之，和绝大多数语言有关的系统格局的趋势），也就是某些区别性特征的寓意



(implication) 规则和不兼容 (incompatibility) 规则。一方面，对儿童语言的习得 (acquisition)，另一方面，对语言的丧失瓦解 (disintegration)，这会大大帮助我们掌握音位系统（以及一般语言系统）的分层情况 (stratification)。反过来说，分层的原则对于儿童语言和语言障碍的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在奠定了音位学的基础之后，语言学开始探寻音位问题的对立面，语言学把意义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生理学家和声学家给了我们许多语音物质的宝贵素材，语言学也利用了这些素材。但是生理学家和声学家未能深入语言符号的内部结构，未能把“能指”作为符号的一个方面加以解释。只是有了以语言学方法为武装的语言学者的介入，问题才得以澄清。同样，逻辑学家、物理学家等等对语义的研究在符号与符号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结果，但我们不能期待这类研究把“所指”作为语言符号的一个成分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在这一问题上，以纯语言学方法为武装的语言学者的介入必不可少。

在语义学方面，略作修改之后（*mutatis mutandis*），我们也可以运用我们在研究音位学时所积累的经验。实际上，音位学与语义学这两套问题的平行状况很有启示。音位利用声音物质，但是把这一外在物质重新调整，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分割和分类。语音物质的这些条块 (items) 被转换成为符号学的成分。与此类似，语言从认知世界、从经验当中汲取意义和语义值 (semantic values)，但是把这一外在物质重新调整，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分割和分类。因此，经验的条块被转化成为符号学的实体。我们在音位学所详细阐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般意义的问题，即语境变体当中的不变量单位；语义系统的问题，在语法里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语义系统，但这些系统在词汇和词组学 (phraseology) 当中问题更为复杂；系统格局的程度问题（指句



法层和词法层)；儿童语言和失语症证实了的语义系统的类型学问题、语义分层背后的概率法则或趋势的问题。

与语义学苦苦争斗的语言学者如果忽略了其他学科学者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或者仅仅是指责他们的语义研究在语言学上无能为力，那将是不能原谅的一种浪费。首先，把语义学视为一无所有或无所不有（*res nullius or res omnium*），这是语言学者本身的错误，语言学并没有给予语义学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即使是与我们近似的努力、与我们可以竞争的工作假说，总比没有这些努力和这些假说更加激励人，更有启示。第二，语言根本就不是一个密封的领域，而是与其他领域密切相连，有许多临界问题(border questions）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紧密合作。最后一点，这些语义研究的文献的确带给我们许多宝贵和丰富的思想，语言学者必须加以利用。

根据语言符号内在的二重性这一理由充足的前提，有时人们得出很僵硬的结论，认为只有符号两个方面的交叉点（intersection）才是语言学的主题。语言学于是乎蜕变成语言外在形式的一张目录表，不同层次上语言形式单位的界定依据的是这些形式单位在语境当中的结构（configurations)。有这种倾向的研究人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符号的主要功能是指示（signify)，而不是在某一集团（constellation）当中出现。这些人以 function 的数学概念（函数）取代了 function 在社会意义上的概念（指职责，目的，责任)。

耶鲁或者哥本哈根培养出来的一些语言学者遵循这种人为加以限制的研究方法，禁止涉及语义。不过，这种方法本身仍是很有启示、值得称赞的实验，只要我们不把这种方法视为穷尽了语言学的所有目的和可能性。否则它就有沦为贫瘠、“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的危险，从而使语言学无法回答对它提出的所有重要问题。



禁止“诉诸意义”以两个武断的设想为基础：一方面，实体的识别可以通过语境分布机械地推导出来；另一方面，意义不一定就是符号的特征。实际上，这两个设想都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符号以及不诉诸意义来研究这个符号都是自相矛盾的说法（contradictio in adjecto）。

有些过度形式化的语言学教条，如语符学派（the Glossematic School），规定禁止诉诸音位的语音本质，上述评论也适用于他们。实际上，音位的语音本质（如同音乐合音的声音形式一样）不是物质的原材料，而是文化制品（cultural artifact）。因此，我们从语言符号的二重性推导出截然相反的口号：既要语音也要意义，并以此取代既不要语音也不要意义的口号。

一般而言，语言学不承认对其研究范围专横的限制。既然把语言视为服务于某一目的的工具，那么从语言达到的各种目的的角度，尤其是从指示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表情功能（emotive function）、呼吁功能（conative function）、诗学功能（poetic function）诸多方面所决定的语言特征的角度来阐释语言结构的差异，就变得格外吸引人。对诗歌进行语言学分析已经成为对艺术进行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语言学者、音乐学者以及美术专家的一齐努力已经证明是大有希望。文体学、修辞学、诗学在长期漂泊之后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框架里找到了它们天然的位置。

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提倡对单个语言进行内在的共时（intrinsic synchronic）描写技术开始，但这并没有把普通语言学的整个范围限制在这种描写上面。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对单个语言描写之后，下一步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对各种语言进行结构比较。这种比较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论从内在的语言学观点看，还是从一般的文化观点看，我都会毫不迟疑地把它作为语言学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翻译问题：材料

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之后，什么保留下来了，什么发生了变化？

还有，对语言结构的内在描写必须辅以对语言与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同样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最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是否只用于描写固定下来的语言系统？起初，特别是在索绪尔（1916）的思想里，好像是这样。索绪尔以为，新语法学派的方法应该用来研究语言的变化，这就在共时语言学和历时（历史）语言学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系统，历时语言学研究的是与系统不相干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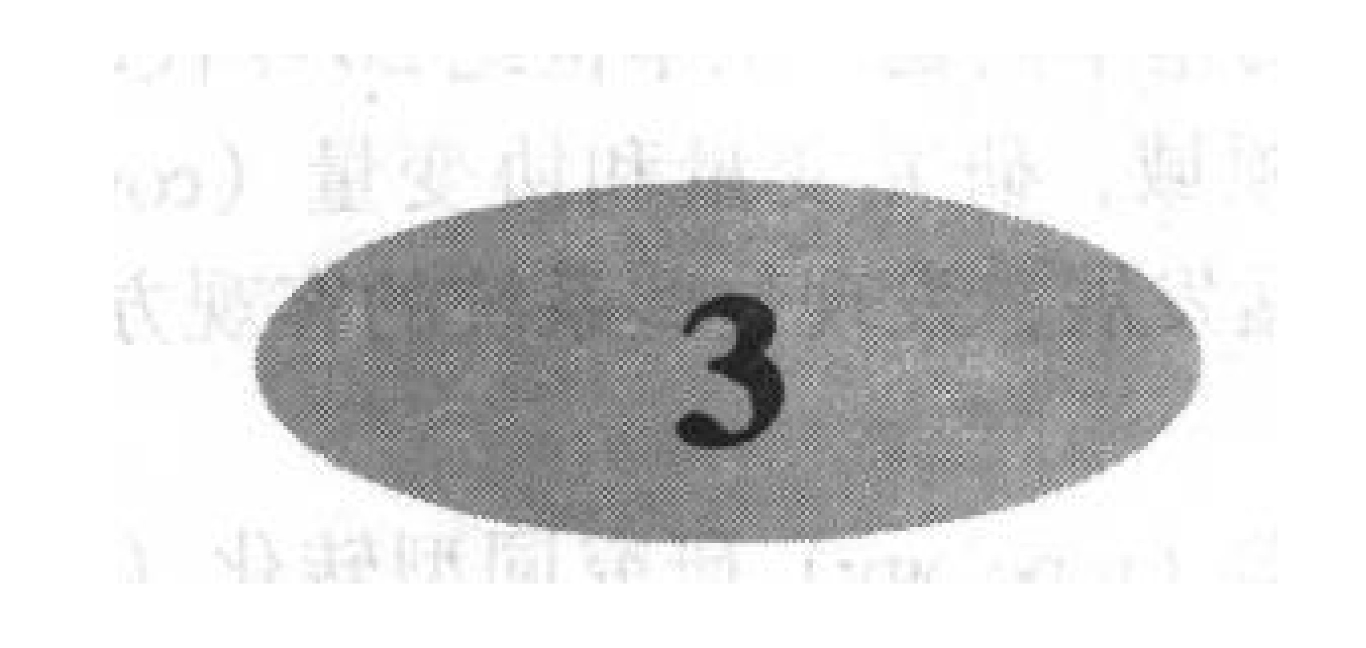
索绪尔所说的这一矛盾是以混淆两组不同的二分事物为基础的：共时被错误地等同于静态（statics），历时被错误地等同于动态（dynamics）。但是共时概念与静态概念并不完全吻合。在看电影的任何一个时刻，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形象，而是一系列的运动和变化。这就是共时的状态。只有把电影胶片切分成一个个独立的画面，我们才能得到静态的部分。正在出现的变化也是语言共时状态的一部分，这种变化的两个终端，即起点和终点，可以在同一个语言社团内轻而易举地作为两个文体变体共存，这两个文体变体一个陈旧，一个时兴。语言当中的一切都有符号价值。如果碰巧把时间投射到语言的构思之中，时间也就变成了符号。必须从语言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变化，语言系统经历这些变化。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变化要经受结构主义的分析。语言的共时系统几乎不能与语言变化分开；另一方面，历时不能简化为语言动态的一面，即变化的历史过程。一个语言或语系经数百年或上千年有哪些成分保持不变，这一静态问题同样也是需要研究和解释的重要问题。

对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日益增强的意识进一步发展了区域语言学（areal linguistics）。区域语言学起初只限于同源语言（cognate languages）的研究，但是它最终更多注意的是在亲缘关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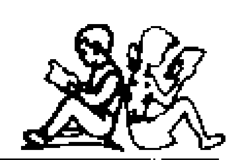
没有联系的语言特征扩散的情况。以后对音位和语法等语线（isoglosses）的研究以纯粹的区域原则为依据，摆脱了所有语言系谱学的限制，承认了令人费解的事实，即许多结构特征的扩散总是倾向于远远超出一种语言或语系的范围。这一结论对于语言学者将要详细论述的最有启示的一章，即双语现象（bilingualism）的分析，具有巨大的意义。双语现象与语言生命（linguistic life）的关联程度远比人们能够想象的要宽广和深厚得多。

总之，无论人们涉及到语言的哪个方面，整个一套的方法和概念以及语言学在其他学科当中的位置，都根本不同于 20 世纪初流行的语言学手册所表达的新语法学派的观点。这种转折的程度可以很容易地与现代物理学的革命性的发展相提并论。



语言学的系统

考察过去一百年语言学的发展，可以发现，语言学的基本问题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找出某一语言的系统。如果要想分析在寻找语言的系统方面语言学方法所经历的发展变化，你会得出一个——至少对我而言——非常惊人的结论，即找一本有关数学史的书就足够了。比如贝尔（E.Bell）的《数学发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一本我可以理解的著作。读一下若干段落，用语言学家的名字取代数学家的名字，用较为熟悉的语言学术语取代数学术语。令人大为惊讶的是，甚至这两门学科中若干思想的提出其年代也完全吻合。据贝尔和其他数学家讲，不变量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变得特别重要。就在同一时期，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音位的概念。他发现，要想科学地把握变量，就必须确定不变量。19世纪70-80年代语言学提出的不变量问题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关键特征之一。就像在数学史里所读到的那样，只是在1916年之后，在发现了相对论原则并且出版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关于相对论一般理论的著作之后，不变量的全部意义才被感觉到。语言学的情况如出一辙。恰恰也是在1916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他逝世之后出版。《教程》把语言学的基本实体定义为相对的、对立的，把相对性



问题作为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在语言学和数学领域，研究变量和协变量（covariants）多层系统的整套技术迅猛发展，发现这些系统的客观方法在音位层和语法层日渐精密。

如果说拓扑学（topology）研究同型转化（isomorphic transformations）之下不变量的特征，那么我们当年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上所做的是同一回事，尤其是在音位学方面，只不过我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我们是在做拓扑学罢了。这就像如丹（Jourdain）① 一样，他出口成章，却全然不知自己说的话就是文章。几十年来，语言学者一直在研究音位与语境变体（contextual variants）或文体变体（stylistic variants）的关系，这一问题以及音位学理论和研究当中更为关键的问题，即美国语言学所谓的"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在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当中存在明显的对应情况。音位分析成基本量（elementary quanta）之后，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区别性成分"（differential elements），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所说的"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语言学就可以发现它的最小单位以及这些单位各种各样的重合和排列组合。这些最小单位具有离散性，可以使音位材料严格地量子化。

现在，语言学可以从数学，尤其是所谓"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或者通讯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得到直接的帮助。语言学最根本的二分概念，也就是特别经索绪尔、加德纳和萨丕尔挑选出来的概念，法国叫做 *langue*（语言）和 *parole*（言语），美国叫做"语言系统"（linguistic pattern）和"言语"（speech），现在通过和通讯理论当中相应的概念"代码"

---

① 法国著名戏剧作家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的作品中的人物。——译注。

(code) 和 “语篇” (message) 对比，阐述起来可以更加清晰、更加简单，逻辑上更没有歧义，操作起来更富有成果。通讯工程师与研究一门未知语言的学者对语言、言语二分概念的态度截然不同。语言研究者通过本地人讲的话试图解码，并且试图为达到这一目的研制出一种特殊的密码分析技术。工程师的态度与语言社会成员的态度一样，语言社会的成员参与该社会的语言交际活动，解析从发送者 (sender) 所接收到的信号。接受者就是一位解码者，但是解码者并不是密码分析员，尽管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混淆。信息的一般接受者是解码者，而密码分析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解码者，而是边缘性的接受者，如果不是偷听者的话。解码者用他与发送者共有的一套语码解析信息，用麦凯 (D. M. MacKay) 的话来说，就是用一套事先想好的、预制的表现形式。语言学者要吸收一门不了解的语言，不得不从作为密码分析员开始，但是其目的还是要成为通常的解码者。所以，描写语言学的解码方法必须与侦察领域人员的密码分析方法区分开来。

现代数学提示人们，“重要的不是事物，而是事物之间的联系。” 生物学也是如此，就像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表示的那样，性质之间的离散性差别是 “真正的根本概念，而不是性质本身”。因为音位实体纯粹是相对的，所以它们在系统内的相关关系 (correlations) 就成为吸引各国兴趣各异的语言学者的核心问题。音位布局的潜在原则二分排列 (dichotomous scale) 也就成为通讯工程师工作时最方便的原则，因为二分排列是一系列 “是” 或 “否” 的情形，是一系列的二中取一的选择。同时，这也是语言信息接收者的真实态度，面对每一个单位，他不得不做出一个二中取一的选择。在《曼哈顿电话指南》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些人名：Bitter，Fitter，Pitter，Titter。你初次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比如 Pitter，你必须做出一组二项选择的决断，是 Pitter 还是 Titter，是 Pitter 还是 Bitter，是 Pitter 还是 Fitter。



在语法范畴的层面上，我们发现存在与此类似的一组二分概念。我们面临在变量中找出不变量的相同问题。仅仅依靠分布分析（distributional analysis）的方法，既不能识别音位实体，也无法鉴定语法实体。比方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在语境变量之后是否存在一个不变量的语义值（semantic value），我们就无法判定这两个形式是属于同形同音异义（homonymic），还是完全相同。的确，有些论述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的著作教导我们，这样的语义不变量是神话，除了语境意义，一切都不存在。这些说法只能适应于语言现实的一种特殊情况，即一种失语症：病人能够识别出以前听到过并且储存在他记忆当中的语境，但是他无法创造出新的语境，而我们其他人能够创造出新的语境，至少在听到新语境的时候可以理解。这就证明，这种语境的成分我们已经知道，它包含有一个不变量的语义值。

语言不变量这一问题的范围并不局限为仅仅是描述某一语言的系统。这种描述自然要把我们引向更进一步的工作，即寻找语言的普遍现象（linguistic universals）。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1953）的论文提出的问题对人类学所有领域，特别是对语言学十分重要。如果有人谈论若干种语言，他也就因此而承认了存在有语言的普遍现象，因为他识别出另外一种语言也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无意义的声音，所以它一定具有语言的某些结构特征。比如，我们可以预言，人类的任何语言都包含诸如词素或句子这样的语法单位；在音位层上，人们熟知存在有区别性特征、音位和音位组合；有元音和辅音两类音位需要区分。对研究普遍现象格外重要的是寓意法则。该法则说明，成分 B 的存在意味着成分 A 的存在，或者是相反，意味着 A 的不存在。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有收缩音（constrictives）而没有闭塞音（stops）的语言，没有发现有塞擦音（affricates）和相应闭塞音但却没有收缩音的语言，或者有收缩音但没有闭塞音的语言。不时有人反对

说，我们并不了解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因此可能会存在例外情况。动物学家也不知道在巴西的原始森林里是否有朝一日会出现诸如五条腿的猪这样的畸形动物。不过，如果动物学家说猪有四条腿，这种说法至少具有相当多的统计价值。如果我们发现巴西有一种语言表示猪有五条腿（因为在巴西人们什么都会发现），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极为罕见的例外。即便类似的情况更多，高度可能性的说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世界各国语言学者记录下来的语言数目已经足够多了。此外，存在一些近乎普遍性的法则制约语言成分排列的格局。有两条非常基本但却十分重要的法则：（1）任何语言都有以辅音开始的音节；（2）任何语言都有以元音结尾的音节。我不知道有什么语言是例外。

这样的寓意法则可以通过研究处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语言，即儿童语言得到检验。如果语言中 B 的存在意味着 A 在同一系统中存在，那么儿童一般而言不可能在习得 A 之前就习得了 B。在这方面也许会有巴西那样的例外。我知道一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是很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想用巧克力做诱饵，以改变他女儿音位习得的通常顺序。我在我的专著里讨论过音位习得的顺序问题。[①] 这位语言学家没有成功。如果这个小女孩屈服于巧克力的诱惑，那么巧克力就得视为是习得顺序改变的外来因素。失语症的情况是音位丧失的顺序与儿童音位习得的顺序颠倒过来：B 不会在 A 之后丧失。

如果能就这些音位（让我们再加上语法）状况制订出一系列的寓意法则，我们就可以得出音位（以及语法）系统的类型学，

---

① 指《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的普遍现象》（1941. *Kindersprache*, *Aphasie und allgemeine Lautgesetze*. 英译本 1968），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1 卷（1962）。一般认为，这是雅柯布森最有创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这部著作的主题是失语症的音位丧失与儿童语言音位习得的次序这两者之间的镜像关系（mirror-image relationship）。——译注。



这种类型学充满了对历史语言学而言格外有兴趣的结果。

语言的演变没有普遍的法则。发展演变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但是限制却是有一条：演变不可能导致与普遍法则相反的情况。事实上，人们常常在演变当中寻找的普遍法则制约着所有共时状态。这一原则并不局限在语言学的范围，它与梯撒(L. Tisza)量子力学的观点惊人地吻合。梯撒是美国量子力学的杰出代表。他认为，“量子力学在形态上是决定论的（morphically deterministic），而时间过程，静态间的转变由统计法则制约。”换言之，结构主义语言学和“量子力学在形态决定论当中得到其在时间决定论当中所丧失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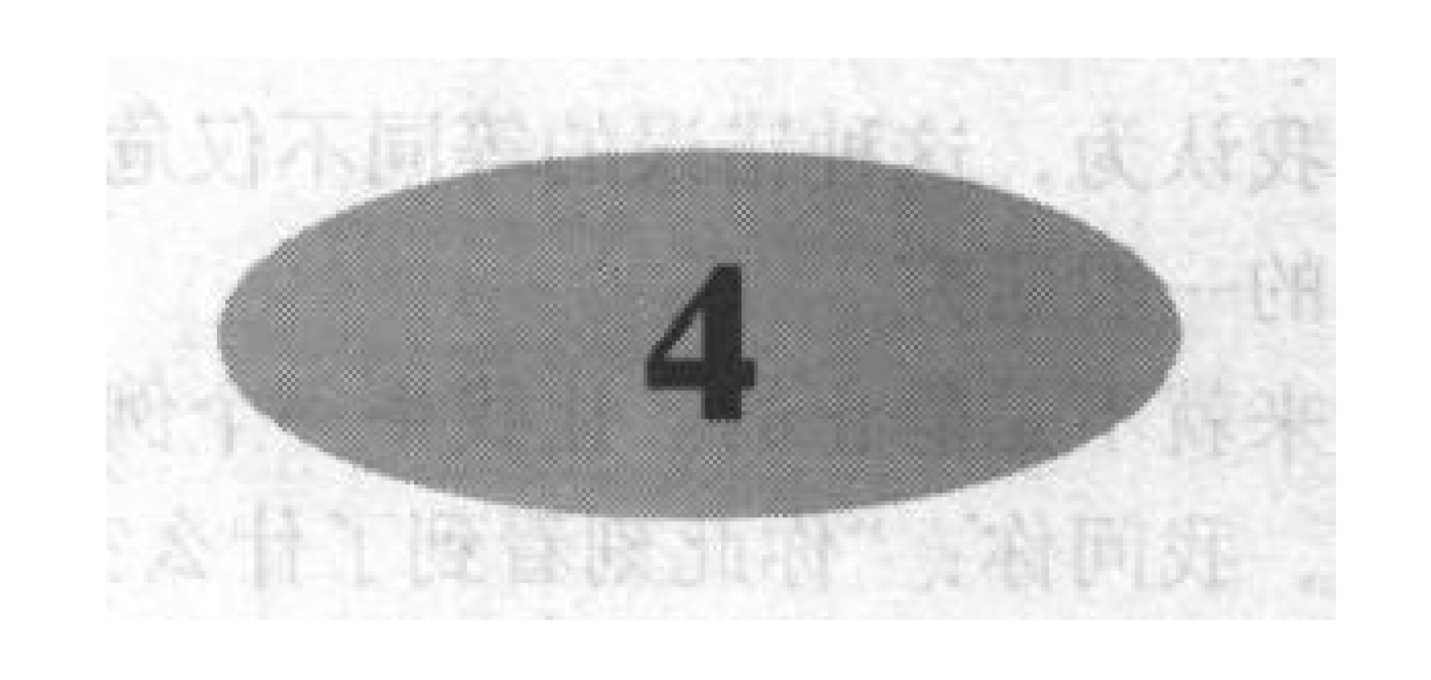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们看到，进一步研究语言系统的演变需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即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必须帮助我们克服新语法学派教条所遗留下来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即19世纪后期历史语言学的传统，尽管我们从这一传统接受了许多技术手段。这一传统的偏见只允许研究零散的语言事实的历史，对分散的现象零敲碎打，而不考虑这些成分所归属的系统，因而忽略了音位结构或者语法结构真正的演变。

在分析A演变为B的时候，我们必须不断说明整个系统在变化之前是什么样，在变化之后又是什么样。同样，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变化的意义是什么，变化在整个系统之中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全新的结果，许多以往被视为根本不相干的事情现在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综合性变化的组成部分，是该变化可以预料到的细节罢了，而这一综合性变化现在可以用简单得多的术语加以描述。

索绪尔十分强调描写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这种鸿沟只是暂时的隔阂，其主要原因在于索绪尔运用的是共时语言学的新方法，而在历史语言学方面他仍停留在新语法学派的旧辙之中。由于把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这两个两分事物

错误地等同起来，所以有人认为描写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之间的鸿沟是必要的。我认为，这种错误的等同不仅危及语言学，而且也危及到人类学的一般研究。

共时系统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让我举一个例子比较说明。如果你正在看电影，我问你："你此刻看到了什么？"你看到的不是静止的情形。你看到歹徒在干事，马在奔跑，还有许多其他动作。只有在电影院售票处前你才会看到张贴在海报栏上纯粹静止的东西。共时不局限为静态，静态也不局限为共时。我们可以采取静态方法研究历史的具体问题，比如从拉丁语甚至印欧语演变为现代意大利语的过程当中什么成分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共时语言学也还有采用动态方法的余地。语言变化不像采用夏时制（Daylight Saving Time）那样，语言社区的所有成员在5月1日不再使用A，而只使用B。有些时候，A、B两个成分同时存在，各带有不同的文体涵义，说话者会意识到A是一个古词，B是一个新词，并据此来运用它们。这就像在一群有地位的听众当中，你不会戴一条与异性朋友约会时才戴的领带一样。因此，变化的起止原本就在同一个共时状态。时间因素本身在进入语言这样一个象征系统之后就具有了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因为可以用共时的系统来分析变化，就像分析共时系统的静态成分那样，因此共时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之间人为的障碍也就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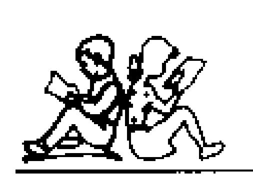


语言学的元语言问题[①]

我们必须对语言的所有功能进行研究。为勾勒出这些功能，我们需要对任何言语行为以及任何言语交际行为的构成因素进行简要的调查。说话者（ADDRESSER）把一段话（MESSAGE）传送给受话者（ADDRESSEE）。要想使交际运行起来，这段话还需要有一个所指的语境（CONTEXT）［用一个有些歧义的术语来说，就是“所指”（referent）］，该语境可以为受话者所把握，它或者是语言的，或者是可以语言化的；需要有一套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或者换言之，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完全或者至少是部分共有的代码（CODE）；最后，还需要有接触（CONTACT），接触是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一条物理通道和心理联系，它使双方能够进入并且保持交际状态。由这 6 个因素决定的 6 种功能可以图示如下：

① 作者将这篇 1956 年 12 月 27 日在美国语言学会年会上所作的主席演讲献给拉茨克丘斯（Gyula Laziczius），作者真正的朋友，语言学真理的勇敢卫士。

——原注。



语境（指称功能）
内容（诗歌功能）
说话人(表情功能)……………………………………受话人(呼吁功能)
接触（寒暄功能）
代码（元语功能）

虽然我们区分语言的这6个基本方面，我们却难以找到只满足一种功能的语篇。这种多样性不是由于某一种功能的垄断使然，而是因为这些功能等级序列不同。语篇的结构主要取决于语篇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功能。但是，即便许多语篇的主要任务是倾向于所指（referent）的一个集合（set，*Einstellung*），是倾向于语境的一种定位，简而言之，是所谓指称（REFERENTIAL）、“指示”(denotative)、“认知”（cognitive）功能，观察力敏锐的语言学者也必须考虑这类语篇当中其他功能的附属参与。

所谓表情（EMOTIVE）功能或者“表现”（expressive）功能以说话者为中心，旨在直接表达说话人对他所谈对象的态度。表情功能常常会产生一种感情，不管这种感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马蒂发起并倡导的术语“表情的”（emotive）证明比术语“感情的”(emotional）要更可取。语言当中纯粹的表情层次体现在感叹词里。感叹词与指称语言的表达方式在语音系统和句法作用方面都不相同。感叹词的语音系统包含有特殊的语音组合系列，甚至还包含有在别处显得非同寻常的语音；感叹词不是句子的组成成分，而是等同于句子。“‘Tut! Tut!’麦金提（McGinty）说”。这里，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①笔下人物所说的全部话语由两个表示吸住东西的卡嗒声构成。在一定程度上讲，在感叹词里暴露无遗的表情功能，给我们所有的话语都添加了风味，在我们话语的语音层、语法层和词汇层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从语言承

① 柯南道尔，英国小说家。以成功地塑造私人侦探福尔摩斯的文学形象而著称于世。——译注。



担信息的角度出发去分析语言，我们就不能把信息的概念局限在语言的认知和概念（ideational）方面。一个人用富有表情的面貌表达他愤怒或者讽刺的态度，他表达了一目了然的信息。/jɛs/（“是”）和元音拖长的表示强调的/jɛ:s/（“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惯常代码化的语言特点，就像捷克语当中/vi/（“你”）和/vi:/（“知道”）两者之间长短元音的差别一样。不过，在后者，音位表示的是不同的信息；而在前者，音位表示的是表情功能。只要我们感兴趣的是音位不变体，那么英语的/ɛ/和/ɛ:/看上去就不过是同一音位的变体。但是，如果我们关心的是表达感情的单位（emotive units），变体与不变体的关系就要倒转过来：音长和音短是不同音位体现出来的不变体。

倾向于听话者的定位，即呼吁功能，其最纯粹的语法表现形式是呼格（vocative）和祈使句（imperative）。呼格和祈使句在句法，词法，甚至常常在音位方面不同于其他的名词范畴和动词范畴。祈使句与陈述句截然不同：陈述句可以接受真值测试（truth test），而祈使句不能。在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戏剧《泉》（*The Fountain*）当中，那诺（Nano）“以一种严厉的命令语气”说“喝！”对这一祈使句不能提出“这是否是真的？”这样的问题来置疑。不过，在诸如“有人喝了”，“有人将喝”，“有人会喝”这样的句子后面，或者在祈使句转化成陈述句之后，比如“你得喝”，“你必须喝”，“我命令你喝”这样的句子后面，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与祈使句不同，陈述句可以转变成疑问句：“有人喝吗？”“有人将喝吗？”“有人会喝吗？”“我命令你喝吗？”

语言的传统理论模式，特别是比勒（Karl Bühler）阐释的模式只限于表情，呼吁和指称这三种功能，只限于这个模式的三个点：第一人称的说话者；第二人称的听话者；第三人称，说得贴切一些，就是谈论的人或事。从这个三功能模式里，可以很容易

地推导出语言的其他功能。魔术的或者妖术的功能主要是把一个不在场的或者无生命的“第三人称”转化为一个呼吁语篇的听话者。“但愿这个猪圈马上变干，tfu，tfu，tfu，tfu”（立陶宛的咒语）。“水啊，王后河啊，天亮了！把悲伤送到蓝色大海的彼岸，送到海底，像灰色的石头永远不能从海底浮起；但愿悲伤永远不来加重上帝仆人轻松的心，愿悲伤被搬走，沉入地下。”（俄罗斯北部咒语）“太阳，你静静地停在吉比恩（Gibeon）；月亮，你静静地停在阿亚龙（Aj-a-lon）谷。于是太阳就静静地停在那儿，月亮也静静地停在那儿…”（《圣经》旧约全书约书亚书第 10 章第 12 节。）①我们可以由此观察到构成语言交流的另外三个因素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的三个功能。

有些语篇主要是为了建立交流，延长交流，或者终止交流；为了检查交流的渠道是否通畅（“Hello，do you hear me? 喂，你听到我了吗?”）；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或者为了确信对方一直在注意听（“Are you listening? 你在听我说吗?”或者用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话来说，“Lend me your ears! 注意听我说！”——在电话的另一端是“um-hum！”的声音）。接触（CONTACT）的这组集合，或者用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术语寒暄（PHATIC）功能，可以通过大量程式化表达方式的交换表现出来，可以通过仅仅旨在延长交流的整个对话表现出来。帕克（Dorothy Parker）②找到过很有说服力的例子：“Well!”她说。“Well，我们到了，”他说。“我们到了，”她说，“难道不是吗?”“我该说早就到了，”他说，“Eeyop! 我们到了。”

---

① 吉比恩是古代以色列本杰明部落的一个镇，是现今耶路撒冷北部的阿尔吉布市（El Jib）。阿亚龙是吉比恩西部的一个镇，古时位于很重要的商贸路线上，现在叫做瓦罗市（Walo）。吉比恩和阿亚龙均为希伯来语，原词义不详。——译注。

② 帕克的例子主要是通过语气词 well 来延长交流。——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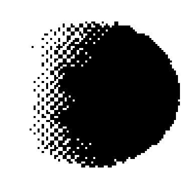


"Well!"她说。"Well!"他说，"Well。"试图开始交流并且保持交流，这也是小鸟交谈的特点。因此，语言的寒暄功能是鸟儿对话时与人类共有的惟一一种功能。寒暄功能也是幼儿最先习得的语言功能。幼儿在能够传递或者接受包含有信息的交流之前，就已经有交流的倾向了。

倾向于语篇（MESSAGE）的集合，为语篇而将语篇作为中心，这就是语言的诗歌（POETIC）功能。脱离语言的一般问题也就无法有效地研究这一功能。另一方面，研究语言需要详细考虑诗歌功能。把诗歌功能的领域局限在诗歌研究范围，或者把诗歌局限在诗歌功能的范围，任何这样的企图都是简单化的做法，是一种妄想。诗歌功能不是语言艺术（verbal art）的惟一功能，而只是语言艺术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的功能。而在其他的语言活动之中，诗歌功能只是次要的附属成分。通过使符号能进一步容易被人感觉到，诗歌功能深化了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根本性的二分状态。因此，在研究诗歌功能的时候，语言学不能局限在诗歌领域。

"你为什么总是说琼和玛杰里（Joan and Margery），而从不说玛杰里和琼（Margery and Joan）？这对双胞胎姐妹，你是不是更喜欢琼？""根本不是那样，只不过那样听起来顺耳一些。"如果没有等级问题介入，在两个并列姓名的排列中，短名字在前是语篇较好的词序形式，适合说话者，尽管说话者无法解释清楚这一点。

以前有位姑娘常常谈论"可怕的哈里"（horrible Harry）。"为什么用 horrible（可怕的）这个词？""因为我恨他。""那为什么不说 dreadful（可怕的），terrible（可怕的），frightful（可怕的），disgusting（可憎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 horrible 更适合他。"她不知道她运用的是文字游戏（paronomasia）的诗歌手段。



“炸土豆条”（French fries）当中压首韵的两个辅音丛肯定有助于把这两个词语结合成为一个惯用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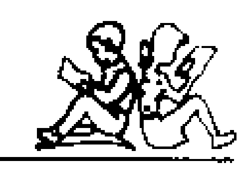
政治口号“I like Ike” /ay layk ayk/（我爱艾克）① 结构十分简洁。它包含3个单音节词，每个词都包含一个复合元音/ay/。每个复合元音之后都跟着一个辅音音位/..l..k..k/，结构匀称。这3个词的组合结构还表现出一种变化：第一个词没有辅音音位，第二个词的复合元音由两个辅音音位前后包围，第三个词的辅音音位在音节末尾。在这个三音节表达方式当中，“I like/Ike”互相押韵，而且/ayk/完全被包围在/layk/之中，形成回韵（echo rhyme），构成一种文字游戏的意象（image），好像有一种感情完全包围了 Ike 这一对象。/ay/与/ayk/互相押首韵，/ay/完全被包围在/ayk/之中，也是构成一种意象，好像热爱的主体被其所爱的对象紧紧包围。这一竞选口号的诗学功能是第二位的，但加强了印象，增加了效果。

现代逻辑主张有必要区分语言的两个层次，即谈论语言之外事物的“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和谈论语言代码本身的语言。古希腊和古印度的语言学传统就已经明确预料到这种划分，而中世纪的著作《论假定》（*de suppositionibus*）②则提出了这种划分。谈论代码本身的语言叫做“元语言”（metalanguage），这是源自波兰语的翻译借词（loan-translation），由塔斯基（Alfred

---

① 艾克，指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1953—1960任美国总统。——译注。

② 雅柯布森具体所指不明。中世纪此类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费罗的（St. Vincent Ferrer，1350—1419，生在西班牙，死在法国）《论逻辑假定》（*De suppositionibus dialecticis*）；英国人伯利（Walter Burleigh or Burley，ca. 1275—1345）的《论假定》（*De suppositionibus*）。——译注。



Tarski)① 在30年代创用。在这两个不同的语言层次上，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言（verbal stock）。所以我们可以用英语（作为元语言）来谈论英语（对象语言），用英语同义词和迂回的说法来解释英语的词和句子。边沁（Jeremy Bentham,）分别论述过“用翻译来说明和用解释来说明”。莫里哀笔下的如丹出口成章却对此浑然不知。就像如丹一样，我们使用了元语言却没有认识到我们说话当中元语言的性质。元语言远非仅仅局限在科学领域，元语言的使用情况证明它是我们语言活动的组成部分。每当说话人和/或者听话人需要检查双方是否使用相同的代码，言语就集中在代码身上，从而实施元语或者注释（glossing）功能。“I don't follow you — what do you mean?”（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听话者问。或者借用莎士比亚的说法，“What is't thou say'st ?”（你说的是什么?）如果说话人预料到听话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以便重新理解，说话者会问道：“Do you know what I mean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后，通过使用同一代码或者另一代码系统当中的一个或一组符号来取代听话者感到有疑问的符号，语篇的编码者使语篇更容易为解码者所理解，例如：

---

① 塔斯基，波兰哲学家，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莫理斯（Charles Morris，1901—）等均为语义哲学的代表。在《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一文里，塔斯基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划分问题。该文英文本‘The semantic concept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载于《哲学分析读物》（H. Feigl and W. Sellars, eds.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1949）。该文中译文见涂纪亮主编的《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88。

实际上，德国数学家、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在《逻辑的一般性》（Logical Generality，大约写于1923年）的文稿里已经作出了这种区分，并且使用了术语 *Hilfssprache*（元语言）和 *Darlegungssprache*（对象语言）。参见《遗著文集》第1卷英译本 *Posthumous Writings*（译者 Peter Long，Roger White。Oxford：Basil Blackwell. 1979），尤见第260页。——译注。



—我急切地说："但是还没有到 contaminate（污染）的地步。""To contaminate?（污染）?"—我用的这个大字眼使她很困惑。我解释道："就是 to corrupt（污浊）的意思。"她惊讶地直视着我，理解了我的意思。（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

—把她干掉了（It done her in...）……

—把她干掉了是什么意思？

—这是新说法。干掉就是杀死的意思。

—你肯定不认为你姨被人杀死了吧？

—不！（萧伯纳 [Georege Bernard Shaw]，《皮格马利翁》*Pygmalion*）

或者设想这样一场令人生气的对话：

—"那个二年级学生（sophomore）考砸了（pluck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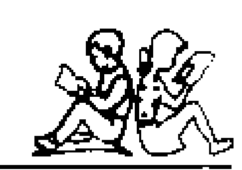
—"什么叫做考砸了（plucked）？"

—"考砸了就是考坏了（flunked），考坏了（flunked）就是考试不及格（fail in an exam）。"

—"那什么叫 sophomore？"不了解学校用语的提问者紧追着问。

—"sophomore 就是二年级的学生。"

有人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在主观上不可捉摸的事情"。对话者通常使用的上述等同命题（equational propositions）使这种观点失去了它的价值，而且这种等同命题在可相互转换方面变得格外明显："二年级的学生叫做 sophomore"；"gander 是成年的雄鸭"也可以反过来说"成年的雄鸭叫 gander"。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① 认为，任何符号都可以转化成更加详尽的其他符号，前一种命题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例子。而后一种命题则是把更明了的表达方式倒转为更紧凑的表达方式的一个例子。

皮尔斯认为，“如果两个符号可以彼此解释，”那么这两个符号就是等同的。必须一再强调的是，任何符号基本的、直接的、“有选择的”解释者（interpretant）“是没有语境和话语情景而自身明了的符号”。或者用更统一的术语来说，这个符号没有语境，这个语境可以是语言的（verbal）语境，也可以仅仅是能够语言化（verbalizable）而实际上没有语言化的语境。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语义学（linguistic semantics）的惟一可靠的基础。皮尔斯认为，意义就是一个符号所具有的转变成其他符号的可翻译性（translatability）②，我们不能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们也不能不同意皮尔斯一再强调的说法，任何“真正的符号”（genuine symbol）都有一个内在的“一般意义”（general

① 皮尔斯，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著述有《皮尔斯文集》6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31—1935）。雅柯布森于50年代初期发现皮尔斯的著作。他认为皮尔斯是美国思想家当中最有创造性和最多才多艺的一位，是他最有力的思想源泉。抵达美国以后，雅柯布森著作当中引用和提及最多的美国思想家是皮尔斯，皮尔斯对雅柯布森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深刻和持久的影响。雅柯布森著有“语言科学的开路人皮尔斯”（1977）一文，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7卷（1985）。—译者注。

② 皮尔斯认为，符号活动是动态过程的结果。符号在动态过程中的实质是它可以通过其他符号来加以解释（interpretation），也就是翻译（translation）。根据皮尔斯的这一思想，雅柯布森把所指（*signatum*）定义为是“可以解释的”（interpretable）或者是“可以翻译的”（translatable），并且认为这一广义上的翻译是语言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是语言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参见雅柯布森“论翻译的语言学方面”（1959；《选集第2卷》）；《雅柯布森论语言》导论（1990：19）。——译者注。

meaning)①。我们还不能不同意皮尔斯的说法，一个符号“不能表示任何具体的事物，它表示一类的事物。不仅如此，它本身就是一个类（kind），而不是单一的事物”（《文集》第2卷，301页）。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s）把这种一般意义具体化，甚至加以修饰。皮尔斯的理论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把语境意义作为第二位的、“环境的”解释者来加以研究。

显然，专有名词的“选择性的解释者”（selective interpretant）也必然比任何一个“环境的解释者”（environmental interpretant）”性质更加一般，尽管有些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语境可以表明我们谈论的究竟是童年时期的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还是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的英雄；是滑铁卢战役的败将，还是死榻上的囚徒，或者是身后传记当中的英雄。而拿破仑这一名字在其一般意义上包含了他一生命运所有的这些阶段。就像新陈代谢的虫子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被叫做毛虫—蛹—蝴蝶一样，一个人也可以在相继的时期获得不同的名字，用蒯因（W. V. Quine）的话来说，就是获得“短暂的对象”（momentary objects）。婚后的名字取代闺中的名字，教名取代世俗的名字。当然，这些命名的阶段每一个都可以再进一步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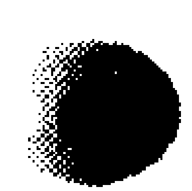
布龙菲尔德在尝试把意义融入语言科学范围的时候，预感到了意义分析方面的困难。而词或句法结构的元语言运作可以使我们克服这些困难。比如，符号逻辑对连词的处理已经否定了在描述像“但是（but），如果（if），因为（because）”这些词的意义时所面临的所谓的困难。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① 一般意义指不变意义（invariant meaning），是雅柯布森研究的一个重点。在词法的一般意义的研究方面，雅柯布森最著名的论文有“俄语动词结构”（1932），“格的一般理论：俄语格的一般意义”（1936），“关于斯拉夫语变格的意见（俄语格形式的结构）”（1958）。参见《雅柯布森选集》第2卷（1971）。——译者注。



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等人类学研究成果也证明亲属关系词“极难分析”的说法没有根据。但是就整体而论，布龙菲尔德的下述观点是合理的，在语义分析的时候必须贯彻始终：“意义之中的一种是一般的（**normal**）（或者核心的［**central**］)，其他意义是边缘的（**marginal**）（转变的［**metaphoric**］或转移的［**transferred**］)。”“我们是在核心意义上理解一个形式（即对该形式做出反应)，除非实际情形当中的某一特点迫使我们去采用转义（transferred meaning)。在这个意义上讲，核心意义应该优先。”用“雄鹅”（gander）或者“鹅”（goose）指一个类似的笨人，这就是“雄鹅”或者“鹅”的语境变换用法（contextual metaphoric use)。同样的词在“看”(look，glance）这一语境意义上是换喻转换（metonymic transfer)，在隐喻指人的时候，从鹅转到鹅伸出的脖子和突出的眼睛上。鹅（goose）是鸟类的一个属，并不指明性别。但是goose在与gander相对立的时候，意义缩小，只限于指雌鹅。与此相反的是布龙菲尔德所说的变宽了的意义（widened meanings)，它可以通过用晨星（morning-star）来指金星（Venus）而不涉及出现的时间来说明。比如晚上散步，有人一时口误，让同伴注意夜空中出现的明亮的晨星，同伴会感到很茫然。晨星和晚星这两个词字面的、没有转移的意义在这个例子里很清楚。与Venus（金星）这一不加区分的标签不同，弗雷格（Gottlob Frege）讨论过的晨星和晚星（evening star）这两个词可以适合于界定和命名（name）一个行星相对于另一个行星所具有的两个不同的时空阶段。

大致同义词（near-synonyms）的语义变化（semantic variance）以关系上的背离（relational divergence）为基础。因此，形容词“半满”（half-full）和“半空”（half-empty）在量上指的是瓶子的同一状态，但是前者是传说中的乐观者所用的，而后者是悲观者所用的，它们揭示的是两个相反的参照框架，也就是装



满液体的瓶子和全空的瓶子。两个稍有不同的参照框架把前瞻性的6点差20分（anticipatory twenty minutes to six）与回溯性的5点40分（retrospective five forty）这两种表达方式区分开来。

任何语言的实际库存都包含有元语言的替换（metalingual commutations）①，不断使用元语言的替换为描写和分析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提供了基础。这种描写和分析甚至与那些信奉“决定的标准永远须用分布术语（distributional terms）来说明”的研究者的宣言也相符合。让我们举一些可以互相转换的成对的命题为例。“两性人（hermaphrodites）是结合了男女性器官的人”——“结合了男女性器官的人是两性人。”“半人半马的怪物（centaurs）是结合了人头、人手臂、人身躯和马身、马腿的动物”—“结合了人头、人手臂、人身躯和马身、马腿的动物是半人半马的怪物。”在这两组命题里，我们遇到了元语言的说法，这些说法传达的是有关英语词汇 hermaphrodite 和 centaur 的信息，但是它们并没有就这些命名事物的本体状况（ontological status）作出说明。我们可以觉察到名词 ambrosia（神仙的食物）和 nectar（神仙饮的酒），或者 centaur（半人半马的怪物）和 sphinx（狮身人面像）之间的意义区别。我们也可以把半人半马的怪物和狮身人面像这两个词改变成为图画或者雕塑的形式，尽管这类事物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并不存在。我们讨论的这几个词不仅可以用在字面意义上，而且还可以用在比喻的意义（figurative meaning）上：ambrosia 可以作为给予我们神圣快乐的食品；sphinx 可以指一个令人猜不透的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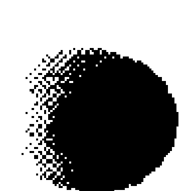
① 雅柯布森这里所说的“替换”指的是同义解释的元语言表现情况。“commutation”（替换，接换，转换）原本指布拉格学派音位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即“接换测验”（commutation test）。哥本哈根学派把这种方法运用到音位学以外的领域，使之成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工具。——译注。



有关这一类虚构事物是否存在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冗长的哲学争论。不过，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只要没有表示地点的修饰语（locative modifier）出现，存在动词（verb of existence）就始终是省略的："独角兽在地球上的动物里不存在"；"独角兽在希腊—罗马和中国的神话里存在"，"在花毯图样的传统里存在"，"在诗歌里存在"，"在我们的梦里存在"等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概念对语言学的关联性。论域概念由摩尔根（A. de Morgan）提出，皮尔斯运用过："有的时候，论域可能是物质宇宙；有的时候，论域可能是某一戏剧或者小说的想象"世界"。还有的时候，论域可能是一系列的可能性。"对话双方在交流中无论是直接提到还是暗指，论域这一概念对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语义学始终是一个相关的概念。

当论域需要专业术语的时候，人们感到"狗"可以作为各种抓具、载具的名称，而"马"可以指各种支撑的工具。在俄语里，"小马"（kon'ki）成了冰鞋的名称。普希金的诗歌《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第 4 章，XLII-XLIII）有两个相邻的诗节描述初冬的乡村。诗中农家小孩的喜悦与地主索然无味的时光形成对比：农家小孩在用冰鞋（kon'ki 小马）切刚刚冻结的冰，而地主的鞍马（kon'）在冰面上趺趺撞撞，无可奈何。诗人鲜明的 kon'ki（冰鞋）和 kon'（马）的对比排列法（parallelism）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丧失殆尽，没有了冰鞋所引起的马的形象。从动物转化为无生命的运动工具，并且在变格系统当中发生变化，这些都是在元语言的控制之下产生的。

元语言是任何语言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用同一语言当中在某一方面相似的其他符号来解释一个语言符号，这就是一种元语言的运作，这种运作在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十年的研究，特别是俄罗斯学者格沃茨德夫（Aleksandr Nikolaevich Gvozdev）和楚科夫斯基（Kornei Ivanovich Chukovsky）的



研究表明，谈论语言在学龄前儿童的语言行为当中占据多么巨大的位置。学龄前儿童往往把他们新学到的语言与早先学到的语言进行比较，把他们自己的说话方式与周围老年人和青年人各种各样的说话方式进行比较。学者们栩栩如生地讨论了这些孩子们的词和句子的构成和选择，他们的语音、语音形式和意义，同义和同音异义（homonymy）等等问题。对母语创造性的吸收以及最终的掌握而言，不断诉诸元语言是必不可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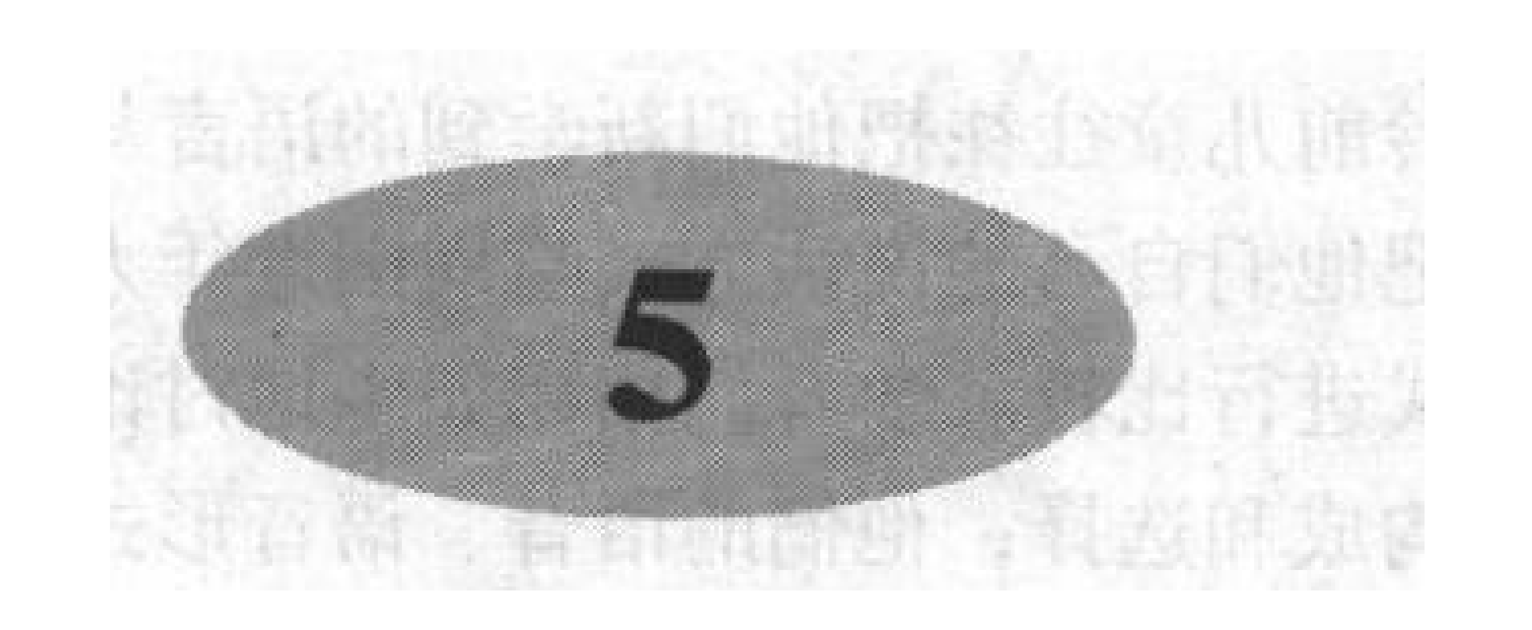
失语症患者缺乏元语言，出现相似关系紊乱（similarity disorder）①的症状，这种症状被称作“感觉损伤”（sensory impairment）。尽管有人指导，失语症患者却不能用一个相等的词或者表达方式对检验者提出的刺激词（stimulus word）做出反应。他们缺乏建立等同命题的能力。这些病人丧失了语内（intralingual）或者语际（interlingual）翻译的能力。

第一语言的构造隐含了用元语言进行运作的能力，没有这一能力的发展就不可能熟悉其他语言。元语言的崩溃是语言紊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语言科学面临的迫切任务，即对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进行系统的分析，必须从把元语言作为语言学最深层次的问题着手。

我们现在更清楚地认识到，任何语篇成分的选择和组合都要求助于某种代码，而代码这一永恒框架的基础是一组潜在元语言的运作。

---

① 雅柯布森认为，语言结构的基础是相似关系（similarity relation）和邻近关系（contiguity relation）这两种关系。在一个选择集合当中的成分通过相似性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组合当中的成分通过邻近性联系在一起。雅柯布森把这一二分法用到失语症的研究上，把所有失语症类型分为相似关系紊乱和邻近关系紊乱这两大类。参见雅柯布森“语言的两个方面与失语症的两个类型”（1956），“失语症的语言学分类”（1964），“失语症的语言学类型”（1966），“从语言学角度看失语症”（1975）；《雅柯布森论语言》1990：115。——译注。



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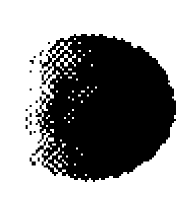
报　告

我在论述语音研究一般规律的专著（1941）的第一页引用了索墨菲尔特（Alf Sommerfelt）早期著作当中的一段话（1928），这段话至今意义重大："世界上的语音系统之间原则上没有差异。"或者说得更广泛一些，世界上的语言系统之间原则上没有差异。

1．说话者比较语言

人类学家提醒我们，人们交际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一个民族原始到不能说下列话的地步："那些人讲不同的语言。我说那种语言或者我不说那种语言。我听见那种语言或者我没听见那种语言。"米德（Margaret Mead，1951：91）补充说，人们认为语言是"其他人行为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可以学习。"人们能够并且事实上进行语际的代码转换（code-switching），这恰恰是因为语言具有同型性（isomorphic），也就是说语言结构背后的原则是相同的。

在语言社团里谈论别的语言，就像用任何语言谈论语言一样，逻辑学家称之为"元语言"（metalanguage）。我在 1956 年的美国语言学年会上所做的主席演讲当中试图说明，元语言就像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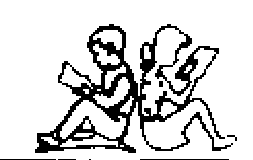
象语言（object language）一样，是我们言语行为的一部分，因而也是语言学问题。

萨丕尔具有罕见的洞察简单然而又被人忽略的事物的才能。他在论及我们作为说话者的时候说："我们可以说所有语言各不相同，但是有些语言彼此差异更大。这等于是说，有可能把语言按照词法类型分类。"我们可以补充说，有可能把语言按照语音类型和句法类型分类。对于我们这些语言学者而言，"卸掉建设性思考的负担，认为每种语言历史独特因而结构独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Sapir，1921：121）。

2. 类型学研究的延误和进展

史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曾经尝试建立语言的一种基本类型学。就像他构造的印欧语言家谱树（family tree）一样，他失败了。他的失败并没有废除类型学的问题，而是要求对类型学问题进行更充分的研究。很快，历史比较语言学初期的尝试和成就取代了对语言亲属关系的幼稚推测。在很长一个时期，类型学问题具有推测、前科学（prescientific）的性质。虽然从发生学角度进行语言分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语言的类型学分类的时机尚未成熟。上个世纪语言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语言的发生学问题，因而那个时代的类型学的特征是把词法类型想象为进化的不同阶段。马尔（Marr）的"阶段说"大概是这一潮流最后的遗物。不过，即便这种类型学的一半与发生学有关，新语法学派仍然不相信类型学，因为任何类型学研究都意味着要采用描写的技术，而任何描写的方法都被教条主义的《语言史原理》（Paul，1889）所禁止并且被视为不科学。

描写语言学的发起人之一萨丕尔主张研究语言结构的类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描写语言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多数学者只注意了去完善全面描写语言的技术。任何语言的比较都被怀疑是歪曲了语言描写专著所制订的内在标准。人们经过相当一段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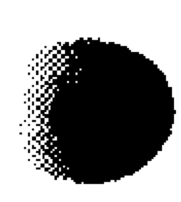
间才认识到，描写语言的系统而不考虑语言的分类，进行语言的分类而不考虑语言系统的描写，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因为其中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另一方。

如果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提到类型学就会引来怀疑论的警告，说“类型学能把一个优秀的语言学者深深引入歧途”，那么现在，对系统的类型学研究的需求已经成为了现实。我举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巴塞尔（Bazell，1949）就句法关系的语言类型学起草了一个方案，该方案一如他以往的著作，充满了富有成果的新建议。米勒沃斯基（Milewski，1953）第一个发表了关于“美洲印第安语的语音类型学”的论文，论文很出色，具有挑战性。杰出的语言发生学学者格林伯格（Greenberg，1954）卓有成效地继承了萨丕尔的首创精神，对词法进行了类型学研究。他（1957a，b）讨论了语言分类的三种基本方法：发生学方法，地域方法，类型学方法。

发生学方法借助的是语言的亲缘关系，地域方法借助的是邻近语言的近似性，而类型学方法借助的是语言的同型性。与起源上的亲缘关系和地域上的近似关系不同，同型性不一定涉及到时间或者空间因素。同型性可以把一个语言的不同状态联系在一起，或者把两个语言的两种状态（无论是否同时）联系在一起，无论这两种语言在地域上是近是远，在起源上是亲是疏。

3. 类型学的基础不是库存而是系统

类型学的睿智先驱门泽拉（Menzerath，1950：698）提出过一个修辞性的问题，语言的某一层次是否“只是一种累积的多样性，还是被某一结构束在一起。”现代语言学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毫不含糊的答复。我们谈论语言的语法系统，语音系统，语言结构的法则，语言部分之间彼此的相互关系，以及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要想理解这一系统，仅仅列举出系统的组成成分是不够的。语言的组合（syntagmatic）方面体现了直接成分和间接成分



的复杂等级体系。同样，语言实体在聚合（paradigmatic）方面的安排也具有多重层级。用类型学比较各种系统，必须考虑这种等级体系。任何任意性的介入，任何偏离即定、可以察觉的次序的做法，都会使类型学的分类流产。有序划分的原则在语法学和音位学当中植根更深，重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可以得到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确证。索绪尔是充分理解系统观对语言学重要意义的第一人，不过，他没有认识到在诸如语法的格系统这样明显的等级体系当中，存在强制性的次序。他（1916：127）说，“语法学家把它们以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归在一起，这纯粹是任意的行为。”甚至像主格或“零格”（zero case）这样明显是格系统当中的第一个格，在索绪尔看来，它在格系统当中占据的是任意一个位置。

如格林伯格（1957b：71）所说，语音类型学不能总是充当“传统语音学这一十分模糊的说法的基础。”要想得到语音系统的类型学，在逻辑上必须把这些语音系统诉诸连贯的分析。“特征之间体现的一些关系或者这些特征的类型可以作为判断的标准。”语法系统或语音系统必须诉诸逻辑的重新说明，这种说明要严格袪除多余的东西，达到最大的简洁，这样才能取得语法系统或语音系统的类型学。以任意选择的特征作为语言类型学的基础，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就像动物王国的分类一样，如果不是采用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哺乳动物、鸟类等有效的划分标准，而是采用肤色的标准划分动物，比如白人、浅色猪，那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分析聚合方面的时候，直接成分的原则不比在分析句子的时候效果差。建立在直接成分的原则基础上的类型学，在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的多样性的背后，揭示出一系列联系在一起的成分，极大地限制了貌似无边无际的多样性。

4. **普遍现象和近普遍现象**（near-universals）



类型学揭示出语言语音结构和词法结构背后的寓意法则：A的存在意味着B的存在（或者是相反，意味着B的不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世界的语言当中发现一致性或者近一致性(near-uniformities)，就像人类学者过去常说的那样。

无疑，更精确、更详尽地描写世界的语言，可以完成、改正和完善一般规则的法则。不过，推迟寻找这些规则，等待我们知识的扩展，这样做没有道理。我们必须讨论语言普遍现象的问题，尤其是语音普遍现象的问题。即便在某一遥远的、刚刚记录下来的语言里，我们发现有一语言特点，可以挑战普遍现象的规则，我们先前从大量语言的研究当中得出的概括仍然有效。以前观察到的一致性现在变成了“近一致性”，近一致性的规则仍然有很高的统计概率。在塔斯马尼亚（Tasmania）和澳大利亚南部发现鸭嘴兽之前，动物学家对哺乳动物的一般定义并没有预见到有产卵的哺乳动物。尽管如此，这些过时的定义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而言仍然有效，仍然是重要的统计法则。

就是在目前，语言科学的丰富经验也可以使我们发现一些不变量，这些不变量很难降至近不变量（near-constants）的地位。有些语言没有以元音开始的音节，或者没有以辅音结尾的音节，但是没有一种语言没有以辅音开始的音节，或者没有以元音结尾的音节。有些语言没有摩擦音（fricatives)，但是没有一种语言没有闭止音（stops)。没有一种语言有闭止音与塞擦音（affricates，比如 /t/-/c/）的对立，却没有摩擦音（比如 /s/）。没有一种语言有圆唇前元音，却没有圆唇后元音。

某些近普遍现象有例外的情况，只需把有关的一般规则制订得更柔和一些即可。1922年，我注意到，在同一个语音系统当中，自由动力重音（free dynamic stress）与长短元音独立的对立是不能兼容的。这条规则可以令人满意地解释斯拉夫语和其他印欧语言韵律的演变，对大多数语言都有效。有人声称的自由重音



和自由音量的几个例子，现已证明是错觉。俄克拉何马州的威奇塔语（Wichita）据说既有重音又有音量，但是根据加文（Paul Garvin，1950）的重新研究，威奇塔语实际上是音高语言（pitch language），具有升降音调的对立，这一点迄今为止被忽视了。不过，这一一般规则还需要更小心谨慎地加以制订。如果重音与音量共存，两者之一从属于另一个，只能允许3个不同的实体（几乎从不是4个实体）：要么是只在重读音节区分长短元音，要么是两个音量范畴当中只有一个（长或短）可以带有自由、区分重音。很明显，在这样的语言里，有标记的范畴不是与短元音对立的长元音，而是与没有变为非重读的元音对立的变为重读音的元音（reduced vowels）。我同意格拉蒙（Grammont）的观点，认为需要修正的规则比没有规则要有用得多。

5．形态决定论（morphic determinism）

既然类型学的焦点是“描写和比较的不变的参照点”（我们必须同意克拉克洪的观点，Kluckhohn，1953），所以我想通过另一学科当中明显类似的情况，尝试讨论语言学这些相对新的问题。

语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从发生学的主导观点过渡到描写的主要方法，与其他学科在当代的转变惊人地对应，特别是对应于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区别。我以为，这种平行的现象特别能激发语言类型学的讨论。杰出的量子力学专家梯撒（L. Tisza）在美国人文和科学学院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量子力学与决定论：量子力学（让我们加上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形态上是决定论的（morphically deterministic），而时间过程，静态间的转变由统计法则制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量子力学在形态决定论当中得到其在时间决定论当中所丧失的东西。“状态的特点是完整的东西（integers），而不是连续的变量，”而“根据经典法则，这些系统的特点应该是连续的参数，”“两个经验给定的实数，决不会严格



等同，所以经典物理学家反对完全相等的确定对象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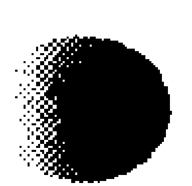
我（1944）在为博阿斯写的语言学讣告中，试图总结语言学的发展。语言的结构法则是类型学也是整个描写语言学最新阶段的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清晰的目标。格林伯格和克鲁伯（Kroeber，1954）关于“历时类型学”的统计特征及其发展方向的标志的论述给人以启发，人们赞成他们的看法。不过，静态类型学（stationary typology）必须以完整的东西（integers），而不是连续的变量来运作。

我们避免使用现行的术语“共时类型学”（synchronic typology）。如果对现代物理学而言，“半永恒的特性与无规则的时间变化两者之间特殊的相互作用看似本质的一个根本特征”，那么与此类似，在语言里，“静态”与“共时”并不吻合。任何变化起初都属于语言的共时：新旧两个变体同时在一个语言社团里出现，一个古旧一些，一个时髦一些；一个属于更清楚的文体，一个属于更省略的文体，两者是可以转换的同一代码的子代码。每个子代码本身在某一时刻，是一个静态系统，受制于严格的结构法则。而这些部分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则表现出灵活的动态的法则，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

6. 类型学与语言重建

上述思考的必然结果是回答我们的关键问题：类型学研究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能有什么贡献？格林伯格（1957b：77）认为，语言类型学可以增强“我们的预测力，因为在一个共时系统里，有些发展是很可能的，有些不大可能，有些可以排除掉”。比较语言学和类型学的期望者史莱格尔把史学者描述成预言过去的预言家。我们在重建语言方面的“预测力”可以得到类型学研究的支持。

语言的重建状态与类型学发现的一般规则发生冲突，就会使



重建出现问题。1949 年，在纽约语言学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让邦方特（G. Bonfante）和其他印欧学者注意。原始印欧语单一元音的说法在我们记录到的世界上的语言里，找不到支持的证据。据我所知，在 /t/-/d/ 这组音上增加一个浊声送气音 /dʰ/，而又没有与之对应的清声送气音 /tʰ/，没有这样的语言。/dʰ/ 比较罕见，/t/、/d/、/tʰ/ 常常在没有/dʰ/ 的情况下出现。这样一种分层也容易解释（Jakobson & Halle，1956）。因此，原始印欧语的三音位理论（/t/-/d/-/dʰ/)必须重新考虑音位的本质。从音位类型学角度看，推测有一个“送气闭止音”的音位与另两个音位（“闭止音”+/h/，“喉辅音”）共存，这十分可疑。另一方面，有些观点比喉音理论更重要或者与之相对，这些观点认为，印欧语没有 /h/，但这与类型学研究经验不符合。一般说来，有浊声——清声、送气音——非送气音的语言，就也有音位 /h/。有一点值得注意，有些印欧语丧失了古老的 /h/，却没有获得一个新的音位，所以送气音与对应的不送气的闭止音结合。斯拉夫语、波罗的语、凯尔特语、吐火罗语（Tocharian）当中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已经丧失，而希腊语、印度语（Indic）、日耳曼语、亚美尼亚语对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处理不同；所有这些语言在早期都曾把口腔音位变成/h/。我们可以期待从语法过程（grammatical processes）和语法概念的类型学研究当中得到类似的帮助。

我们或许通过采用索绪尔重建印欧语音位的方法，可以逃脱这种理论与实际不符和的窘况。索绪尔（1966：221）说，“不用确定它的语音性质，我们可以把它编入目录，在原始印欧语的音位表里给它一个号码。”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既远离了幼稚的经验主义，也远离了它的反面不可知论。幼稚的经验主义幻想用留声机记录下印欧语的语音，而不可知论则不愿意研究印欧语的音位布局，战战兢兢地把印欧语的音位系统简约成一个数码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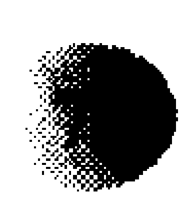


如果不对两个相继的状态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就无法解释从前一个状态到后一个状态的过渡，历史音位学就会令人不快地被削减。语言重建技术的现实主义方法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的状态的追溯的方法，并且结合类型学的证据对每一种状态进行结构主义的详细研究。

不考虑经受变化的系统，就不会理解语言系统当中发生的变化。这一论点（Jakobson，1928b）几乎30年前在语言学第一届国际会议上就讨论过，得到大家的支持，现在它已被广为承认（参见苏联科学院最近对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关系令人难忘的讨论：*Tezisy* 1957）。系统的结构法则限制了状态过渡的范围。再重复一遍，这些过渡是语言整个代码的一部分，是语言整个系统的动态成分。我们可以计算过渡的概率，但是不大可能找到解释这些时间事件的普遍法则。格林伯格采用量化方法研究历时类型学。对于检查变化的方向和趋势的连贯性，对于检查变化与不变的比例与分布，格林伯格的方法充满希望。这样，同语族或邻近语言相同或不同的发展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很重要。变化与永恒取决于盲目进化的偶然性的神话也就消失了。永恒，时间上的静态，成了历时语言学相关的问题，而动态，语言整体内部子代码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成了共时语言学的重要问题。

结　束　语

现代描写语言学在发展的早期伴随着对语言比较的恐惧，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对语言进行内在的解释。这种做法是对传统做法的一种回击，有它的道理，因为传统的做法把外在模式加在由不同成分构成的语言身上。不过，自主的原则决不可蜕变成孤立主义。一门语言的科学只不过是所有语言的科学的一个样品。所有语言的科学，其本质是比较，它反过来与一门语言的科学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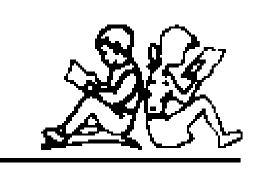


联，它要发现一般的语言法则。这两门科学互相暗示。语言类型学就是从所有语言的科学推断一门语言的科学。

像所有的语言学科一样，类型学也是在变量当中寻找不变量。语法范畴或区别性特征的数目及其组合都是有限的，语言局限为几个有限的结构（语法的或语音的）类型。语言科学的经验在增加，普遍整体模式的设想得到证实。音位学把互补分布原则运用到不同的语音环境里，类型学也应将同一原则应用到不同的语言里。语言学者知道，区别性对立决不会在同一语言里共存。区别性对立表现出共同的语音特征，必须视为同一区别性特征的不同的体现。因为没有辅音音位同时具有圆唇——不圆唇、咽化（pharyngealized）——不咽化的区别，所以这些区别可以解释为同一特征的两个变体：由于口腔（唇或咽）前孔（orifice）或后孔的加大，高频成分向下移动。在语内层次上的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区分，在语际层次上的根本对立和各种区域体现——简而言之，就是提取出不变量——这并不会掩盖变量。

语音类型学和语法类型学的进展对语言的一般理论，对历史语言学和区域语言学都很重要。语言专家的有协调的集体努力对于这种进展十分必要。梅耶的口号是，具有严格可比性的材料，特别是对语言结构同一调查表的大量回答，必须汇总，并且研究者能得到。

类型学的验证提高了重建的语音系统和词法系统的可能性，并且把重建工作从对语言系统的数码编目转变成对语言系统更现实的描述。虽然发现现代北高加索的一种语言没有元音差异是大胆的尝试，但是认为原始印欧语只有一个元音，这仍然和我们语音研究的经验相矛盾。同样，我们还没有找到 C 与 C + /h/ 对立的语言，无法证实在原始印欧语的一个阶段有过送气闭止音与“闭止音 + /h/”共存的局面。有人猜测，原始吉尔亚克语（Proto-Gilyak）既没有闭止音，也没有摩擦音，只有塞擦音，塞擦音



以后分裂成为闭止音和摩擦音。语言学所积累的经验材料已足以摈弃这种猜测（Jakobson，1957，《论吉尔亚克语》)。语言起源的假说（glottogonic hypothesis；参见 van Ginneken，1907）认为倒吸气音（clicks）具有优先的地位，这与我们的经验相矛盾：世界上多数语言没有倒吸气音，而非倒吸气音的辅音却普遍存在。根据皮纳（P. de Pienaar）的观察，倒吸气音是班图和霍屯督（Hottentot）儿童最后习得的音位。在霍屯督的童话里，以婴儿说话的方式代表动物说话，其中没有倒吸气音。

把语言比作一盘棋的传统做法，绝不可评价过高。通过双方约定，棋手可以用任何一个东西来替代一个丢失的棋子，而语言系统的任何成分都不能任意替代，替代的选择远非无关紧要。不仅下棋的规则而且还有替代的规则都制约语言的结构，因为语言成分受寓意法则和不兼容法则的约束，这些法则不可改变。



语言的符号与系统

——重评索绪尔理论

这次会议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人们经常提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好像人们想确定50年来普通语言学的基本假说发生了哪些变化，50年的岁月把我们与这位日内瓦大师的讲课分离开来。就语言理论和语言学整体而论，这半个世纪确实是重大变化的半个世纪。索绪尔闻名于世的遗产哪些方面需要进行广泛的修改，在他弟子编辑的版本中哪些教诲今天仍然有效，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富有成果的讨论传达了很明确的概念。

在索绪尔所说的《教程》的两个基本原则当中，人们今天可以把第一个基本命题，即符号的任意性看做是一条任意原则。正如邦弗尼斯特在《语言学学刊》（*Acta Linguistica*）第一卷所作的绝妙说明那样[①]，从共时的观点看语言社团使用语言符号，绝对不可以赋予语言符号任意的性质。在法语里说 *fromage* 表示“奶酪”，在英语里说 *cheese*，这根本不是任意的事情，而是不得不这样做的事情。我认为，从有关“任意性”和“无动机”（unmotivated）符号的所有讨论当中，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术语

① 指邦弗尼斯特的论文《语言符号的性质》（1939）。《语言学学刊》是哥本哈根语言学小组（语符学派）的刊物。——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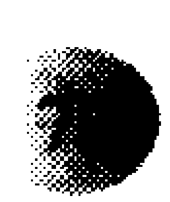


"任意"是极不恰当的选择。早在19世纪80年代，索绪尔极敬重的同时代人，波兰语言学家克鲁舍夫斯基（Mikolaj Kruszewski）就曾经更为圆满地研究过这一问题。克鲁舍夫斯基区分语言过程当中的两个基本因素，两种关系：相似性（similarity）和相邻性（contiguity）。索绪尔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武断地说成是任意的关系，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一种习惯性的、后天学到的相邻性关系。这种相邻性关系对于一个语言社团的所有成员具有强制性。但是，伴随相邻性的还有相似性的原则表现出来。如这里已经提到过的，也正如克鲁舍夫斯基所认识的那样，相似性原则在派生领域和词族（word families）领域作用重大。在这些领域，同根词之间的相似性至关重要，不可能谈论任意性。在词素音位学（morphophonological）方面，如果我们承认存在一些模式，存在一些词根音位分布和选择的结构类型，存在派生和变位的前缀、后缀类型，那么相似结构的问题也是首要的问题。最后，还有语音象征意义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深谈这个问题，尽管过去对此有种种怀疑，该问题却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而迷人的问题。[1]在意象（image）和表示（indication）方面所涉及到的语言符号基础的所有问题，或者如符号理论的先驱皮尔斯说的那样，图像（iconic）或者标志（indexical）问题[2]，都牵扯到相似性原则。

在我看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二条原则，所谓线性原则，也必须视为危险的简单化。实际上，不仅在所指层次，如巴依所表明的那样，而且在能指方面，我们遇到的都是二维单位。如果我们承认音位不是语言的最小单位，而是可以分解

① 语音象征意义的问题，详见雅柯布森的专著《语言的语音形式》（与沃合著，1979）；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8卷》（1988）。——译注。

② 皮尔斯把符号分为图像、标志、象征等三类。——译注。



为区别性特征，那么不言而喻，我们在音位学也可以谈论二维（如同我们在音乐里有合音一样），即相继性和同时性。不过，这就必然要导致放弃索绪尔有关语言结构基本法则的几个论点。因此，我认为“组合”（syntagmatic）一词常常误导，因为在指组合关系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空间上的相继性。但是，除了空间上的相继排列组合，我们还必须处理同时性特征的组合。在这方面，比较可取的方法是说组合（combination），把组合看做与另一因素即选择因素相对的因素。单位的选择或者单位组合的选择属于语言的聚合层次，这与组合形成了对照。与同时性和相继性不同，选择是一种替换。在选择的时候，等价原则或者通过相似而产生联系的原则出现。虽然我观察的是聚合轴，而不是相继性和同时性方面的问题，但我并不认为我们放弃了客观领域而投入到了主观领域。近年来的语言学研究表明，在这方面存在客观的层次或者成分的等级体系。在这方面，人们会遇到预言性（predictability）问题，遇到主要和次要功能的问题。主要和次要功能的问题库雷沃维奇（Kurylowicz）在 30 年代有过卓越的概括，语言分析最有主题性的问题之一句法转换理论近来在美国也深化了这一问题[①]。与此同时，聚合系列与组合系列（链条或者一组[chains or clusters]）的关系与区别，这一更加重要而且不能撇开的问题也出现了。

很明显，像所有现代科学一样，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不变量的

① 雅柯布森从未详细讨论过生成语法，只是偶尔发表意见。由于哈勒（Morris Halle，雅柯布森在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51—1955 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工作）都是他的朋友，雅柯布森对他们的批评婉转而且含蓄，对于他们绝对化的做法以及忽略语言的某些基础方面（功能的、语用的、社会的、交际的方面）感到不安。在某种意义上说，雅柯布森的《语言的语音形式》（1979）是对他们的著作《英语的语音系统》（1968）的答复。《英语的语音系统》是作者献给雅柯布森的。参见《雅柯布森论语言》1990：28，40。——译注。



重要思想。我们谈论的是语法层和语音层上依赖语境的组合变量。不过，只要我们没有澄清基本不变量的本质，我们就不可能澄清变量，因为所有的变量都与不变量有联系。现在，寻找不变量不仅是音位学，而且是语法学最重要的问题。符号作为联系能指和所指的纽带具有双边性。研究符号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一方面发现能指领域里的不变量，另一方面发现所指领域里的不变量？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能指与所指的根本差别在于能指必须可以感知，而所指可以翻译。在这两种情形，等价原则都适用。在能指领域，相对等价必须能被外界感知。不过，只有考虑这些语音关系在某一语言当中的功能，才能确定能指的相对等价。我们识别出这些区别性特征之后，通过分光摄像仪，可以把它们从听觉领域转入视觉领域。如同能指的研究一样，所指的研究也必须以纯语言学的、客观的方法进行。皮尔斯认为，任何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在于它能被翻译成为另一个语言符号，要么是翻译成同一语言系统或者另外一个语言系统当中的更复杂、更明了的符号，要么相反，翻译成更为省略的符号。如果我们同意皮尔斯的观点，一门纯粹语言学性质的语义学（linguistic semantics）就能够而且必须建立起来。语言符号的这种可翻译性揭示出了我们在所指当中所寻找的语义不变量。这样就有可能对语义问题进行分布研究。元语言的等同识别句，比如“公鸡是雄性的鸡”，属于英语语言社团的语篇库存；反过来可以说，“雄性的鸡是公鸡”。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正反可逆性表明，通过这种常用的元语言话语的分布研究，词义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语言学问题。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基本特点之一是语言学的割裂性质：共时与历时的割裂。过去几十年，在共时与历时方面所做的详尽工作以及研究方法的改进，造成了公然割裂共时描写与历时描写的严重危险，也由此产生了克服这种割裂做法的必要性。索绪尔把共时与历时之间的对比等同于静态与动态之间的对比，这已被

证明是一种误导。实际上，共时绝对不是静态的，变化不断出现而且就是共时的一部分。真正的共时是动态的。静态共时是一种抽象，对特定目的的语言研究或许有用。但是，详尽、真实的语言共时描写，必须始终考虑语言的动态性。任何变化的起点和最后阶段，这两个成分在一定时间内在语言社团内共存。它们是作为文体变体而共存。考虑到这一重要事实，我们就会认识到，认为语言是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系统，这一思想过于简单化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系统，一个包含多种子代码的总代码。这些多样化的语言变体并不是偶然、机械地聚集在一起，而是一个由规则制约的子代码的等级体系。虽然我们可以辨认出哪一种子代码是基本代码，但是把研究其他的子代码排除在外却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做法。如果我们认为语言是语言规则的整体，那我们就必须非常谨慎，不要研究虚构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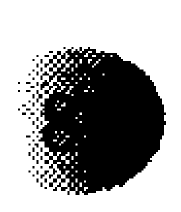
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成为现实主义者，建立语言的现实主义研究，同语言学当中任何的虚构主义进行斗争。我们必须问自己：使得语言社团内部语言变化得以进行，有效完成各种交际任务的真正的语言规则到底是什么？有些语言学者问道：语言学在方法上为什么应该有别于物理学？语言学者为什么不可以把他自己的符号系统和创造模型强加在研究对象身上，就像在自然科学上常见的那样？的确，人们在许多方面注意到自然科学与语言学的接触越来越有意义并且富有成果。不过，人们还必须记住它们的特殊区别。伦敦数理信息论学派明确承认它们的基本区别，所以通讯问题与信息的其他方面是分开来的。首先，必须区分两类符号，皮尔斯所说的标志（indices）和象征（symbols）。标志是物理学者从外部世界提取出来的，不可逆反。他把自然界给定的这些标志转化成他自己的科学符号系统。而在语言科学，情况根本不同。符号在语言里是直接存在。物理学者是从外部世界提取某些标志并且把它们转化成符号，语言学与此不



同。语言里符号的交流发生在交际的参与者之间。语言里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角色可以转化。因此，语言学的任务完全不同，我们只不过是要把语言社团当中客观给定的代码转化为元语言。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而言，符号是一种科学工具，而对语言学者来说，符号就不仅仅是科学工具，符号首先是语言学者真正的研究对象。物理学家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理解敏锐，洞察到语言学者所处的位置具有自然的现实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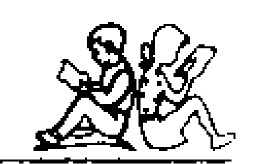
提到玻尔，我想起他关于方法论的一句名言：观察的时候，必须准确确定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对于物理学和语言学十分重要。从今天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描述是不精确的；从今天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澄清学者面对语言时的各种状况。所谓密码分析的状况是从观察者的观点而言，他不知道语言代码，可以把他比做试图破译敌人密码的军事密码分析员。他想通过认真分析语篇来破译外方代码。在研究不了解的语言时，这种方式可以产生明显的效果。不过，这只是研究的第一阶段，而且并非惟一的方法，而是诸多方法当中的一个方法，是初步的近似法。而后，观察者试图达到更高一级的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他以假参与者的身份加入某一语言社团。他不再是从语篇到代码，而是在吸收代码之后尝试运用代码，以便更好地理解语篇。

上面所说的是描写语言学的基本设想。不过，还有一点差别很少考虑到。我们不能把代码实体化（hypostatize），而必须从语言交流的角度考虑代码。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两种身份，编码者的身份与解码者的身份。换句话说，必须严格区分说话者的身份与听话者的身份。这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实际上，老生常谈的事情却往往被人忽略。观察语篇的整个方式对言语行为的这两个参与者截然不同。听话者通过他识别出来的区别性特征和音位进而识别出语法形式，理解对方的意义。在这个过程当中，概率因素



起着巨大的作用。转变的概率帮助我们觉察出一个语篇，觉察出该语篇的音位学和语法。语言单位一个接着一个，赋予了或高或低的概率，而且有许多概率事先就被排除掉了。听话者被赋予了一个阈下统计集（subliminal statistical set）；同音异义对他而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另一方面，对说话者而言，这些语言阶段的顺序是颠倒过来的。他从句子出发，经过直接成分的等级体系，最后经过词法单位过渡到体现词法单位的语音形式。这两种顺序在语言交流当中平等存在，但是对其中一人而言是主要的方向，对另一人而言则变成次要的了。对于说话者，不存在同音异义。比如，当他用英语发出/s٨n/音的时候，他明确知道他到底是指儿子（son），还是指太阳（sun）。而听话者则必须使用一种不同的概率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发出和感知这两种态势同样有权要求语言学者予以描述，把语言现实的这两个方面变成一个方面是错误的。描写发生和描写感知的这两种方法都要参与进来，而且它们权力相等。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而且不记住自己是代表说话者还是代表听话者的立场，这就像扮演如丹的角色。如丹出口成章，却不知道他出口之言就是文章。当我们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进行调解的时候，真正的危险就会来临。因为这两种立场彼此的规则是矛盾的。比如，如果一个语言学者选择编码作为语言描写和分析的出发点，由此忘掉了运用统计学和概率论，而是用直接成分的语法分析方法向前迈进，而且观察到词法先于音位学，那么他就不能排除语义，如果他遵循的是一条逻辑之路。只有当我们从解码者的立场开始工作，才能排除语义。因为对解码者来说，意义作为分析之后的结论才能最后出现，而对说话者来说，意义是首要的。说话者是从词义出发，进而到选择语音，而听话者的步骤恰恰相反。这一点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在思考语言理论的时候就已经强调过了。

当我们采取了明确的划分，并且适当注意了编码者与解码者



不同的观察模式之后，语言学的描写和语言理论的许多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清楚。不过，观察方式也不就是这两种就穷尽了。还应该考虑“重新编码”（recoding）的重要过程。“重新编码”就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解释一种语言，或者用一种文体来解释另外一种文体。一种代码或者子代码被译成另外一种代码或者子代码。这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一个问题，因为翻译是语言学最基本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活动之一。因此，翻译的方法论以及对翻译的连贯分析在当代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日程表上占有一席之地。

7

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

1928年，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有联系的几位语言学者，带着他们对会议组委会设计的基本问题的答复草案来到海牙，参加语言学国际会议①。他们都以为，自己偏离传统教条的思想会受到孤立，甚至可能会受到强烈的反对。与此同时，在第一届语言学大会的正式讨论，尤其是私下讨论当中，都证明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学者中，不乏近似观点和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孤独开拓、承担风险的学者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是同一事业的战士。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由研究理论问题的研究人员所组成的一个年轻和非正式的组织，成了这一新潮流的一个核心。他们为第一届斯拉夫学者国际会议（1929年在布拉格举行）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提纲，就语言学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并且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的最初两卷辅佐这个纲要②。《布拉

① 对会议组委会设计的基本问题的答复草案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1卷。——译注。

② 提纲指布拉格学派的纲领性文件《提交第一届斯拉夫语文学会议的论纲》。《论纲》收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1卷。《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在10年间共出版了8卷。第1卷，《献给第一届斯拉夫语文学会议的语言学论文集》(1929)。第2卷，雅柯布森《论俄语音位的发展及其与斯拉夫语言的比较》(1929)。这是音位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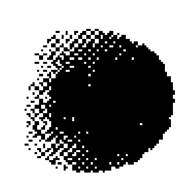


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是一个系列，一直出版到1939年，在国际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0年，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布拉格召开了音位学国际会议，会上生动而深入地讨论了语言研究的新方法，尤其是语音系统的基本原则。[①]

自那些年之后，"布拉格学派"的称呼在语言学界已经流行开去。毫无疑问，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国际社会为使语言学方法完全科学化所做出的努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捷克的文化传统以及捷克在二、三十年代的发展都有利于这样一种首创精神。然而，当我们考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一时期的时候，我们发现，常常被视为是布拉格学派对现代语言学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在很大程度上看上去都是当时欧洲不同国家的学术生活当中的几种潮流所共同具有的。在二、三十年代，布拉格氛围的特点是对东西方各种文化冲击的兼容并蓄。1926年，眼光远大的捷克学者马泰修斯（Vilém Mathesius）创建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该小组以早于它的俄国年轻探索者的先锋派组织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当时刚刚成立的美国语言学学会为榜样。不同国家学者之间的合作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活动的关键。因此，比如在小组巩固的1928年，在小组内部宣读的13篇论文当中，有5篇是捷克学者的，1篇是法国学者的，7篇是俄罗斯学者的。其中俄罗斯学者有3篇是来自苏联的访问学者，他们是托马舍夫斯基（Boris Viktorovich Tomashevskii），泰涅诺夫（Jurij Nikolaevich Tynjanov），维诺库尔（Grigoriy O. Vinokur）。

把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捷克、德国、俄罗斯合作者的语言学信条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语言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比如，把马

① 此次会议的文件收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4卷（1931），即《布拉格国际音位学会议论文集》。本卷包括会上宣读的论文21篇、讨论纪要以及音位学术语方案。——译注。



泰修斯，施洛蒂（Friedlich Slotty）或者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Sergeevich Trubetzkoy）与荷兰的格鲁特（Albert Willem de Groot），波斯、法国的邦弗尼斯特，泰尼埃尔（Lucien Tesnière），挪威的索墨菲尔特（Alf Alexsson Sommerfelt），丹麦的布伦达尔（Rasmus Viggo Brondal），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波兰的库雷沃维奇（Jerzy Kurylowicz），罗马尼亚的罗塞梯（Alexandru Rosetti），匈牙利的龚伯克茨（Zoltan Gombocz），拉茨克丘斯（Gyula Laziczius），俄罗斯的波利瓦诺夫（Evgenii Dmitrievich Polivanov），布布里赫（Dmitrii Vladimirovich Bubrix），或者另一半球的萨丕尔、沃尔夫（Benjamin L. Whorf）的观点进行比较，可以容易地找出这些杰出的创新者贡献的个体特征，但是很难找到把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作为一个整体与上述其他学者区分开来的统一模式。与此同时，有一种典型的趋势把所有这些探索者的工作连为一体，把他们与旧有的传统和不同的教条严格区分开来，这些传统和教条在30年代同样也有坦率的表示。

本文的题目把这一共同的趋势定性为：为建立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的出发点是一种普遍承认的语言观，即语言是交际的一种工具。诸如语言是一种工具（tool）、仪器（instrument）、载体（vehicle）之类的说法，在任何教科书当中都可以找到。奇怪的是，上个世纪的语言学传统却未能从这一真理推导出显然是其义自明的结论。因此，从语言所完成的任务这一观点去分析语言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一基本要求看上去成了一种勇敢的创新。对语言手段——目的关系的长期忽略，这种忽略至今还保留在一些学术的偏见之中，其历史原因在于一向害怕研究与目的导向相联系的问题。所以，对语言发生的研究远远多于对语言取向的研究，对语言先决条件（prerequisites）的研究取代了对语言目的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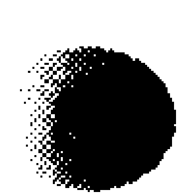


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系统理论的最初一批成果包括结合声学效果研究语音发生，分析语言的时候始终兼顾语音在语言中所完成的各种任务。当然，否认早期的语言学者对这些问题有过初步的思考，那是错误的。如同所表明的那样，对语音分析采取目的导向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克鲁舍夫斯基，温特勒和斯威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位切实提出过进行这种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因为他们还仍然受控于他们那个世纪所接受的语言发生的教育。

正是由于考虑语言的语音成分所完成的任务，才使得研究者逐步用一种分析关系的方法取代主要是物质性的和度量的描述方法，把语言流动的连贯体分解为离散成分。与此相同的密切注意研究关系的态度也适用到词法和句法的研究之中，从本质上改变、简化了我们对语法体系的设想，揭示出了它的内在逻辑。如我们所知，因为相对性与不变量原则密不可分，所以寻找音位学和语法学当中的不变量成为语言分析的根本方法。对语音成分所完成的任务的日益关注，揭示出在语法成分、语法范畴的区分和用以表达它们的语音模式的分层（stratification）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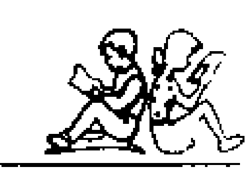
索绪尔从斯多葛学派和经院哲学的传统那里继承了语言符号二元性的思想。从手段——目的的角度连贯地重新审视符号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的时候，对任何语言符号的二元性的强调就必然要导致新的结果。索绪尔的两条“基本原理”——符号的任意性和能指的线性——都已经被证明是幻想。

在研究语言的两种基本活动（选择和组合）的时候，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研究语言的聚合方面和组合方面的时候，手段——目的的模式特别有助于说明语言的聚合方面。选择语言的单位或者选择这些单位的组合，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它与没有选择、纯粹是冗余的组合形成对照。在音位学和语法学层次上，已



经有学者成功地研究过认真区分自由变体（autonomous variants）和组合变体（combinatory variants）的问题。最复杂的网络系统之一是聚合系统惊人的层级结构，已经有学者，特别是库雷沃维奇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意义始终如一的关注（这是整个这场运动趋势的真正产物），对语法意义的系统分析（严格区分一般意义和语境意义），这些都要求对词汇意义进行类似的研究。在第一届斯拉夫学者国际会议上，特鲁别茨柯伊全面主张必须把词汇作为"一个相互协调并且相互对立的词的复杂系统。"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1卷刊登的《提交第一届斯拉夫语文学会议的论纲》当中，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坚持语言的目的性，勾勒出对具有广泛功能的语言进行研究的蓝图，并且注意到这些功能不同的格局。在这个研究语言学的诸任务的文件当中，诗学功能（poetic function）研究得最有成果。对语言多样化的把握使布拉格语言学小组避免了一种过于简单、生硬、单一的语言观；语言被认为是一个系统的系统（a system of systems），尤其是马泰修斯关于同一语言内部不同音位格局共存现象的论文开辟了新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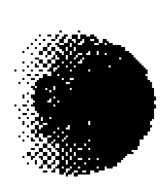
对不同"功能方言"（functional dialects）的关注，换句话说，对语言不同文体的关注，彻底改变了对语言变化的看法。一个变化正在进行的两个阶段被重新解释为语言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变体；变化被视为语言共时性的一个事实，而且作为共时性的事实，变化要求考虑语言的整个系统，进行手段——目的的检验。历史语言学因此而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变革。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印欧研究，像邦弗尼斯特1935年所说的那样，"对形式所进行的大量而可嘉的努力，并没有导致任何对其进行认真解释的尝试"，那么在此之后，他指出，有必要不再把重建的语言视为一成不变符号的库存，而是"视为处于流动状态的语言"（*comme une langue en devenir*），而且要正视所涉及到的成分的功能。



当对语言后天获得的同一性（语言联盟［linguistic alliances］，特鲁别茨柯伊创造的术语是 *Sprachbünde*）的强烈关注取代了对语言先天的共同性（语言家族［language families］）的传统研究的时候，比较在语言学当中的作用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变得多样化了。因此，时间和空间在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当中找到了自己内在的位置。最后，比较的第三种形式，同时也是意义最深远的形式，类型学比较，它把语言的普遍现象引入到语言的模式当中。20 年代，类型学比较被描绘成国际语言学趋势的最终目标。1929 年，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把国际语言学的这一趋势命名为“功能和结构的分析”。

如果说我们的概述回避了“功能和结构的分析”这种说法，那只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结构”和“功能”已经成为语言学当中最含糊、最死板的词。尤其是常常有人不加区分地使用 function 这一同形同音异义词，从手段——目的的角度看，它的意思是“作用，任务”，而从数学角度看，它的意思是“函数”，指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对应。正如拉兰德（André Lalande）在《哲学词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1926）当中所告诫的那样，“这里有一个混淆的源头，它使得我们时代的某些篇章几乎不能理解。”他告诫得有理。

就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语言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经历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已经让位给目前范围广泛、精密的语言科学大规模的基础工作。这是一项联合的、负责任的工作，在这项工作里，国家乃至大洲作坊之间以往的区别逐步失去了相干性。同样，不同学派之间许多刚发生过的宗派讨论，突然给人一种属于遥远过去的感觉。在当代语言学里（无论是理论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那些语言模式当中，手段——目的模式提出的问题达到了新的层次，而且和语言学有关联。



8

语言的部分与整体

爱德蒙·胡塞尔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①至今仍然是语言现象学论著当中最能赋予人灵感的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的第二卷，有两篇文章涉及“整体与部分”，介绍了这位哲学家对“纯语法理念”（the Idea of Pure Grammar）的深刻思考。尽管语言的整体与部分在许多方面互相依存，但是语言学者却容易忽略它们的相互联系。

爱德华·萨丕尔的文章《论整体》（Totality)②是他计划写作的通论著作《语言的基础》（*Foundations of Language*，1930）的第一篇。不幸的是，这几乎是惟一一篇写完的文章。文章的开始提到了妨碍对整体与部分关系进行分析的几种心理因素：“(1) 歇息的感觉，或者在对一组对象、一系列对象、一群对象有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统计之后不能再前进了的感觉；(2) 感到不能或者不愿把一个对象分解成更小的对象。”

语言学者常常不能从一个部分的整体跨进到更高一级的整体，或者进入到更低一级的部分。这种状况造成语言学领域内形

① 哈雷（Halle），1902。——原注。

② 美国语言学学会，语言专著第6期，1930。——原注。



形色色割裂主义的潮流。比如，在研究语言符号外在的、可以察觉到的部分，即能指的时候，有意不考虑符号的整体，而符号的整体把能指和所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能指与整个符号的可以理解的、可以翻译的语义部分联系在一起。

另一个常见的局限是把句子作为最高的语言单位。更高一级的整体，即可以包括几个句子的话语（utterances）以及通常是话语交流的语篇（discourse），停留在语言分析的范围之外。

另一方面，句子也常常被视为最短的、实际的语言单位，而低一级的实体，比如字，或者至少是字的最小的意义构成成分词素（尤其是字的音位构成成分）被视为不过是科学思想的产物，是学者强加在语言现实身上的。所有这些实体，从语篇到最小的构成成分（区别性特征），就语言代码而言，地位完全不同，相对独立的程度也不同。把这些单位当中的一些单位排除在对语言进行现实和全面的分析之外，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语言实际上是一个由整体与部分构成的多层次的等级体系。不过，有一种现实与这些有局限性的学术研究相符合，这种现实反映的是语言严重障碍的多种类型。这些类型是一些病理情况，在此状态下的语言局限为单句话语（one-sentence utterances）或者重复现成的句子，而把词组合成全新句子的能力则完全丧失了；或者这种能力虽然有可能得以保存，但是将词派生和曲折变化的能力受到了压抑，因为病人不再能驾御词的词法构成成分。还有最后一种情况，病人可能保存了一些词汇，但是识别和使用新词的能力出现了障碍，因为对这些病人而言，音位成为不再是自由的区别性的工具，而正常的听话者和说话者可以凭借音位成分辨别出以前从未使用过和从未听过的词。

在令人鼓舞的《整体，总和和有机统一体》（*Wholes*, *Sums*,

and Organic Unities）一文当中，纳格尔（Ernest Nagel）[①]试图区分和界定几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系类型的每一种在语言结构当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忽视这些关系就会歪曲和消减语言系统。

正如纳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整体'一词可以指一个过程，而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又是另一个过程。"话语分析的最新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研究整个言语事件（speech event）不同的阶段以及研究这些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重要，从说话者到听话者的整个言语行为过程涉及到下列阶段：用意（intention），神经支配，逐步发声，传递，听觉，知觉过程，理解。许多孤立主义的研究局限在整个过程的一个阶段，不考虑其后的阶段，或者混淆相继的阶段。这些做法阻碍了分析，并且使分析失去了有效的分类标准。每一阶段在整个言语过程当中的相对位置都需要充分的说明。

还有一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整体一词"指某一时间段（temporal period），它的局部成分是这个时间段内部的时间间隔（temporal intervals）。"就像纳格尔所强调的那样，整体或者部分无须在时间上延续下去。以说话为例，一个句子是一个时间段，句子的组成部分是句子整体的时间间隔。就像通常的语言分析那样，解析（parsing）句子必须遵循"直接成分"（immediate constituents）的原则，胡塞尔界定过这一原则，而美国语言学则详尽阐述过这一原则。

诸如蒙古语当中句首的主语和句尾的动词谓语这样一些成分，它们分明是非延续性的整体组成部分的例子。另一方面，每个语篇都可以而且必须作为语境当中的一个时间间隔加以处理，这个语境可以是语言化的（verbalized）或者是非语言化的，在时

① 纳格尔的文章收入《部分与整体》（1963. *Parts and Wholes*.）。——原注。



间上可以是延续的或者是非延续的。这样，我们就面临语篇和语境相互关系这一几乎未曾探究过的问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省略（ellipsis）的结构法则还没有进行过彻底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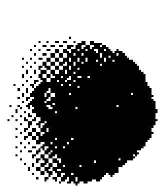
查尔斯·皮尔斯①对“空白”（blanks）的仔细研究，弗雷格②和胡塞尔的符号学研究，他们都富有挑战性地提出过不完整语篇与一目了然的语篇进行比较的问题，这也就是迷人的不完整命题（fragmentary propositions）的问题。虽然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是这一问题在语言学者当中却没有引起反响。不考虑语篇之上的语境就人为地处理语篇，这再一次表明这种做法是把一个部分不恰当地转换成一个貌似自足的整体。

与此相近的一个问题是语篇对当时情景（environmental situation）的依赖问题。言语活动“在空间上包含”于一个整体之中，“具有空间的广延性”（纳格尔）。因此，对任何语言研究的客观方法而言，语篇的时空框架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不能把语言解释成为一个孤立的、密封的整体，而必须把语言既视为一个整体，又视为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把“整体”理解为“成分的任何类（class）、集（set）或者集合体（aggregate）”，那么“部分”可以指“初始集（the initial set）的任何一个子类（subclass），或者集的任何一个成分”（纳格尔）。语言代码的结构或许是以层级为基础的整体——部分关系最鲜明、最复杂的例子。从句子模式（sentence model）的整体我们一方面过渡到句子的各种句型，另一方面过渡到句子的语法成分，到达词的层次之后，词类或者词的词法成

① 《最简单的数学》（*The Simplest Mathematics*）=《皮尔斯文集》第 4 卷（1933.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V），麻省，坎布里奇市。——原注。

② 弗雷格，《哲学文集》（1952. *Philosophical Writings*.），牛津。——原注。



分充当部分。逐渐地我们到达最后一个阶段，把最小的意义单位分析成为区别性特征。语言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把高级单位分解成组成它的部分的时候，不会遇到信息方面没有意义的成分。

具体的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它的特征作为整体的部分（纳格尔），这样一种关系在语言当中尤为典型。因为不仅是词素或者复杂的语法单位的全部划分都以其抽象的意义特征为基础，而且每一个终极单位成分，即区别性特征，都表现出抽象、相对、对立的特征。

纳格尔指出，“整体”一词可以指某些特定类型的对象或者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这一系统在不同场合，经过不同的改进，可以具体化。这一论述在语言当中有广泛的运用。因为语言具有关系上的不变量，多重的语境变体和文体变体。语言学者曾长期低估了这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种关系最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特别是在音位学、语法学的语境变量的研究方面。在词汇这一至今还不发达的语言学领域，不变量与变量的研究比中世纪的指示方式（*modi significandi*）的理论还要逊色。

文体变体，尤其是音位学的文体变体问题已经逐步开始影响语言学者，这些学者直到最近还抱有孤立主义的想法，以为语言代码是铁板一块。种种可以互相转换的功能子代码需要进行认真连贯的结构分析。这种分析使我们有可能对正在进行当中的音位变化、语法变化做共时的研究，这种研究从一开始就会表明，相互联系的子代码的新旧两个形式必然同时存在，因此也就出现了连接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桥梁。另一方面，研究子代码的系统会包括研究方言之间乃至语言之间代码转换（code switching）的各种形式，因而也就会确定某一方言的描写与语言地理学广阔空间的密切联系。

如果整体是“一个关系的系统”，那么如纳格尔所说，部分



也可以指“系统当中相互联系、在某一场合具体化的成分当中的任何一个成分。”这样，纳格尔就涉及到图样（design）与表示（token）这两者根本区别的问题。语言学者承认这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却未能由此得出明确而且深远的全部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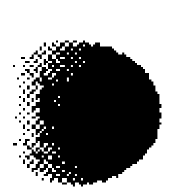
最后，随着类型学的进展，语言科学将可以回答纳格尔的问题，即有些系统的“部分之间彼此处于各种动态依赖的关系”。构成分类学（taxonomy）基础的普遍或者近于普遍的寓意法则揭示出音位和语法具有严格的分层（stratification），这种分层又决定了儿童语言习得的步骤以及失语症患者语言丧失的次序。

对整体——部分多种关系的系统考虑大大拓展了我们学科的范围，它使我们可以结合代码和语境对语篇进行系统的分析；它揭示出语言从最大单位到最小单位各个层次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揭示出语言各种功能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它把时空因素引入到描写语言学；所以在寻找一般、普遍法则的时候，我们已接近于证明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敏锐预言的科学真理：“一门语言是语言这一宏大人类主题的历史变量。”（*Une langue est une variation historique sur le grand theme humain du langage.*）①

的确，语言的结构包含整体与部分丰富的张力级别。一方面，部分为整体（*pars pro toto*）；另一方面，整体为部分（*totum pro parte*）。整体为部分（*genus pro specie*），部分为个体（*species pro individuo*），这些都是语言基本的手段。

---

① 《语言与思维》（1924. *Le langage et la pensée.*）巴黎。——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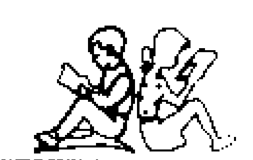
9

语言普遍现象对语言学的启示

毫无疑问，在座的语言学者对这次令人鼓舞的大会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充满了喜悦和欣慰。人们常常说，语言学是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但是语言学与精密科学的团结确实得以加强却用了很长的时间。

海尔曼·霍尔姆霍兹（Hermann Helmholtz，1885：25－26）曾经预言道，“学者们会发现，他们不得不经历比在语言学方面更加严格的训练。”这位上个世纪德国伟大的科学家惊讶地发现，有证据显示德国语言学者“思想有些懒惰和含糊不清”。他尤其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运用严格的普遍法则的时候做法懒散。运用普遍法则所制订出的语法规则，多半跟着一长串的例外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从严格的普遍法则所得出的合理结论的肯定性，没有无保留相信的习惯。”霍尔姆霍兹认为，对于这些缺陷最好的补救办法“可以在数学当中找到。数学推理具有绝对的肯定性。除了个人智慧的权威，数学不承认任何权威。”

本世纪目睹了语言学思想与数学思想逐步亲近的惊人过程。不变量这一令人愉快的概念在共时语言学里最初是用于不同语境的语内比较（intralingual comparison），最终拓展到语际比较（interlingual comparison）。不同语言的类型学比较揭示出普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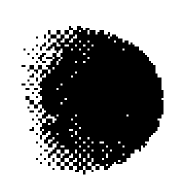


变量（universal invariants）的存在；或者借用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奥斯古德（C.Osgood）、詹金斯（J.Jenkins）为这次大会开幕准备的文件《关于语言普遍现象的备忘录》的说法，“在多样性中间，所有语言都好像是出自同一个模子”（1963：xi）。我们看到新的、不曾预见的、然而却完全能够辨认得出来的“普遍范围之内的相同情况”（uniformities of universal scope）不断出现。我们愉快地承认，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实际上可以作为人类语言这一世界范围的主题的多重变体进行研究。

在经历了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语言类型学比较研究之后，这种认识特别令人愉快。40年代，反对语言类型学比较的做法在美国语言学者当中流行一时。而与此同时在苏联，与之相对应的做法则是独断专横的马尔（N.J.Marr）教条禁止任何语言的比较历史研究。

这两种极端趋势之间的紧张状态——索绪尔（1959：205－211）在语言中所观察到的狭隘的特殊性（particularism）与恢弘的一致性（solidarity）——在语言学当中也是这样。“以个别语言为取向的定义”、只关注区别性与寻找语言的共同之处这两者交互进行。在经院哲学的语言理论家当中，有一位是12世纪著名的巴黎圣人皮埃尔·海利（Pierre Hélie）。他声称，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语法。而在13世纪，人们则认为普遍语法对于赋予语言学以科学的地位必不可少。罗杰·培根（Roger Bacon）教导说：“就本质而言，所有语言的语法都是一样的，尽管在非本质的方面可能有所不同”（Wallerand 1913：43）。不过，只是到了今天，语言学者才具有了必需的方法论条件来构建一个充分的普遍语法的模式。

我们研究的跨语言的不变量具有严格的关系（relational）和类型学的特点。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一再指出这一特点。以往的研究用绝对的韵律术语（metrical terms）来定义语际不变



量，这种做法只会失败。有一些简单的关系是所有语言都具有的。这些关系在儿童语言习得的早期以及失语症退化类型最稳定的语言特征中都可以找到。这些失语症退化类型表现的是儿童语言发展的一个镜像（a mirror picture）。这样一些关系可以通过音位学的简单例子加以说明。比如密集/扩散（compact/diffuse）在元音中普遍存在，在大多数语言的辅音中也存在；粗/细（grave/acute）在辅音或者元音中普遍存在，在辅音中几乎是普遍的；鼻音/非鼻音在辅音中近乎普遍。语法普遍现象当中简单关系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名词与动词的词类差别。就像萨丕尔（1930：1，1949：123）说的那样，名词赋予所指对象“存在者”（existents）的角色，动词赋予所指对象“发生者”（occurrents）的角色。名词和动词的词类差异与主语和谓语这两个句法功能相关联，但是从不与它们相结合（merge）。这两个句法功能的差异也是普遍存在的。再举几个例子。代词是很特别的词类，借用皮尔斯（Peirce 1932：157 - 169）的术语，代词是“指示符号”（indexical symbols）。数目的范畴包含单数与复数的基本区别；人称范畴包含非人称（第三人称）与人称形式的对立，而人称形式内部又包含听话者（第二人称）与说话者（第一人称）的对立。如格林伯格所说的那样，代词所表现出来的单复数和三个人称是普遍存在的。

普遍现象更加丰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寓意规则（implicational rules）。寓意规则在语言两个不同的特征之间建立起一种强制性的联系。在音位学当中，区别性特征组合成团束（bundles）和序列（sequences），组合的可能性受一组普遍性寓意规则的限制，并且由它们决定。比如，鼻音性与元音特征同时发生，暗示鼻音性和辅音特征同时发生。密集的鼻辅音（/ñ/或者/ŋ/）暗示两个扩散的辅音同时发生，其中一个是细的（/n/），另一个是粗的（/m/）。密集鼻辅音（/ñ/与/ŋ/）细/粗的对立隐含着密集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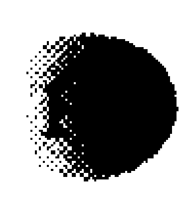


腔闭止音（/t/与/k/）同样的对立。鼻辅音音调的对立隐含着口腔辅音相应的对立。鼻元音的对立隐含着口腔元音相应的对立。参见弗古森（Ferguson，1963）。

时下对音位系统层次排列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现上述寓意规则的基础。一个音位实体越是复杂，越是不容易分裂（fissions）。已故的布伦达尔（Brondal 1943：105－107）认为，语法结构的补偿原则（laws of compensation）具有重要的作用，也许这种作用对音位系统意义重大。比如，鼻音对口腔音而言具有标记性，导致鼻音性与其他特征的组合能力相对低下。在辅音松散与密集的对立当中，密集具有标记性，因而可以解释密集鼻音近乎普遍的性质，而松散鼻音的范围有限。相反，在元音扩散与非扩散的对立当中，扩散具有标记性，从而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世界上的鼻元音当中，扩散的鼻元音音位比非扩散的鼻元音音位要少，参见伊萨琴科（Isačenko，1937）。另一方面，在粗—细与密集—扩散这两组对立当中，粗—细的对立在辅音系统的音位分层（stratification）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就像上面所表明的那样，鼻音密集/扩散的对立隐含了鼻音粗/细的对立，参见格林伯格（Greenberg，1963b：102－103）有力的结论。一个无标记的词法范畴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在与之对应的有标记的范畴身上中立化。格林伯格的结论与此有关。

语音普遍现象的原因完全在于语音系统的关系结构。因此，在没有闭止音（stops）和相应连续音（continuants）对立的语言当中，阻塞音（obstruents）总是或者主要是由闭止音来承担，因为恰恰是闭止音与元音构成最大限度的对照。

整个音系结构的基础是几个终极性的对立。在研究这些对立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法则时，我们必须要借助同型原则（isomorphic principle）去寻找语际不变量，就像我们找出语内不变量时一样。这样，寻找现存的语音系统的类型学以及这些系统的



基础就容易进展。有人顽固地认为，语言的多样性在音系方面比在语法方面表现得更丰富，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不符。

杰出的荷兰语言理论家波斯（Hendrik Pos，1939a）在区别性特征的对立当中领悟出了“逻辑运作”（logical operations）的思想。该思想对于精确地调查语言类型学以及语言普遍现象提供了纯粹的形式基础。萨波塔（Sol Saporta，1963：62－63）把元音说成是“用形式术语定义的一个类”，把鼻音说成是“用内容术语（substance terms）定义的一类现象”。这种分隔没有道理，因为任何从分布角度定义元音的做法都要以下列情况为前提条件，即我们识别出某一位置上的音位具有共同的对立特征（元音性）。这就像鼻音音位一样，对我们来说，鼻音音位都具有对立特征鼻音性。在这两种情况，我们必须研究的是感官素材之上的关系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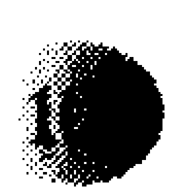
说有些音位实体“靠定义而普遍存在，也就是说是普遍必要的”，比如音位；有些音位实体“通过观察得出是普遍存在的”，比如音节。这种区分根本就没有意义。萨波塔肯定地说“在一个语言当中，如果所有音节都恰如一个音位那么长，音节与音位的区别也就消失了。”这样一种语言绝对不可能，因为惟一一种普遍承认的音节形式是“辅音加元音”的排列次序。萨波塔的设想既没有目的，又主观武断，好像他指的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语言，该语言所有的词都是一个音节那么长，每一个音位只包含一个特征。普遍存在的语言单位的层级，从话语到区别性特征，必须从形式上可以定义，可以运用到世界范围的语言体验上。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受一般法则的制约，而语言单位的级别不同。因此，就音位和词而论，一个语言当中音位以及音位组合的数目越小，词的形式也就越短小，音位的功能负荷量也就越大。按照卡拉姆斯基（Krámský，1946—1948）的看法，语言中辅音的比例越大，在语料中（corpus）出现的比率越低。如



果这一论断证明正确，那就意味着语料中区别性特征的发生频率往往是普遍而稳定的。

在语法层次上，格林伯格列举了 45 个寓意普遍现象，这一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即便进一步的研究会降低没有例外的普遍现象的数目，而增加近乎普遍现象的数目，这些数据对于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学，对于系统勾勒语法分层的普遍法则仍然十分宝贵，是必不可少的开端。怀疑主义者提示尚有许多未曾研究过的语言，这种观点难以让人信服。首先，我们已经分析过的或者能够加以分析的语言，其数目是巨大的。第二，即便近乎普遍现象的数目可能会增加，而没有例外的普遍现象可能会减少，这个结果也不会动摇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概率略小于一与概率是一的统计一致性没有什么区别。随着研究的深入，方法的改进，我们可以期待会发现许多新的语法普遍现象以及近乎普遍的现象。

格林伯格论及“具有意义成分的词序”的普遍现象问题，他正确地提出了“主要”词序的概念。他提醒我们，“主要”词序的思想不是基于某一词序更高的出现频率，实际上，“主要”概念引入“词序类型学”的是一种文体的标准。比如，名词性主语（S），谓语动词（V），名词性宾语（O），它们在数学上有 6 种可能的词序，而在俄语中这 6 种词序都存在：SVO，SOV，VSO，VOS，OSV，OVS。“列宁引用了马克思”（*Lenin cites Marx*）这句话可以是 SVO（*Lenin citiruet Marksa*），SOV（*Lenin Marksa citiruet*），VSO（*Citiruet Lenin Marksa*），VOS（*Citiruet Marksa Lenin*），OSV（*Marksa Lenin citiruet*），OVS（*Marksa citiruet Lenin*）。尽管如此，只有 SVO 这一词序在文体上是中性的，而其他所有“逆行的方法”（recessive alternatives）都被俄语本族语的说话者和听话者视为具有不同的强调转移。SVO 是俄罗斯儿童最先使用的惟一的词序。像 *Mama ljubit*



papu（妈妈喜欢爸爸）这样一个句子，如果词序颠倒，变成 *Papa ljubit mama*，小一点的孩子常常会误解，好像人家说的是 *Papa ljubit mamu*（爸爸喜欢妈妈）。与此相对应，格林伯格所说的第一种普遍现象可以重新叙述如下：在具有名词性主语和宾语的陈述句当中，惟一或者中性（无标记）的词序几乎总是主语在宾语之前。如果在像俄语这样的语言当中，词法手段不区分名词性主语和宾语，那么 SO 的词序就具有强制性——*Mat' ljubit doč*（妈妈爱女儿），两个名词倒置就成了“女儿爱妈妈”。在宾语和主语没有区分特征的语言里，SO 这一词序是惟一可以接受的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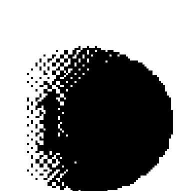
“从尽可能少的几条基本原则”推倒出可以验证的普遍现象，音位学大体上可以完成这一基本任务。格林伯格在语法层次上勇敢地研究普遍现象的问题，其结果不仅仅是充满了希望。尤其富有成果的是他对我们称之为词序“像似性”（iconic）方面的论述，“像似性”这一术语我们借自皮尔斯（Peirce 1932：157－160）。格林伯格（Greenberg，1963b：103）指出，“语言成分的次序与实际体验的次序或者认识的次序相平行。”在不表示强调的言语当中，一个词在起始的位置不仅可以反映在时间上的先行，而且反映级别上的优先资格（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总统和国务卿］远比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e president［国务卿和总统］的词序要常见得多），或者反映在某一语篇当中某一角色是首要的，不可以去掉的。在 *Lenin citiruet Marksa*（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和 *Marks citируetsja Leninym*（马克思被列宁引用）这两句当中（以及被动句的 5 种逆行结构，*Marks Leninym citiruetsja*，*Citiruetsja Marks Leninym*，*Citiruetsja Leninym Marks*，*Leninym Marks citiruetsja*，*Leninym citiruetsja Marks*.——这其中每一种变体都有自己的文体色彩），两个名词当中只有做主语的第一个名词 *Marks*（马克思）不能省

略，而间接格（oblique），也就是工具格（instrumental）*Leninym*（列宁）可以省略。主语在宾语之前，至少在无标记的结构当中是这样。这种现象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它指明了聚焦（focusing）的等级体系。在研究语法普遍现象的时候，格林伯格“特别考虑到有意义的成分的次序”（指句法成分或词法成分的次序），这并非偶然。

一般说来，语言的“像似性符号”（iconic symbols）表现了特别明显的普遍性倾向。在语法的相关关系当中，零形词缀不能被赋予有标记的范畴，而非零形词缀（即真正的词缀）不能被赋予无标记的范畴。比如，按照格林伯格（Greenberg，1963b：94）的说法，“所有语言在表示复数概念的时候都有非零形词缀的变体（nonzero allomorphs）。而与此相对照，有些语言在表示单数概念的时候只通过零形词缀。双数及三数（trial）从不靠零形词缀表示。”在名词变格模式当中，就数目而言，人们把零形格（zero case，“它包括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作为单数处理。简单地说，语言一方面要避免无标记与有标记范畴的交叉，另一方面要避免零形词缀与非零形词缀（或者简单语法形式与复合语法形式）的交叉。

语音研究或许可以促进对语法普遍现象的研究和解释。具体地讲，或许可以期待儿童语言习得的次序和语言丧失的次序会有助于说明词法系统和句法系统的层次。

我们注意到一种情况，有人害怕研究工作会涉及语音学的内容，这种害怕令人无法解释，而且会妨碍音位类型学，妨碍发现语音的一般规律。同样，就类型学而言，把意义排斥在外（这种做法是语法描写当中一种玩弄人的尝试），这在说法上就是极大的矛盾。人们不能不同意格林伯格的观点，不“运用意义的标准”，就无法识别不同结构的语言的语法现象。词法类型学、句法类型学和普遍语法的基础工作主要就是研究“语法概念”



(grammatical concepts，这是萨丕尔的术语)。很明显，语法概念的对立都有相应的形式区别。这种区别无论在语内还是在语际层面上都不会只使用相同的一个“语法过程”（grammatical process)。因此，英语单数和复数的对立既可以通过后缀法来表示(boy：boys)，也可以通过元音变换来表示（man：men）。如果一种语言只通过后缀法来表示单数和复数的对立，而另外一种语言则只通过元音变换的方法来表示单数和复数的对立，语法单数和复数的基本区别在这两种语言里仍然是共同的。

不仅是语法概念，而且还有这些语法概念与语法过程的相互关系（刚才在分析词序的时候，已经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最后是这些语法过程的结构原则，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中提取出寓意规则的普遍现象。

值得庆幸的是，格林伯格在寻找语法普遍现象的时候，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对“以意义为取向的定义”（semantics-oriented definitions）抱有怪诞的偏见。虽然这种偏见看似奇怪，却可能已经渗透到我们这次研讨语言普遍现象的会议上。魏恩海希(Uriel Weinreich)有一妙论，说如果在音位学方面，我们对所有语言的特征只不过有几个平常的论断，“我们几乎就不会聚集在一起开一个语音普遍现象的会议，”人们对语言普遍性的语义特征的说法都是零七散八的老生常谈，没有提供多少让人能够深入下去的东西。我们不得不完全赞同他的说法。尽管如此，研究语义普遍特征的现实主义方法还是打开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视野。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坚持区分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用福尔图纳托夫（Fortunatov）的术语来说，就是要区分形式意义（formal meaning）和真正意义，参见波策钦斯基(Porzezinski 1913：第7章)。美国和俄罗斯杰出的语言学先驱特别在方法论上描述过这种区分。尽管如此，这种区分还是令一些语言学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看起来对一些最基



本的问题也感到困惑。比如，在语言代码当中，复数、过去时或者无生命的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到底有没有意义？

结合语法范畴（比如动词的体、时态、语态、语气）的相关关系，认真不懈地寻找语内和语际的意义不变量，这已经成为当今语言学迫切的目标，而且这一目标完全可以达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识别出“结构不同的语言”当中相等的语法对立，找出寓意的普遍法则，这些法则把这些语法对立当中的一部分彼此联系在一起。考尔蒙格洛夫（A. Kolmogorov）是伟大的数学家，也是语言学家。他很明智地把语法上的格定义为名词的一些类型，这些类型就其指称（referent）而言表示的是“完全相同的状况”（Uspenskij 1957）。我们把一个格分析成为构成这个格的语义特征，而后就像我们研究音位学上的区别性特征那样研究这些语义特征。也就是说，我们把语义特征确定为不变量对立的项（terms）。与此相对应，根据不同的语境或者不同的子代码（即语言文体），我们把这些语义特征确定为变量。顺便一提，尽管在有些语境里，使用某一个格是强制性的，因而在此情况下格的意义是多余的，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允许我们把这一可以预知的意义等同于没有意义。以为这种意义多余的偶然情况会导致研究格的一般意义失去效果，这完全是误解。的确，俄语介词 *k*（相当于英语介词 to）表示跟着它的名词用与格，但是俄语与格并不表示先行的介词是 *k*，与格还是保留它自己“朝一个方向”的一般意义。这就像俄语名词 *xleb*（面包）一样，*xleb* 前面有形容词 *peklevannyj*（粗面粉）的时候，并没有失去它自身的意义，尽管 *xleb* 是人们预料的惟一一个在这个形容词之后出现的名词。英语中的两个阻塞音排列在一起，如果第一个是清音，第二个也肯定是清音，比如/kukt/cooked。不过，在这个例子里，语法排列与语音排列的类比会使人误解。冗余的确剥夺了音位特征的区别值（distinctive value），但是它却不能剥夺意义单位固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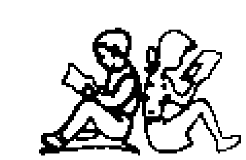


意义。

研究变量而不研究不变量，这种幼稚的做法注定要失败。这种做法把格系统从一个有等级体系的结构变成了一个由个体累积而成的集合体，掩盖了寓意规则的普遍现象，而这些普遍现象实际上正是变格模式的核心。语境变量上的语际差异并不影响不变量对立的等值性。虽然表示否定的属格（genitive of negation）在波兰语和哥特语（Gothic）当中存在，而在捷克语和古希腊语当中不存在，但是在所有这四种语言当中，属格都的确可以作为量词来使用。

荷尼克斯瓦尔德（Henry Hoenigswald，1963：31）在他富有思想内容的文章中指出，目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语言普遍现象自身就可以构成一种系统。"以"语义标准"为基础的语法普遍现象数目之多，有力地证明了传统观念的失败。传统观念认为，"从原则上讲，用语言给宇宙绘制一张意义的地图，这是任意的。"魏恩海希（Weinreich，1963：142）的文章引用了这一观点。

魏恩海希的论文《论语义的普遍现象》，最有益处的部分就是他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词汇作为一个有结构的集合，尽管其结构可能不完善，我们对词汇能作出什么样的概括?"对于魏恩海希的论证，他6岁的女儿提供了特别有价值并且很现实的补充（这是魏恩海希在会议期间告诉我们的）。魏恩海希说，"语义学的标准著作一般都是研究命名（naming）这一符号学过程。"他的女儿很惊讶地得知，语言当中有成千上万的词。她猜想，这些词多数肯定是"名字"（她指的是名词）。另一方面，她又承认这么大量的词也并不那么吓人，因为这些词结伴而行（指反义词），比如，"上"和"下"，"男人"和"女人"。魏恩海希的女儿小茜芙拉（Shifra）推理认为，"水"的反面一定是"干"，"买"的反面一定是"制造自己"（她习惯于买东西，而非卖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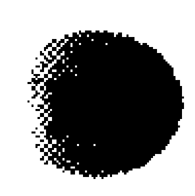


西，所以她思想中还没有"买——卖"两个词交替的概念)。这个聪明的孩子观察到词的两个重要特征：词汇的结构排列，不同词类不同的地位，尤其是名词具有更加开放、可以拓展的性质。

以往对词汇模式的研究常常从名词开始。如果不是从名词开始，而是从更受限制的词类开始，研究工作就会比较容易，也会更有成果。那样，语义小类（subclasses）及其句法形式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富有启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沃斯（Gerta Worth）教授在我们哈佛大学集体研究课题（当代标准俄语的描写与分析）的框架里开展了一项研究。研究表明，俄语所有的基本动词（指没有前缀的动词）可以分为必须、可以或者不能与某个格或不定式结合在一起等几种情况。这样划分之后就产生了一组动词小类，它们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可以得到证实。对名词性的词类进行类似的形式与意义的两大划分困难一些，但也还是可能的。比如，在斯拉夫和其他许多语言里，有一类名词表示一段时间，在句法上，只有这类名词和不及物动词连用时可以使用宾格(accusative，俄语 *bolel nedelju* [was ill for a week] 病了一星期)，只有它们与及物动词连用时可以使用第二宾格（a second accusative，俄语 *gody pisal knigu* [for years was writing a book] 几年来在写一本书)。对词汇的同一性进行跨语言的研究需要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就是对词汇进行语内的分类，这种分类最终会把词汇学问题与语法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们注意到，这次会议对语言普遍现象所采取的观点使大家感到欢欣鼓舞，可是有关此问题未来的组织工作、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会议最终的辩论却没有结果。我们高兴的心情有沦变为一种受挫感的危险。类型学和语言普遍现象不可能从我们的工作日程上撤掉，而没有大家的持续努力，这项研究也不会推向前进。既然这一点很清楚，我在此至少提一个具体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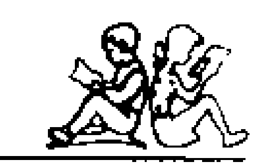
我们迫切需要系统地描绘出世界范围内语言的结构特征，包



括区别性特征，内在的和韵律（prosodic）特征，这些特征共同发生和联系的类型；语法概念及其表现的原则。制订世界语音地图集是首要的任务，难度也略小一些。1936 年 8 月 29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音位学国际会议上，对这样一册地图集有过初步的讨论。以后，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奥斯陆的一批杰出的语言学者继续这种尝试，但是他们的工作因德国入侵而搁置下来。现在，麻省理工学院通讯科学中心语言学部很想开始这项工作。但是要想实现这一计划，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及其所属的语言学和心理学委员会的广泛合作。美国以及海外不同中心的语言学者将会被招募到这一工作中来。

语言学者已经掌握了许多语言和方言的语音构成，其数目相当多。不过，我们也承认，在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地图上会留下一些空白点。但是，绝不能把存在一些未曾探究的区域作为论据，反对制订语言地图集。即使等音线（isophones）只是大概齐的情况，对于语言学和人类学仍然有极大的帮助。把这些等语线（isoglosses）相互匹对，无疑会揭示出新的寓意规则，并且在地理方面体现出语言的语音类型学。地图集将详尽展示邻近语言在语音方面的亲合性（affinities），这种亲合性源自语言特征的广泛扩散。语音地图集和语法地图集的工作只是广泛国际合作的一部分，这种合作对于达到此次会议提出的宏伟目标必不可少。

最后，我们大家好像都同意，语言学正在从只研究各个不同的语言和语族，通过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和逐步的一体化，演变为一门完全是普遍性的语言的科学。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个领域一直是无人区，只有几部哲学著作尝试为普遍语法奠定基础，这些著作包括中世纪论述思辨语法（*grammatica speculativa*）的论著，夸美纽斯的《语言学》（*Glottologia*），17、18 世纪的唯理语法，胡塞尔（1913）和马蒂（1908）的现象学著作，还有关于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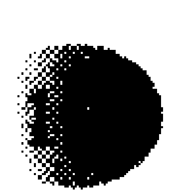


号逻辑的现代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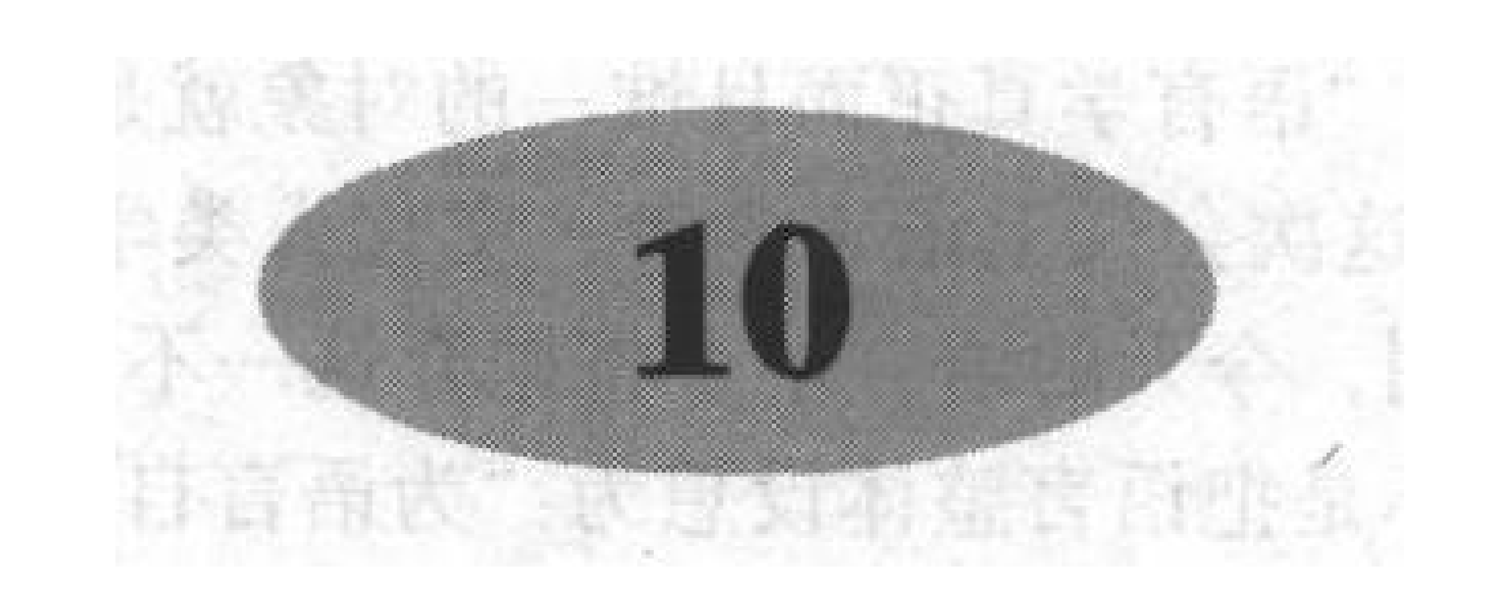
在莫斯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考官问我对普遍语法可能性的看法，我回答时引用了该教授对胡塞尔的“纯语法”（*reine Grammatik*）的否定态度。教授问我个人的态度。使考官恼火的是，我提出有必要让语言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今天的语言学者有严格的方法论，有丰富的知识。如果他们最终来研究这些问题，他们应该修正现存的理论建构。但是他们绝没有理由忽视或者低估过去和现在哲学著作当中大量的启示。认为哲学著作中不时有先验的论断，不关注可以验证的现实，这种借口让人怀疑。因此，魏恩海希（Weinreich，1963：192）不加区分地拒绝卡尔纳普（Carnap）和蒯因（Quine）近期著作当中所谓的“新经院哲学”，这种做法很难让人同意。同样，哲学家对自身符号（autocategorematic signs）和合成符号（syncategorematic signs）的区分对建构普遍语法仍然是至关重要，尽管对这种区分的一些传统解释被证明“完全站不住脚。”认真验证哲学语法所介绍的各种一般原则，这对于研究语言普遍现象是有效的辅助；对于防范浪费性质的、多余的重新发现，对于防范危险的谬误都是可喜的措施。这些危险的谬误常常危及所谓爬行的现实主义。

这次会议有力地证明，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已经从语言学当中消失，技术上的分别处理已经达到了实验的有用目的。特殊和普遍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的要素展现在我们面前。两者的结合再次肯定了语言符号内外两个方面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可分割。语言学正在意识到它与相邻学科的联系（比如思维科学，通讯科学），努力确定语言的特点以及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密切联系。语言普遍现象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提出一个更加广阔的问题，即所有符号系统的不变量。从语言内部看语言的方法现在得到了一种补充，把语言系统与人类交际的其他手段进行比



较。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者用斜体把一句话加在《教程》的结尾处："语言学真正而且惟一的对象就是为语言自身而研究的语言。"这次会议上语言学者、文化人类学者、心理学者的紧密合作表明，今天的语言学者将抛弃这一不足为信的说法。我们今天难道不是把语言整体设想为"为语言自身"，同时又把语言设想为文化与社会的一部分吗？因此，语言学已经成为两条战线上的科学，始终关注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最后，荷尼克斯瓦尔德敏锐地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语言变化的普遍现象?"会上也生动地讨论过这一问题。这一问题使我们能够揭示出割裂事物的传统做法中最僵硬的一种，也就是人为割裂对常态的研究和对变化的研究。对语言和语言学采取通盘的态度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寻找语言普遍现象与所有这些表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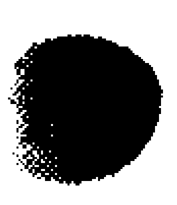
标记与特征

对立这一概念是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系统的基础。与任何一组偶然成对的成分截然不同，偶然组成为对子的成分不具有能够预示彼此的信息，而对立在直觉上是一种逻辑运作，对立意味着两个对立物在头脑中同时存在。正如眼光敏锐的荷兰语言学者波斯（Hendrik Pos）[①]指出的那样，对立一方的存在必然要引出对立的另一方。因此，在诸如运动性——非运动性，遥远——比邻，昂贵——便宜等成对的抽象概念当中，每一组的成员在我们的头脑里都是彼此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

就语言的音位系统而论，对立呈现出一个特别的、补充性的项目（item），该项目在对立的一方存在，而在另一方却不存在。在1930年布拉格国际音位学会议阐释和讨论的术语当中[②]，任何一个实体相对于这一特征的不存在时，该实体在俄语里叫做 *priznak*，在德语里叫做 *Merkmal*，在法语里叫做 *marque*，以

① 《语言学当中对立的概念》，《第11届心理学国际会议论文集》（巴黎，1938），245页。《结构主义的观点》，《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8卷，71页以下。——原注。

②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4卷。——译注。



后在英语里变成 mark。构成任何一组对立的主要区别有这样一些说法：在俄语里叫做 *različitel'noe svojstvo*，在德语里叫做 *distinktive Eigenschaft*，在法语里叫做 *propriété distinctive*（或者采用索绪尔的术语“区别性成分”［*élément diffénrentiel*］）。在英语里，40 年代的音位学研究采用了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术语“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来表示同一概念，英文的这一术语对法语语言学采用和传播“区别性特征”（*trait distinctif*）的说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以元音音量（相对的延续性）为例，说明上述概念和术语的区分。元音音量是长音与短音对立的“区别性特征”。这一特征的标记是音长对立于音的短暂，即没有延续性。对立的双方，在这里是音长对立于音的短暂，在德语里的说法是 *merkmalhaft*（*merkmalhaltig*，*merkmaltragend*）——*merkmallos*（有标记——无标记）；在俄语里的说法是 *priznakovyj*——*bespriznakovyj*（有标记——无标记）；在法语里的说法是 *marqué*——*non-marqué*（有标记——无标记）；在英语里的说法是 *marked*——*unmarked*（有标记——无标记）。因此，长元音和短元音的主要区别，或者说“音量”对立的区别性特征二分为长元音的“有标记特征”和短元音的“无标记特征”。

传播和直译用英语和法语写作的语言学著作，导致了把英语术语 *marked*——*unmarked*（或者法语术语 *marqué*——*non-marqué*）机械地变成了德语术语 *markiert*——*unmarkiert*（有标记——无标记）和俄语术语 *markirovannyj*——*nemarkirovannyj*（有标记——无标记），但是却抹去了德语术语（*merkmalhaft*——*merkmallos*）和俄语术语（*priznakovyj*——*bespriznakovyj*）中原有的特征，尽管这些俄语和德语的概念和术语出现得更早，1930 年，特鲁别茨柯伊在和笔者的通信当中就首次



出现了这些术语。[①]

不过，令人困惑而且明显错误的新做法是在使用德语术语 *Merkmal* 和俄语术语 *priznak* 的时候，在“标记”的意义上又加上了“区别性特征”的意义，很多人在这一更加广阔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俄语颚化辅音/t'/与/z/有三个特征不同。一方面，/t'/具有升音性标记（the sharpness mark）；另一方面，/t'/缺乏两个标记：（1）/t'/和/t/与有标记的持续音/s'/和/s/不同，它们是非持续音；（2）/t'/和/t/与有标记的浊音/d'/和/d/不同，它们是无声的清音。因此，/z/是有标记的持续音和有标记的浊音，而 /t'/和/t/与/z/相比，是双重无标记[②]。“标记”和“特征”使用同音同形的同一个术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使用诸如 *unmarkiertes Merkmal*（无标记的标记）或者 *nemarkirovannyj priznak*（无标记的标记）等自相矛盾的术语来指所有无标记的特征，比如清音性和非连续性。

在德国和俄国的语言学实践当中，“标记”（mark）和“特征”（feature）这两个不同的术语和概念混为一谈，其历史根源很可能是因为人们抵触名词“特性”（英语 *property*，德语 *Eigenschaft*，俄语 *svojstvo*），认为该词模糊，没有对象性，而特鲁别茨柯伊却喜欢该词。另一方面，英语“特征”的德语（*Zug*）和俄语（*čerta*）对应词词义不确定，人们不愿赋予它们精确和专门的意义。不论原因如何，在这一点上，俄语和德语的语言学术语都需要根据各自的语音系统和语法范畴进行修改。

---

① 见《雅柯布森选集》第 1 卷（第 2 版，海牙，1971），734 页以下。——原注。

② 见《雅柯布森选集》第 1 卷（第 2 版，海牙，1971），738 页以下。——原注。

11

标 记 概 念

泼沫斯卡：

谈到皮尔斯及其语言符号划分的应用问题，我们就又回到了语言的标记问题。根据皮尔斯的体系，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对于标志（index）和图像（icon）而言，是一个无标记的范畴。标记问题与二分法（binarism）密不可分。如果今天有人思考你的体系的发展，等级体系的问题似乎与二分法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过，标记的思想出现得比二分法的思想要晚一些。只是在1930年的一封信里，特鲁别茨柯伊才首次开始讨论音位学当中的标记问题（Jakobson 1975：162-163）。

了解标记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除了音位学和语法学，标记概念也日益运用到语言的其他领域。实际上，1930年你本人就曾经特别结合社会人类学和心理学谈到过这一概念。在答复特鲁别茨柯伊的信函当中，你的评论给人以启示，“对马雅可夫斯基而言，生活是一个标记范畴，只有当有生活动机的时候，它才能够实现。对马雅可夫斯基而言，生活，而不是死亡，才需要这种动机。”运用标记概念分析文学作品好像大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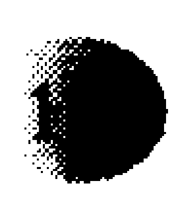


雅柯布森：

从一开始，价值的等级体系以及对立二项之间的等级关系就在我的科学思索和著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诸多层次上的等级序列的概念，最初是在诗歌以及诗歌解释当中出现的，这一概念更清楚地揭示出二值关系（two-valued relations）的层次。从20年代开始，我就使用“标记时间”（marked time）这一术语和概念。这一概念在维瑞（Paul Verrier）的著作《论英语诗歌格律的原则》(1909—1910）当中很贴切，我研究过维瑞的这部著作。主观时间的原则为我提供了理解韵律和节奏相互关系的一把钥匙。主观时间对立于无标记的时间，在诗歌当中，主观时间被加在所背诵诗歌的客观延续时间上面。当时，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标记与无标记的对立，这一概念使我有办法来研究诗歌当中变量与不变量的迫切问题。

1919年春天，我在莫斯科写作了我的第一部专著《俄罗斯近期诗歌》，1921年初在布拉格出版。在书中，我涉及到相同的话题，即在经验上好像相同的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比如，一方面是穴居者出自天然、无标记的裸露，另一方面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人的脱衣裸露。有标记和无标记成分的并列使我可以推进诗歌研究中不变量与变量的迫切问题。一组成对的、等级关系的概念已经有了，但是还需要逻辑上的解释和技术上的处理。

1930年7月，特鲁别茨柯伊正在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当年12月召集的国际音位学会议准备关于音位系统的报告。他给我写信，说他发现我们两人相关音位的理论有一个“大漏洞”：“问题的实质在于所说的相关关系的‘内在内容’（intrinsic content)。”特鲁别茨柯伊认识到，二项对立“在语言意识中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某一标记的出现对立于该标记的不出现（或者说某一标记的最大限度对立于它的最小限度）。”他得出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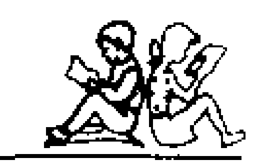


"在一组相关关系中，只有一个项目被主动更改（actively modified），并且积极地获得了某种标记，而另外一个项目缺乏这一标记，消极地未被更改（passively unmodified）"（Jakobson 1975：162-163）。在布拉格国际音位学会议上，特鲁别茨柯伊关于音位系统的报告和我自己关于韵律结构的报告，都提到标记和无标记成分的问题，同年 11 月，我（Jakobson 1975：162-163）在答复特鲁别茨柯伊的信中写道：

"我越来越坚信，你关于相关关系始终是一个标记和非标记系列关系的思想是你最卓越和最富有成果的思想之一。我认为这一思想不仅对语言学，而且对人种学和文化史将很重要，我们在文化史中遇到的相关关系，比如生命/死亡，自由/压迫，罪恶/美德，节假日/工作日等等，都可以变为 a/非 a 的关系；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情是要确定对每一个阶段，每一群人，每个民族等等而言，构成标记组的是什么。我确信，许多初看上去相同的人种史现象，比如对世界的观念，实际上是不同的，在一个系统里被视为有标记的东西在另一个系统里恰恰被视为无标记的东西。"

当时，我们两人都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而深感震惊。马雅可夫斯基是 1930 年 4 月自杀的。我们理解了他所说的无标记的、"轻松的"死亡，理解了他所说的"生活明显地（markedly）更为艰难"这一事实。我们还认识到，根据这一颠倒过来的世界观，生活而不是死亡更"需要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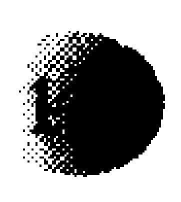
在以后一系列、一直延续到目前的研究工作中，我研究了区别性特征构成的对立之中标记与无标记的关系。我试图确定这些关系对整个音位系统结构的依存关系。这一研究工作表明，确定标记、无标记项，首先取决于整个一组区别性特征的构成，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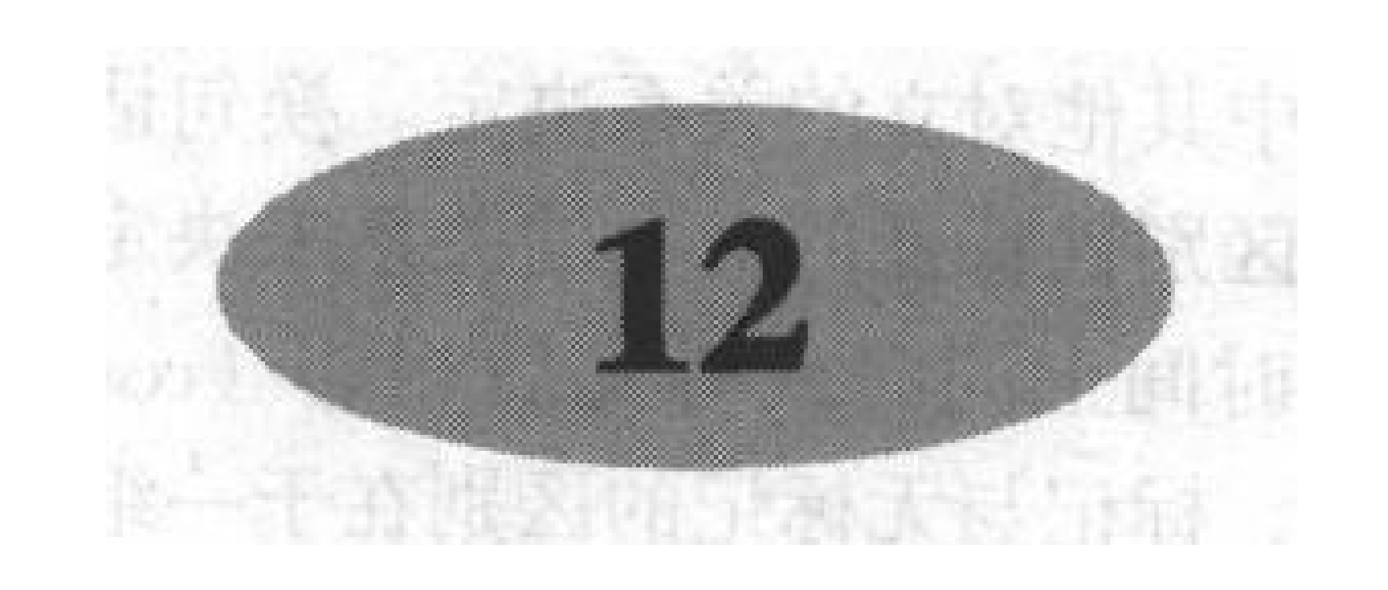
点当时就已经比较清楚了。比如说，密集和扩散的根本对立，前者在辅音里是有标记的，后者在元音里是有标记的，这一区别很容易解释，因为最优的元音是密集的元音，而最优的辅音是扩散的辅音。我曾经把梅耶的一句名言作为我的论著《论俄语语音的演变》的卷首语，这句话在这里也完全适用："语言的每一个现象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所有部分相互联系"（*Chaque fait linguistique fait partie d'un ensemble où tout se tient*）。只是在过去10年，音位对立"内在内容"的问题，即具体标记的位置和性质的问题，才成为美国语言学关注的一个课题。

1931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俄语动词结构的论文，开始把标记与无标记的对立转移到语法研究的领域，尤其是词法领域。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对我而言，有一点十分清楚，变格和变位是最复杂的系统，我只提这两个例子，把它们正确地分解成为由标记、无标记成分构成的相互对立的等级体系的总和之后，它们呈现出清晰简明的逻辑。这一方法对于不同语法系统的比较研究特别有效，继而又可以促进在研究具体语言的语法的时候，运用这种方法。语言的词法类型学，语言学者的这一古老梦想，现在获得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似乎还能使我们更有力地解释和界定语法的普遍现象。

在语言系统的任何层次上面，二项对立的概念都表现为标记的存在和不存在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一概念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在语言系统的所有细节和表现当中，潜藏着一个等级体系的序列。虽然怀疑者心存疑惑，二项对立当中标记、无标记的分布却不能被视为解释者的主观操作。相反，这种分布在语言系统当中是直接给定的。通过语言分析所抽象出来的这种分布，其分析过程也完全是客观的过程。当然，有些二项对立当中标记的位置，分析人员难以确定。不过，就像有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随着分析日益精确，这一困难正在被克服。



在语音层上，任何一组对立当中的标记项的位置，由这组对立与音位系统当中其他对立的关系决定。换句话说，由这组对立与音位系统当中区别性特征的对立的关系来决定，这些区别性特征与这组对立在时间上同时或者先后相邻（contiguous）。不过，在语法对立当中，标记与无标记的区别在于一组并列形式当中每一形式的一般意义。标记项的一般意义的特点是它传达的信息比无标记项所传达的信息更精确，更具体，而且还具有另外的信息。比如，在包含过去时与现在时对立的语言当中，过去时始终有标记，而现在时无标记。过去时的一般意义在于它所讲述的事情在时间上先于讲述的动作，而现在时的一般意义在于它没有确定所讲述的事情与讲述的动作这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因此，现在时可以用来表示下列任何一种情况：所讲述的事情与讲述的动作同时发生；时间上没有限制的经常性的动作；先于讲述的动作而发生的事情（In 1821 Napoleon dies. 1821 年拿破仑去世）；未来发生的事情（I am leaving town tomorrow. 我明天离城）。另一方面，除了极少数比喻的用法，过去时只能用来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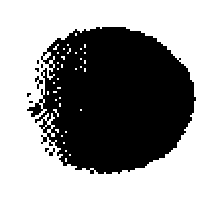
语言中的时间因素

泼沫斯卡：

在你最近的一篇理论文章当中，你论及语言科学在当代科学中的目标。这篇关于语言学史的短文发表在1972年出版的《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你在该文中简要提到了新语法学派的教义，新语法学派的方法论基本上是只关心语言的历史方面。索绪尔的成就之一就是克服了长期统治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的这些理论。不过后来，在他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却把语言系统这一研究对象局限为语言系统的一个方面，即静态的共时。新语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和索绪尔的静态研究这两种方法都证明明显是片面的。怎样才能克服这些局限呢？

雅柯布森：

在我看来，时间问题一直是我们所处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1919年，莫斯科有家刊物叫《艺术》（*Iskusstvo*），出版过几个月。我为该杂志撰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未来主义。我写道："克服静止性，排除绝对性——这是新时代至关重要的转折，也是当今迫切的问题"（1919：30）。我们那时对时间问题的思考，直接受到当时进行的相对论理论大讨论的鼓舞。相对论抛弃了把时间



视为绝对事物的观念，把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等同起来考虑。未来主义令人震惊的口号和绘画尝试也对我们产生了影响。针对传统绘画试图“把动作分解成为一系列分离、静止的成分”的做法，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静态的感觉不过是一种虚构”。

这就是我在接触索绪尔有关语言现状与语言历史（也就是共时与历时之间）这对矛盾理论之前的思想状况。我马上就注意到，索绪尔在术语上和理论上都把共时（语言现象之总和）等同于一种静止状态，并将之对立于动态和历时。在批评这种观念的时候，我决非偶然地提到电影感知的例子。如果你问电影观众一个共时层面的问题（比如，“你此刻在电影画面上看到了什么?”），他不可避免地会给出一个共时性的答复，但不是静止性的答复，因为在那一时刻他看见马在跑，小丑在翻筋斗，一个匪徒被子弹打中。换言之，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这两组给人深刻印象的对立在现实中并不吻合。共时包含许多历时成分。因此使用共时的方法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说共时是动态的，那么历时（即把语言一个漫长时期的不同阶段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就不能而且决不能仅仅局限为变化的动态性。我们也必须考虑静态的成分。法语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什么东西变化了，什么东西恒定未变；原始印欧语分裂成印欧语之后，印欧部落在数千年的迁徙过程中，他们语言中什么东西没有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细致的研究。

索绪尔的伟大功绩在于强调把语言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并且结合系统与其构成成分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另一方面，他的理论需要很大的修改。他把系统完全归入共时领域，把变化归入历时领域，试图割断语言系统与自身变化的联系。事实上，就像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所表明的那样，系统的概念和变化的概念，不仅可以相容共存，而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把变化和历时同等看待，这与我们的所有语言体验严重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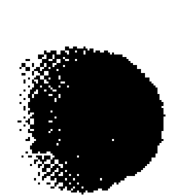


在一个语言社会里，不能想象语言变化是一夜间全部完成的。人们总是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每个变化开始和结尾在社会里都有一个共存的时期，但变化的起点和终点可能会有不同的分布形式。新旧两种形式可能是新老两代人的语言特点，或者两种形式从一开始就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文体，属于同一代码的不同子代码。如果是这样，语言社会所有成员都有感知和选择这两种变体的能力。换言之，我再重复一次，共存和变化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一个变化的开始和结尾同时属于语言系统的共同代码，那我们不仅必须研究语言系统静止性成分的意义，而且还必须根据语言系统正在经历的变化所提供的种种迹象来研究刚刚出现的变化的意义。从系统的角度看，索绪尔认为变化是“盲目和偶然”的思想没有道理。任何变化起初都是在共时层面，因而是系统的一部分，只有变化的结果进入历时层面。

索绪尔的思想完全排除了时间的同时性和相继性这两个方面的兼容性。所以，动态性的思想在对系统进行研究时被排除在外，能指被缩小为纯粹的线性事物，因而也就不可能把音位看做是一组同时发生的区别性特征。这两种彼此矛盾的论点都舍去了时间两个方面当中的一个方面，前者抛弃了时间的相继性，后者抛弃了在时间上同时存在的成分。这些众所周知的做法使语言分析的对象枯萎，我们执意讨论这些做法是因为这种没有道理的简单做法（reductionism）的危险还没有被排除掉。

必须强调指出，语言社会的成员以自己的行动反驳上述两种狭隘的做法。语言社会往往把时间轴包括在那些可以直接感知的语言因素之内。比如，人们会感觉到语言系统中的陈旧成分是古旧的，新鲜成分是时髦的。这一现象在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层次都可以看到。这里，从时间角度进行解释应该理解为是一个元语言事实。元音和谐现象是多产的过程，这些现象有力地说明



了语言社团对区别性特征及其组合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行为。元音和谐现象把某个元音的一个特征扩展到一个词里的所有的元音身上。多数芬兰—乌戈尔语和突厥语都是以这种方式处理粗/细元音的对立，就像一些非洲语言以同样方式处理紧/松元音的对立一样。

我越来越坚信，对语言演变过程拥有一个共时的观念可以避免在研究语言系统（尤其是语音系统）变化方面的许多错误和误解。60年代，我研究共同斯拉夫语（Common Slavic）解体成为诸多古斯拉夫语言这一过程当中的韵律关系及其演变。在研究这一迷宫般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意识到这一点。演变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一开始的时候存在并存的状况，这可以解释一些貌似混淆不清的问题，并且使我据此勾画出斯拉夫语言在初始阶段音量（quantity）与重音（accent）关系的变化。斯特昂（Christian Stang）、库雷沃维奇（Jerry Kurylowicz）等专家在论述斯拉夫语言历史重音学（accentology）的著作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必须借助于时间的共同性和相继性来重新考虑，这两个标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泼沫斯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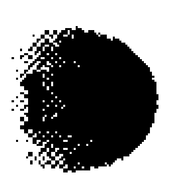
奇怪的是，有些批评家却不理解对历史的这种新态度。在波西米亚（Bohemia），他们指责你的方法本质上是静止的，对语言现象和艺术现象不是进行历史的解释，而是进行“纯粹内在”（immanent）的分析。30年代，苏联的官方文学界最初也是这样指责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OPOJAZ）的成员的。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发展的概念必然与事情链条的区分联系在一起。事情被分成“旧”事情和现在的事情，前者被等同于运动，后者却因为某种原因被认为不包含运动。同样，他们认为，时间照此类推也可以分成“动态时间”（指过去）和“静态时间”（指目前）。在



我看来，这种观点反映的是缺乏想象力，不知道人们是怎样体验时间的。因为某种原因，这些批评家无法理解单一时间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a single time)，也就是说，时间不停地流动，永远是动态的。因此，我们面对的既有过去的事情，也有目前的事情，两者结合在一起，互相决定。认为“历史”由生活的事情构成，有些事情突出是因为它们的动态性（指战争，“伟人”的活动），这些事情与生活的其他事情，也就是“日常生活”形成对照，好像日常生活当中就没有发展变化。这种观点根本就站不住脚。托尔斯泰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你把相对论引入到你的语言变化观，这又导致根据两分原则来考虑语言系统的概念：我们不可能脱离过去而想象现在，也不可能脱离现在去想象未来，如此等等。

你最亲近的俄罗斯先锋派艺术家——马勒维奇（Malevič），马雅可夫斯基，赫勒比尼科夫等（Velimir Khlebnikov）——他们同样也是被时间动态性的问题所吸引。不过，他们当中许多人（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从时间的辩证法当中得出的却是绝对的结论，这个结论特别能说明先锋派的特点：他们要征服时间，战胜永不停步的时间。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j）《群魔》(*The Devils*，1871－1872）中的人物克里洛夫（Kirillov）一样，马雅可夫斯基相信，在空想的未来，时间会“从意识中消失”，不再被人们体验。

关于语言的演变已经说了不少。从中可以看出，这一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1929年，泰加诺夫（Tynjanov）写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论文学的演变》(*On literary evolution*)。在论文当中，他从同样的假想出发，研究文学在共时和历时方面的变化。他的文章是你们两人合著的《文学和语言研究的若干问题》（*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language*）的继续。《文学和语言研究的若



干问题》于 1928 年发表在《新左翼》（*Novyj Lef*）上。你是怎么想到写这篇文章的？

雅柯布森：

应该注意的是，历史方法的问题在 20 年代晚期，特别引起科学界的兴趣。我当时认为，人类活动和创造的不同领域运用历史方法所涉及到的问题，应该用简练的几个论点制订下来，并且提出来进行讨论。1927 年秋，我在准备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的文章，打算把它提交给 1928 年 4 月在海牙召开的语言学第一届国际会议。在征得我的朋友和亲密合作者特鲁别茨柯伊和卡尔采夫斯基的签名同意之后，我把文章寄给了大会委员会。特鲁别茨柯伊和我本人对于大会的积极反应，特别是迈尔·吕布克（W. Meyer-Lübke）的积极反应感到惊讶。迈尔·吕布克是老一代语言学家的著名代表，他主持的会议讨论了我们提出的原则，讨论充满了同情感。特鲁别茨柯伊和我特别高兴的是，无论是在私下谈话，还是在正式讨论，语言学的国际先锋派都支持我们的提议。

正是这一成功促使我在 1928 年底与泰加诺夫密切合作，写就了宣言《文学和语言研究的若干问题》。当时泰加诺夫正在布拉格访问。这篇短文在泰加诺夫回到列宁格勒之后，发表在《新左翼》上，并且引发了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成员的一些反应。泰加诺夫论述文学史的论文有一个新的文集，文集伴有一篇评论，提供了当时对《文学和语言研究的若干问题》激烈讨论的细节。不过，这些反应没有一篇在当时发表，因为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独立立场成了官方制裁的对象，而且很快就导致全面压制这一历史团体。

在我们的宣言当中，我们认为，文学演变内在的性质以及这些演变与文学价值体系的密切关系，必然隐含着文学共时与历时的协作关系：把系统的概念与系统变化的概念割裂的做法也就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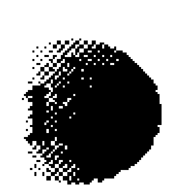


去了意义，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变的系统，反之，变化不可避免地以系统为前提条件；变化具有系统性。我们的宣言在俄罗斯默默无闻地封存了半个多世纪，最近才发表在我刚才提到的泰加诺夫的文集里。而我们的宣言在西方却很早就常常被人引用，翻译成几种语言，并且是国际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我们对语言和文学的比较研究不仅对于坚持这两个领域的共同任务，而且对于让大家注意文学（还有语言）与文化情景中不同的相邻学科的相关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相关关系要求以“系统的系统”这一新的、富有成果的符号学概念为基础，进行更加广阔的结构分析，以便解释把不同文化层次联系起来的连接点，而又不借助于令人困惑的、机械的前因后果的概念。

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26 年 10 月，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立不久，兄弟般的热烈讨论取代了私下的思考。我给特鲁别茨科伊写了一封长信，我很焦虑，要他对我的一个成熟的想法作出反应。这个想法就是：语言的变化是系统性的变化，而且朝着一定的目标。语言的变化与其他社会文化系统的发展一样，都具有目的性。虽然时隔 50 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当时等待这位语言学家和同事答复的焦虑心情，特鲁别茨科伊是我最敬佩的人。

特鲁别茨科伊在同年 12 月 22 日复信，这是他最有意义的信件当中的一封（Jakobson 1975：96－101）。他说：

> 我完全同意你的基本思想。语言史上的许多成分看似偶然，但是历史没有权利满足于这种解释。只要稍加认真考虑就可以发现，语言史的基本情况从未表明变化是偶然的。语言史的细节也不会是偶然的，细节变化的意义只不过要人们去发现罢了。语言变化的有理性直接来源于这一事实，即语言是一个系统。如果说索绪尔不敢从他自己的这一论点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结论会有悖



于有关语言史以及历史的广为接受的概念。因为惟一为人们接受的有关历史的观念是人所尽知的“进步”（progress）观念，这一奇异观念的一个结果就是把“有理”（sense）变成为“无理”（nonsense）。

特鲁别茨科伊同意：

文化与民族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是根据它们内在的逻辑，体现它们具体的法则，而这些法则与“进步”毫无共同之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人种史学者和人类学者不想研究这些法则。……我们的形式主义者（Formalists）终于开始研究文学史的内在法则，他们的道路会使我们认清文学发展的意义和内在逻辑。进化论的学科在方法论方面被人忽略，所以所有学科的当务之急就是制订各自的方法。综合的时刻尚未来到，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文化的不同方面的发展存在某种并行的现象，因此，肯定存在一些决定这种并行现象的法则。……

泼沫斯卡：

提出文学的相继阶段以及回归到早期阶段的问题（也就是暂时回归到另一个阶段的艺术价值），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的现象共存问题就又出现了，这个问题也和索绪尔的理论有关系。时间因素好像在语言里采取了许多方式。难道不可以说语言根本的创造力恰恰就表现在这种多样性当中吗？我记得，你在讲学时多次强调，语言根本的力量，因而也是说话者的特权，在于语言可以把我们带越时间和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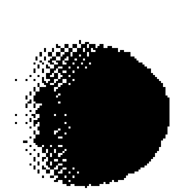
雅柯布森：

在语言和文学的生命当中，同时性和相继性的概念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其他领域很难找到类似情况。举几个明了的例子就足以说明。比如说对口头语言的感知。说话人说话时，言语快速传送出来，这要求听话人如果抓不住全部也要能抓住相当一部分成分，以理解他所听到的话语。听话人意识到词是在构词成分已经说出来以后，他理解句子也是在构成句子的词说出来以后。要想理解话语，一方面要注意言语的流动，同时要注意“同时综合”（simultaneous synthesis）的时刻。这是一百多年前，俄罗斯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塞柴诺夫（I.M.Secenov）在《思维成分》（*Ėlementy mysli*）当中的说法。在此过程中，刚刚摆脱直接感觉的成分与瞬时记忆的成分结合在一起，这些成分而后逐步形成越来越大的组合：语音形成词，词形成句子，句子形成话语。

我想说，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是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一领域当中的许多问题应该重新思考，而且应该更认真地思考透彻，要考虑到结果的整个范围。

诗人阿拉贡（Louis Aragon）在晚期的一部小说当中，很恰当地提到回忆和遗忘在语言发展过程当中的周期性以及遗忘的历史作用，遗忘通过语言创造加以弥补。这一思想上个世纪的几位孤立的语言学家就提出过。

若干个世纪以来，语言学不止一次提出省略（ellipsis）的问题。省略在语言的不同层次上都有表现：语音，句法，叙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省略问题的研究只是局部的。还有一种技巧，今天的语言学考虑得更少，也就是怎样感觉到是有了省略。通过这种技巧，听话人把（在所有的语言层次上）省略掉的东西补充上。我们也没有正确认识到听话人方面的主观性，听话人创造性地填补省略所造成的空缺。消除歧义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在过去数年，消除歧义是语言学争论颇多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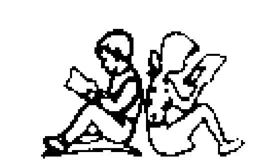


个问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一个本质区别。口头语言只具有纯粹的时间特征，而书面语言则是把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听到的口语语音稍纵即逝，但是当我们阅读时，字母通常是不动的，词的书写流动时间可以颠过来倒过去，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读。更有甚者，我们可以通过预测跑到一个事件的前头。对听者而言，预测是主观的；而对读者而言，预测就变成是客观的了，因为读者可以先读信件或者小说的结尾，而后再去读前面的部分。

我们已经探讨过音位与音位构成成分（也就是区别性特征）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对于理解能指必不可少。作为一种语音和音（即一组同时发生的区别性特征），音位在所指层面上有类似的东西，即一组同时发生的语法意义（按照索绪尔的弟子及其在日内瓦的继承人巴依的说法，是“所指的堆积”）。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拉丁语 *amo* 中的词尾-*o*，可以同时表示动词的人称、数和时态。在语篇的流动中，用一个成分传达一组同时发生的意义成分，这种方法是所谓综合性语言语法系统的特点。另一方面，粘着性语言（如突厥语）赋予每个后缀一个语法意义，把实际上共存的意义转换成后缀的时间序列，每个后缀都有它自己的价值。两个互相竞争、本质上相反的因素（即同时共存和时间上的相继性），它们的能量（capacity）可以解释时间概念在语言结构和生命当中或许是最典型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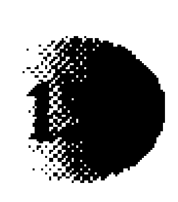
在时间的共存性和相继性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冲突。比如，一方面是语言事件（speech event）的时间，另一方面是被叙述的事件（narrated event）发生的时间，这两者的冲突在语言艺术当中特别明显。由于语篇，尤其是艺术语篇，是在时间上布置的，因此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怀疑，在语言艺术当中是否可能克服时间不息不止的流动。时间的流动使诗歌对立于静态



的绘画。同样，人们怀疑绘画是否能够展示运动和诗歌。我们能否通过语言的流动，借助提供给我们的手段，传递这样一个形象：一个骑士身披盔甲，坐在马上，或者说，语言的法则是否要求这样一个场景作为一个叙述来体现，也就是叙述骑士着装和备鞍的过程？这也是德国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论点，他曾建议，在诗歌描写当中，用时间的相继性来代替空间的共存性，而比他年轻的德国作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答复则是捍卫同时性的场景，因为共存性可以使诗歌克服叙述事件的时间相继性。

波兰古典语文学者齐林斯基（Tadeusz Zieliński）的研究表明，在语言叙述当中，一方面是叙述不断向前进展，另一方面会遇到几个活动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发生的情况。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而《伊利亚特》的史诗传统就排解了这两者的矛盾。在《伊利亚特》当中，某一个人物的活动必然要使其他所有人物在同一时间不出现和不活动。与此相对照，还有一些诗歌方法是通过把几个同时发生的事情在空间上分散开来以克服上述冲突。一篇叙述里的时间可以倒转过来，故事可以借助于追述回忆的方法，或者从故事的结局开始，采用倒叙的方法。更有甚者，叙述者可以直接把倒转过来的事情发生的顺序加在虚构的现实身上，比如本世纪俄罗斯的伟大诗人科勒比尼科夫就是这样。在科勒比尼科夫讲的一个故事里，故事从两个主人公生命的结尾讲起，往前追溯，但是又按照这些时间没有颠倒的正常顺序讲述过去和未来。

最后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复活节戏剧。中世纪的复活节戏剧把描写圣徒的神秘剧和描写怪人的传统滑稽剧结合在一起。剧中人物同时生存在两组时间里。一方面，他们参与福音故事所讲述的事情，而故事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前。另一方面，他们又满怀喜悦，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复活节美餐。因此，福音故事所讲述的事



情看上去既是遥远过去的事情，同时又是年复一年的现象。在短的叙述尤其是诗歌当中，时间可以是单线性的，也可以是多线性的；可以是平铺直叙，也可以是回转倒叙；可以是不断向前，也可以是中途间止；甚至可以是直线运动（rectilinearity）与环形运动（circularity）的结合（比如中世纪的复活节戏剧）。我认为，语言使我们对时间的敏锐体验无与伦比，很难再找到其他的领域，或许音乐是例外。

我坚信，对语言时间最有效的体验是在诗歌里，书面的、文学的诗歌是这样，口头的、民间的诗歌也是这样。无论是严格的韵律诗，还是自由体诗，诗歌都具有时间的两种语言变体：语言事件的时间和被叙述事件发生的时间。诗歌属于我们对语言活动（包括动作［motor］活动和听觉活动）的直接体验。同时，我们密切结合诗篇的语义学来体验诗歌的结构，而不管诗篇的语义学和诗歌的结构这两者是和谐还是矛盾。这样，诗歌就成为发展的情节的一部分。很难想象对时间流动的感觉比这更简单，同时又更复杂；比这更具体，同时又更抽象。

就像拉丁语 *versus*（韵文）一词的词源所提示的那样，韵文（verse）包含了有规律地往复出现的意思，这与散文不同。拉丁语 *prosa*（散文）一词的词源提示的是往前运动。诗歌涉及对现在时间的直接体验，对先前诗句作用的回顾以及对下面诗句的生动期待。这三种印象结合在一起，形成变量与不变量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这些印象向作者、读者、背诵者和听者提示了诗歌韵律不变的一面，而诗歌当中移置（displacements）和偏离（deviations）的现象说明并且加强了诗歌韵律不变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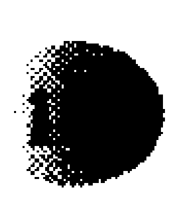
儿童对时间的体验所采取的形式与儿童语言的发展关系密切。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学者直到最近才注意到，儿童常常记得他们逐步掌握语言的早期阶段。儿童喜欢谈论语言。元语言的运作是儿童语言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儿童是这样回忆过去的：



“我小的时候，说话是那样的，现在不同，我说话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儿童像婴儿那样说话，或者是作为一种游戏，或者是为了引发成人的温存和喜爱。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在深入分析语言的时候，指出过一种现象，他称之为“转变形式”（shifters）。“转变形式”在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当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虽然转变形式这一概念人们过去认识不足，因此需要对它更下力研究，但是我一段时间以来却认为这一概念是语言学的一块基石。作为语法形式，转变形式的一般意义的特点是它指向某一言语事件，在这个言语事件当中，转变形式出现。因此，过去时态是一个转变形式，因为过去时态所指的事情发生在某一言语行为之前。动词的第一人称形式或者第一人称代词是一个转变形式，因为第一人称的基本意义是所指返回到言语行为的始发者。同样，第二人称代词包含的所指是言语行为的对象，即听者。如果说话者和听话者在谈话过程中发生变化，人称代词“我”和“你”的实质内容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人称代词的所指内容可以转变。当呀呀学语的孩子不再满足于对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作出直接言语反应的时候，他就想把时态包括在语言的用法里。这个过程在儿童语言习得相当早的阶段就发生了。

在这个时候，儿童语言里首次开始出现主语和谓语都具备的句子。这就使孩子可以把不同的谓语赋予同一个主语，把任何一个谓语赋予不同的主语。这一创新也就把孩子从此时此地（*hic et nunc*）的直接时空环境里解放了出来。从此以后，他就可以谈论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他发生的事情。随着时空参照点的转变，孩子逐步认识到，言语行为参加者的角色可以转变。时间的概念，就像空间远近的概念一样，开始在孩子的语言里出现，比如“我——你”，“这里——那里”，“我的——你的”，“现在——那时”。



泼沫斯卡：

根据你的说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任何语言行为，任何语言现象，从音位到文学著作，都必然要进入一个双重的时间框架，也就是线形的相继性和严格的同时性。而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的手段，它的力量和局限也恰恰就在于此。



语言中的空间因素

泼沫斯卡：

在《论欧亚语言联盟的性质》（1931）一文当中，你第一次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语言的变化提出了空间的问题。在这篇论文中，你用新观点讨论了语音演化的问题：除了共同起源的遗传因素，语言变化看起来还受到地域邻近因素的影响。邻近性可以取代亲缘性。你是怎样产生这一想法的？那一时期的科学是否为这一想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雅柯布森：

在两个对话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distance），距离的远近依听话者而变化。我们的语言手段必须根据对话是限于家人、邻里，还是外来人而变化。当然，除了纯粹的空间距离，还必须考虑社会距离和文化距离。换言之，我们在此遇到的是属于地理方言学和社会方言学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会几种方言的能力（interdialectal aptitude）。为了理解对方，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与对话者之间的语言差异。这样，可以说我们至少是被动地掌握某些地域上毗邻的方言。此外，我们有一种天生的倾向，要接近对话者讲话的方式。这样，我们就会获得他所

讲方言的一些特点。我们的语言代码，即索绪尔语言学叫做语言的东西，如果没有语言的交换即言语就不可能存在。语言代码包含几个子代码，子代码由各种各样的成分构成，我们根据不断变化的语境和对话伙伴，既作为听话者又作为说话者来使用这些子代码。这是我们的代码即语言的构成多样性的一个条件，说话主体具有根据当时需要从一种子代码自由转移到另一种子代码的能力（确确实实是能力［competence］）。[①]

如果我们不再相信语言是一个不动系统的神话，如果我们在分析语言系统的时候把时间作为一个内在因素，那么我们也应该把空间包括在这组语言的内在因素之中。在考虑空间因素的时候，我们在语言系统当中除了不变量也发现大量的语境变体。语境的多样性在这里首先指的是对话者的多样性。除此之外，我们也把方言的变化作为文体手段。因此，根据主题以及我们对主题的态度，我们要么在语言当中夹杂许多方言，要么很小心地注意不夹杂方言。只有狭隘的教条主义才能人为地把文体标准与语言代码区分开来。实际上，这些文体标准是语言代码的组成部分。

有鉴于这些考虑，我们关于扩散（diffusion）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做法原则上是在变化的起源和变化的扩散这两个概念之间找出绝对的界限，这种做法不再有效了。毫无疑问，变化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与扩散联系在一起。如果最初的一个失误（口误，语言错误），创始人一再不断重复，而后他周围的人也接受下来，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失误才从一个单一的错误变成语言变化的社会事实；最初，它是随意的变化，或许历经许多年之后，它会成为强制性的变化。

① 人们在遇到 competence 一词的时候，往往想到乔姆斯基的理论，所以雅柯布森在此强调了该词自身的基本意义。——译注。



泼沫斯卡：

单一的错误是否可能成为一种语言变化的核心因素？有关错误的概念是否立论充分，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雅柯布森：

我所说的“语言错误”（speech error）指说话者背离了现存的语言规范。这种背离现象的发生是否纯属偶然，是否包含某种用意，或者是无意识的？我并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只是偶然无意的事情，说话者就没有理由重复错误，他周围的人也没有理由接受这个错误。如果错误一再重复，成倍增加，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的是对这一用法的需求，尽管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需求。不过，这种重复使用有一些限制。开始的时候，在说话者的范围和语言文体的语境方面（变化创新在这一语境中发生）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以后，变化从一种文体扩散到其他的文体，在语言当中的使用日益广泛，而这又是以语言系统和说话者需要这种变化创新为先决条件。语言的省略文体（elliptical style）是促进变化的确定、稳固和扩散的一种方式。在省略文体当中，可以省略某种成分，比如一种音位对立。这种省略起初是任意的，最终可以导致语言中一组音位区别的丧失。不过，只有当语言系统需要抑制这一音位区别，即该音位区别消失（dephonologization）的时候，或者当需要用原先多余的另一音位区别来取代这一音位区别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发生。这是音位变化（transphonologization）诸多情形的一个方面。1923 年，我在论述捷克诗歌的著作中初次研究了音位变化问题，并且使用了“音位变化”这一术语。我那本著作是研究普通音位学的。

在语言学者可以连续观察的语言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语音变化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有一个例子是现代法语丧失紧元音与松元音区别的趋势，比如 *saute* – *sotte*（/o/ – /ɔ/），*pâte* – *patte*

(/ɑ/－/a/)。在有些法语方言当中，这种区别的丧失仅限于说话时不在意和语速很快的省略文体，而在另外一些法语方言当中，这种区别则扩散到所有的文体，至少是扩散到某些成对的词。另外一个有特点的例子，法国学者在上个世纪末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圆唇鼻腔元音（rounded nasal vowels）与不圆唇鼻腔元音之间区别的消失，比如 *brun* － *brin*（/œ̃/－/ɛ̃/），*bon* － *ban*（/õ/－/ã/）。这一趋势一旦完成，就会使法语鼻腔元音系统只剩下前后发音位置的区别。不过，实际上只有前元音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不圆唇的情况，这一现象很容易解释，因为圆唇和腭化的组合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不圆唇所导致的同音成对词很少。在鼻腔后元音当中，圆唇——不圆唇区分的丧失没有经历同样的扩散，只是在说话不经心的狭隘范围内存在。对此可以有两点解释：第一，在元音当中，圆唇与后舌（backness）的组合具有首要的（无标记的）性质。第二，圆唇/非圆唇区分的丧失会产生大量的同音词（比如，*cheveux blonds*［金发］变得与 *cheveux blancs*［白发］同音，会导致误解）。

通过考察不同语言的语音和语法变化的历史，我日益确信把两种相反的力不断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一种力是保持平衡的倾向，另一种力是破坏平衡的倾向。这是语言自主运动（selfmotion)的精髓。破坏平衡的主要手段是在语言的省略和表现（expressive）方面。试图在语言系统内部重新确立被破坏的平衡，这种变化在语言系统新老次序的转变过程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这方面，把语言变化与一盘棋进行比较的传统做法十分令人信服。

当然，一个语言失误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发起，甚至是在几个不同的地方。不过，我们面对的还是语言内在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促成变化的多重发生和多重合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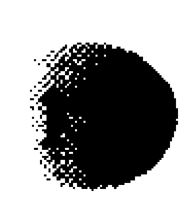
同样，在变化的起源地与更大的地区之间，接受变化还是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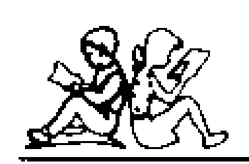


绝变化，这两者之间存在竞争。每一个语言社团，社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一定程度的遵从性（conformity）。基本的问题是在空间遵从性与时间遵从性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为了进一步接近邻近的语言社团，一个语言社团会吸收在周边语言社团已经生根的一个语言成分，该成分可以促进彼此的交流，使两个语言社团更加接近。采取这种吸收的社团是空间的遵从者（spacial conformists），他们拒绝了自己语言的传统，因此在时间上是不遵从者。与此对立的现象提供的是相反的例子，时间上的遵从者，空间上的不遵从者，即以捍卫自己语言的传统为名拒绝吸收临近语言社团的语言成分。

我们所说的空间上的遵从并不局限在方言之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涉及语言之间的关系。在本世纪，语言科学第一次严肃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语系（linguistic family）的特点可以超出该语系的范围。这种扩散常常影响到在结构和起源方面相差甚远的语言，尽管有的时候这些影响局限在某一地域的一个部分。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使人们接受了“语言联盟”（language alliance）这一术语，这一术语是特鲁别茨科伊1928年在海牙召开的语言学者国际大会上创造和提出的；它还促进了这一概念在词法学、句法学和语音结构方面的发展。奇怪的是，语言之间结构上的特征很快就吸引了研究美洲和非洲当地语言的美国研究人员的注意力，而欧洲大陆语言结构上的特征却基本上没人注意。

博阿斯（Franz Boas）揭示出有些语音现象和语法现象是美洲印第安语言所共有的，这些语言覆盖了大片地区而与起源无关。他知道这些共同特征根本就不表明这些语言在起源上属于同一社团。但即便像博阿斯这样杰出的观察者也认为，这种语言之间特征的扩散仅仅是美洲和非洲语言的特点。你可以想象，当我告诉他我在旧世界（the Old World）观察到的语言联盟的情况时，博阿斯是多么惊讶和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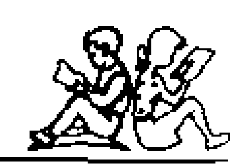


30年代，我发表了几篇论文，证明存在一个广大的“欧亚语言联盟”（Eurasian linguistic alliance），它包括俄语，东欧的其他语言，大多数的乌拉尔和阿尔泰语言，所有这些语言都利用腭化辅音与不腭化辅音所构成的音位对立。我还顺带提到环绕巴尔干地区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都具有两种词调（word tone）构成的音位对立。

开始的时候，我关于语言联盟的论文和报告遭到语文学权威的恶毒攻击。他们承认我所搜集到的证据，但是不承认语言联盟的这些标志有任何科学价值。他们断定，这些例子尽管很多，但是纯属偶然。荷兰杰出的语言学者维克（N. van Wijk）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接受我所观察到的材料，但同时坦率承认自己的困惑：怎样解释这些现象？今天，语法层和语音层上的语言联盟的思想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不过，这也没有排除仍然有人默默地反对我们的建议，这种反对一直存在。我们的建议是，传统的语言起源的纯遗传观点必须由语言关系的地域观念加以补充，这种地域关系是以后才得到的。从那时以来，科学在发现和精确确定不同的语音联盟和语法联盟方面完成了许多工作，遗憾的是，还存在一些令人可叹的障碍，比如缺乏语音地图，这些障碍一直在延缓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语言联盟如此频繁出现并且依然存在，这不应该再莫名其妙了。我们已经提到过不同方言在个体使用时完全或者部分融合的常见例子。此外还应加上双语现象（bilingualism）的例子，双语现象广为人知，但还研究得不够。在双语人的语言思维当中，两种语言的价值彼此相等并且是一种内化的相等（internalized equivalence）。在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融合以及相对的界限方面，人们可以观察到各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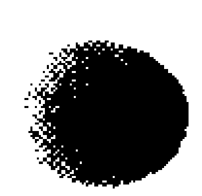
在我这一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比方说吧，人们在与同龄人交谈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俄语变到法语，从法语转成



俄语。他们在说俄语的时候，有时会搀杂法语词语；在说法语的时候，有时会加入俄语词语和表达方式。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当中所描写的时代一直到最近，在俄罗斯人的口语当中夹杂法语语风（Gallicisms）一直就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对于《战争与和平》这部历史小说当中的人物而言，法语不是外语，而是俄语诸多文体当中的一种文体。另一方面，从文体角度看，这些讲法语也讲德语的俄罗斯人，通常不允许在俄语句子里直接加入德语词语（Germanisms）。在他们的头脑里，这两种语言的界限很清楚。而法语语风在俄罗斯贵族的语言里，不是局限在词汇和短语方面，而是常常直接影响到语音。比如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普希金注意到，上流社会的人可以把俄语元音+鼻腔辅音的音位组合改变成为法语的鼻化元音。

能说邻国语言、能与邻国居民亲密交流、能把两种语言互译的人，往往得到同胞的高度敬重。而这些人常常把外语的语音或语法特征转移到母语上，好像是为了显示他们对邻国语言了解透彻。起初，这些借用的性质是文体上的，以后似乎成了这些双语人语言视野开阔的象征，他们的单语同胞则轻而易举地模仿他们。虽然这种模仿开始的时候只影响到一些孤零零的成分，但是逐步成为时尚，并且最终名正言顺，成为母语的一部分。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语言联盟。

语言社团在选择构成语言联盟特征的时候有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很有意思。环绕巴尔干的语言在起源和演变方面不同，但是韵律成分结构却相同并且构成了这种语言联盟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呢？辅音腭化的区分功能构成欧亚语言联盟，为什么会选择辅音腭化的区分功能？这些特征的选择以及特征扩展的方向和限制，这些问题都要求语言学采取新的方法和新的标准，并且要求跨学科的解释。这种第二位的语言亲和（linguistic affinities）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每走一步，都会从中发现一系列尚待解决的



问题。一度貌似偶然事件拼凑而成的东西，现在我们却从中体察到有待解释的地域语言学的规律。

西欧的语言有冠词，东欧的语言没有冠词，只有建立语言地图集才能使语言学者把类似的等语线（isoglosses）作为分界线系统地加以思考。特别有意思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语言和巴尔干南部的语言（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它们是临界语言（border languages），因为在这些语言里，冠词是后置的（post-posed article），这与冠词前置的西欧其他所有语言形成对照。斯堪的纳维亚北部语言处在有冠词和无冠词语言分界线的正北，巴尔干南部语言处在有冠词和无冠词语言分界线的正南，这两组语言却具有共同的特征，起因是什么呢？我在《选集第2卷：词与语言》（1971：722）的末尾处引用过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一句话，我想在此重复他的话："让我们永远不要提偶然性"。上述冠词后置的语言处于一种中间位置，这并不难解释：前置冠词的功能是作为独立的词（比较，the boy，the young boy），而后置冠词是简单的后缀。因此，冠词后置的语言与没有冠词的语言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一个可以自由分开的独立冠词（word-article）。

应该指出，在语音、语法特征的扩散和这些特征的来源语言（它具有社会文化的优势）之间不可能确定任何联系。以为在文化、社会政治或经济方面占优势国家的语言必然胜过在上述方面薄弱、依赖性强国家的语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常常有这种情况，语言的影响是从弱的一方传到强的一方。我们还应该指出，这些分布广泛的等语线一般与类似的、令人困惑的人类学特征的地域分布线相吻合。这些联系常常是我们始料不及的，需要根据萨维斯基（Petr Savickij）提出的方法论进行多方面的分析。萨维斯基是有独创性的学者，结构地理学的先驱。

如果说语言联盟是语言遵从性的极端表现，那么我们在语言



的关系当中也可以看到与此相反的现象，即不遵从性。有些语言有被周边语言淹没的危险，所以有的时候，这些语言会产生一些很特别的特征，把这些语言与威胁它们的周边语言结构鲜明地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斯拉夫语言当中，只有卢萨特—索布语（Lusatian-Sorbian）和斯洛文尼亚语在词法系统里保存甚至部分发展了双数的范畴。卢萨特—索布语有被日耳曼语淹没的危险，而斯洛文尼亚语则有被意大利语淹没的危险。把时间和空间问题从语言系统的研究当中排除出去，过去和现在所有这种企图都会使语言系统极其重要的原则枯竭并且遭到破坏，而语言系统极其重要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宏大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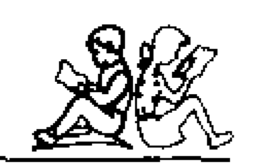
14

变量与不变量

1911 年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曾经试图勾勒出俄罗斯最古老的抑扬格（iambs）诗歌的形式特征。从那时起，我的研究工作虽然涉及的领域很广泛，但又很相似，工作的主题和方法就是在变量当中寻找不变量。不变量与变量的相互作用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作诗法（versification）具有很精巧的强拍—弱拍（downbeat-upbeat）、终止—连接（break-bridge）的二分法，还具有两个基本的韵律概念（即谋篇/design/与实例/instance/）的相互关系。作诗法提供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可能性，可以判定诗歌历经曲折变化之后所保留下来的关系上的不变量，可以确定和解释变化的幅度。

1923 年我出版了一部专著，《论捷克诗歌》。这部著作以及其后发表的几篇论述诗歌韵律的论文一并收入我的《选集》第五卷《论诗歌，诗歌大家以及诗歌探索者》(1979)。《论捷克诗歌》是我长期、详细讨论诗歌形式与语言关系的起点。这种研究需要认真确定语言赋予韵律成分（prosodic elements）的各种功能，而这种工作对于在相应的作诗法系统当中运用这些韵律成分具有重大的作用。

对诗歌形式与语言关系的研究把诗韵学（metrics）与语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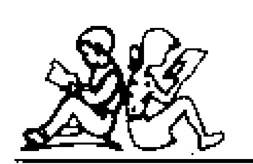


联系在一起。对这一问题持续不断的探索促使我阐明类型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在同一个文学流派里，一位诗人或者几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当中什么是保留下来的不变量，什么是变量。再比如文学类型之间的韵律切分点（metrical cleavage）问题。诗歌类型在诗歌语言历史演变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变化也需要同样的研究方法。我的试验材料主要是斯拉夫，尤其是捷克诗歌类型。

一组相似语言（无论是否同源）当中趋同或趋异的韵律规则促使我研究比较诗韵学的两个方面：历史的方面和类型学的方面。通过详细对比斯拉夫不同民族口头诗歌的传统，我想找出原始斯拉夫语作诗法的基本原理，从而能对梅耶寻找印欧诗歌的工作有所贡献。与此同时，诗韵类型学的进展使我更细致地找出不变量，并且更深刻地洞察诗韵的普遍现象，我在《诗学与语言学》（1960）中强调过这一点。通过研究地域遥远的语言所具有的诗韵现象，比如日耳曼诗歌的首韵法（alliteration），摩尔达维亚诗歌诗韵的进入规则（admissive rules），中国韵律诗的平仄安排，我加强了寻找作诗法普遍基础的工作。

韵律成分有两类。一类有区分意义的功能，另一类有界定（delimitative）功能。两者的区别自然就成为我 1923 年论著的主题，论著同时运用相同的功能主义方法对整个语音系统进行研究。我在书中提出了“音位学”（phonology）这一名称。音位学结合意义研究语音。我断定，区分意义的成分具有严格的关系性（relational character），这些成分通过二项对立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它们是语音等级体系的成分。自从我开始研究音位学以来，我就一直在寻找语言的最终成分，寻找由这些最终成分构成的语言网络的结构规则。古代先贤已经提到存在有这样的终极成分。一个世纪以前，有几位大胆的语言学先驱在他们敏锐的著作当中提出了“音位”的概念。我曾尝试追踪这些线索。

把音位分解为“区别性特征”，把“区别性特征”事实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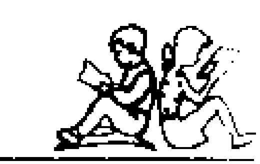
为语音系统最小的成分，这本身就提示了最小成分的存在。30年代末期完成了这一任务。这项工作要求对诸多变量当中的共性有敏锐的洞察力。语境变体的概念逐渐越发贴切，也研究得更加精确。对语言进行连续的切分证明是可能的。

语音系统的结构对于语言研究很有用处。语音系统的类型学比较可以揭示潜在的重要法则，导致得出最后结论，即“各个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是普遍不变量的不同体现形式。”通过讨论某些区别性特征的不可兼容性和相等性，我们找到了一组非常有限而又有效的区别性特征。

事实证明，音位学研究关系不变量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到语言的其他层次上，尤其是可以用来研究语法范畴的一般意义与特殊意义（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语境意义）两者相互关系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一点在我对格的研究、对“转换形式”（shifters）复式交错结构（duplex overlapping structures）的研究当中很明显。“转换形式”把动词、代词与名词区分开来。从我的论文《俄语变位》（1948）可以看出，不变量的标准是语法形式的基础，它使我们有可能预料变位的整个形式。吉尔亚克语（Gilyak）复杂的词素音位学也需要相同的研究方法。

对语音层次与诗歌密切关系的认识在诗韵学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见地。同样，研究语法范畴的新方法使我和我的同事在过去20年能大致描绘出语法转义（tropes）在诗歌当中的重要作用，而这种重要作用直到最近还被人低估。这一问题可以参见我的《选集》第三卷《语法的诗歌与诗歌的语法》（1981），该卷对不同语言、不同时代的许多诗歌进行了分析。

语法上的平行法（parallelism）在世界各国的诗歌中普遍存在。平行法由变量与不变量组成，对使用同一诗歌标准的人具有雄辩的表达力。平行法尚需更严格的科学分析。平行法这种技巧对语言学和诗歌同样有效，尤其是就平行法所涉及到的复杂的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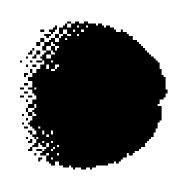
法问题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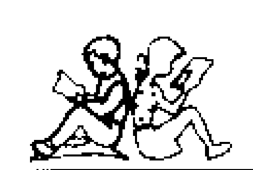
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语言艺术，有必要广泛采用不变量的检测方法。带着这一想法，我尝试研究过诗人神话（poets' myths）的问题，比如《普希金诗歌神话当中的雕像》(1937)，马雅可夫斯基神话意像的单一塑造（monolithic buildup）等。

人们常常抹去作家个性化的创作与口头文学传统倾向于集体创作这两者之间的界线。保加梯诺夫（Petr Bogatyrëv）和我没有因袭这一做法。我们对民俗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查，认为口头文学传统的特点是不变量与变化性之间存在不同的相互关系。这一特点造成各种各样的结果。这一出发点恰恰是我《选集》第四卷《斯拉夫史诗研究》(1966)、《选集》第七卷《比较神话学论文：语言学和语文学研究》（1985）的原动力。第四卷研究斯拉夫尤其是俄罗斯的口头和书面史诗传统，文章多数写于40年代。第七卷研究斯拉夫和印欧比较神话学，特别是这种神话学在语言和民俗方面的痕迹。

现在回到我自己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得出的结论上。我只想再列举几个领域，这些也是我喜欢研究的主题。

时间和空间通常被视为语言代码的外在因素，但是研究证明它们的确是代码的成分。在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代码当中，任何进行过程当中的变化都体现为初始形式和终结形式，两者作为文体变体而同时存在，其中一个古旧，一个新潮。但是两者在语言社团中甚至在个体成员的用法中可以相互换用。我在探讨共同斯拉夫语重音演变问题时论述过这一点，有关的三篇论文《从音位学探讨共同斯拉夫语韵律系统的结构与演变》(1963)，《再论斯拉夫语历史音位学的韵律问题》(1964)，《共同斯拉夫语韵律系统的信息与冗余》（1965）收入《选集》第一卷《音位学研究》增补本（1971）。1927年，我在刚刚成立的布拉格语言小组作了我的第一次报告。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主张清除共时与历时之间的





矛盾，提出永恒的动态共时（dynamic synchrony）的思想，同时也强调了语言历时层面上静态不变量的存在。

就空间因素而论，代码也可以转换。语言代码当中有一组变量，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适应方言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对话者的需要。这种情况造成语言特点的扩散。30年代，我写过几篇论文（1931b，1931c），讨论空间因素极端的表现形式，也就是空间因素的和睦状态（*rapproachement*），特鲁别茨柯依称之为“语言联盟”（Sprachbund）。以后，我一再呼吁研制大范围的语音地图，虽然我的呼吁直到现在仍然徒劳无功，但是这项工作无疑会有惊人的前景。

1939年至1941年，我先后旅居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三个国家。我当时关心的是语言学个体发生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被忽视。研究的结果是专著《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1941）以及后来对儿童语言和失语症的许多观察和思考。通过观察儿童语言的发展，我得出了结论：掌握语言的过程与元语言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对我很有启示。我的这些观察使我以后对语言功能的框架进行了改进（参见我1956年在美国语言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

我对失语症的不断研究可以总结如下：“语言研究中基本的二项对立概念是了解失语症二分法的钥匙，这种二分法很明显也就是诸如编码—解码，组合关系—聚合关系，邻近性—相似性等二分体（dyads）。这些概念已经逐步进入高级神经心理学对失语症之谜的研究。”邻近性和相似性的对立在语言和诗歌当中有种种表现，也可以描绘成换喻（metonymy）和隐喻（metaphor）的对立。这一问题迫切需要更深刻、更广泛的研究。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的生物学根源，但是这并没有排除和语言同样相关联的社会前提。这些前提包括对话者的协作和必需的学习。20年代我住在布拉格。从那时起，我一直研究斯拉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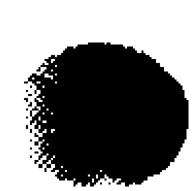
民族自决的历史。这部历史是语言创造力最深刻的表现形式之一。从一开始就有来自语言方面的激励，支持斯拉夫民族的自决，比如表现基督教圣灵降临节的奇迹剧（Pentecostal miracle），圣餐礼（the Holy Communion）的方言化。我在这方面的论文收入《选集》第六卷《早期斯拉夫的道路和交叉道路》（1984）。

我积极期待符号学的发展。符号学有助于界定语言在各种符号系统当中的特殊地位，也有助于确定把语言与相关符号系统联系在一起的不变量。

最后，我坦率地承认，二项对立的研究方法一直吸引着我。我相信语言学和语文学彼此影响，相互致意。毫无疑问，我在语言学方面的许多推论常常得益于我在语文学方面艰苦的工作，比如研究古教会斯拉夫语的歌曲和诗歌，它们的来源十分复杂，与拜占庭的歌曲和诗歌模式有联系，但又是自主的。研究语言学理论与语文学艺术的相互关系，这对于研究斯拉夫叙述文化（verbal culture）最特殊的表现形式证明很有帮助，比如说俄罗斯最古老方言的痕迹；用古俄语写成的《伊戈尔远征记》（Igor' Tale）当中复杂的修饰风格（*ornatus difficilis*）；中世纪早期希伯来文本的捷克语注释；14 世纪捷克的模仿神秘剧（mock mystery），剧中把神圣、世俗和淫荡的主题大胆地编织在一起；用俄语口语编写的汉萨同盟指南（Hanseatic manual），该指南在动荡年代（the Times of Trouble）之初完成于普斯科夫（Pskov）①。

我与先锋派诗人、画家的亲近肯定是影响我诗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因素。1918 年，我就赫勒比尼科夫（Xlebnikov）

① 汉萨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是公元 13 至 17 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俄罗斯北部城市普斯科夫（Pskov）、诺夫哥罗德（Novgorod）等是该同盟成员。动荡年代指 1610 年至 1613 年，其间俄罗斯王位空缺，各种势力为争夺沙皇王位而纷争。——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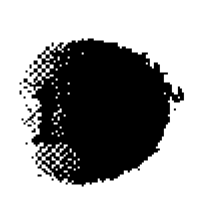
的语言艺术写了一部纲领性的著作，1921年出版。书中的一些论点就来自我同这位无与伦比诗人的多次会见。我们的会见始于1914年的前一夜。几周以后，在莫斯科一家名叫“阿尔卑斯玫瑰”的咖啡馆里，我试着向不屈不挠的意大利诗人马利奈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阐明赫勒比尼科夫诗学的精髓。我想补充一点，1919年4月2日，我在莫斯科的报纸《艺术》（*Iskusstvo*）上面发表了《论未来主义》一文。文章赞扬意大利未来派画家抛弃了绝对性的东西，永远废除了单一向度的静态感觉（one-way static perception）。通往实验艺术和新生科学的道路对我们双方都具有吸引力，而这恰恰是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不变量。

15

论语言的辩证法

1982年的黑格尔奖授予给我，这对我不仅是崇高的荣誉，而且完全出乎意料，令我吃惊。学会显然认为，我对黑格尔的专心投入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尺度，涉及到当前人们对科学史的广泛而强烈的兴趣。我一再试图对学会的这一看法找到一种解释。因此，学会使我认识到，我一生所致力的两件工作已经成为今日科学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是克服学术上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另一个是克服抽象玄想的教条主义。这方面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他最近声明，自己被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的体系所深深吸引（见其著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1982年，第9页）。

语言学此时此地的现实使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大量的空间领域和时间段落。通过把时空领域当中合适的实体加以选择并且组织起来，语言的发生（production）和感知得以稳步地展现自己。我们选择和组织语言的活动，一般要受到行为规则系统的约束和指导。语言学的解释者常常认为，在酝酿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并不考虑这些规则。言语发生和感觉在时间上的变化是学者研究的惟一焦点。与此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在任何阶段，规则都制约语言的发生和感觉。这些规则已经被提高到语言学研究主要课题



的地步，被称作“语言”对“言语”，“代码”对“语篇”，或者“能力”（competence）对“表现”（performance）。 '.认为，有关能力的规则具有单一性，并且断然把这种单一性强加在表现的多样性之上。我反对这种把不变量与变量严格割裂开来的机械做法。没有一位说话者是局限在使用单一的一套代码。就本质而言，他与他生活环境里近在咫尺和远在天涯的社会成员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是他又不断调整自己的多重代码，从而使自己的能力适应不同的对话者，不同的话题以及自己不断变化的语言风格。就像在任何系统当中一样，在变量与不变量之间，存在不间断的联系，即永恒的同一性与语音、词法、句法、词汇以及变化手段多样性之间的联系。动态的共时性这一普遍现象说明，代码不断地相互变化。

在针对对话者作出各种调整（语言的一致性）的时候，在说话双方相互排斥（语言的不一致性）的不同程度方面，我们的代码历经最大限度的变化。这种最大限度的变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一个易变量（inconstancy）。这也是我对不变化与变化两者不可割裂的认识。从黑格尔早期的辩证法到今天的科学，尤其是语言学，这一命题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们得益于黑格尔思想启蒙的东西还远没有说清楚。特别要指出的是，时间和空间是彼此不可分割的、语言的内在因素，语言以及对语言的解释不能与这些因素割裂开来。每一言语活动都表示在运动机会（locomotor opportunities）之间不停地选择和决定。不管言语活动是涉及一个内部合并的习语（merged idiom），一个远方发生的巧合，也不管涉及的是正在进行变化的哪个阶段，是行将古旧的词，还是新词的最后阶段，这些运动机会都会浮现出来。

语音研究

16

语音规则的概念与目的论标准

语音规则的运作在一定的语言、一定的时期没有例外，这是新语法学派语言学方法论的基本设想。由于新语法学派未能为这一工作假说提供理论基础，所以这一设想直到最近还一再遭到批评。对这一传统信条的修正使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分析语言（尤其是语音系统）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该系统所服务的目的。

1）语音规则的运作在一定的语言没有例外这一思想必须限制在一个语言系统，该系统具有同一种功能。也就是说，这一思想必须限制在功能相同的语言成分上。

2）新语法学派未能成功地解释语音变化的社会性（语言社团为什么接受和认可个体的语言失误）。一旦从目的论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就可以找到答案。如果把语音变化的决定因素归之于代代相传，那也同样需要运用目的论来解释。

3）只有从目的论角度出发，才能完全理解在地域、社会、功能上不同的语言系统彼此交错的状况，因为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每一次过渡必须具有一个语言功能。

最初，用目的论解释语音变化的尝试比较片面，而且把问题过度简单化了。他们解释的理由包括省力（the economy of ener-



gy）原则、时尚因素、美学因素等。不考虑音位系统（即一个语言所特有的听觉—动作意象［acoustico-motor images］当中区分意义的手段总和），就不可能研究语音。

索绪尔和他的学派在共时语言学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在语言史领域，他们还停留在新语法学派的旧辙之中。索绪尔的学说认为，语音变化是破坏性的因素，是偶然的、盲目的。这一观点把语言团体的积极作用局限为只是感觉到语言某一阶段偏离了语言通常的系统，而语言通常的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系统。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之间这种矛盾应该通过把历史语音学（historical phonetics）转变为研究音位系统的历史来加以克服。换句话说，分析语音变化必须结合经历这些变化的音位系统。比如，如果语言系统内的秩序受到了干扰，就会产生一系列语音变化以达到新的稳定（就像下棋一样）。

从历时和共时角度比较不同的音位系统使我们能够制订一些普遍有效的语音规则。比如，在同一个音位系统当中，如果动力重音（dynamic accent）具有区分元音音量的作用，它与音高重音（pitch accent）无法兼容；音高重音与区分音调（tonality）的辅音无法兼容；在包含音高重音的音位系统当中，区分元音音量的重音与重音的各种语调变化可以同时出现。

克服新语法学派的传统并不意味着抛弃语音法则的概念。相反，用目的论的方法取代机械的观点可以加强这一概念。说话者使用语音，但是具有社会价值的不是语音的运动神经方面，而是其听觉方面。因此，同语言生理学相比，语音问题目的论的概念增强了听觉分析与语音问题的相关性。

17

音位与音位学

音位是音位学的基本概念。音位指的是一组共存的声音特征，语言使用这些声音特征来区分意义不同的词。在语言当中，不同的语音可以体现同一个音位。这种多样性取决于语言的文体以及音位所处的语音环境。这些语音之间的差异由外在因素决定，因此它们不能用来区分词义。这样的语音叫做音位变体。在捷克语当中，软腭音（velar）/ŋ/（比如/veŋku/）和齿音（dental）/n/（比如/venek/）是同一音位/n/的变体。第一个变体出现在/k/、/g/之前，第二个变体出现在其他位置。在英语当中，齿鼻音（dental nasal）/n/和软腭鼻音（velar nasal，拼写为 ng）可以在相同位置上出现，可以用来区分意义（比如 sin，sing），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音位。音位的概念最初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索绪尔的著作中有所概括，但是这个概念在现代音位学研究中才得到更广泛、更精确的使用。参见《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四卷（1931）。

音位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它结合语音所完成的功能来研究语音，而语音学的任务是从纯生理的、物理的、心理—听觉的角度研究语音。除了 phonology 一词，我们还遇到一些相同的术语，比如 phonematics（音位学），phonemics（音位学），func-



tional phonetics（功能语音学）。语音区别的基本功能是为了区分意义。语音的区别可以用来区分意义，这种区别被视为音位对立。一个语言所特有音位对立的总和构成该语言的音位系统。有一些具有普遍效力的结构规则是所有音位系统结构的基础，这些原则可以限制音位系统的种类。因此，全世界语言的音位类型学是完全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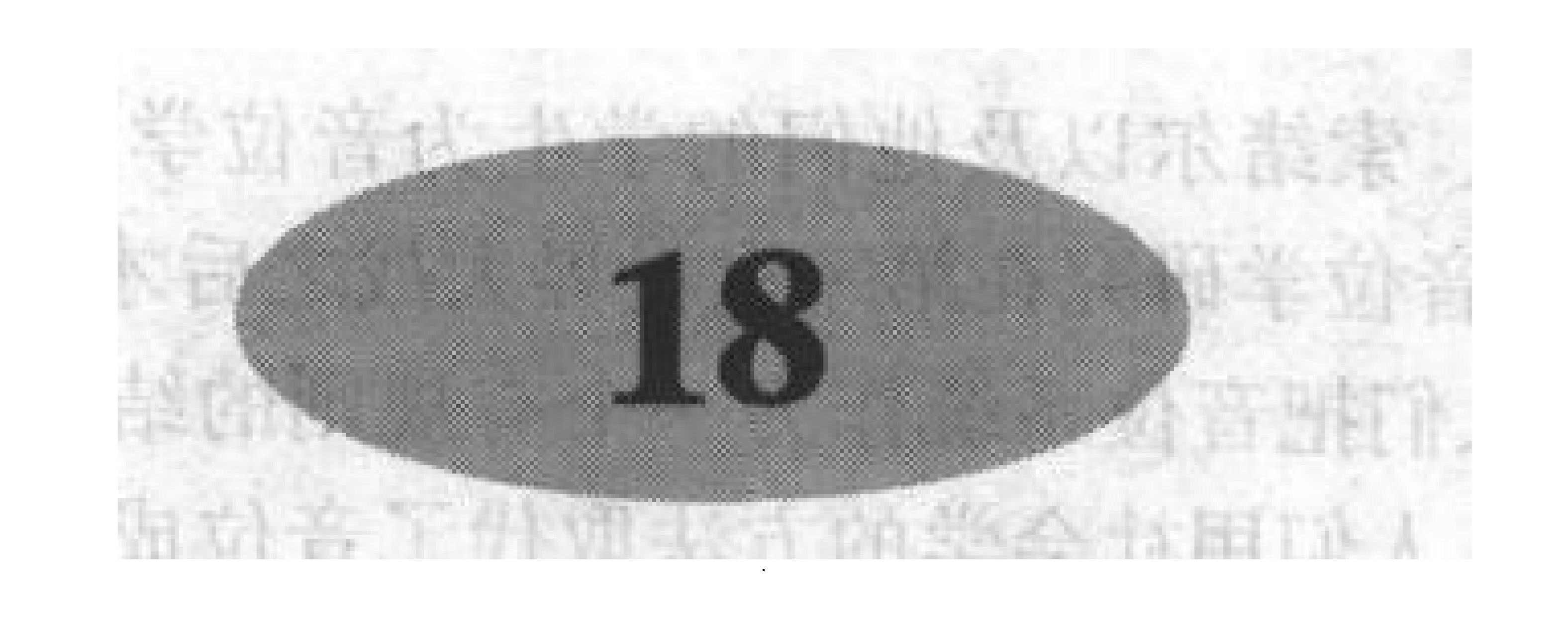
词汇音位学（word phonology）为一个语言特有的音位、音位相互关系、音位组合编制一份清单。词汇音位学利用统计来确定音位和音位组合的功能负荷量（functional load），确定它们在词汇和现行语言当中的频率。词汇音位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词素音位学[morphological phonology, morpho(pho)nology]。词素音位学分析词的词素成分的音位结构。词汇音位学研究可以区分词义的那些语音差异，而句子音位学（syntactical phonology）研究可以在一个词组（word group）中界定一个词或者区分一个词组意义的那些语音差异。

除了对音位系统进行共时的描写，音位学还有第二个任务，要说明音位系统发展的特点。与传统的历史语音学不同，历史音位学（historical phonology）以下列原则为基础：1）不考虑经历语音变化的系统就不可能理解语音变化；2）音位系统的每个变化都有目的。历史音位学把比较的方法拓展到在起源上没有联系的语言身上，研究出音位发展的类型学。而共时音位学是研究音位系统本身的类型学。同样，研究不同语音类型的地域分布并不限制在同源方言或语言的范围之内，而是要确定不同语音特征的界线与语言或语族（language families）的界线常常并不吻合。

音位学的方法在诗歌语言、标准语、书写（writing）等方面证明特别有成效，而以往的语言学在这些领域的工作完全失败了。音位学与书写的关系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意义，它使我们有可能解决拼写、速记改革、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字母

等问题。

博杜恩、索绪尔以及他们的学生为音位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系统的音位学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当时的情况是：1）人们把音位系统作为一个有规则的结构整体的问题提了出来；2）人们用社会学的方法取代了音位成分的心理学概念（所谓心理语音学）；3）人们用历史音位学补充共时音位学。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音位学会议（布拉格，1930年），该小组已经成为现代音位学的组织中心。有关文献参见《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一卷以下各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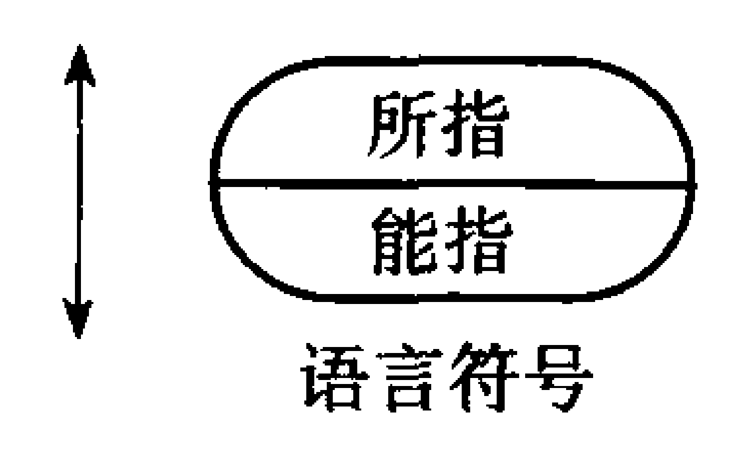


音位的概念

1. 音位的一般定义

每一个词，或者更广泛一些，每一个语言符号，都是具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实体。每一个语言符号都是声音与意义的统一体，换句话说，是能指（*signifiant*，拉丁语 *signans*）和所指（*signifié*，拉丁语 *signatum*）的统一体。

有人说得很正确，符号的这两个成分紧密相连，互相致敬，就像下面图中的箭头所指示的那样：



语言符号

比如法语词 *pain*（面包）。这个词的书写形式来自法语的传统或者历史，该形式与这个词的实际发音已经不再对应了。有些字典为这个词或多或少附上一个比较详细的音标。这个词现在的语音形式是什么样的呢？是/pɛ̃/，辅音 p 加上鼻元音 ɛ̃，这就是该词的能指。字典接着告诉我们说，这个词的意思是“用面团制成的食物，加上酵母，在烤箱里烤制。”这就是 *pain*（面包）一词的所指。如果有人说/pɛ̃/，能指就会使我们想到相应的所指，也

就是用面团制成的食物，加上酵母，在烤箱里烤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到这种食物，而我们又恰好是用法语思考，那么跳入我们脑海的听觉—动作（motor）的体现形式就是/pɛ̃/这一语音体现形式。

语音和意义这种密切的关系非常明显，但只是到了最近才开始对这种关系的结构进行系统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远未完成。我们知道，语音的链条支撑着意义，但是我们还需要知道，语音怎样体现这种功能。用一个比喻的说法，我们的问题是要发现语言的量子，也就是要找出能够表示意义的最小的语音成分。

的确，语言的语音物质已经研究得很详尽，这种研究尤其在过去 50 年产生了大量有启发性的结果。但是在多数情况之下，这种研究都是脱离语音的功能来研究语音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语音现象没有可能进行分类，甚至没有可能去理解。同样，如果只注意机器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只注意机器的外形而不考虑它们的用途，就不可能理解机器，也不可能将之分类。要想理解发音器官的各种活动，要想把这些活动分类，就必须考虑这些活动旨在产生的听觉现象，因为我们说话是为了有人能够听到。要想理解语言的各种声音并且把它们分类和定义，就必须考虑声音所携带的意义，因为我们让人听到是为了被人理解。

如果我们从纯粹语音学也就是纯粹感官的角度来观察语音现象，比如重音，如果直接观察动作和听觉的现象，用仪器分析这些现象，那么重音现象可以观察到的特征在不同语言当中基本是相同的。人们已经研究过听觉强度（auditory intensity）以及决定听觉强度的生理因素，说明了声带长度的作用。要把一个音发得响亮，我们就使用更大的气力，这种机械力会增加声带的长度，声带的振动在振幅上会增加，因此一个音变得更加响亮。人们在比较不同语言中的重音时发现，重音在程度上有区别，与音高（pitch）、音长（duration）联系的方式也不同，但是重音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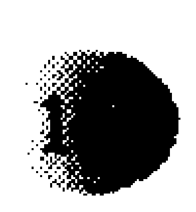
作基本上是相同的。与此相对照，语言对重音的利用程度以及重音的功能在不同语言中却是不同的。

要想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一个句子在俄语和捷语这两种斯拉夫语言当中的情况。虽然俄语和捷语在历史继承性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十分相似，但是它们在使用重音方面完全不同：

俄语：*baba kosit pole* （The old woman is mowing the field. 老妇人正在收割地里的庄稼）

捷语：*baba kosi pole* （The old woman is mowing the field. 老妇人正在收割地里的庄稼）

这个句子包含三个词，俄语和捷语词的重音都是落在第一音节。重音的作用在这两种语言当中好像完全相同。但是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尽管重音外表上相似，但实际上它的功能截然不同。在俄语里，重音位置可以变化，俄语里有重音落在第一音节的词，也有重音落在第二音节的词。因此，俄语重音是区分具有不同意义词的手段。重音落在第一音节的时候，*múka* 指“折磨”，落在第二音节的时候，*muká* 指“面粉”。在我们的例句里，如果我们说的是 *bába kosít*，而不是 *bába kósit*，那么意义就不是 the old woman is mowing (老妇人正在收割)，而是 the old woman is squinting (老妇人正在斜着眼睛看)。在捷语里，重音总是落在词的第一音节，因此重音无法区分词义，捷语重音的功能不是区分，而是界定（delimit)，也就是说，捷语重音表示一个词开始了：*bába kósi póle* （老妇人正在收割地里的庄稼)。重音可以告诉我们句中每个词各自的界限。捷语重音的这种界定功能在俄语里是不存在的。在俄语和捷语当中，重音都具有分离（disjunctive）和构造（configurative）的功能。重音的数量可以



向听话者表明句中词的数量，表明构成句子成分的数量。因此，捷语 *bába kósi póle*（老妇人正在收割地里的庄稼）这句话有三个重音，有三个词，或者有三个基本的句法成分。重音的这种功能可以通过次要的功能加以补充。在强调一个词的时候，该词处于突出的位置，这就表明该词是句子的出发点。如果强调的是句子的主语 *bÁba kósit póle*，我们表示的是 It is the old woman who is mowing the field（是老妇人正在收割地里的庄稼）。如果重音落在宾语上 *bába kósit póle*，这可以解释成 It is the filed that the old woman is mowing（老妇人正在收割的是地里的庄稼）。也可以通过重音来强调谓语 kósit。

在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功能当中，分离功能基本上是法语重音所具有的惟一功能。这些功能用以传达思想或者理性内容。不过在这些功能之上，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即情感的、表现的功能，或者说强调的功能。在表达这一功能的时候，法语重音可以从词尾移到词首。语音学家胡德（Léonce Roudet，1899，1910）最先指出了这一现象。下列例子来自他的著作：*Vous êtes un mIsérable*（*You're a scóundrel*. 你是一个恶棍）；*C'est bArbare*（It's crúel！真残忍！）。

我们列举了语音成分在语言中的几种功能，从语言学的观点看，哪一种功能是最重要的呢？哪一种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呢？这些问题不难回答。如果有人用我们不熟悉的语言对我们说话，我们要问的头一个问题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最为重要的是区分功能（differentiating function），是语音根据意义区分词的能力。尽管应该记住语音的语言功能多种多样，但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是语音的区分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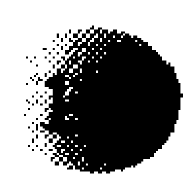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看一下法语词，比如说 *dé*/de/（dice 骰子）和 *dais*/dɛ/（canopy 华盖），就可以发现闭元音/e/和开元音/ɛ/的区别是要区分这两个词。如果我们再查看一下俄语的语音系统，



在带重音的元音（stressed vowels）当中可以发现两个相似的音，一个是更加封闭的元音/e/，另一个是更加开放的元音/ɛ/，比如俄语 *mel'* /m'el'/（低地），*mel* /m'ɛl/（粉笔）。在俄语里，/e/只出现在腭化辅音（palatalized consonants），/ɛ/则出现在其他位置。记住，发腭化辅音的时候，舌顶部压住腭部，也就是弄平了的口腔共鸣器，因此腭化辅音是细的（高音）。所以俄语的/e/和/ɛ/不能在相同的位置出现，也不能够区分词。由此可以看出，法语的 e—ɛ 与俄语的 e—ɛ 根本不同。法语的 e—ɛ 具有区分意义的价值，而俄语则没有这种价值。

具有区分词义价值的语音在语言学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音位。俄语的闭元音/e/和开元音/ɛ/只是同一音位的两个变体，它们叫做组合变体（combinatory variants；也称做语境变体 contextual variants，或者音位变体 allophones），因为它们的性质取决于语音的组合：在腭化辅音前，e 是闭元音，而在其他组合当中它是开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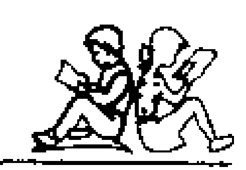
在捷语中，闭元音/e/和开元音/ɛ/也不能区分词义，它们也是同一音位的两个变体。但是这两个变体的分布与俄语完全不同。在中性文体里，捷克人使用开元音/ɛ/，而在非中性文体里，尤其是在通俗文体和脏话（gutter language）里，可以听到捷克人使用闭元音/e/。在俄语里，/e/和/ɛ/是同一音位的组合变体，根据音位所处的语音环境而变化。而在捷语里，/e/和/ɛ/是文体变体（stylistic variants）：在比较随便和自在的言语中，呼格 pɛpiku（Joe! Fellow! 乔！伙计！）变成了 pepiku! 虽然俄语和捷语都发/ɛ/、/e/这两个音（在俄语里根据相邻语音而变化，在捷语里根据说话的文体而变化），但是俄罗斯人和捷克人却很难把法语中的/ɛ/和/e/作为不同的音位正确使用，甚至要经过努力才能注意到 *dais* /dɛ/（华盖）—*dé* /de/（骰子），*lait* /lɛ/（牛奶）—*lé* /le/（宽度）这些成对词的区别。这是因为俄语和捷语



当中的/ɛ/、/e/并不能标示词义的区别。

另一方面，捷语和匈牙利语除了齿辅音，还有一系列邻近的前腭辅音。这些前腭辅音的发音部位比齿音更往后，在硬腭的前部。比如，*sít*/siːt/（to sow 播种），*sít*'/siːtˇ/（net 网）。用传统的捷语标音法表示，/t/和/tˇ/是两个不同的音位，前一个是齿音，后一个是前腭音。在浊辅音音位当中有相似的一组：*dej*！/dej/（give！给）——*děj*/dˇej/（action 行动）。与此相同的前腭辅音在通俗的法语发音当中也可以找到。比如巴黎工人说*pitié*（pity 怜悯）一词的时候，在该词的半元音前面就有前腭辅音。不过，这个法语词当中的闭止音没有使前腭辅音与齿音形成对立，这与捷语和匈牙利语的情况不同。此处法语的齿闭止音和前腭闭止音只是同一音位的语境变体。前腭辅音的变体在前腭半元音之前出现，而齿音变体在其他所有位置出现。虽然前腭辅音在通俗法语的语音系统当中有一席之地，但它却没有区分的功能。同样，英语发音当中存在/k/的两个变体，一个是发音部位在软腭的软腭音，另一个是发音部位在硬腭的腭音。/k/的腭音变体用在元音之前，尤其是在元音/i/之前。英语 call（呼唤）和 key（钥匙）的第一个音明显不同，但它们不过是两个组合变体，两者的差别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与此相比，在波兰语和罗马尼亚语当中，这两个音是完全不同的音位。比如，在罗语 *chiu*/tˇu/（cries 叫喊）或 *chiar*/tˇar/（cries 叫喊）一词中，闭止音的腭音变体与 *cu*/ku/（with 和……一起）或 *car*/kar/（cart 马车）一词中的软腭闭止音相对立。

威尔士语不仅利用浊音性的出现与否来区分/d/—/t/、/g/—/k/，而且还用它来区分两个不同的舌边音（lateral）音位，浊音的/l/和清音的/l̥/。比如，*ei llaw*（她的手）是清音/l̥/，*ei law*（他的手）是浊音/l/。法语当中也有/l/、/l̥/这两个音，但是讲法语的人如果没有语音学的知识不会注意到它们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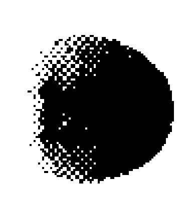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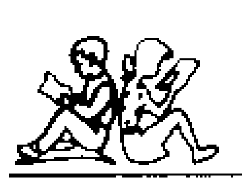
因为这两个音在威尔士语里用来区分意义不同的词，而在法语里则没有这种功能。在法语里，/l/、/l̥/是组合变体，清音/l̥/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出现在词中清辅音的后面，比如 *peuple*/pœpl̥/（people，人民）；在其他所有位置上/l/都是浊音，比如 *peupler*/pœple/（to people，移民到）。

英语区分两个不同的音位，唇齿音 v 和双唇音 w。在斯洛伐克语当中，唇齿音/v/和双唇音/w/是同一音位的语境变体，在元音之前是/v/，在其他所有位置上是/w/。

在我们的语言里，流音/r/和/l/的功能明显不同；比较英语 ray（光线）—lay（放），fur（毛皮）—full（充满的）。而在有些语言里，/r/和/l/却是同一音位的两个变体，这看起来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在朝鲜语里，这个音位在音节首以/l/表示，而在音节尾以/r/表示（印欧语起初很可能与此类似）。学习英语的朝鲜人起初会把 round 中的/r/发成/l/，把 sell 中的/l/发成/r/，把 rule 一词当中的两个流音的位置颠倒，从而把 rule（统治）和 lure（引诱）混为一谈。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法语里，*si*/si/（如果），*su*/sü/（已知的），*sou*/su/（法国货币单位）这三个词当中的元音音位是不同的，而在车尔凯斯语（Cherkess）里，这三个元音音位只不过是一个高元音音位的组合变体，变体的选择取决于元音之前辅音的性质。

这几个例子尽管很一般，但应该足以说明语音学的观点与音位学的观点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语音学只是要获得语言当中的语音库存，把语音作为动作和听觉的现象。而音位学要求我们研究语音在语言学方面的价值，把语音系统当中的音位作为区分词义的成分加以考虑。比较这两者就可以看出它们完全不同。在这两者之间，音位的收集更有限，更明确，也更离散（discrete，在该词的数学意义上讲）。收集音位的工作向我们揭示出一个连贯而且和谐的系统。





比较任何两种语言我们都会发现，从听觉和动作的角度看，两种语言的语音可能相同，但是语音合成音位的方式不同。比如远东有几种邻近的语言，它们都具有齿音/r/；但是在通古斯等语言当中，/r/和/l/是不同的音位，而在朝鲜语等语言当中，/r/和/l/是同一个流音音位的语境变体。还存在以古吉尔亚克语为代表的第三种可能性，/r/和/l/是一个齿音音位的语境变体。在两个元音之间的位置上，闭塞（occlusion，也就是阻断气流），闭塞对于发出/t/音是必需的）不完整。在此情况下，齿音音位以一个/r/的形式发音。另一方面，从听觉和动作的角度来看，有些语言当中的语音很不相同，但是却可以体现一个基本相同的音位。比方说，远东的多数语言只有一个流音音位。虽然这个音位在汉语里的形式是/l/，它在日语里的形式却是/r/，而在朝鲜语里，如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它由两个组合变体来体现。这些都是纯粹外在的不同，它们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语言当中只有一个流音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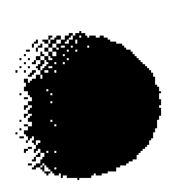
2. 音位概念的历史

在语言学里，音位的思想或者区别性语音的思想并非新近的产物。在语言学史上，发起讨论音位问题的荣誉主要归之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1870 年，在圣彼得堡大学的就职演讲里，时年 25 岁的波兰伟大语言学者博杜恩提出了音位的思想。从一开始，博杜恩除了研究语音纯发音和听觉的一面，还研究语音在语言当中的作用，研究说话者的语言直觉赋予语音的意义。年轻的博杜恩知道，这后一方面的问题与根据物理学、生理学特征进行的语音分类并非总是吻合。简单地说，博杜恩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对语言学者和说话者而言，语音重要的方面主要是在词的排列（ordering）过程之中的作用。他提议建立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词源语音学”（etymological phonetics）。他认为，词源语音学的任务就是分析语音的动作—听觉特征与词汇、语法价值的关系。

博杜恩的创造性使他能够以惊人的远见卓识指出并且初步讨论语言学的一些核心问题。不过，他所处的时代在观念上比较软弱、不确定，这使得这位天才的科学家未能充分探究他自己的发现，也未能有直接的传人。我们已经引用过博杜恩1870年的就职演说。从今天看当时，我们可以认识到博杜恩早期著作当中非同一般的独立思考。就国际语言学而言，当时是一个争论和酝酿的时期，是一个有利于催生大胆的思想和主动精神的时期。只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莱比锡为核心的新语法学派才稳定下来，成为人们可以辨认得出的并且经久不衰的一种力量。很快，这种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对语言学思想产生了主导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严格地讲，博杜恩从未把自己完全认同于新语法学派，但必须承认，就像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语言学者一样，博杜恩也受到新语法学派的影响。在博杜恩的著作里可以找到这种影响的明显痕迹。

也许，新语法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用严格的因果关系问题替代手段和目的关系问题。在那个时期，任何用功能来定义语言现象的尝试都会受到谴责，认为是异端，不可接受。年轻的博杜恩所考虑的词源语音学，或者说功能语音学，在他晚期的著作当中被他称做“心理语音学”（psychophonetics）的东西所取代，以便与时代精神保持一致。处在形成过程当中的这一新学科不再以语音的功能为核心，也不再以语音所服务的目的为核心。总之，博杜恩不再从语音与意义的关系的角度考虑这一学科。博杜恩把词源语音学视为语音学与语法学之间的桥梁。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心理语音学旨在建立语音学与心理学的联系。语音学研究语音的发生和收听，而心理语音学则要阐明决定语音发生和收听的心理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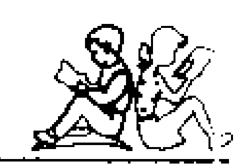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忽略博杜恩的说法和术语，而是看一下他在这方面著作的本质，看一下他著作的实际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他是作为语言学者而不是作为心理学者研究语音。从一开始他就





把握住了语音区分作用的重要性，揭示了语音区别的核心即音位。他研究语音恰恰是以音位概念为基础。在语言学方面，博杜恩是有创见、敏锐的思想家，但是他的哲学观和心理观却停留在当时流行的思想框架里。当时，任何现象都不许从功能而只能从起源来定义。为了符合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博杜恩试图提出音位的一种创始观（genetic conception）。为了使音位的思想合法化，博杜恩感到自己不能不回答一些很烦恼的问题，比如音位位于什么部位？音位的根源在现实世界的哪个领域？他把音位（音位事实上是一个纯功能、纯语言学的思想）投射到精神意象（mental images）的领域，以为这样就可以处理这些问题。他把音位定义为一种心理的对应物，以为这样就为音位成功地提供了恰当的基础。博杜恩的心理主义不过是一种伪装，是为了使他创造性的研究在同时代人以及他自己的眼里合法化。但是这种伪装却使他在自己的伟大发现中迷失了方向，没有能挖掘出这些发现的深刻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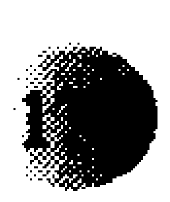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人们从博杜恩著作当中学到的思想也具有这种模棱两可的性质。比方说，杰出的俄罗斯语言学家谢尔巴（Lev Ščerba）。他是博杜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谢尔巴（1912）论述俄语元音的著作对发展博杜恩学派和发展语言学都很重要。在这部著作中，谢尔巴认真细致地研究了音位概念，认定音位是语言学的基本成分。这种认识一方面使谢尔巴比博杜恩更加强调音位功能的一面，另一方面又使谢尔巴比老师更坚决地把音位概念与传统心理学发生学的、机械的教条系在一起。的确，谢尔巴认为音位的本质特征是区分词的能力，但是他同时又坚持判断音位的心理学标准。在他看来，音位和语音不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而是两个邻近的（contiguous）现象。谢尔巴不是把音位作为语音功能的方面，把语音作为音位的基础（substratum），而是把语音作为外在、客观的现象，把音位作为主观、心理的现象。这种



概念是错误的。考虑一下我们内在的、没有外化的（nonexternalized）言语就足以确信这一点。

我们对自己说话的时候，既没有发出也没有收到声音。我们只是想象自己发出或者听到了声音。内在语言的词不是由发出的声音而是由它们的听觉—动作意象构成的。假如一个俄罗斯人在内在语言当中想象发出 *mel*（粉笔）和 *mel*'（低地）两个词（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两个词），*mel* 包含一个开元音 ε 的听觉—动作意象，而 *mel*' 则包含一个闭元音 e 的听觉—动作意象。因此，相对于语音种类而言的音位的同一性（identity，比如俄语音位/e/的两个变体 e—ε 的同一性）不能解释为相对于实际发出的语音的心理意象的同一性。音位同一性（比如说俄语音位/e/的同一性）是什么意思？音位同一性就是指闭元音/e/和开元音/ε/之间的区别在俄语语义系统当中不起作用，两者的区别不用来区分词义。实际上，用来区分词义的是/e/（无论是开元音还是闭元音）相对于高元音/i/（*m*'*il* [dear]）和低元音/a/（*m*'*al* [crumpled 弄皱了的]）而言所具有的居间性质（intermediate character）。

只有分析语音的功能才能建立语言的音位系统。谢尔巴以及博杜恩的其他一些弟子选择了与此不同的方法，即心理内省（introspection）的方法。他们诉诸说话者主体的语言直觉。他们认为，音位是听觉—动作的一个意象，说话者本人可以识别。的确，有些语言成分具有独立的区别作用，有的则没有这种功能，我们对前者会有更自觉的意识。不过，语言成分的区别价值是首要的，自觉意识是对这种价值认识的结果。因此，符合逻辑的做法是把要分析语言成分的区别价值作为分析标准，而不是把我们对语言成分的自觉意识作为分析标准。把对语言成分的自觉意识作为分析标准会把我们带出语言学的范围，而把我们带入心理学的范围。这种做法最大的不利在于我们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的



语言的一切都在变化，而且是不确定的。一般说来，语言自身对于我们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语言成分通常是在我们有意进行思考的门槛之外。如哲学家所说，语言活动在自我不知的情况下进行。即便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说话者成功地分离出语言的一些功能成分，尤其是一些音位或语法范畴，他仍然无法发现把这些成分联系在一起的规则，也就是无法发现语法范畴的系统或者音位系统。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谢尔巴研究音位以说话者的意识为基础，后来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音位分类的尝试。

虽然有这些模棱两可的情况，博杜恩的理论核心，也就是音位具有区别价值的思想，最终还是进入了语言学。此外，19世纪还有几位语言学家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他们与博杜恩学派没有什么联系。我们特别应该提到瑞士语言学家温特勒（Jost Winteler)。1876年，温特勒出版了一部专著，讨论瑞士格拉胡斯州(Glarus）的一种德语方言。他不仅为科学的方言学开辟了道路，而且明确表示必须避免混淆两种不同的语音差异：一种用来标示词汇或语法的差异，另一种则没有这种功能。温特勒的著作问世时，恰逢新语法学派传播其思想的第一批重要著作出版，因为他的基本思想与主流大相径庭，所以几乎完全无人注意。还有两位著名的语音学家，英国的斯威特（1877）和丹麦的叶斯泊森(1904）在原则上也区分具有指示价值（signifying value）和没有指示价值的语音，但是他们却未能从这种划分中为语言理论得出方法论上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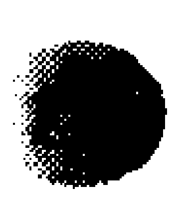
本世纪初，由博杜恩和克鲁舍夫斯基（Nicolas Kruszewski）这两位波兰科学家及其俄罗斯弟子提出的音位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开始逐渐进入语言学。音位思想满足了理论和实践的需要。人们尝试科学地分析和描写越来越多的语言。对语言素材的观察不断提出下列问题：语音性质的哪些方面最值得记录？不用说，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语音的细微之处数量巨大，无法记录。因此有必要



进行选择，但是根据什么标准选择呢？音位思想受到了研究非洲语言的学者、研究高加索语言的学者、研究美洲语言的学者和研究东方语言的学者的一致欢迎。

本世纪初，法国语言学把握住了音位概念的重要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梅耶已经指出，音位价值注定要成为所有语音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索绪尔在大学执教的最后几年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此书由他的弟子编辑，1916 年出版。在《教程》当中，我们发现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它来自从新语法学派到现代的语音研究的不同阶段。索绪尔教导我们说，一个词重要的地方不是语音本身而是语音的差异，语音差异使一个词与其他所有的词区分开来，因为语音差异正是意义的载体。《教程》提出了一个以后闻名于世的公式：音位首先是对立的、相对的和否定的（negative）实体。索绪尔断言，这些明显有别的音位的系统（他称做“音位系统”）对语音学家是惟一有兴趣的现实。他说得过分了。另一方面，还是在这本《教程》里，可以发现和博杜恩完全类似的幼稚的心理主义印记。在初步阐述之后，索绪尔得出了一些语音研究必须依据的原则，这些原则的天然基础不是语音的功能价值，甚至不是博杜恩所乞求的语言直觉，而是语音对耳朵所产生的印象。在具体研究音位系统的时候，索绪尔甚至抛弃了这一听觉标准，只是假定这种分析只能以发音动作为基础。换句话说，他退回到了动作语音学（motor phonetics）的初级阶段。

尽管博杜恩的学说中有矛盾，但是不管有多少矛盾，有一个思想我们要归功于他和他的学派，这个思想就是音位的思想，它对语音的功能研究至关重要。尽管索绪尔的学说中有诸多矛盾，对语音的功能研究至关重要的第二个思想我们要归功于他和他的学派，这个思想就是音位之间关系的思想，音位系统的思想。一旦这两位语言学家指明了研究语音与语义关系的出发点，接着的工作就是从这一出发点挖掘出所有的深刻涵义，切实发展这一新



兴学科。这一学科现在通常叫做 phonology（音位学），有时叫做 phonemics（音位学）。音位学一方面是由美国的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奠定的，另一方面是由布拉格的俄罗斯和捷克语言学家建立起来的。在语言学文献当中，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也叫做布拉格学派。1928 年，在海牙举行的语言学第一届国际会议上，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向大会提出了方法论的若干原则并为大会所采纳。根据这些原则（Jakobson，1928b），“对语言的音位学所进行的全部科学描述，必须首先包括音位系统的显著特征，也就是该语言自身系统的显著特征，以及听觉—动作意想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与表示意义有关联）。”注意，此处的说法还残留有索绪尔和博杜恩半心理学术语的痕迹。这些原则进而要求详细研究这些表示意义的区别，研究制约它们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研究音位系统内部的功能变化，音位系统是这些区别的基础所在。30 年代，在所有有语言学的国家，音位学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发展，它涉及到许多领域，比如共时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语言史前状况，语言病理学，儿童语言，诗歌语言，书面文本语言等等。

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财富，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对于语音与意义的关系，我们现在了解什么？下面我们将分析语音与意义的关系。

3. 音位的语言价值

任何音位的语言价值仅仅在于它把包含这个音位的词与包含另外一个音位的词区分开来的能力，这些词在其他方面都相似。与两个音位的差别相对应的仅仅是意义的区别，这是事实，而这些不同意义的内容因词而异。只有音位是纯粹区分性的、没有内容的符号。音位所具有的惟一语言内容，或者说得更广泛一些，它惟一的符号学内容，就是与同一系统当中其他音位的不相似性。在同一个位置上，一个音位可以表示一个与另一音位表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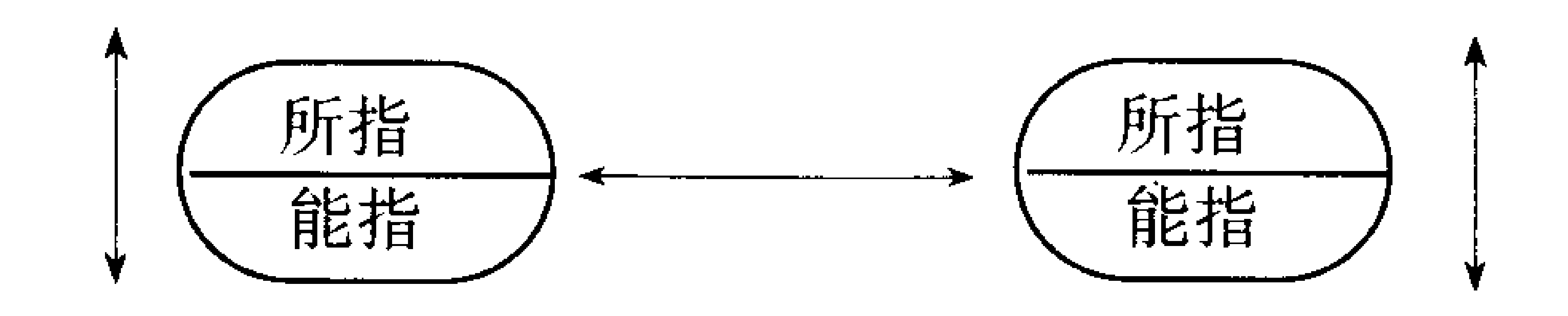


不同的东西，这就是音位惟一的价值。语言是惟一一个这样的系统，构成它的成分既是能指而同时又什么都不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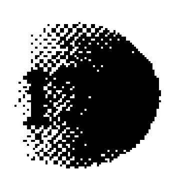
4. 音位的功能

音位的运作是一种现象，我们据此得出结论：音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其功能。有关音位存在方式的讨论已经很多了。这一问题涉及到的不仅是音位，还有语言的所有价值，事实上也涉及到所有的符号价值。不过，很明显，这一问题不是音位学关注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语言学关注的问题。更合理的做法是把这一问题转交给哲学，尤其是思考存在问题的哲学分支本体论（ontology）去处理。语言学者要做的工作是更深入地分析音位，系统地研究音位结构。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的观点：音位是词汇得以彼此区分的语音成分，音位不同于所有的语言价值，音位本身没有实在的、固定的意义。在所有符号系统当中，只有语言系统当中的词是由可以指示（signify）而又没有意义的成分构成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有一章谈论“语言价值”。索绪尔对这一问题观察得很透彻。他看到，任何语言价值的存在必须有两个因素，两种关系——一种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另一种是同质的（homogeneous）。语言价值“总是包括：1）一个不相似的（dissimilar）东西，它可以与一个价值待定的东西交换”（1966：115）。比如，拉丁语 *amic-um*（朋友）一词当中有一个宾格的概念，它可以和屈折变化 *-um* 的听觉意象交换，反之亦然。语言价值还包括“（2）相似的（similar）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与价值正在被考虑的东西进行比较”（1966：115）。见下图：



因此，同属一个系统的两个价值——*amic-um*（朋友，宾



格）和 amic-ō（朋友，与格）——可以比较：在能指层面上，-um和-ō 是两个不同的语音形式；在所指层面上，宾格和与格是两个不同的，说得更精确一些，是两个相对立的语法意义。音位本身就是具有两个方面的实体。不过，音位的特殊性在于两个音位的区分只包含一个具体的、固定的差异，这个差异在能指层面上，而在所指层面上，区分意义只有一种可能性。因此，问题就是具体差异的数目是不定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词素的分类（词素就是语法上最小而且不可切分的成分，比如词根或者简单的词缀）以及所有自身具备实在、确定意义的语言实体的分类，它们与音位分类本质上不同。词法和语法对立的系统是基于所指层面。因此，通过格来表示的对立才是名词变格的基础并且决定了变格。比如，拉丁语中与格和宾格的一般意义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主格与夺格的一般意义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对立。另一方面，主格与宾格的意义在逻辑上对立，夺格与主格的意义也是在逻辑上对立。所有这些格的屈折变化的外在形式都是由不同的语音组合（phonic groups）来体现的，而这些语音组合之间根本不存在逻辑上的对立。想到动作的间接宾语必然就联想到直接宾语；简而言之，与格的意义暗示了宾格的意义；但是与格的屈折变化形式-*ō* 并不暗示宾格的屈折变化形式-*um*。动作涉及一个对象，这是宾格和与格共性的表示。这种表示必然的反面就是没有表示动作涉及到一个对象，而没有表示动作涉及一个对象构成了主格和夺格的共性。复数的意义暗示单数的存在，但是主格的复数词尾变化 *ī*（*amic-ī* 朋友们）这一语音形式，并不一定就推导出相应的单数词尾变化-*us*。

与此不同的是，一对音位并不指什么实际的内容，音位的对应只取决于能指。以法语音位为例，鼻元音或者鼻辅音（/ã/或/n/）对立于非鼻元音（/a/或/d/）；摩擦辅音（/s/或/f/）对立于闭止音（/t/或/p/）；圆唇元音（/ü/或/ö/）对立于非圆唇元



音（/i/或/e/)。在能指层上，对立的情况如下图：

$$\overline{\quad}\quad\overline{\quad}\quad\overline{\quad}$$

ā-a　s-t　ü-i　等

但是在能指层面上，这些对立只有一个对应物，也就是词义的区分，如下图：

$$\frac{x\neq y}{\text{ā-a}}\quad\frac{x\neq y}{\text{s-t}}\quad\frac{x\neq y}{\text{ü-i}}\quad 等$$

因此，每一对音位的特殊之处只在于它在能指层面上的对立。这些对立决定了不同音位在音位系统当中的位置。这意味着音位的分类只能以能指层面为基础。观察表明，能指与实在的、固定的、同质的所指相联系，就往往与所指紧密甚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一旦存在这种固定的联系，就特别容易识别能指。

许多各种各样的实验表明，狗可以区分和识别最细微的听觉信号。巴甫洛夫学派的生理学家表明，如果用一种特殊音高的声音表示狗的食物到了，那么狗就会表明它可以识别这一音高的意义，把这一音高与其他音高（甚至与这一音高很接近的音高）区分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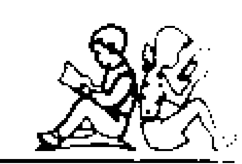
根据意大利科学家的说法，甚至鱼也有这种能力。他们声称，有些鱼类听觉极为精确，能够分辨听觉信号的不同意义，而且惊人地准确。发出一个特别的信号，水族馆里的鱼就知道要吃饭了；另一个稍微不同的信号警告它们有危险。其他信号则什么也不表示。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鱼就习惯了信号“语言”。他们得到第一个信号就浮出水面，得到第二个信号就躲藏起来，对其他信号则无动于衷。鱼根据意义识别信号，这仅仅是因为信号

的意义，因为所指和能指之间有稳定和机械的联系。

实验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完全能够识别最多变的听觉印象，即便这些印象很散乱，难以感觉。只要这些印象与具体的意义紧密结合，只要它们是作为信号运作，我们就能够辨认和识别它们。反之，如果我们的听觉印象不可分解，如果这些听觉印象散乱而且又没有直接的意义，那么这些刺激几乎不能给我们的记忆留下印记。

我们已经指出，音位本身没有特殊的意义。不同音位之间的听觉差别往往很细微、很微妙，甚至很敏感的仪器有时也难以发现这种差别。现代的声学专家对一个问题困惑不解：语音数量巨大，变化难以察觉，人耳怎么可能会不费力地识别出这么大量的语音？难道这里涉及的只是纯粹的听觉能力吗？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识别出的不是语音的差异，而是语言赋予了它们不同的用法，也就是说，虽然语音差异本身没有意义，但是这些差异被用来区分更高一个层次上的实体（词素，词汇）。微小的语音差异，只要发挥区别的作用，本族人就无一例外地可以精确地察觉。而一个外国人，甚至一个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或者一个职业语言学家，如果这些语音差异在他们的母语里没有区别的功能，他们往往很难察觉这些语音差异。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俄语腭化辅音与非腭化辅音有区分意义的价值，用来区分词义。俄语里腭化的/t′/与非腭化的/t/是两个不同的音位，/s′/和/s/，/p′/和/p/也是这样。俄罗斯小孩3岁的时候就掌握了两者的差别而且可以运用。对俄罗斯人来说，腭化与非腭化辅音的不同很明显，就像圆唇元音与非圆唇元音之间的区别（比如/ö/-/e/）对以法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很明显一样。不过，对俄罗斯人来说很明显的腭化与非腭化辅音的区别，对美国人、捷克人、瑞典人或者法国人来说却是实际上难以察觉，几乎是不存在的，我常常有机会观察这一现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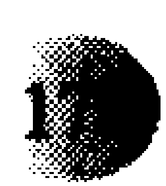
曾经在捷克学生或者瑞典学生面前读成对的词，如 *krof'*（血液）—*krof*（shelter 躲避处），前一个词以腭化辅音/f'/结尾，后一个词以非腭化辅音/f/结尾。我说 *krof'*（血液），没人知道我说的是“血液”还是“躲避处”。俄罗斯人说 *udar'*和 *udar*：*udar'*带有腭化的/r'/，是动词“打”的祈使命令式；*udar* 带有非腭化的/r/，是名词，表示“打击”或“敲打”。如果一个外国人的母语里没有腭化与非腭化音位的对立，要想听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他真得努力一番。很明显，如果得出结论说讲俄语的人听觉更敏锐，那肯定是一个错误。问题只是说话者与这些语音处于什么样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每个语言的音位系统所决定的。正是因为腭化辅音与非腭化辅音的对立在俄语里可以区分词，所以讲俄语的人才能察觉这种对立。

5. 对立与区别性特征

就音位而言，重要的不是每个音位孤立的、自我存在的音质（phonic quality）。这一点索绪尔强调得很正确。重要的是音位在音位系统内部彼此的对立关系。每一个音位都包含有与其他音位对立的网络。“音位首先是对立的、相对的和否定的实体”，这个公式表达了索绪尔的观点。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基本命题的要点，我们现在要挖掘出这一命题所隐含的意义。

首先，我们应该回想一下关于对立逻辑学教给了我们什么。对立项在数目上是两个，对立双方以特殊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如果一方出现，大脑就会推断出另一方。在一个对立的两重事物当中，如果一方出现，即便另一方不出现，我们也会想到它。白的概念对立于黑的概念，美对立于丑，大对立于小，封闭对立于开放等等。对立双方联系紧密，一方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引出另一方。

让我们试着把这些逻辑学的道理运用到一对音位上。比如，让我们分析一下/u/和/a/这两个元音音位的相互关系。的确，我



们可以想到二者当中的任何一个而不联想到另一个。我们想到大，不可能不想到小。昂贵的概念必然对立于便宜的概念。但是音位/a/的概念却并不能预料到/u/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得出结论，说我们把音位关系视为对立关系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例子事实上只是差异的问题，只是偶然的两重事物而并非真正的对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接着谈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说过，就音位而言，重要的是区别，是可以区分词义的区别，这是音位惟一的语言价值。这些区别恰恰是所有音位研究的出发点。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具有区分价值的区别比根本没有区分价值的区别要容易察觉，容易记忆。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区别没有具体的意义，所以音位的区别会使感觉和记忆过于劳累，这就必然要求大量使用这些区别。所以我们可以预料，任何语言当中这些原始的、没有动机的价值的数量相对很少。

要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试着转入视觉现象的领域。假设我们要学习一种不熟悉的字体，比方说埃及基督教徒使用的字体(Coptic script)。如果该字体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阿拉伯花字(arabesques)，那么学习这种字体会是一件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不知道埃及基督教徒一篇文章成分的价值，那就很难根据记忆来复述它。但是，如果文章中的每一个字母对我们来说都具有实在的、固定的、特殊的价值，那复述工作就会容易得多。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居中的情况，也就是字母的实在价值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埃及基督教徒文章中字的语音意义（significance)。但是我们知道每个词的意义，我们可以有一个逐字翻译的译文。因此，字母对我们来说只是作为纯粹的区别性成分，这些成分可以区分词义，但是它们自身没有意义。从功能的角度看，这些字母就相当于我们的音位。在此情况下，同我们设想的第一种情况相比，学习埃及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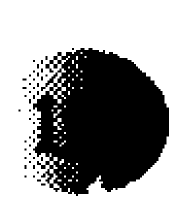
教的字体当然容易得多，因为在第一种情况，字母对我们来说与意义没有联系，在我们看来不过是钢笔记号。不过，同第二种情况相比，居中的情况也具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在第二种情况，每个字母对我们来说都具有实在的价值。让我们回想一下，居中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埃及基督教语言中字母的意义，我们知道的一切是文章当中每个词的意义。

不同的字母越是能简化为简单有序书写形式的差别，我们就越有可能学会这种语言的书写形式。不过，一般来说，书写系统相当复杂，不可能简化为视觉上有限的对立。因此我们的目标很难达到。我们可以向聋哑儿童指出书写的文字意义，就像我们可以让其他儿童理解说话中字的意义一样。不过，我们从聋哑人的语言教育专家那里学到了很有启发的知识：只要聋哑人不能充分习得语言的语言形式，他们就不可能彻底掌握并且巩固读和写的技能。而音位习得的问题看起来与此基本相同。

让我们分析一个例子。土耳其语的元音系统共有 8 个音位，如下图：

i	ü	ə	u
e	ö	a	o

根据数学的组合公式，这 8 个音位可以产生 28 种区别，因而产生 28 种二项关系。索绪尔告诉我们，音位只是由关系构成。如果遵循索绪尔的结论，把这 28 种区别作为土耳其语的首要价值，把音位本身作为次要的、派生的价值，那就有危险，有可能得出矛盾的结论，也就是说，首要价值的数目远比派生价值的数目多，是 28 比 8！显然，我们又面临了第二个矛盾。请记住，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矛盾是音位之间的“对立”与对立的逻辑学法则不符。



要想一举消除这两个矛盾只需放弃一种推测，一种习以为常而且会把所有音位学研究引入歧途的推测。有人教导我们，音位对立，首先是音位，是不可分解的。音位学研究以博杜恩和索绪尔为榜样，把下列定义作为出发点："音位是语音的成分，不能再分解为更小、更简单的语音成分。"这个定义是12年前写在我们提交给第一届音位学国际大会的《音位学术语标准化方案》(1931) 里面的，会议采纳了我们的定义。但是这一定义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在土耳其语的音位系统当中，元音 e，ö，a，o 与元音 i，ü，ə，u 的对立是低音位与高音位的对立；元音 u，o，a，ə 与元音 i，e，ü，ö 的对立是非前（nonfront）音位与前音位的对立；u，o，ü，ö 与元音 i，e，ə，a 的对立是圆唇音位与非圆唇音位的对立。因此，人们所认为的土耳其语当中的28种元音对立事实上可以简化为3种基本的对立：1）高与低的对立，2）前与非前的对立，3）圆唇与非圆唇的对立。这3组区别性成分现在真的不能再分解了，土耳其语的8个元音音位就是由这3组区别性成分构成的。比如，土耳其语音位/i/是一个复杂的实体，由高、前、非圆唇这3种区别性成分构成。

我们描述区别性成分用的是与发音动作相关的术语，原因在于：1）人们比较熟悉这些术语，2）相应的声学定义用以表示这些区别性成分的显著特征会更加贴切，但是声学定义需要解释，而现在解释起来会太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强调每一个区别性成分都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容易识别的声学特征，正是借助于这一声学效果，在分析发声的时候，我们始终可以把产生这一声学效果的单一基本因素从大量的发声运动当中分离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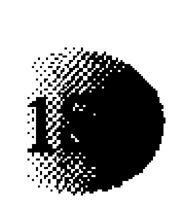
不仅仅是土耳其语的元音音位之间的区别可以分解为简单、不能再分解的二项对立，而是每一语言所有音位的所有区别都可以这样分解。因此，每种语言的全部音位（元音和辅音）都可以分解成不能再分解的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现在我



们解决了那两个明显的矛盾。区别性特征之间的对立是真正的二项对立，就像逻辑学所定义的那样，也就是对立的一方必然暗示它的对立面。因此，圆唇的概念只对立于非圆唇的概念；前与非前的特征彼此互相暗示，等等。

比较而言，两个音位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可能包含几种对立。在土耳其语当中，音位/u/和/o/的区别只包含一个对立，即高和低的对立。但是/u/和/a/的区别除了高和低的对立，还有圆唇和非圆唇的特征的对立。而/u/和/e/的区别除了高和低的对立、圆唇和非圆唇的特征的对立，还有第三种对立，即前与非前特征的对立。在任何语言当中，音位之间不同之处的数目明显要比音位的数目多，而区别性特征的数目要少得多。我们应该回想一下，区别性成分本身没有意义，它们用来区分词义。恰恰是因为这些空洞的实体数目有限，在任何语言里为数不多，所以语言团体的成员才能够察觉它们，记住并且运用它们。

"区别性成分"（其他的说法还有 distinctive qualities or properties/区别性特征/，最后的说法是 distinctive features /区别性特征/）组合成团束（bundles）在语言里出现。音位是一组区别性成分。不过，区别性成分在语言组织方面有自己的作用，在语言里自主运作。比方说，我们发现许多语言都有所谓元音和谐的现象，只是形式不同。在这些语言当中，一个词当中的所有元音必须具有相同的区别性特征。比方说在多数突厥语当中，前元音和非前元音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词里；元音要么都是前元音，要么都是非前元音。在土耳其语里，如果词根有前元音，复数后缀的形式是*-ler*，如果词根有非前元音，复数后缀的形式是*-lar*：*ev-ler*（房子），*at-lar*（马）。前元音与非前元音的对立在此是自主运作。在突厥语里，还有唇元音和谐的现象，也就是说，圆唇元音与非圆唇元音不能同时在一个词里出现。在有些语言里，比如满族的通古斯语（Manchu），高元音与低元音不能同时在一个词



里出现。比如在阿穆尔河（Amur River）流域使用的构德语（Gold）里，闭元音 i－ə－u 与开元音 e－a－o 对立：ga（买），bi（存在），ga－pogo（为了买），bi－pugu（为了存在）。在类似语言里，有一个区别性成分具有自主的功能，这一成分是从不同的音位当中提取出来的，它也是这些音位的一个成分。

在俄语里，能够在腭化辅音之后出现的元音音位不同于能够在非腭化辅音之后出现的元音音位。在俄语里，元音/a/之前不能有非腭化辅音；重读音节前的元音（pretonic）/a/之前不能有腭化辅音。因此，腭化现象本身在俄语的结构序列方面有它的作用。

音位系统的分析必然要从识别区别性特征开始。我们已经说明，这些区别性特征可以进行严格的比较。一个音位系统当中的某一区别性特征与另一音位系统当中相同的特征基本相似。不过，如果我们比较不同语言当中的音位而不把它们分解为区别性特征，我们就会冒险地把只是外表相同的实体等同对待。比如音位/i/，它的音位内容在土耳其语、俄语、美国英语（以及车尔凯斯语、阿尔巴尼亚语）当中并不相同：

土耳其语：/i/＝高，前，不圆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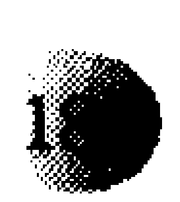
美国英语：/i/＝高，前。根据布龙菲尔德（1933）的描写，在标准美国英语的变体中，/i/是高、前。布龙菲尔德把前—后（front－back）系统当中一组元音的区别简化为前元音与后元音的对立（如 alms 中的前元音/a/，odd 中的后元音/a/）。他把两组彼此对立的元音的共同特性局限为一个维度。

俄语：/i/＝高，不圆唇。在俄语音位/i/与/u/的对立当中，惟一固定的特征就是圆唇，/u/总是有圆唇特征，而/i/总是没有圆唇特征，位置前后的性质由语境决定其程度。在两个腭化辅音之间，/u/接近于前元音，在*l'ul'ka*（摇篮）等词的发音中接近/ü/，而在非腭化辅音之后，/i/的发音位置靠后。



如果两个音相当不同，比如俄语的前元音/i/和后元音/ω/，语言学者争论的问题是这两个音能否解释为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根据什么标准可以把两个或者更多的明显不同的音视为一个音位，这一问题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曾经尝试依据内省（说话者的主观直觉）的标准，但是没有成功。不过，假如我们把音位视为一组区别性成分，那就可以很客观而且不含糊地看出，前元音/i/和后元音/ω/在俄语里体现的是同一个音位，它们不是明显对立的关系，它们分享一组区别性特征，这组区别性特征把它们与俄语的所有其他音位区分开来，它们两者都是非圆唇的高元音。/i/把 *byk*（公牛）与 *buk*（山毛榉树），*bak*（水库），*bok*（边）区分开来。同样，/i/把 *lik*/*l' ik*/（脸）与 *ljuk*/*l' uk*/（陷阱），*ljag*/*l' ak*/（去上床睡觉!），*ljog*/*l' ok*/（睡觉）区分开来。博杜恩发现，俄语前元音/i/和后元音/ω/体现的是同一音位，他称之为可以变化的/i/。这种说法不尽精确，因为音位在其所有的体现形式当中并没有变化，音位不过是一组固定的区别性特征。音位不能等同于语音，但是音位又不是语音之外的东西，它必然要在语音内部存在，它既是语音内在的东西，又是加在语音身上的东西。音位是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

元音音位/i/包含两个区别性成分：关闭和不圆唇。两者的结合客观体现在俄语前元音/i/和后元音/ω/当中。由于这一组区别性成分在这两个音内部都存在，所以这一组区别性成分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区别性价值加在这两个音之上的。这一区别性价值是俄语音位系统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它是俄语的一部分。语言所有的构成成分，尤其是音位和区别性特征具有社会价值。音位/i/属于俄语的系统，属于俄语的规范集（set of norms）。讲俄语的人发出的每一个/i/、每一个/ω/，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体现这个音位。为了使/i/和/ω/这两个音发挥功用，音位/i/的两个区别性成分（关闭和不圆唇）必须在讲俄语的人发出的每一个/i/和



/ω/音当中出现。

为了使这一问题更清楚，我们可以暂时放弃语言价值的领域，转而去看一下另一个不同价值的领域。想象我们有 3 美元，其中 1 元是纸币，另外 2 元是硬币。有 1 元硬币已经磨损，而另一元硬币崭新发亮。一个小孩也许会把旧硬币与新硬币分开来，而一个钱币学家可能会依据硬币制造的年代来区分它们。但是对社会来说，这 3 美元的信用价值是一样的。

我们再从音乐学举一个不同的例子。我们听说，同一首非洲乐曲演奏两遍，本族人认为这是一首曲子的两次复制，而欧洲人听来却是两个不同的曲子。反过来，当欧洲人尝试复制这首曲子的时候，本族人听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些不同的判断源自音乐价值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异。对一个评判人来说是有关联和不变的东西，而它对另一个评判人来说则仅仅是偶然和空洞的变化。描述一个价值系统并且划分该系统的成分，只能从该系统着手，也就是从该系统所完成任务的角度入手。从货币价值的角度看，不能把硬币分为发光的和暗淡的。同样，对于音乐系统的成分或者音位系统的音位，不能赋予它们属于不同系统的性质。

19

语音分析初探

——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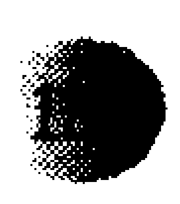
1．区别性特征的概念

1.1 分解语言为最小单位

在测验语言的可懂度的一次典型实验中，一个说英语的说话人念出一些孤立的根词（如 bill，put，fig 等），而一个说英语的听话人努力去正确地听懂这些词，对于听者，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要比正常的语言交际简单些，因为他所对付的样品词不能分解为更短的有意义的实体，也不曾被组合成更高的单位。这样，对这个听者来说，既没有把句子分解为词的问题，也没有把词分解为语法成分的问题。他不用说出句中诸词的相互关系，也不用说出某一复杂词（如 ex-port-s，im-port-ed，re-port-ing，mid-night）里面的各种不同的语法成分。

但是，从另一意义上说，这种测验却比正常的语言交际更复杂些。既没有上下文，也没有任何情景可以帮助这个听者进行辨

① Roman Jakobson，G. Gunnar M. Fant，Morris Halle：*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The M. I. T. Press，1951；译文据 1963 年第 4 版。译文原登载于《国外语言学》1981 年第 3、4 期，《国外语言学》编辑部删去了跟正文关系不密切的序，以及原文的 12 个图。——编者按



别。假如“bill”这个词出现在“one dollar bill”（一美元的钞票）这个序列里，或者你在用餐后对饭馆服务员说出“bill”（账单）这个单词来，那么，听者会预先料到它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构成这个词的那些音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因为人们可以“预先推断出来”。”[①]但是，如果这个词不出现在富于启示性的环境里（不管是口头的或非口头的），听者就只能凭语音形状去了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语音就传达着最大的信息量。

问题发生了，在样品词的语音形状里，包含着多少有效的，也就是说，同辨别样品词相干的单位呢？在听到 bill 和 pull 这一类音节的时候，听者辨认出这是两个词，它们的分别在于词的开头部分/bi/和/pu/的不同。但是，这个区别性的片段还可以再加分解。这个听者，和英语社会的任何成员一样，在他的语汇中，还有像 pill 和 pull 一类的词，一方面，要用同样的办法把 bill 同 pill 区别开来，把 bull 和 pull 区别开来。另一方面，bill 和 bull 之间的分别，跟 pill 和 pull 之间的分别是一样的，这样，为了辨别 bill 和 pull，需要经过双重手续。bill 里面的/bi/还可以再分为/b/和/i/，前者可以拿 bill—pill 这一对词作为例证，后者可以拿 bill—bull 这一对词作为例证。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上面分出的两个音段，每一个都把 bill 这个词同一系列的单词区别开来。这两个音段可以各用一套别的音段来替换。片段与片段的这种替换，叫做“交换”。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全套的交换来看看。如果交换第一个音段，我们得出系列 bill—pill—vill—fill—mill—dill—till—thill—sill—nill—gill/gil/—kill—gill/ɡil/—chill—hill—ill—rill—will。对这样的系列进行更细致的观察，可以得出一些推论。

---

① D. Gabor: *Lecture on Communication Theory*, Research Laboratory of Electronics, M. I. T., 1951. ——原注



在这一组词中的某些成对的词，区别的最小值是相等的。例如：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bill 和 pill 配对，就像 vill 和 fill，dill 和 till，gill 和 kill 等等的配对一样。为了书写上的便利，也可以写成 bill：pill≃vill：fill≃dill：till≃gill：kill，等等。

用同样的办法表示：

1）bill：vill≃pill：fill≃till：sill，等等。

2）bill：mill≃dill：nil，等等。

3）bill：dill≃pill：till≃fill：sill≃mill：nil，等等。

在一给定的语言里，用来区分词与词的区别性，如果不能再行分解，就叫做最小的区别性，这个术语是琼斯（Daniel Jones）创造的，我们还从他那里借用了下列的定义："更大的区别可以称为二重区别、三重区别等，要看整个区别性中包括多少最小的区别而定。二重区别性是两个最小区别性的结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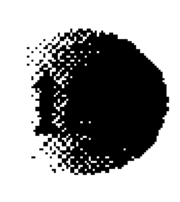
bill 和 pill 之间、bill 和 vill 之间、bill 和 dill 之间的区别性是最小区别性，因为它们不能再分解为更简单的区别去区分英语的词。另一方面，bill 和 till 的关系则是二重区别性，因为它包括两个最小区别性：1）bill—dill（相当于 pill 和 till 的区别）；2）bill—pill（相当于 dill 和 till 的区别）。bill 和 sill 之间的关系是三重区别性，在上述的两个最小区别性之外，还加上第三个最小区别性，即 bill—vill（相当于 pill—fill 的区别，和 till—sill 的区别）。

bill 和 fell 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在它们的开头音段（/b/—/f/）包含着二重区别性，在它们的中间音段（/i/—/e/）包含着一个最小区别性，在区别 bit 和 said 这样两个词的时候，对于它们的第一音段，我们需要三重区别性，对于其余两个音段（译者按，指/i/和/e/，/t/和/d/），则只各需要一个最小区别性。

用不着再举更多的例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对于某一语言

---

① D. Jones: *The Phoneme: Its Nature and Use*, Cambridge, 1950。——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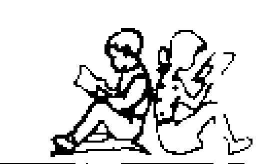


样品，听者面临着一系列的二中择一的选择。为了辨认 bill 这个词语，听者必须确定它是由非元音性开始而不是由元音性开始的，是由辅音性开始而不是由非辅音性开始的。经过这两重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它不是元音、液音和滑音，因为如果这个词是由元音开始，它的开始必然听成元音性和非辅音性；如果是由液音开始，必然听成元音性和辅音性；如果是由滑音开始，则必听成既非元音性，又非辅音性。(关于这些区别性的解释，见 2.2)

下一步我们要相继在：bill 和 gill/gil/，即分散和集聚之间（见 2.41）；bill 和 dill，即函胡和清越之间（见 2.42）；以及最后，bill 和 mill，即非鼻音和鼻音（见 2.44）之间作出确定。在最后一对中，如果确定为后音，就没有进一步选择的余地了，因为/m/是英语中惟一的函胡和鼻音兼备的音。但如果作相反的选择，那就必然还需要继续在 bill 和 pill，即弱和强（更概括的术语是松和紧，见 2.43）之间，以及最后，在 bill 和 vill，即塞和擦（更概括的术语是暂和久，见 2.311）之间作出抉择。样品词中后面的两个音段/i/和/l/也用类似的分析手续。但是，比起开头的音段来，选择是比较有限的，譬如说，当一个序列像 bill 那样由一个塞音开始的时候，后面的选择必然是元音性，因为在英语里，塞音后面跟着的只有元音和液音。

语言交际中，任何最小区别性都使听话人面临二中择一的情况。在某一语言里，在这些对立中，每一种对立都有它区别于一切其他的对立的特有性能。听话人必须选择或者是同一范畴的两个极端的性质，例如函胡对清越，集聚对分散，或者是某一性质的存在或阙如，例如带音对不带音，鼻音对非鼻音，升音对非升音（平音）[①]。两个对立项之间的选择，叫做**区别性特征**。区别

① 本书的“升音”（sharpened，音乐术语为高半音），“平音”（plain）和“降音”（flat，音乐术语为降半音）这三个用语，都借用音乐术语，指唇化和颚化等声谱中的声学特征，不是指声调语言中的调型。——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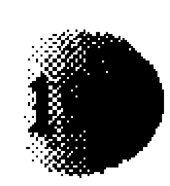
性特征是语言中最基本的区别性实体，因为它们中没有一个可以分解为更小的语音单位。区别性特征结合成同时发生的一束，或如脱瓦德耳（Twadell）恰当地所称，共现束构成一个音位。

举例来说，bill这个词包含着接连的三束区别性特征，即三个音位/b/，/i/，/l/。bill这个词的第一音段是音位/b/，它具有下列这些特征：1）非元音性，2）辅音性，3）分散，4）函胡，5）非鼻音（口音），6）松弛，7）暂音。在英语里，7）蕴含1）和2），因此，1）和2）是多余的。同样，4）蕴含3），因此，3）也是多余的。

话语在两个因次上传递信息。一方面，区别性特征是一个叠一个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结合成音位）协同作用的；另一方面，区别性特征在时间系列上又是一个跟着一个的。在这两种安排当中，叠置是首要的，因为它离开序列也能起作用；序列是次要的，因为它必须具有首要的东西。例如法语的oú/u/（哪里），eu/y/（有，分词），y/i/（那里），eau/o/（水），oeufs /ø/（蛋，复数），et/e/（与，而且），aie/e/（拿吧!）un/ø/（一个），an/ã/（年）等，这些词都只包括一个音位。

相邻音束区别性特征之间的差异，容许我们把一个序列分解为若干音位，有些是完全的差异，如wing（翅膀）这个词的最后两个音位/i/和/ŋ/，它们之间没有一个区别性特征是共同的；有些是部分的差异，如apt（恰当）这个词的最后两个音位/p/和/t/，除了/p/是函胡/t/是清越这个区别性特征不同之外，所有其他的区别性特征都是共同的。

某些特征，如暂音性、分散性、非鼻音性等，它们的超音段的扩展，是选择性的，试比较这一类的序列：asp（久与暂），act（集聚与分散），ant（鼻与口）。另一方面，强（紧）与弱（松）这两种辅音则不能在英语单词里面互相跟随。试比较nabs /nabz/，nabbed/nabd/，和naps/naps/，napped/napt/。这就是



说，在辅音的序列中，紧和松的特征是超音段的。

任何语言代码都有一套有限的区别性特征，而且有一套有限的规则来组织它们成为音位，并且组织音位成为序列。这一套复合的东西，叫做音位模式。

语言信息在一定序列的一定位置上所用的任何一束特征（音位），都是从一套可交换的束中选择出来的。例如 pat 这个序列，我们试把它的第一个音位中的一个特征进行交换，就得出系列：bat—fat—mat—tat—cat。任何给定的音位序列都是从一套可以掉换次序的序列中选择出来的，例如 pat—apt—tap。但是|tp'a|这种排列没有而且不可能作为一个单词存在于英语里，因为它开头是塞音序列，收尾是带重音的单个元音，依照现代英语的代码规定，这两种排列都是不容许的。

1.2　不变性和多余性的变异

试比较英语的 coo（低声说话）和 key（钥匙），或比较法语的 coup（打击）和 qui（谁），其中的辅音是大不相同的。在这两种语言里，这个辅音放在/u/的前面时，发音部位靠后（舌根）；放在/i/的前面时，发音部位靠前（舌面）。这个辅音的共振峰和后面元音的共振峰是密切适应的，因此，在频谱中/u/前面的那个/k/的区域中心就较低而接近于/p/的区域中心；/i/前面的那个/k/就有较高的区域中心而接近于/t/的区域中心。无论在英语或在法语，/p/和/t/都是函胡和清越相对立的两个单独的音位，至于/k/的两种变体则只代表一个音位。这种表面上的不一致是由于/p/和/t/的对立是自主的，就是说，/p/和/t/能出现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如 pool—tool，pea—tea；至于两个 k 音之间的分别，都是后面元音所造成，它是一种环境的变异。一种 k 音的发音部位靠后，频率较低，另一种 k 音的发音部位靠前，频率较高，这不是区别性特征，而是多余的特征，因为担负区别的是后面的元音。在罗马尼亚语里，上述的两种 k 音都出现在相同的环



境里，例如，同是在/u/前面，cu（跟，和）里面的k音发音部位靠后，而chiu（欢呼）里面的k音发音部位则较前，因此，它们代表两个不同的音位。

同理，英语里的/l/有所谓“明”、“暗”的分别，那也是多余的。明/l/是有元音跟随着的变体，暗/l/是没有元音跟随着的变体：例如在lull（缓和）里，开头的/l/是明的，收尾的/l/是暗的。在波兰语里，这两个音可以在同样的环境里出现，构成区别性的对立。试比较laska（藤条）和łaska（优雅），前者发成英语的明/l/；后者则接近英语的暗/l/。

在英语里，tart和dart，try和dry，bet和bed，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同一的最小区别性，尽管在发音和听觉上，上述的三种t音都有明显的区别。不变的是强和弱的对立（更明确的实例见2.43）。在英语里，这种对立有一个经常的伴随因素，就是强辅音的不带音和弱辅音的带音。但是这种多余的特征偶尔也会消失，例如英语语音学家们注意到，/b d z/都有不带音的变体。

必须注意：音强的程度并不用于区别的目的，强度完全要凭环境来决定，例如：词首的强音/p t k/在重读元音前面，如tart，有很重的送气；反之，在其他音位的前面，如try，它就不送气。这些只是环境变体，并不妨碍把/p t k/看做强音而和弱音的/b d g/对立地区别开来。

丹麦语是表现着强弱辅音对立的另一种语言，这种对立有各种表现方式，要由单词里面的辅音位置来决定，在丹麦语的单词中，有所谓强位置和弱位置，在单音节的词中，辅音的强位置在音节的开头，弱位置在音节的收尾。在强位置上，强塞音在正常发音时总是有很重的送气；而它们的弱对立体则出现为弱塞音(它们不带音，以此区别于英语的/b d g/)。试比较tag（屋顶）—dag（日子）。在弱位置上，强音的/t/就弱化到/d/的水平；至于它的弱对立体，那就从/d/进一步弱到/ð/的最弱水平，



有几分像英语 the 里的辅音。例如 hat/had/（帽子）—had/hað/（憎恨）。由此看来，在两种位置上，强音和弱音的对立保持不变。同时，弱位置引起对立双方多余的更换，指出后面既不跟随重读元音，也不跟随长元音，虽然强位置上的弱音位和弱位置上的强音位在语音上重叠一致，但是依区别性特征严格的关系意义来说，却并没有重叠。

“两种模式，如果它们的关系结构可以纳入一对一的对应，使模式甲的每一项都同模式乙的一项相对应，那么，这两种模式就是等同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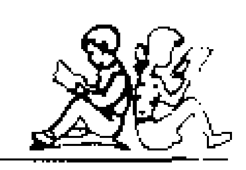
因此，用来区分两种位置和每一位置内的两个对立项的自动鉴别器，将无误地“辨认出”强音和弱音：

音位	位置	
	强	弱
强/t/	t	d
弱/d/	d	ð

上面的例子表明：最小区别性的不变异性怎样能同序列中受毗邻音位制约的多余特征分别开来。

区别性特征的序列安排，并不是产生多余特征的惟一因素。此外还有一类多余性特征，虽然分析得不多，却很重要，那是同时出现的区别性特征的叠置所造成的。在有些语言里，舌根音/k/和相应的舌面塞音，或者和更靠前的前颚塞擦音如（英语的 chew，“咀嚼”）构成互补分布。譬如说，舌根音只出现在后元音的前面，而舌面音（或前颚音）只出现在前元音的前面。在此情况下，前者和后者被认为是代表一个音位的两个环境变体。同理，在法语里，我们发现舌根塞音/k/，又发现舌面鼻音/ɲ/（如 ligne “线”），又发现前颚擦音/ʃ/（如 chauffeur “汽车司机”），我们必须认为，舌根、舌面、前颚这种发音部位的差异是完全多余的，因为这种差异只是补充了其他自主的区别性。所有这些辅

① N. 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Boston*, 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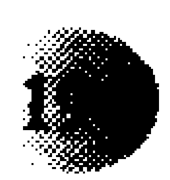
音都和口腔前部所发出的那些辅音构成集聚和分散的对立（见2.41）。在法语的辅音里，如果暂音（塞音）、鼻音、久音这些特征被叠置在集聚特征上，它们就会分别被伴随着出现舌根、舌面、前颚的多余特征。这样，在法语里，/p b/、/t d/之与/k g/，/f v/、/s z/之与/ʃ ʒ/，以及/m/、/n/之与/ɲ/都是同样的关系。

在英语的集聚辅音里，舌根和前颚的特征，也具有多余的性质，我们可以用类似的办法来证明这点。但是，在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里，舌根音和舌面音（后者包括前鄂音）之间的同样的差异却是区别性的，因为在这两种语言里，舌根音和舌面音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出现的。舌根塞音/k/和舌面塞音/c/对立，舌根擦音/x/和舌面（前）擦音/ʃ/对立。因此，在这两种语言里，函胡和清越的对立不但说明唇音和齿音的关系，而且也说明舌根音和舌面音的关系：/k/对/c/等于/p/对/t/。

如果我们剔除同元音和辅音的有关对立相连的那些多余特征，那么，语音分析中传统上所接受的许许多多的区别，其实可以大大地减少。譬如说，我们可以证明：一方面，闭元音和开元音的关系，另一方面，唇音、齿音和硬颚、软颚辅音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单一的对立，即分散和集聚的对立的体现（见2.41）；条件是：必须把元音性特征和辅音性特征之间的基本差别所偶然涉及的那许许多多的多余特征全部剔除。同样，后元音和前元音之间，唇辅音和齿辅音之间的关系，也属于函胡和清越这一共同的对立（见2.421）。

辅音和元音所共有的这些特征的关系结构表现出一种确定的等构性（一一对应）；至于变异，则处在互补分布的关系，就是说，决定于它们出现的不同环境，看元音或辅音是否加上了函胡—清越特征和集聚—分散特征而定。

连续地排除一切多余特征（它不能传达什么新的信息），把



语音分析为若干区别性特征，这样就能克服“音位问题解决中的不一致性[①]”。赵元任指出，只要音位被看做是最后的分析单位，而不再分解为组成成分，这种多样性就会干扰语音分析。我们的这个研究就是要为一定的解决方案建立简单性的准则，因为，两种解决办法如果有分歧，其中一种往往不够简明，包含有较多的多余的东西。

互补分布的原则已被证明在语音分析中是最有效的。如果它最终的逻辑含义被阐述清楚，可以开辟许多新的可能性。比方说，如果某些音位区别性具有一个公分母，而且它们在一种语言中又从来不同时并存，那么，就可以只把它们解释成单个对立的变体。进一步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该变体之所以在某一语言中被选用，莫非跟同一语言模式所固有的另一些特征有牵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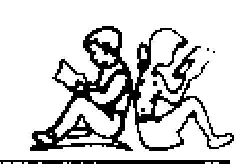
照此法研究，就成功地减少了世界诸语言的区别性特征的数目。特鲁别茨柯依[②]把辅音的对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强辅音和弱辅音的对立。所谓强辅音，它的特征是具有对气流的较大的阻力并且有较强的压力。第二种是只有强和弱阻力的对立，而没有伴随压力的差异。第三种是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但是，在任何一种语言内部，这三种对立从来都只有一种在单独地起作用；因此，这三种对立应该被认为只是一种对立的变体。再说，这种变异性表面上也是多余的，因为它是由存在于同一模式中的另一些辅音性特征来决定的（见2.43）。

作为语言基础的一套区别性的特征是极其有限的，它们实际上结合成束和序列也有限制。最后，多余的特征又特别多，这样

---

① Y.R.Chao: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V, part 4, Shanghai, 1934.

② N.Trubetzkoy: 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Ⅶ, 1939.



就减轻了言语事件的参加者的负担。

在声音特征的等级体系中，区别性特征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多余特征的作用也不能低估，在有的情况下甚至能代替区别性特征。在俄语里，颚化音与非颚化音之间的差异，在区别单词中起重要的作用。颚化引起共振峰的轻微升高（见2.423）。音位/i/在非颚化辅音的后面表现为后元音/ɨ/，在其他位置上表现为前元音/i/。这些变体是多余的。平时，在俄国人听来，音节/sɨ/和/ʂi/的不同是靠非颚化的/s/和颚化的/ʂ/有分别；但是，一个泥水匠打电话给工程师说墙 сыреют（受潮了），电话的传播使/s/的高频失了真，以致工程师很难分辨对方说的是墙“受潮了”，还是 сереют（变灰了），泥水匠只好一再重复这个词，特别强调/ɨ/的音，通过这个多余特征，听者才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用斯提文斯的话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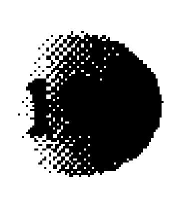
“……多余性特征能增加语言交际的可靠性，使它能够抵制各种形形色色的失真。我们限制要求听者察觉的区别的数目，又通过多余的信息代码帮助听者作出他的选择，这样就使交谈成了合理地令人满意的事情。”①

1.3　区别性特征的辨识

任何区别性特征，如果属于发出者和接受者共有的代码，被准确地传递，并且到达接受者，通常都能被接受者所辨认。

假定参加言语事件的双方用的是同样的标准英语，听者所接收的是 gip，gib，gid 这几个音节，这些音节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就像其他许多说英语的人一样。他不懂 gip 是“把（鱼）弄干净”的意思，gib 是“阉猫”的意思，gid 是“动物的一种病”的意思，但是他从这三个样品了解到，它们可能是英语的词，因为

① S.S.Stevens: A Definiition of Communication, *J.Ac.Soc.Am.*, ⅩⅫ, No. 6, 1950.



它们包含的特征和特征的组合没有任何是违反英语规则的地方。此外，这三个样品还告诉听者，如果它们是词的话，那么必然各自有其不同的意义，因 gip 和 gid 之间具有二重区别性，而 gib 之不同于 gip 和 gid，则是靠两种不同的最小区别性。假如说英语的这个听者听见了下列的这句实际上未必有的句子，“The gib with the gid shall not gip it”（带病的阉猫不会弄干净它），他会从他所了解的英语的编码规则中知道/gib/≠/gip/≠/gid/。假如这些样品在德语里传达出来，那么 gib 和 gip 将被认为可能是同一个词的任选变体，因为在德语里，/b/和/p/的区别在词的收尾是被取消的。在芬兰语里，我们也会有同样的辨识，因为按芬兰语的规则，/b/和/p/这两个音的差异是没有区别性价值的。

信息论应用二元选择的序列，作为分析各种通讯过程的最合理的基础。[①] 这是研究者出于实用的考虑加于题材的作业方法。但是，具体到语言来说，这样一套二元选择其实是交际过程本身固有的，它是语言代码加于言语事件参加者的限制，这些参加者是编码者（encoder）和译码者（decoder）[②]。

由此可见，区别性特征所传递的惟一信息就是它的区别作用。听话人靠着一个特征来区别/gib/和/gid/这两个词：其他条件相同，/b/的函胡性的/d/的清越性形成对立。同一个词/gib/靠另一特征区别于/gip/：这就是同/p/的强性相对立的/b/的弱性。在这两个例子中，配对的词在其他完全相同的条件下都表现出在对应的音段中有一个最小区别性。其他配对的词可能在一个或更多的音段里表现出为数较多的最小区别性。如果我们检查一下用来区别这些配对的词的最小区别性，我们发现只有两种可能

① R.M.Fano: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M.I.T., Research Laboratory of Electronics, *Technical Report*, No. 65, 1949.

② 编码者指说话人，译码者指听话人。——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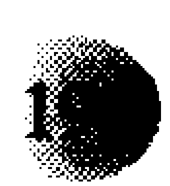
性：1）同一对立的出现（如 gib∶gid≃fat∶sat）；2）两个区别性各有自己的特性（如 gib∶gid≠gib∶gip）。

当然，从发音上说，从物理上说，从听觉上说，从耳语到完整的噪音存在着一连串的等级，但是只有两个极端——有音和无音——才被选择为区别性特征。嘴唇的圆扁程度有一连串的变异，在声学上也有相应的各种效果，但是只有两种相距较远的唇位及其所产生的对比的声学效果，在语言学上才构成对立而具有区别性的价值，这就是降音和平音的对立（例如德语 Küste“岸”——Kiste“盒子”（见 2.422)。一般地说，没有什么语言利用唇圆度构成一个以上的最小区别性。

二分法是语音结构的主要原理。语言代码把它施加于语音。

只有一种音位关系呈现略微不同的面貌，那就是频谱中呈现为集聚元音和分散元音两种之间的关系（从发音上说是开和闭的关系)。比方像土耳其语，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元音是按集聚和分散配对的。例如/kes/“割呀!”和/kis/“瘤”配对，/kol/“手臂”和/kul/“奴隶”配对，但是，像匈牙利语，其他条件相等，却能分辨出三个等级的集聚度来。例如带有圆唇后开元音的/tår/“秃顶”——带有相应的半开元音的/tor/“宴席”——带有闭元音的/tur/“他耙出”；同样，在不圆唇的前元音系列里，也有例如/næ/“拿着!”——/ne/“别弄!”——/ni/“瞧!”。[1]在土耳其语里，最小区别性是一样的：/o//e/和/u//i/的对立都是相对集聚和相对分散的对立。但是，在匈牙利语里，同一对立（相对集聚和相对分散）却重复出现于/tår/对/tor/和/næ/对/ne/，这就是说，/a/∶/o/≃/o/∶/u/。在这个“音位比例”里，/o/（或/e/）起了“比例中项”的作用。它担负两种对立特征：一种是同分散音/u/（或/i/）相对的集聚性；一种是同集聚

① 这些例子引自洛茨（John Lotz)，它们属于匈牙利标准语的一种口语变体。



音/ə/（或/æ/）相对的分散性。（分析过程中处理这类两极音位的办法，见2.414。）

其他固有的音位对立都没有这种两极的复杂情况。但是有的共轭区别倾向于合并，例如久—暂和刚—柔两对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两种共轭的对立合并时，那合成的对立是最明显、最合格的。譬如说，最合格的久音是糙音，最合格的暂音是柔音。函胡清越的对立和降音平音的对立也可以结成类似的关系。最合格的函胡元音是降音的，最合格的清越元音是平音的（关于这些特征相反的结合，如暂而糙，久而柔，降而清越，平而函胡，以及分析过程中的处理办法，见2.324和2.4236。）

具体说，是区别性特征的二分尺度，一般说是语言代码的整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语音的听觉感知。对于语音，我们并不只是作为声音，而是专门作为语言的成分来感受的。而且，我们感受语音的方式，是由我们最熟悉的音位模式来决定的。因此，一个只会说斯洛伐克语的人，他听见了法语 jeu（游戏）里面的圆唇前元音/ø/，会觉得是个/e/，因为在他的母语里，只有清越（前元音）和函胡（后元音）的对立，而没有降音（圆唇）和平音（不圆唇）的对立。相反，一个只会说俄语的人会觉得法语的 jeu 里是个/o/，因为他的母语只具有上述两种对立之一，即降音和平音的对立。甚至作为语言学专家的法国人梅耶（A.Meillet）也把俄语的升音/ţ/听成是由/t/和非音节的/i̯/构成的序列，而没有辨出它是同时带着叠加的升音（颚化）的一种辅音，因为梅耶的判断建立在他的母语——法语的基础上，而法语缺乏升音特征而只有非音节的/i̯/。因此，如果拿无意义的音节用于可懂度测验（传统上叫做“清晰度测验”），其结果就要看这些序列的模式是否符合语言代码的组合规则而定。

语言模式的干扰，甚至影响到人们对非语言声音的反应。间



隔均匀的敲门声，如果每逢第三声都比较响，人们听起来，觉得是每三声为一群，其间有停顿隔开。捷克人听起来，往往觉得停顿落在较响一声的前面，法国人听起来，往往觉得停顿落在较响一声的后面；波兰人听起来，则往往觉得停顿落在较响一声后面的第二个声音。这种听觉上的差异，正好和上述三种语言的词重音的位置相当：在捷克语里，重音落在词的第一音节上；在法语里，落在最后音节上，在波兰语里，落在倒数第二音节上。如果敲门声每一声的响度相等，而每逢第三声以后的间隔时间比较长，那么，捷克人听起来是第一声较响，波兰人听起来是第二声较响，而法国人听起来是第三声较响。

语音分析如果在听觉的平面上也用二元的音位对立来进行，那么任务就会容易得多，而且或许能够提出区别性特征最有启示性的相关性。

至于语音的声学研究，它的全部发展一直是朝着愈来愈有选择地描绘语音刺激的方向前进的。无论所用的仪器和对仪器所录数据的解释，都愈益朝着抽取适当项目的方向发展。研究者发现，声波印迹中包含着过多的信息，必须设法选择那些基本的信息。[①] 人们一旦认识到选择的适当标准就是由二元项表现出来的语言的有关性，语音上的声学问题马上获得了更有决定意义的解决方法。相应地，语言的发音阶段也必须利用任何一对相互对立的效果的取得方法来加以规定。例如，就语言利用函胡和清越这一自动的区别性对立来说，我们就须检验有关的语言学价值的声学相关性和这些性质的发音性质的前提。

总之，无论在哪一个平面上研究语音，语言功能总是决定性的。

勃洛克提出一种有趣的试验，考察记录下来的足够数量的语

① R. Potter: Visible Patterns of Sound, *Science*, 1945.



句，就能说出一种语言的音位模式。[1] 这种办法虽然麻烦，然而行得通。但是它暗含着两条严格属于语言学的假设。第一条是韦纳（Wiener）提出来的："在译码的问题上，我们所能掌握的最重要的情况，就是知道我们所读的语言材料并不是胡乱的声音"（见前注）。这相当于听者在达到所谓的感受阈时，也就是声音开始作为语音而被感受时所得的了解。[2] 既然是语言，那么，第二个假设就必然从第一个假设推断出来：任何语言在它的语音形状中都是凭着分立的两极的区别性特征而运转的，正是这种两极性使我们能够检测在其他条件相同下起作用的任何特征。

这种译码任务碰到通讯工程上叫做"转辙代码"[3]，语言学上叫做"共存的音位系统"[4] 的那类时常出现的情况，显然更困难些。前一个世纪俄国贵族甚至在一句话内部，也不断由俄语转到法语，由法语转到俄语，就是突出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某些回教徒的文化语言，常常在句子里插进阿拉伯词语。同一语言里的两种风格可以有着不同的代码，它们也可能在一段话甚至一个句子内部被故意纠结在一起。例如：捷克的城市口语是文学语言和民间土话古怪的拼凑，而每一种话都在其中呈现着各自的音位模式。

二分尺度是由语言把它叠加在声音物质上的，正如自然音阶尺度是由音乐模式把它叠加在声音物质上一样。[5] 但是，正如离

① B.Bloch: A Set of Postulates for Phonemic Analysis, *Language*, *XXIV*, 1948.

② L.L.Beranek: *Acoustic Measurements*, New York, 1949.

③ R.M.Fano: The Information Theory Point of View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J. Ac. Soc. Am.*, *XXII*, No. 6, 1950.

④ C.C.Fries and K.L.Pike: Coexistent Phonemic Systems, *Language*, XXV, 1949.

⑤ R.Jakobson: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honemic Entities,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gue*, VI, 1951.



开声音物质我们就不能掌握音乐上的音阶一样，我们分析区别性特征，也不能离开声音物质。托其贝用一贯的反证法说明了这一点，那是很有道理的。[①] 离开了特殊属性，我们也就无从辨认区别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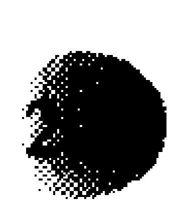
探究这些特征在语言序列中的分布，可以补充这种研究，但是不能代替这种研究。裘斯（M.Joos）注意到，复合元音/au/（写作 ou，如 council“议会”）在英语单词中从来不出现在/p b f v m/的前面，这种分布特征规定了英语辅音中的唇音类。[②] 但是，在作出这样一种叙述以前，我们必须对上述辅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出现，都能一一辨认。我们必须知道 rout（崩溃）里面的/t/与 rite（仪式）里面的/t/相同，而 rite 里的/t/则和 ripe（成熟）里的/p/在其他相同条件下构成函胡与清越的对立。否则我们无从知道 rout 里面的复合元音/au/后面跟随着的是个/t/而不是个/p/，而上面的叙述也就无从得到证实。

由此看来，我们如果要辨认/p/或其他音位，那么，指出它的每一区别性特征的特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语音的传送有一连串的阶段，我们要指的是哪一个阶段呢？在对收到的音信（A）进行译码的时候，听者所处理的是感知材料（B）。（B）来自耳朵的反应（C），而（C）又是说话人的发音器官（E）产生的音响刺激（D）所引起的。我们越是密切地研究音信所要达到的终点（即听话人的感受），我们对于音信的语音形状所传送的信息就越有精确的估量。这决定了我们进行分析时的一套作业平面，按照有关程度由大到小排列，包括：感受平面、听觉平面、

---

① K.Togeby: Structure immanente de la langue francaise,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gue*, VI, 1951.

② M.Joos: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Design, *J.Ac.Soc.Am.*, XXII No.5, 1950.



音响平面和发音平面（发音平面不给听话人带来直接的信息）对于这些平面当中的头两个平面的系统探讨，这是将来的事情，然而是迫切的任务。

这些接连发生的阶段，从发音到感知，每一阶段都可以由前一阶段进行预测。每进一个阶段，选择性就增加一分，所以预测性不容逆转，而前阶段的某些变数对后阶段也就不发生关系。声道的精密测量可以把声波计算出来。[①] 但是同一声学现象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获得。同理，听觉上的任何一定属性都可能是各种不同的物理变量的结果[②]，因此，在声音刺激和听觉属性两方面的因次（dimension）之间并没有一对一的关系。前者不能从后者预测，但是声音刺激诸因次的总体则使听觉属性可被预测。

总而言之，对语言行为的任一阶段，从说话人的发音到听话人的感受和译码，都可以作出音位对立的说明。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任何先行阶段的变数都必须按照以后各阶段的情况来选择和相互关联，因为我们说话要人听见，是为了被人理解，这是明摆着的事。

1.4　固有的和韵律的区别性特征

区别性特征可以分为两类：1）固有的；2）韵律的，后者叠加在前者上面，它和前者结合在一起成为音位。函胡与清越的对立，集聚和分散的对立，带音和不带音的对立，以及固有的区别性特征的其他对立，虽则在一定的音位序列中出现，但是可以根

① T.Chiba and M.Kajiyama, *The Vowel, Its Nature and Structure*, Tokyo, 1941; C.G.M.Fant: Transmission Properties of the Vocal Tract, M.I.T.Acoustics Laboratory, *Quarterly Progress Report*, July-September, and October-December, 1950; H.K.Dunn: The Calculation of Vowel Resonances, and an Electrical Vocal Tract, *J.Ac.Soc.Am.*, XXII, No.6, 1950.

② S.S.Stevens and H.Davis: *Hearing*, New York, 1938.



本不提序列就把它们定出来。我们并不需要比较同时的两个点。韵律特征则不是这样，它们只有参照时间序列才能规定。只要很少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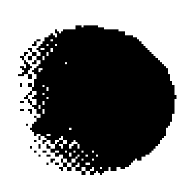
在一个音节里面，成音节的音位靠相对的突出性来和非音节的音位相对立。就大部分情况说，音节的构成全是元音的作用。某些元音或液音，在其他相同条件下，具有音节性和非音节性的区别对立，但这种情况是特别罕见的。例如在古捷克语里，/b r d u/这个序列的意义视/r/是否成音节而有所不同（见2.226）。

显然，/r/是否具有最大的响度，那是要和同一序列其他音位的响度比较，才能断定的。

在音节的序列里，相对的突出性使一个成音节的音位和其他成音节音位处于重音与非重音的对立。许多语言中的词，其他条件相同，具有不同的重音位置。例如英语 billow（巨浪）/bilou/对 below（在下面）/biˈlou/。成音节音的突出性的大小，这是一个相对概念，只有从属于同一序列的一切成音节音的比较中，才能加以断定。区别性作用不表现在响度的大小，而在音高的高低时，也是同样的情况。用派克（K.L.Pike）的话来说，那就是，“主要的特征在于一个音节和前面或后面的音节比较出来的相对高度”。①

如果起区别作用的不是或者不只是高低强弱的程度，而是它的变化，我们就要靠在时间序列中比较两个点来辨认一个音位的音高或响度的轮廓。例如在立陶宛语里和升调对立的降调是由于频率下降，习惯上还伴随着振幅的下降，这要比较有关元音的开头部分和收尾部分才能辨认出来。丹麦语的“语音的降低响度”（所谓 stød）是振幅的降低，往往伴随着频率的降低；对于它，

① K.L.Pike: *Tone Languages*, Ann Arbor 1948.



我们也通过同样的比较来辨识。①

有一种韵律对立是长和短的对立（区别简单的音位和持续的音位，或简单的音位和缩减的音位），它的基础是某一序列中音位的相对长度，而不是绝对长度。它们的绝对长度则起着语言节奏的作用。例如捷克语的 pravá práva/prɑvɑː prɑː vɑ/（真正的权利），在第一个词里，第一个元音比较第二个元音，前者被认为是短的，后者被认为是长的；在第二个词里却是相反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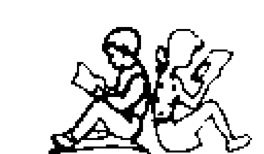
1.5 区别性特征和其他声音特征的比较

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叫做语素。词根、前缀、后缀，都是语素，根词是只有一个语素的词。区别性特征和音位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它们所承担的惟一意义任务就是指示：如果某一语素在其他相同条件下呈现着一种对立的特征，那就是不同的语素。例如/gip/，/gib/，/gid/。这种区别作用也可以由一个以上的特征（或音位）来担任，例如/bit/对/sed/。

各种不同的特征（或音位）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差别。例如所谓鼻音，或者具体说，英语里的/m/，它表示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map（地图），mess（混乱），aim（目标）这些词里的/m/在语义平面上并没有公分母把它和/n/或/b/划分开来。各种不同的区别性特征之间缺乏意义上的差异，这就使它们成为纯粹的区别记号，此外空无所有。这种缺乏，把它们同语言中起作用的其他声音特征区分开来。只有这些纯粹区别性的、此外空无所有的单位被用来建立世界一切语言的全体语素。

构形性特征是这样一种特征，它标志语句的声音连锁之划分为各种不同的复杂程度的语法单位。譬如说，某些语言的重音固定在开头（或收尾）的音节，因此它不能用作区别性特征，它只

① S. Smith: Contribution to the Solution of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anish Stød, *Nordisk Tidsskrift for Tale og Stemme*, VIII, 1944.



能作为表示一个词的开头（或收尾）的边缘记号。相反，如果某一语言的重音是自由的（即随便落在任何音节上），它的位置就执行了区别的作用，而不包含有特殊的含义。

英语的语调有着各种丰富的、具有表现力的特征，哈里斯从中抽出三种构形单位："/? /是升调，/./是降调，/，/是（和低声域相对的）中声域的基线。"[①]/./表示一句的终点。/，/表示句中短语的终点，还要继续说下去。/? /表示问题；在构形的术语里，意味着一句终结，还等待着一个答案来补充，也就是说，语句可能是完整了，但是对话并不完整。当它们用作区别性特征的时候，升和降除了表现语素之间的区别外，并没有其他作用；但是，当它们被用作构形特征的时候，它们就带有特殊的含义，例如降调表示句子的完整，而升调，即使加在鼻音的哼哼上，被英国人听见了，他马上辨认出这是一个词句。

表现性特征是这样一种特征，它标志说话人的情感姿态以及对话语中某些地方的着重。这里借用琼斯的一个例子。英语的 enormous（极大的）一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强调："元音的强度增加，伴随着长度也增加，并使用特殊的语调"（扩大降势）。对于表现性特征，我们面临一种特殊的关系。中性的、非情感的样式是和表现性的样式配对的，后者提出一种"分级的音域"（grading gamut）——这是萨丕尔的术语，他把这种关系定得很清楚。[②]跟构形特征一样，表现性特征也有自己的专门含义。在英语里，加强的重音和正常的重音对立，表现一种强调的姿态，此外还有更加强的重音，那就表现一种更强调的姿态。

区别性特征和构形性特征都是用于语句中的有意义单位的；

① Z.S.Harris: *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Chicago, 1951.

② E.Sapir: Grading: A Study in Semantics, *Selected Writing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49.



表现性特征则用来表示说话人的姿态，而多余特征（见1.2）则指其他的声音特征，如英语/l/的多余的"明朗性"表示有元音跟随。多余特征和构形性特征、表现性特征都具有特殊含义，它们合成一类，以与区别性特征分开来。正是区别性特征的"空虚性"使它和其他的声音特征区别开来。①

下面的研究只限于固有的区别性特征。至于韵律特征和其他关于序列安排，特别是关于序列的分段问题，将另行讨论。

2. 对区别性特征的初步探索

2.1 声学预备知识

在声谱图上②，语音的频率—声强模式，表现为时间的函数。在这种"动态频率分析"中，语声波的统计特征是在极短的时间间隔里进行抽样的，这种间隔比音位的延续时间还短。声谱图以及声强对频率的补充"截面"提供了一个信息源。信息可能是相当混乱的，必须在分析语音时利用一组最佳参数。找出这些参数的最好办法是把语言分解为区别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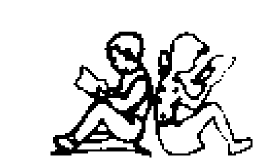
语声波可以认为是一个线性网络的输出，这网络就是与一个或多个声源偶合的声道。除了这些声源和网络的性能之外，语音波没有别的性能。这种关系可以写成

$$W = T \cdot S$$

其中W表示语声波，T是网络的传递函数，S表示声源。两个同时的声源可以通过叠加来处理：

① 在某种情况下，单一的区别性特征可以承担一种附加的构形作用。在这种作用中，它们具有正面的含义。例如在某些苏格兰方言里，鼻元音只在第一个音节中和口元音对立（见前注），鼻元音的出现是一个词的开头的标志，但是在第一音节的范围内，鼻元音和口元音的对立，仍然是一种"空虚"的区别手段。——译注

② 这篇报告里所依据的声谱或者是凯依电气公司的"声字"，或采自波特、哥卜和格林的《可见的语言》（R.K.Potter, G.A.Kopp and H.C.Green: *Visible Speech*, New York, 1947.）



$$W = T_1S_1 + T_2S_2$$

语音分析表明，只有极其有限的声源特征和传递函数在世界诸语言里被用作语义的判据。这些特征，将在下列各节里加以描述。

2.11　声源函数的性能在语言里的应用

2.111　声源的类型　声源基本上分为两类：周期源和噪声源。周期源在频谱中表现为特有的谐振结构。噪声源则相反，它在时间因次上表现出能量的不规则分布。这两种声源可以同时在单个音位的产生中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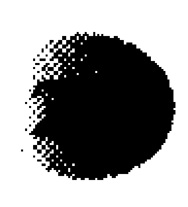
2.112　声源的数目　某些语音像/v/或/z/之类有两个声源。其中一个位于声道最狭隘处；另一个即所谓浊音，位于喉头，多少具有周期性。声道中位于喉头之上的声源在传递函数中产生反共振。(参看2.122)

2.113　瞬态效应　声源打开或关闭的方式具有语言上的意义。声源的急起或急落，跟平缓的起落大不相同。例如，在chip（薄片）里的/š/是急起的，至于ship（海船）里的/s/则是缓起的。

2.12　传递函数在语言里的应用

2.121　一般性能　对于声道的传输性能作数学处理时，应用网络分析的技术和概念①，是很方便的。网络分析所处理的标准情况之一，是一条无损耗的传输线，没有并联的支路，输入（声源）在线的一端，而输出在另一端测量。这样一条传输线的输出的“声强—频率”谱，可以用无限输出（共振）的频率来完满地说明。在网络分析中，通常把这种共振频率叫做极点。

① E.A.Guillem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I, New York, 1935; W.H.Huggins: *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Speech in Terms of Natural Frequencies*, Cambridge Field Station Report, 9 February, 1949.



有时候，无损耗传输线的某些条件不具备，例如声源不位于线的末端，这时输出就会偏离上述的情况；在某些频段就没有输出。产生偏离的原因可以看成是由于反共振，或零点在某一频段抑制了能量，即仿佛它起着相反的共振作用。因此，为了说明任何无损耗系统的输出的“声强—频率”谱，我们只要指出极点和零点（如果有的话）的频率就行了。

有时候，一个系统含有小的损耗，共振和反共振的响应是有限的。于是，在复频率的记法里，极点和零点具有两部分，一部分指明是共振或反共振的频率位置，另一部分表明阻尼的量（阻尼常数）。

极点主要取决于系列传输线的电性能。就语言的情况说，这意味着极点取决于声道的形状。另一方面，零点主要取决于并联支路的相互作用。在语言里，这意味着零点取决于并联的两个共振系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系统产生于：1）开辟附加通道；或者2）声源不在端头。

当零点的位置接近极点时，零点倾向于抵消极点的效果。它们分离得越远，这抵消作用就越小。

2.122 *声源的位置* 一般说来，在某一频率当声源朝着气流相反方向所产生的阻抗力无限大时，就出现零点。位于喉头的波源，不会再转移函数中造成重大的反共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完全可以凭着给定共振峰的频率位置和带宽（阻尼常数）的极点，来判断元音。声源的位置如果在声道中高于喉头的地方，而且在两个相互具有有限偶合的声腔之间，它就会把零点导入传递函数。

2.123 *声道的形状* 传递函数的极点，主要与声道的几何形状有关，与声源及其位置无关。根据X射线数据的计算，可以与预测和实测频谱的极点和零点基本上一致。

2.13 *声道的中性位置* 下面将讨论声道的中性位置。这就



是产生开口度很大的/æ/时发音器官的位置。这一发音部位的音响结果可以大致跟一端封闭的管子相比。大家知道，长度为 L 的管子封闭了一端，共振的频率表现为 L 等于四分之一波长的奇倍数，由于男性的声道的平均长度大约是 17.5 厘米，共振大致出现于 500 赫，1500 赫，2500 赫，等等。中性位置的重要性在于：它能预测各人发声腔总长度的差异对共振峰位置的影响①，中性位置也可以用作紧张性特征的参照点。（参看 2.431）

2.14　音位的界限　为了实用的目的，每一音位可以表示为准稳定的频谱，它的传递函数，除了按上述瞬态效应那样的方式以外，在时间上是不变的（参看 2.113）。这些瞬态效应，由于声源函数的急速变化而发生，可以用来确定一连串音位中个别音位的界线。由发音器官位置的急速改变而引起的传递函数的急速变化，也指示一个音位的开头或结尾（界限）。但是，每一情况的改变的最小速率都必须由实验来决定。音波总强度的急速的起伏变化，为确定音位的界限提供一种补充手段。

2.2　基本的声源特征

这一类包含两个二元的对立：一个是元音性对非元音性，一个是辅音性对非辅音性。

2.21　元音性对非元音性　具有元音性特征的音位，只有单一的周期“带音”声源，这种声源的起始不是急剧的。

通常的情况是，男声的头三个元音共振峰在 3200 赫以下，元音共振峰有小阻尼，阻尼本身表现为共振峰的带宽相对狭小，由于“带音”频谱有负数坡度，较低的共振峰有着较大的强度，

① C.G.M.Fant: *Transmission Properties of the Vocal Tract*, M.I.T.Acoustics Laboratory, Quarterly Progress Report, July-September 1950 and October-December 1950; *Transmission Properties of the Vocal Tract*, Technical Report * 12, M.I.T.Acoustics Laboratory, 1952; *Acoustic Analysis of Speech—A Study for the Swedish Language*, Ericsson Technics, 1952.



但是由于耳朵对大约 1—2 千赫的区域的响度有较高的敏感，使我们在感知上觉得下降频谱的效果好像是趋于均衡的。

2.22 辅音性对非辅音性

音位之具有辅音性特征，在声学上表现为影响整个频谱的零点的存在（见 2.441）。

2.221 元音和辅音 元音是具有元音性特征的音位，它没有辅音性特征。为数有限的头三个共振峰位置的组合，对于辨认元音有重要意义，强度级（其他条件相等，元音比其他语音有较高的响度），持续时间，语音的兴衰时间上的信息，都能提供补充辨认元音的标准。

辅音是具有辅音性特征的音位。它没有元音性的特征，有些辅音特征，由于它们对毗邻元音的共振峰所施的影响而很容易被感知；但是，即使没有任何毗邻的元音，一个辅音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也都是可以完全辨认的，试比较英语 whisk “小扫帚”、whist “惠斯特牌”、whisp “耳语” 这些词的最后一个音位，又试比较俄语 лифт “升降机” 和 финифтъ “珐琅”，букв “字母” [复数第二格] 和/xarʼикf/[①] “标准” 这两个词的最后一个音位。

2.222 液音 所谓液音，就是边音 l 和各种断续的 r 音，它们既有元音性特征，又有辅音性特征；和元音一样，液音只有一个谐波声源；和辅音一样，液音在它们的频谱包络里表现出有明显作用的零点，液音的共振峰结构基本上和元音相似。但是，它们的头三个共振峰的外形通常是和任何元音不同的，在液音的开头，我们观察到大多数共振峰突然下移，这是由于共振器系统的长度比毗邻元音的共振器系统长度增加了，液音的总强度比起元音来要低得多。

2.223 滑音 所谓滑音，如英语的 h 和喉塞音，它们和元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编者



音的分别在于：或者像/h/那样具有一种非谐波的声源，或者像/? /那样，声源的起始非常急促。它们和辅音的分别在于：它们在频谱里没有明显作用的零点。

2.224 产生 元音发音时，口腔的中央线没有障碍；至于辅音，则有足够的障碍。或者产生完全的闭塞作用，或者产生一种湍流的噪声源。液音是复杂的结构，它们顺着气流的方向，有较大的轴长因次，它们把开和闭结合起来，或者是连续开闭，或者是把中路堵住，而开放边路。滑音的产生，则是气流通过声门时，或者把声门挤成狭小孔道，或者把声门完全闭塞而又突然放开。

2.225 感知 元音的功率比辅音的功率高得多。根据萨奇亚和倍克的试验，英语各种元音的平均功率是9～47微瓦，至于辅音的功率，则是0.08—2.11微瓦。[①]

2.226 出现 元音和辅音之间的区别是全世界共同的。在美洲和非洲，个别语言没有液音。许多语言，如意大利语和俄语，没有滑音。

元音主要表现为成音节音，反过来说，成音节音的作用也主要由元音来完成。大多数元音性音位只出现为成音节音。个别其他的元音性音位虽也主要表现为成音节音，但在某些位置上，丧失了它们的音节性，举例来说，英语里非重读的/i/和/u/，当它们与其他任何元音（包括重读的/i/和/u/）毗邻的时候，就变为非音节的。如 boy“男孩”，day“日子”，geese“鹅〔复数〕”，yes“是的”，yield（语音标音/j'iːld/，音位标音/i'iild/）“给予”，out“在外面”，soul“灵魂”，shoe“鞋”，well“好”，wood（语音标音/w'ud/，音位标音/u'ud/） “木材”，woo（语音标音

① C.F.Sacia and C.J.Beck: *The Power of Fundamental Speech Sounds*, Bell Syst. Tech. J., V.1926.



/w'uː/，音位标音/u'ua/“求爱”。

罕见的情况是：非音节的元音，处在相应的成音节音位的位置而成为自主的音位，如俄语 улей“蜂房”〔单数〕，улъя“蜂房”〔复数〕。

元音以外的其他音位，大多数都只出现为非音节音。少数其他音位（大多数是液音和鼻辅音）虽然主要表现为非音节音，但是在某些位置上也能取得音节性，例如在捷克语里 r 和 l 如果前面有一个非音节音而后面又不跟随着一个成音节的音，它们就变为音节性的。试比较双音节的词如 škrtl/ʃkr̥tl̥ /“刮（过去时）”，trval/tr̥val/“持续（过去时）”和单音节的 rval/rval/“撕破（过去时），”zlo/zlo/“邪恶”。（译者按：r 和 l 下面加圈表示音节性，不加圈的表示非音节性。）成音节的液音偶然也作为自主的音位出现在相应的非音节音位所居的位置上，例如在古捷克语里，双音节词 brdu/br̥du/“到顶峰”——单音节词 brdu/brdu/“我闲逛”。

有一套规则（其中有些是普遍的）规定着音节的模式。例如，在我们所知道的语言当中，没有一种是不能以辅音为音节开头，元音为音节收尾的；却有相当多的语言是不能以元音为音节开头，辅音为音节收尾的。因此，对于音位的序列来说，元音性和非元音性的对立是头等重要的；至于这些对立物出现在同一位置上，则有很多限制：如英语 wet/u'et/“湿的”、yet/i'et/“可是”对 vet“兽医”、set（放置）、net（网），等等；又如/h'ii/“他”对 his/h'iz/“他的”、hit/h'it/“打击”等等。

2.3 次要的辅音声源特征 这一类包括：

1）主要声源导致的两个类型：(a) 包络特征；(b) 粗糙性特征。

2）辅助声源导致的带音特征。

2.31 包络特征 所谓声音强度的时间包络，是指平均大约



以0.02秒作为时间函数的语言功率。包络有两个基本类型：平缓与突兀，带有平缓包络的音位，其起始和衰没都是逐渐进行的，在时间过程中没有急剧的变化。带有突兀包络的音位在时间过程中有着急剧的功率变化。后者还可以细分为两类，要看它在急剧功率变化以后是否还有声音。

起音平缓的音位叫做久音，久音有暂音（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非持续音）对立，暂音则有急剧的开始。音位依照它们的衰没情况还可以细分为两类，即急刹的（急剧的衰没）和非急刹的（逐渐的衰没）。

2.311 暂音和久音

2.3111 刺激 暂音（塞音）是急剧开始的，借此区别于久音（擦音），久音的开始是渐进的。塞音的主要特征正相反，它有急起的“波前”，其前有一段完全无声，或者在某些条件下，仅只声带的振动代替无声。在这里，声谱图表现出一条陡起的垂直线，它的前面或者是一段无声，或者是一条“浊音横杠”。

在英语里，如pill“药丸”里的/p/和bill“发票”里的/b/区别于fill“充满”里的/f/和vill“村”里的/v/，是急剧开始和缓和开始的对立，till“迄”里的/t/之与thill“辕”里的/θ/，sill“窗槛”里的/s/，也是同样的对立。

在液音里，区别主要不是用起始和衰没的情况来表现，而是用声音过程的中断与否来表现。久音l是和暂音r对立的。后者有两种变体：第一种是闪音，它只有一次中断；第二种是颤音，它有反复出现的中断。后者比较前者常见得多。对捷克语颤音的测量，正常地表现为两次或三次敲击；它在收尾的位置上可能只有一次敲击，但是在开头的位置上在强调时可以多到四或五次敲击。敲击的速度大约是每秒25次。有些语言，例如蒙古语，有滚动厉害得多的/r/，中断的次数更多。捷克语液音的中断特征，其例子有：/kora:l/“珊瑚”——/kola:r/“罗马式衣领”。



所谓“久音 r”，实际上是一种非音节性的元音。例如在英语的“公认读音”中，有一个元音位，对/a/来说它是分散音，对/i/来说它是函胡音，对圆唇（降音）的/u/来说它是不圆唇（平音）音。这个音位在韵律的平面上分为非重读的/ə/和重读的/ə/，前者由于跟另一元音音位毗邻，丧失了它的音节性（bear /b'eə/“熊”）。如果后面跟一个元音，则变得“较闭”（red/r'ed/“红”），重读的/ə/或者在非重读的/ə/前面表现为较前而闭的变体（brid/b'əəd/鸟），或者在其他位置表现为较后而开的变体［ʌ］（bud/b'əd/“蓓蕾”）。

2.3112 产生 塞音是完全闭塞然后放开，擦音是不完全的闭塞，但是它所形成的狭隘大大地减低了发音部位后面的各个声腔的作用。久音的液音，即如边音/l/，它是中央封闭，旁边开放；至于暂音的液音，如/r/，则是由于舌尖或小舌的一次或多次敲击，造成气流的全部或局部隔断。

2.3113 感知 L.G.琼斯在东北大学领导的实验表明：像/s/或/f/这样的擦音，如果把起始部分从录音上擦去，听起来就感觉是个塞音，它不再是/s/而是/ŝ/或/t/，不再是/f/而是/ḟ/或/p/。（关于这两种不同感知的分布，见 2.323）

2.3114 出现 在多数语言里，都有暂音（塞音）和久音（擦音）的对立。一般地说，一个语言里的擦音数目比塞音数目少；有时候，一个语言只有一种擦音，而且往往是/s/。在某些语言里，擦音和塞音的对立不是自主的，而是或者伴随着粗糙和柔润的对立（见下文 2.324），或者所有辅音都是塞音而和元音对立，后一种情况存在于大洋洲和美洲的某些语言里。

在很多语言里，例如，在远东的几乎所有的语言里，液音并不分为暂音和久音，这些语言里的液音，或者像汉语表现为/l/或者像日语表现为/r/，或者像朝鲜语那样/r/和/l/都是同一个液音音位的两个呈互补分布的条件变体：元音前是/r/，别处是



/l/。基于此种理由，朝鲜语只为这两个音造了一个字母，例如/maru/“地板”，/pal/“脚”。让朝鲜人听起来或者说起来，捷克语/karar/，/volal/，/oral/，/dolar/都是以［-ral］收尾的。

2.3115 复塞音 在南非洲的语言里，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有双重闭塞作用的特别辅音，它们其实只是一丛辅音的特殊形式，这是语言里广泛用来建立音位序列的同时发音的极端情况。[①] 在产生这样的辅音时，两种闭塞作用的除阻是密切接连着的，但是它们给人的感觉是一丛音，因为尽管序列被大大地紧缩了，两种除阻不是同时的；又因为其他类型的音丛，在这些语言里不出现（至少不在同一位置上出现）。南非的搭嘴音，较前部位（如齿或颚）的闭塞，除阻在先，舌根部位则除阻在后，这是在声谱图中可以看出的。非洲的唇-舌根塞音（写作 kp，gb），则表现为相反的次序。由于它是呼气产生的，舌根闭塞的除阻早于双唇音的除阻。[②]

2.312 急刹对非急刹

2.3121 刺激 急剧的衰降是跟缓和的衰降对立的。在声谱图里，急刹音呈现为突然的收尾，但是这种情况往往不如急剧开端那样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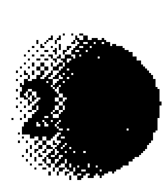
2.3122 产生 声门的闭塞或压缩，制住了气流。

2.3123 出现 某些急刹塞音的变体，叫做声门化塞音，出现在美洲、非洲、远东、高加索等地的许多语言里。那伐何语与西尔加西亚语的声门化塞音的声谱图，揭示出它们在结构上的惊

---

① P. Menzerath and A. de Lacerda: *Koartikulation, Steuerung und Lautabgrenzung*, Berlin-Bonn. 1933.

② N. J. Jušmanov: Phonetic Parallels between the African and the Japhetic Languages,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SSR, *Africana*, I. Leningrad, 1937; R. Stopa: Die Schnalzlute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Sonstigen Lautarten der menschlichen Sprache, *Archiv f. Vergleichende Phonetik*, III, 1939.



人的相似性。

急刹和非急刹对立的例子：西尔加西亚语/t' a/“挖”—/ta/“我们”；/c' a/“名”—/ca/“牙齿”；/p' a/“地方”—/pa/“喘不过气来!”，还有一种不那么明显而且很不普通的情况，那就是声门化的擦音[1]出现在美洲西北的特灵基特语和北高加索的加拔尔颠语里。

在具有急刹塞音和非急刹塞音对立的语言里，急刹的滑音（叫做“喉塞音”）和非急刹的（平匀的或渐变的）滑音的关系，也就是声门化辅音和非声门化辅音的关系。

2.32 粗糙对柔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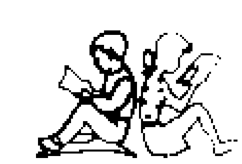
2.321 刺激 声门具有不规则的波形者，叫做粗糙音，这类声音在声谱图里表现为黑色区域的随机分布。这类声音和较有规则的波形的声音相对立，后者称为柔润音，在柔润音的声谱图中，黑色区域可以形成水平或垂直的条纹，测量这种性能的适当方法是“自相关函数”。在其他相同条件下，也就是说如果有关的音经过适当的规格化，柔音比其相应的糙音有更广泛的自相关性。

在擦音的情况下，柔润性就是在能量对频率的分布中限制了随机性的结果。在糙音/s/的频谱中，我们观察不到明显的共振峰区域；而柔音/θ/则不然，我们很容易发现共振峰的区域。波形图显示，像/θ/这类柔擦音，跟/s/及其他糙擦音比较，其周期性和均匀性都明显地比较高。

在塞音的情况下，柔性的出现是由于对相位的随机性加了限制。请看利克赖特的有关说明：

---

[1] E.Sapir: *Glottalized Continuants in Navaho, Nootka and Kwakiutl*, Selected writing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49.



"……白噪声的各种频率成分，其相位角是随机给定的，单一脉冲的频率成分，当时间 t=0 时，都达到最大的振幅，而在一切其他时间，它们却互相抵消，结果是：我们听见的白噪声是 sshhhh，而单一脉冲是 pt。"①

例：糙擦音对柔擦音，英语 sin "罪孽" —thin/θ'in/ "薄"；breeze/br'iiz/ "微风" —breathe/briið/ "呼吸"。爱威语（西非洲）/fu/ "羽毛" —/φu/ "骨"；/vu/ "泪" —/ʙu/ "小船"。下索尔比亚语/ʃiç/ "缝" —/çiʃ/ "平静"。西尔加西亚语/χy/ "海" —/xy/ "网"。糙塞音对柔塞音：德语 Zahl/ŝa:l/ "数目" —Tal/ta:l/ "山谷"；Pfanne/f̂anə/ "盘子" —Panne/pɑnə/ "崩溃"。捷克语 celo/ʃelo/ "眉" —tělo/celo/ "身体"。裘克其语（西伯利亚东北部）/xale/ "软帽" —/kale/ "图画"。

糙塞音被称为塞擦音，塞音加收缩的序列跟塞擦音的分别，在于有一种最小的强度介入，这种介入可以从音波在时间上的展示加以观察，试比较波兰语 czy/ʃ̂i/ "或者" —trzy/tʃi/ "三"；Czech/ʃ̂ex/ "捷克" —trzech/tʃex/ "三的"。

2.322 *产生* 糙音的特征主要是由于发音部位的湍流产生的噪音。这种强烈的湍流又是更复杂的障碍所引起的，借此把糙辅音跟相对应的柔辅音分别开来：唇齿音区别于双唇音，咝音和嘘音各自区别于非咝音的齿音和非嘘音的颚音，小舌音区别于舌根音。发糙音时，需要一种补充的障碍，以便对气流有较大的阻力。譬如说，发双唇音的时候，嘴唇是惟一的障碍，而唇齿音则除了唇的障碍以外还利用了齿的障碍。除了相应的柔辅音所利用的障碍之外，咝嘘音还利用了下齿，小舌音还利用了小舌。糙塞

① J.C.R.Licklider: Basic Correlates of the Auditory Stimulu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 by S.S.Steves, New York, 1951.

音除阻后，气流冲击补充的障碍，造成区别于其他塞音的特有的摩擦效果。

2.323 感知 在L.G.琼斯的实验中，录下的擦音（如/s/）被擦去开端后，如果留下的音长延续25—30毫秒（千分之一秒）以上，听者就以为这是一个塞擦音（如/ŝ/）；如果时间长度更短，听起来就以为是一个柔塞音（如/t/）。

2.324 出现 使辅音最大限度地，因而也就是最合格地区别于元音的办法是：或者使劲压抑住声音，或者使它最接近于噪声。高度压抑表现在柔塞音，而糙擦音则最接近噪声。因此，最合格的擦音是糙性的，最合格的塞音是柔性的。在许多语言里，擦音和塞音的对立是同糙音和柔音的对立合在一起的。例如在法语里，所有的擦音都是糙音，即/f v s z ʃ ʒ/；所有的塞音都是柔音，即/p b t d k g/。

在上述的语言中，有些语言只有糙柔的对立是有关的，经常的；在某些条件下，擦音和塞音的区别变成了多余性特征而不能实现。葡萄牙语就是这样；夹在两个元音中间的/d b g/变为柔擦音/ð β ɣ/，这样，它们和/z v ʒ/的对立并不是靠塞音特征，而只是靠它们的柔性。在两种对立融合在一起的另一些语言里，如果有些塞音（至少是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塞擦音的话，糙柔特征就变成了多余的。

许多语言在糙擦音和柔塞音之外，还有糙塞音（塞擦音）和（或）柔擦音。例如，德语和捷克语除了/s/和/t/之外，还有相应的塞擦音/ŝ/，试比较：德语reissen“撕”，reiten“骑”，reizen“嘲弄”。此外，德语除了/f/和/p/之外，还有/f̂/。捷克语除了擦音/ʃ/和柔塞音/c/之外还有/ʃ̂’/。另一方面，英语除了/sz/和/td/之外，还有柔擦音/θ，ð/，二者都写成th。

当一种语言除了糙擦音和柔擦音之外，还像德语那样有相应的糙塞音，或者像阿拉伯语那样有相应的柔擦音的时候，这种状



况可以解释为只有一种对立，即最合格的擦音和最合格的塞音的对立。如果我们用正号“+”来表示前者，用负号“-”来表示后者，那么，像糙塞音或柔擦音这样的复合单位，我们就用“±”号来表示。同样，像英语里，一对最合格的擦音和最合格的塞音（如/s/—/t/）有柔擦音/θ/补充，而另一对（/ʃ/—/k/）有糙塞音/ʧ/补充，这两个复合单位，我们也可以用“±”号表示。在相当少的语言里，全体四种合成了一套，例如北高加索有些语言，有糙擦音/χ/，柔塞音/k/，柔擦音/x/，糙塞音/x̂/，这样我们就该判断为两种自主的对立，即擦音和塞音的对立，糙音和柔音的对立。此外，由于排除复合单位，处理简单的两择情况，是比较可取的办法，对于英语那样三个音位X构成一套的情况，也可以把两种对立分开加以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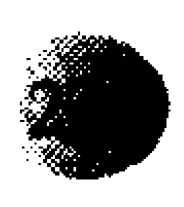
在真正的辅音之外，还有液音也可以形成糙柔的对立。在少数语言里，例如捷克语，音位/r/有一种糙音和它配对。这是颤音的一种咝音变体，在文字上写成ř。例如：rada“排，行”，řada“议会”。某些美洲印第安语、非洲语言、高加索语言，音位/l/有相配的糙音，这就是边塞擦音和（或）边擦音[①]。尽管它们的共振峰有很高的阻尼，这些音位在音响上都显示出它们和液音的关系。它们是液音加上了糙性。（参看下文2.441）

2.33 补充的声源：带音对不带音

2.331 刺激 带音或“蜂音”音位/d b z v/之所以跟不带音或“咝音”音位对立，是由于在后者的噪声源上，加添着一种谐音的声源[②]，对于带音的辅音来说，这就意味着两种声源联合出现。带音辅音的频谱包含着谐音声源所产生的共振峰。“带音”

① N. Trubetzkoy: Les Consonnes. Latérales de quelques langues Caucasiques septentrionale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XXII, 1922.

② H. Dudley: The Carrier Nature of Speech, *Bell Syst. Tech. J.*, XIX. 1940.



的突出表现是出现一种强而低的成分，它在声谱图上由一条沿着基线的带音横杠所表示。①

2.332 产生 带音的音位发音时，伴随着声带的周期性振动，而不带音则没有这样的振动。

2.333 出现 带音对不带音的辅音对立的区别，在世界语言中广泛地应用。譬如说，在欧洲，所有斯拉夫系诸语言以及匈牙利语都有这种区别。俄语/don/“唐，先生”——/ton/“声调”。这种区别推广到液音则是非常罕见的。在盖尔语里，带音的/r,l/和相应的不带音的/r̂,l̂/可以出现在同样的位置上。(关于鼻辅音，见2.443)

元音一般是带音的，某些语言里，除了辅音有带音不带音的对立以外，在元音上是否也有带音的元音和耳语式的不带音元音的区别性对立？据说少数美洲印第安语（如哥曼彻语）就是这样，那不一定可信，耳语式的声音，或者并非区别性特征，而只起着边缘记号的作用，或者可能是松紧对立的伴随物。

某些语言缺乏带音不带音的自主对立，不带音的辅音或者像英语那样，纯然是松紧辅音对立的伴随物（参看2.434)。或者像芬兰诸方言那样，口辅音一般总是不带音。在这里，“呲音”和“蜂音”的分别只是辅音和元音对立的伴随物。在这些语言当中，有的语言的辅音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会发生自动带音。

2.4 共振特征 这一类包括：

1）在基本共振器中产生的三个类型的特征：(a）集聚性特征；(b）三种音调性特征；(c）紧张性特征。

2）由补充共振器引起的鼻化特征。

2.41 集散对分散

① R.K.Potter and J.C.Steinberg: Toward the Specification of Speech, *J. Ac. Soc. Am.*, XXII, No. 6, 1950.



2.411 刺激 集聚音的特征是一个位于中央的共振峰区域（或共振峰）占着相对优势；它的对立面是分散音。分散音表现为，占优势的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非中央共振峰或共振峰区域。

集聚元音对分散元音：英语（公认读音）pet/pʻet/“宠爱物”——pit/pʻit/“坑”；pat/pʻat/“轻拍”——putt/pʻət/“击高尔夫球”；pot/pʻot/“罐”——put/pʻut/“放”。集聚辅音对分散辅音：kill“杀”——pill“药丸”或 till“迄”；shill—fill“充满”或 sill“窗槛”；ding/diŋ/“叮（咚）”——dim“模糊”或 din“喧嚣”。捷克语口腔辅音集聚和分散的对称模式，是一一对应的好例子。如：ti/ci/“他们”——ty/ti/“他们（宾格）”，šál/ʃail/“披肩”——sál/saːl/“厅”；kluk/kluk/“男孩”——pluk/pluk/“军团”；roh/roχ/“角”——rov/rof/“墓穴”。

在元音的情况下，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共振峰的位置上。[①] 第一共振峰的位置较高（即比较接近第二*和更高的共振峰的时候），音位就比较集聚。第一共振峰越是接近较高的共振峰，第一共振峰以上的区域，特别是两峰间的强度级就越高。

在辅音，集聚性表现在位于中央的占优势的共振峰区域，跟以非中央区域占优势的音相对立（参看方特对瑞典语塞音的分析，见第 210 页注①）。集聚鼻音占优势的共振峰区域是在特有的鼻音共振峰之间（200 赫和 2500 赫）。德拉特尔对塞音和鼻辅音第一共振峰位置的观察[②]，证实了元音和辅音集聚性特征的相似。

有人提出，集聚性特征的正常量数，有点像统计学中的离散度的量数。为此而通常使用的量数是围绕平均数的第二动差。初

---

① R.K.Potter and J.C.Steinberg: Toward the Specification of Speech, *J.Ac.Soc.Am.*, XXII, No. 6, 1950. * 校注：原文为第三，似误。

② P.Delattre: The Phys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ound Spectrograms, *PMLA*, LXVI, No.5, 1951.



步的计算启示我们，这是测度集聚度的一种可行的量数。关于“频率对强度”频谱如何适当加权的问题，特别是响度曲线的加权是否应在算出动差之前就用于频谱，还有待于解决。

2.412 *产生* 集聚音和分散音之间的主要发音区别，表现在最狭阻道前面的共振腔容积和后面的共振腔容积的对比关系。前者对后者之比，在集聚音是高于相应的分散音。因此，发音部位在软颚或硬颚的辅音（舌根音和舌面音），比起发音部位在口腔前部的辅音来，集聚度就高些。在元音的情况下，任何阻道的横切面越大，则其集聚度越高，因此，开元音是最集聚的，闭元音是最分散的。

缩短咽腔也能提高前腔对后腔的容积比率。这就是产生集聚辅音的情况。在发相应的分散辅音的时候，软颚升高，会厌软骨下降，咽腔因而加长。索维雅尔维所做的 X 光摄影，照出了芬兰语元音的发音部位并加以测量，在这方面很有启发。① 其他条件相等，分散音的咽腔容积总是大于相应的集聚音的容积。

2.413 *感知* 由于较高的总声级通常总是伴随着较长的持续，所以，其他条件不变，集聚音比起分散音来，就呈现较高的“语音功率”。弗莱彻尔的计算对美国英语的辅音提出了下列的“平均值”②（第八表，末行）（元音也有类似的结果）：

集聚音		分散音			
/k/	3.0	/t/	2.7	/p/	1.0
/g/	3.3	/d/	1.7	/b/	1.1
/ʃ/	11.0	/s/	0.9	/f/	1.0
/ŋ/	12.0	/n/	4.1	/m/	2.9

在感知平面上，明显的联想把辅音的和元音的集聚与分散的

① A. Sovijärvi: Die gehaltenen, geflüsterten *und gesungenen Vokale und Nasale der finnischen Sprache*, Helsinki, 1938.

② H. Fletcher: *Speech and Hearing*, New York, 1929.



对立连到了一起。最近在哈斯金斯实验室所做的一次实验[1]，发现同一个人工合成的“画出的塞音在与/i//u/相配时，被大多数人听成/p/，但是在与/a/相配时，则听成/k/”。/a/是最集聚的元音，/k/是最集聚的塞音，所以，这个塞音跟/a/接触时就被认为是个/k/；/i//u/是最分散的元音，/p/是最分散的辅音，所以，这个塞音跟/i//u/接触就被认为是个/p/。同样，数量的尺度，即大小对立的标志，在一般听众也是潜在地跟集聚分散的对立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尺度对于元音和辅音起同样的作用。[2]

元音模式中集聚和分散的对立是惟一能在两个极项以外呈现中项的特征。在感知平面上，通过集聚元音和相对应的分散元音的混合获得这样一些中项的实验[3]，似乎证实了这种元音性特征区别于其他固有特征的特殊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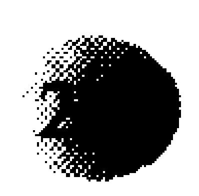
2.414 出现 集聚和分散元音的区别，看来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有少数几种地理上很分散的语言，像塔希梯亚语和喀西莫夫鞑靼语，缺乏集聚性辅音（舌根的和舌面的都没有），集聚性辅音往往只出现在塞音当中，例如丹麦语。

辅音服从于严格的二分律，或者是集聚的，或者是分散的。类似情况在元音性模式中，虽属常见，但不普遍。例如，在罗马尼亚语里（类似的关系存在于其他许多语言里），开口/a/和闭口/i/是作为集聚与分散而互相对立的，如 rad（我刮胡子）—rîd（我笑）。它们相对应的央元音/ə/对/a/来说是分散音（比较 răi

① A.M.Liberman, P.Delattre and F.S.Cooper: Study of One Factor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Unvoiced Stop Consonants, *Program of the Forty-second Meeting of the Acousical Society of America*, Chicago, 1951.

② S.S.Newman: Further Experiments in Phonetic Symbo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33.

③ K.Huber: Die Vokalmischung und das Qualitätensystem der Vokale, *Archiy für Psychologie*, XCI, 1934.



“坏的”——rai“天堂”)，但同时对/i/来说是集聚音（比较 vār“堂兄弟”——vīr“我介绍”)。集聚性和分散性可以看成两个对立物，如果一个用正号表示，一个用负号表示，那么/ə/就用“±”号表示，但是两个对立物的这种对立也可以分解为矛盾性的两个二元对立。即：集聚对非集聚，分散对非分散。在此情况下，/ə/将是双负性，它既是非集聚的，又是非分散的。

2.42　音调性特征[①]　这是共鸣特征的亚类，包括三种明显不同，又能以种种方式相互起作用的二分特征；(a) 函胡性特性；(b) 降音性特征；(c) 升音性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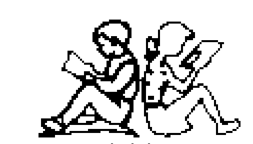
2.421　函胡性对清越性

2.421　刺激　从声学上说，这种特征意味着频谱中重要部分的一边对另一边占优势。当频谱较低的一边占优势时，这种音就叫做函胡音；较高的一边占优势时，这种音就叫做清越音。对此特征，有两种适当的量数：(a) 区域中心，(b) 区域中心周围的第三动差。如上（2.411）所述，在应用这些标准之前，必须使频谱按某种方式规格化。目前，恰当的规格化的函数还未能确定。

第三动差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频谱的较低一端的优势在这里将表示负值，而较高一端的优势将表示正值。这样我们毋需参照其他标准就能确定一种声音的函胡性或清越性。但是我们必须把变量之一（效率的差异）自乘两次，求出立方值，这样，似乎就使第三动差成为一种非常敏感的量数，惟有非常小心谨慎才能应用。

应用区域中心，我们可以避免这些困难，但同时我们又失去了上述的有利条件。区域中心的绝对值不能指出一个音是函胡的

① 这里所说的“音调性”(tonality) 是指元辅音音色方面的特征，同汉语等声调语言的声调是两回事。——译注



还是清越的，因为清越音的区域中心完全可能低于函胡音的区域中心。试比较英语 deaf“聋”一词中的清越音/e/和函胡音/f/的区域中心。因此，只有我们至少还知道某个音所具有的其他一些特征，我们才能判定它是函胡的还是清越的。

函胡元音对清越元音：土耳其语/kɨs/“恶意的”——/kɨs/“肿瘤”；/kus/“吐出来!”——/kys/“减少”；/an/“片刻”——/en/“宽度”；/on/“十——/øn/“前面”。

频谱上第二共振峰相对于其他共振峰的位置，最能说明这个特征，当它和第一共振峰接近，这个音就是函胡音；当它和第三共振峰以及更高的共振峰接近，这个音就是清越音。

函胡辅音对清越辅音：fill—sill；pill—till；bill—dill；mill—nil。我们在辨认辅音的函胡与清越特征时，往往可以观察其毗邻元音（如果有的话）的第二共振峰；如果下降，就是函胡辅音；如果升高就是清越辅音。这是本文第一页脚注所引《可见语言》所提倡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第三甚至更高的共振峰的位置也可能受影响。

2.4212　产生　辅音或元音的函胡性产生于较大而分隔较少的口腔，清越性产生于较小而分隔较多的口腔。因此，唇辅音是函胡的，借此跟齿辅音对立，同样，舌根音也借此跟舌面音对立，舌位较后的后元音，借此跟舌位较前的前元音对立。[1]

但是，通常的情况是，函胡音（后元音、唇辅音，以及和舌面音对立的舌根音）的形成，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补充因素，那就是通过咽腔的变窄，使共振口腔的后部孔道收缩；至于相对应的清越音（齿音、舌面音和前元音），则由放宽了的咽腔发出。例如捷克语中这两类辅音发音时，咽腔横切面的宽度偏离静默时横切面的宽度（13.3 毫米）如下（以毫米计）：

① L' Abbé Millet: *Etude expérimentale de la formation des voyelles*, Paris, 1938.



函胡音		清胡音	
/u/	−3.8	/i/	+15.2
/o/	−5.5	/e/	+4.0
/f/	−4.7	/s/	+6.3
/x/	−3.8	/ʃ/	+1.7
/p/	−2.5	/t/	+0.5
/k/	−2.6	/c/	+12.7
/m/	−2.5	/n/	+8.9

2.42 降音性对平音性

2.4221 刺激 降音性在频谱中表现为一组共振峰乃至所有一切共振峰都向下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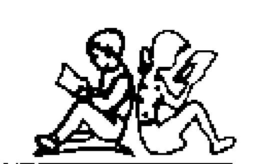
降音性元音对平音性元音：土耳其语/kus/—/kɨs/；/kys/—/kis/；/on/—/an/；/øn/—/en/。我们借用通行的音乐术语来表示这种特征，在音位记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音乐上的降半音记号“b”放在音标下面或上面来表示降音性。例如北高加索的鲁徒利亚语/iak/“光”——/iak/“肉”；/$\overset{b}{\chi}$ar/“更多”——/χar/“雹”。

2.4222 产生 降音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嘴唇开孔的缩小（圆唇），这同时也就伴随着双唇窄道的伸长。因此，降音性和平音性的对立，原先称为“唇孔的变化”，而函胡音和清越音的对立称为“声腔的变化”。①

有时候不是口腔的前开孔，而是咽部的腔道，它的收缩也可以产生同样的降音性效果。② 这种独立的咽部收缩称为咽音化，能影响清越辅音而削弱它的清越性。有些民族（如班图人和乌兹别克人）自己的母语中没有咽化音，他们说阿拉伯语词中的咽化

① B. Polland and B. Hála: *Les radiographies de l' articulation des sons tchèque*, Prague, 1926; B. Hála, *Uvod do fonetiky*, Prague, 1948.

② W. H. Gairdner: *The Phonetics of Arabic*, Oxford, 1925.



辅音时，就发相对应的唇化音来代替，这个事实说明了咽化和圆唇在听觉感受上是类似的。这两种过程不在同一个语言里出现。因此，它们可以被看成是降音性和平音性一种对立的两个变化。音标/t_w/用来代表圆唇的/t/，/ŧ/用来代表咽化的［t］，这两个音标在音位记录中，都可以用单个符号来代替。我们用来表示高加索圆唇辅音的，放在音标下面或上面的音乐上的降半音记号，同样适用于阿拉伯语的咽化辅音：/$d_b$irs/“臼齿”——/dirs/“骆驼尾巴”；/$s_b$alb/“上十字架/——/salb/“掠夺”。

关于函胡辅音和关于元音的“后孔道变化”的独立应用见2.4236。

2.423 升音性对平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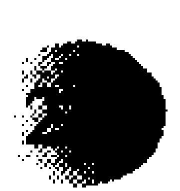
2.4231 刺激 这种特征表现为第二共振峰的微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较高的共振峰的微升。

例子：俄语 мять“揉，搓”（不定式）——/мят/“经过揉搓的”（短尾过去时被动形动词）；мать“母亲”——мат“（下棋）将死”；кровь“血”——кров“庇护所”。

2.4232 产生 为了实现这一特征，舌的一部分翘向硬颚以缩小口腔。这种调节叫做颚化，它是与辅音的主要发音动作同时做的，比起相应的平音性辅音来，咽部通道更扩大一些。如果是升音性的清越辅音，比起平音性的清越辅音来，咽部又更要扩大。平音性函胡辅音是咽部收缩的，要变为升音性，只须用咽部扩张代替收缩。因此，在使函胡辅音成为升音性的过程中，咽的作用特别重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变成它的主要因素。（见2.4236）

2.4233 音调性特征的感知

清越音的高频率如果被消除掉，它的可懂度将被严重地损



害；函胡音正相反，如果丧失了低频率[①]，就难以辨认。一个人工合成的塞音如果赋予它明显的高频率，听起来像个［t］；如果赋予它明显的低频率，听起来就像个［p］。(见2.413)

在联带感觉方面反应灵敏的人，听了函胡与清越对比的音（如/u/对/y/，或/ɨ/对/i/，或/f/对/s/，容易认为一是暗，一是明；听了降音性和平音性对比的音，如/u/对/ɨ/，或/y/对/i/，他的感受则是深、宽、重、钝对浅、高、轻、锐。进一步研究听感的这两个因次和不同音响刺激的关系，以及和同一批听众对集聚特征的反映的关系，将有助于阐明和分清不同的声音属性。

阿拉伯语法传统根据听觉经验把咽化辅音说成是更加“粗壮”和“坚实”，高加索人对于圆唇辅音也有同样的说法。

升音性的清越辅音如/s,/ /t,/，在感觉灵敏的被测验的人听起来，感到它们比/s/ /t/稍为明亮些，而升音性的函胡辅音/f,/ /p,/则不如/f/ /p/那么暗。

具有“听色”天赋的人，提到元音是有彩色的，辅音是没有彩色的，灰色的。对于清越与函胡之间的对立，他们的反应是白与黑的对立，黄与蓝的对立，绿与红的对立，至于集聚音则一般被比成距离黑白轴最远的那些颜色。[②] 元音混合的实验表明，同时发出的函胡音与清越音，听起来不像单个的元音（见本文第224页注③)。这种实验可以跟颜色的同类实验相比；人们没听说有黄中带蓝，绿中带红的说法。[③]

2.4234　音调性特征的出现

① C. Stumpf: *Die Sprachlaute*, Berlin, 1926; H. Fletcher: *Speech and Hearing*, New York, 1929.

② R. Jakobson: Kindersprache, Aphasie und allgemeine Lautgesetze, *Sprakvetenskapliga Sällskapets i Uppsala Förhandlingar*, 1940－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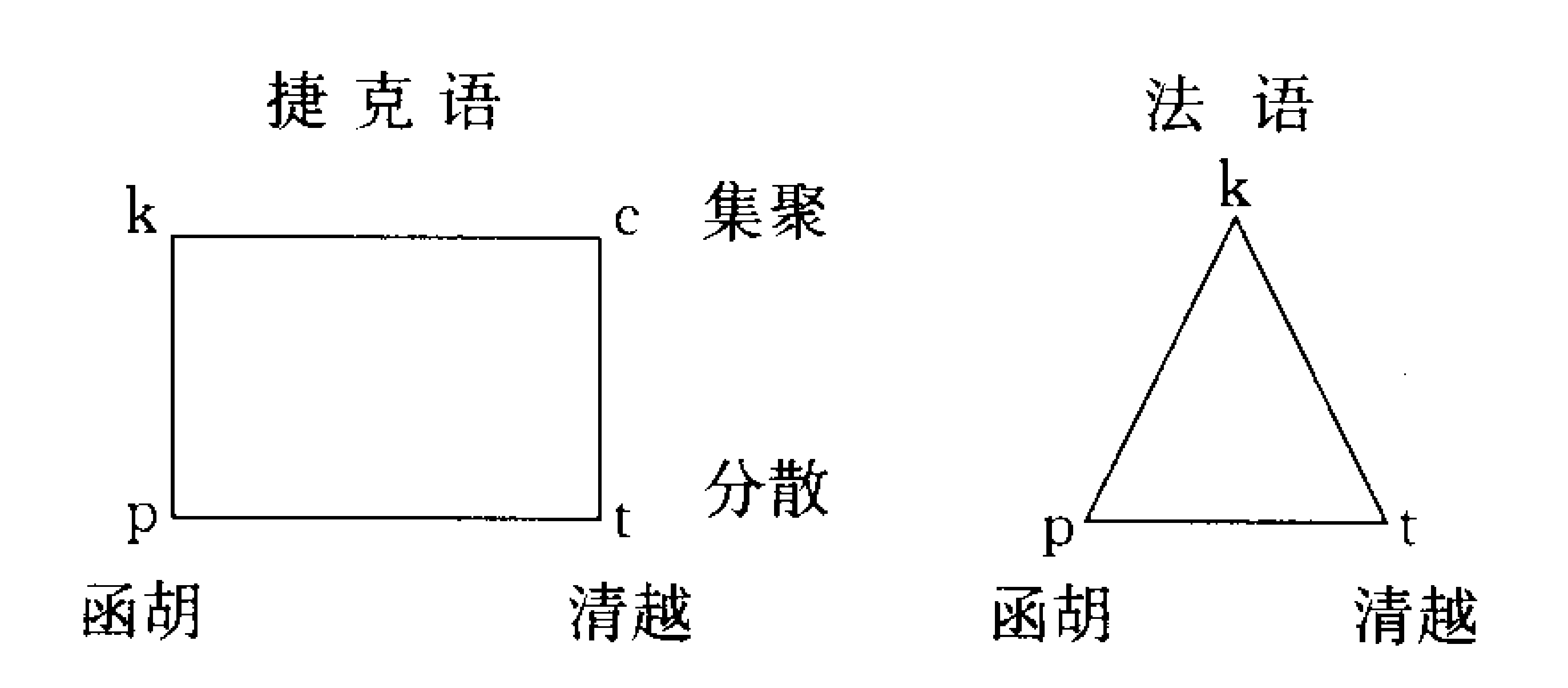
③ D. B. Judd: Basic Correlates of the Visual Stimulu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 by S. S. Stevens, New York, 1951.



一种语言至少呈现一个音调性特征，我们叫它主要特征。此外，一种语言也可能包含一种或两种次要的音调性特征。

2.4235　主要音调性特征

辅音差不多普遍地具有音调性特征。一般地说，分散音呈现着函胡与清越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也往往见于集聚音之中。换句话说，辅音模式通常包括唇音和齿音，而且也往往包括相互对立的舌根音和舌面音。例如中欧有几个语言——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就是这种情况。它们的辅音音位构成方形模式。有些语言则不然，如英语和法语，它们的集聚音，如果其他条件相等，并不分裂为函胡与清越音，它们的辅音音位构成三角形模式：



在美洲、非洲的少数语言中没有唇音，这种情况大多可以追溯到嘴唇装饰品的传统的应用。再说，这类少见的辅音模式，大多数没有函胡与清越的对立，而有另一种音调性特征，即降音性与平音性的对立。例如特林吉特语（阿拉斯加）、易洛魁语、维奇达语（俄克拉荷马州）都是如此。试比较特林吉特语的/ja:k/“独木舟”——/ja:k/“贝壳”。

在只有一种音调性特征的元音模式中，我们发现下列三种情况：(a) 只有函胡与清越的对立；(b) 罕见的，只有降音性和平音性的对立；(c) 很常见的，两种对立的融合，第一种情况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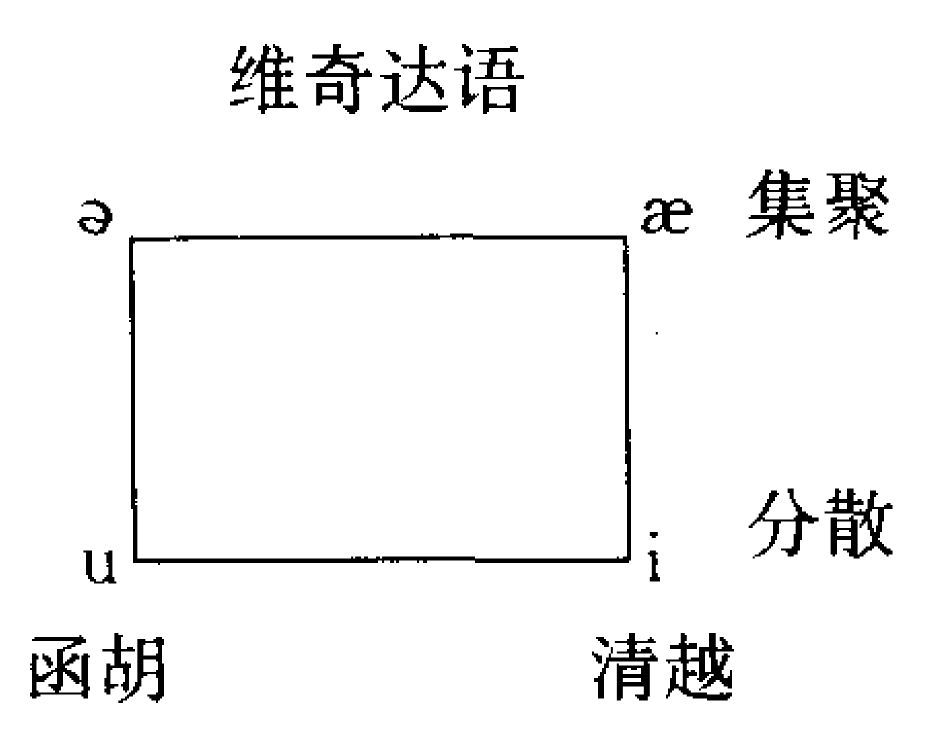
维奇达语[1] 和斯洛伐克语。像斯洛伐克语 mat' /mac/ "母亲"——mät' /mæc/ "薄荷"。又如在日本语里，与/i/对立的函胡音并不圆唇，第二种类型可以俄语为例。在俄语里，闭口的/u/和/i/只是作为降音性（圆唇）和平音性（不圆唇）而相互对立，因为在某些位置上这两个音位都有前元音变体，而在另一些位置上又都有后元音变体：щутить "戏谑"——［šidit］"抽烟"；рву "我撕"——рвы "壕沟"。在此情况下，两个过程当中，只有一个过程在音位学上是有关的，至于另一个过程则是多余的特征，它只在一定的上下音中出现。第三类型是两种过程的不可分解的融合，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出现：例如西班牙语/puso/ "他放"——/piso/ "践踏"，/poso/ "沉淀物"——/peso/ "重量"。这里，在函胡与清越的对立中，圆唇始终伴随着宽的不分隔的口腔，而从不伴随较窄的、较有分隔的口腔。因此，在这些模式中，只有最合格的函胡音和最合格的清越音是相互对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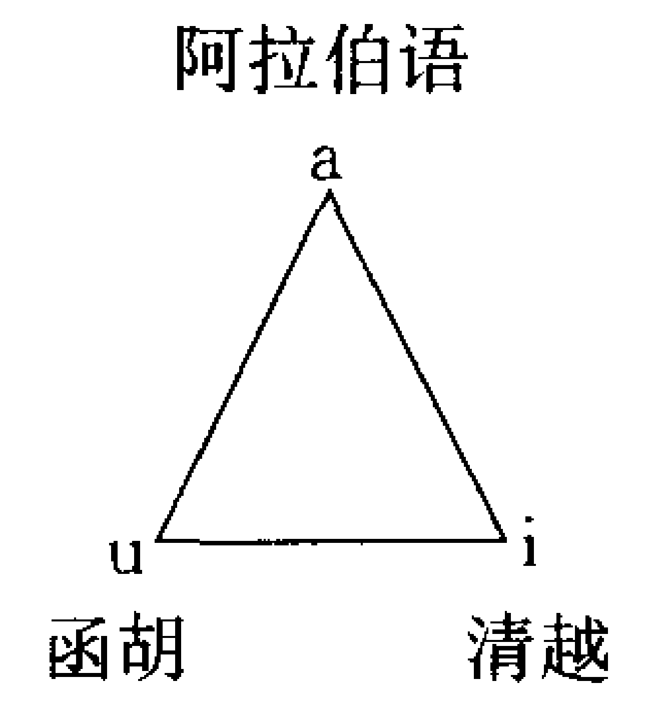
如果某一语言的元音只有一种音调性特征，那么它可以同辅音的主要的（或惟一的）音调音特征合在一起，而不管上述的三种模式实际出现哪一种，例如俄语应用降音性与平音性这一对立作为元音的惟一音调性特征，另一方面又应用函胡与清越这一对立作为辅音的主要音调特征。可是，这些特征之间的分别是多余的，因为伴随着这种分别的还有元音和辅音的对立。由此，这里惟一有关的因素是这两种音调特征的公分母。

惟一的或主要的音调性特征往往只限于分散元音。因此，元音也跟辅音一样，形成一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模式：（见下图）

① P. L. Garvin: Wichita I: Phonemics, *Int. J. Am. Ling.* XVI, 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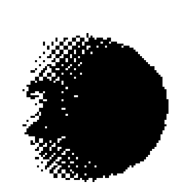
2.4236　次要音调性特征

在好些语言里，辅音除了主要特征，即函胡和清越的对立以外，还应用降音性和平音性的对立作为次要特征。圆唇产生的降音性在高加索诸语言中是广泛应用着的，而且它出现在亚洲、非洲、美洲某些土著语言里。它主要是在舌根音起作用，但有时候它扩展到其他辅音。降音性的另一变体——咽化辅音（又叫强调音）出现在某些闪族语言及其邻近的语言里。这种过程作用于分散的清越辅音（齿音），削弱它们的清越性。至于在集聚辅音中，它跟函胡与清越这个主要的对立融合，而且加强舌面音和舌根音的区别，因为它给舌根音加上了非常强烈的咽部收缩作用。

特别显现在印度各种语言里的卷舌辅音和齿辅音的区别，是同一对立的另一表现：无论在发强调音或发卷舌音时，咽部都要收缩，共振腔都要伸长。但是，发强调音时，似乎咽部收缩更重要些；发卷舌音时，似乎共振腔伸长更重要些。

液音和滑音也有圆唇作用或者咽化的作用。因而也可能有降音性与平音性的对立，譬如说，塞卡西亚语区别圆唇的喉塞音和不圆唇的喉塞音：/ʔ$_b$a/“说!”——/ʔa/“手”。阿拉伯语则区别咽部收缩的送气音和咽部不收缩的送气音：/h$_b$adam/“（过去）天热”—/hadam/“他（过去）拆坏”；/jahdim/“（现在）天热”—/jahdim/“他（现在）拆坏”。

升音性与平音性音的对立在许多语言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盖尔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俄语及其邻近的好几种语言。



这种对立主要作用于分散的清越辅音（齿音），但是有时候也扩展到其他种类（唇音和舌根音）。

在少数语言里，圆唇铺音（降音性）和颚化辅音（升音性）可以同时存在，例如高加索的阿布哈兹语，它的平音性音如/g/，一方面跟相对应的降音性/g/对立，另一方面又跟升音性/g，/对立。个别语言如东干汉语和克什米尔语，同时存在的两种对立，形成四种可能的组合：1）圆唇的非颚化；2）不圆唇的非颚化；3）圆唇的颚化；4）不圆唇的颚化。（比较元音系列/u/—/ɨ/—/y/—/ka r/。）例如克什米尔语用这个方式区别动词“做”的四种不同的语法形式：/kar/—/kar/—/kar/—/kar/。在圆唇的颚化音里，第二共振峰移近第三共振峰，同时一切共振峰的频率都向下移。

最后在一种语言内部，降音性和升音性的结合还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除了像阿拉伯语那样把咽部的独立作用限于收缩，以便把清越辅音造成降音性以外，在东北高加索还有少数语言利用咽部的扩大来把函胡辅音造成升音性，这就是所谓“强调音性的软化”的实质。[①] 这两种过程——清越音的降音化，函胡音的升音化——可以约减为一个公分母：即通过咽头变形削弱主要特征。这样我们可以用同一方式来记录咽部窄化的齿音。例如东北高加索的拉克语：/d̈a：/“中央”——/da：/“来”；/m̈a/门闩”——/ma/“拿吧”。

在好多语言里，函胡性和清越性，降音性和平音性两种对立，在元音模式中是分别起作用的。在这类语言里，如果两个元音音位互相对立是由于它们第二共振峰的位置相反，那么，其中至少一个音位由于头三个共振峰以及某些更高共振峰的移位而跟第三个音位对立。例如法语（同样还有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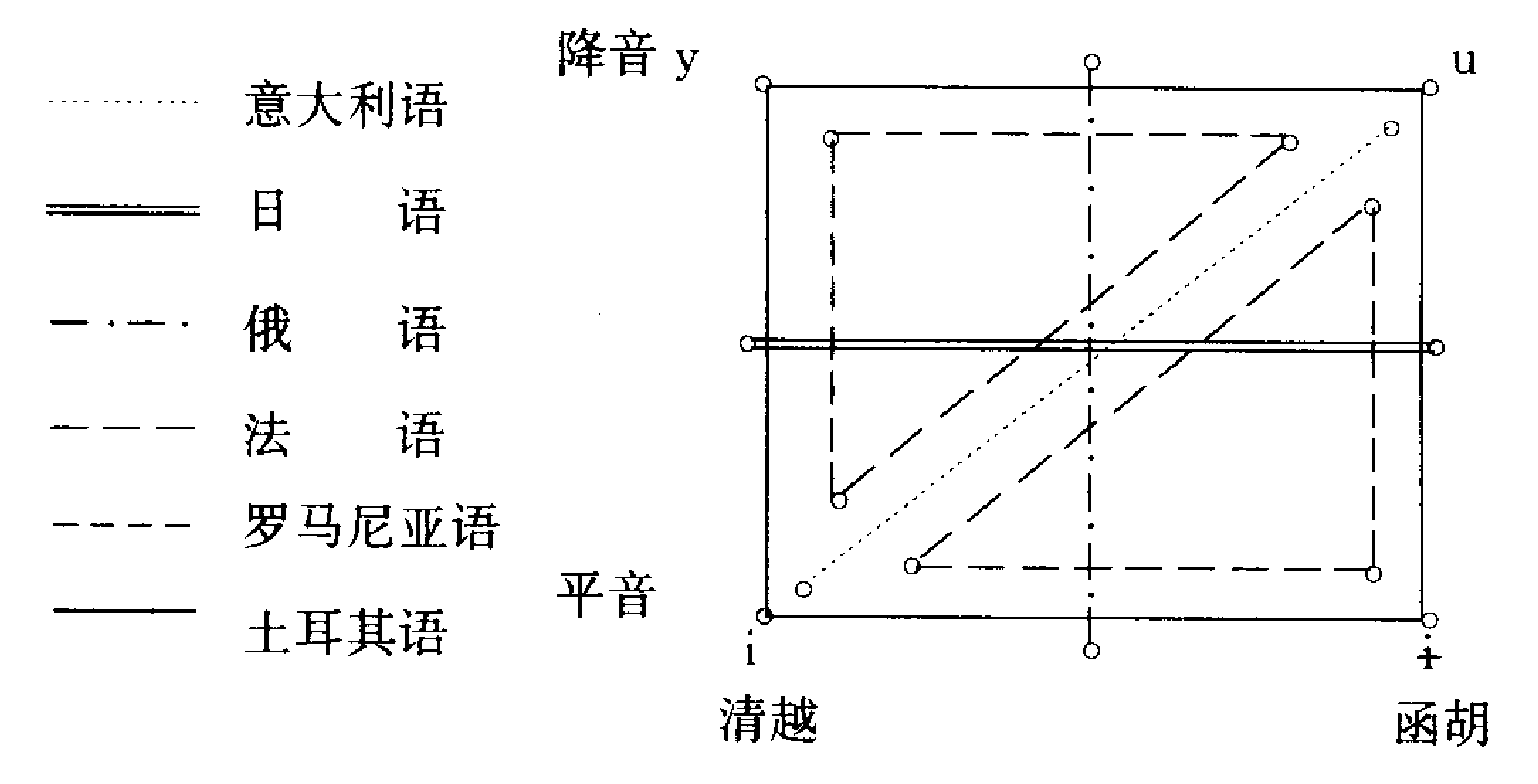
① N. Trubetzkoy：Die Konsonantensysteme der ostkaukasichen Sprachen，*Caucasica*，VIII，1931.



准德语、匈牙利语）区别两类清越元音和一类最合格的函胡元音，即平音性清越元音——降音性清越元音——降音性函胡元音：nid/ni/“鸟巢”——/nu/ny/“裸体”——nous/nu/“我们”。

另一些语言，例如罗马尼亚语和乌克兰语，具有两类函胡元音（降音的如/u/，平音的如/i/），而只有一类最合格的清越元音（平音的如/i/）。在D·琼斯所描写的英语变体（公认读音）中，有一种可供比较的分布。分散元音：清越的如，pit/pˈit/“坑”——平音函胡的，如putt/pˈət/“小飞机”——降音函胡的，如put/pˈut/“放”；集聚元音：清越的，如pet/pˈet/“宠爱物”——平音函胡的，如pat/pˈat/“轻拍”——降音函胡的，如pot/pˈot/“罐”。固然，在pat里，代表/a/这个音位的条件变体是前元音/æ/，但是在产生这个英语元音时，舌头位置比清越元音靠后，此外，据D. 琼斯和其他观察者说，咽部的收缩“看来是这个音的固有特征”。这就把它和同一音位的后部位变体以及其他的函胡元音联系起来了。

最后，土耳其语不论函胡元音和清越元音都再分为降音性与平音性两小类：/kus/—/kɨs/—/kys/—/kis/；/on/—/an/—/øn/—/en/。参看下面的图解：



一种语言如果只有三类元音：一类最合格的函胡音，一类最

合格的清越音，一类被削弱音，或者是降音性清越，或者是平音性函胡，那么，只要元音模式的结构许可，我们就可以把这三类元音解释为一种对立。在这一假设下，/u/是“+”，/i/是“-”，/y/或/ɨ/则对/i/来说是“+”，对/u/来说是“-”，因此，可以标为“±”。降调和平调的对立，作为元音的次要音调性特征，可以用削弱的函胡和（或）清越来补充最合格的函胡和清越的对立，例如用/ɨ/和（或）/y/来补充/u/和/i/。在少数高加索、尼罗河流域诸语言和印度语言里，有类似的削弱，那是通过咽部的扩张（升音化）来削弱函胡元音，通过咽部的收缩（降音化）来削弱清越元音。这种咽部作用产生两列央化元音，分别与后元音、前元音对立，例如在丁卡（英－埃苏丹）语里，/ü/—/u/；/ö/—/o/；/ï/—/i/；/ë/—/e/，如/dït/“鸟”—/dit/“大的”。

2.43 紧张性对松弛性

2.431 刺激 同相应的松音位相对照，紧音位有较长的音长和较大的能量（定义为处在音强曲线包络下面的区域；参看2.31）。

在紧元音里，共振峰偏离中央位置的总和大于相应的松元音（参看2.13）。可以推测，紧辅音（称为强音）的频谱，与松辅音（称为弱音）相比，也有类似的偏离。

在辅音中，紧张度主要表现在它们的出音的长度，如果是塞音，则加上爆发时的较大的强度。

紧元音与松元音的对立，往往被混同于较分散与较集聚元音之间的区别，以及较高与较低舌位之间相应的发音差异。但是，较分散的元音短于（其他条件相同）较集聚的元音，而紧元音的持续时间却长于相应的松元音。

例子。紧辅音对松辅音：英语pill—bill；till—dill；kill—gill/gil/；chil—gill/ǯil/；fill—vill；sip—zip。紧元音对松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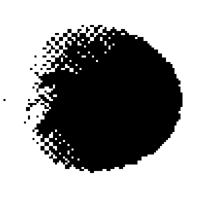
法语 saute /s ọt/ “突然变化” ——sotte/sot/ “蠢妇”; pâte/p ạt/ “面团” ——patte/pat/ “脚爪”; las/lạ/ “疲倦” ——là/lα/ “那里”; jeûne/zøn/ “吃斋” ——jeune/ʒøn/ “年轻”; tête/t ẹ t/ “头” ——tette/tet/ “乳头”; thé/t ẹ t/ “茶” ——taie/te/ “枕套”。(/ẹ/与/e/之间的长度区别，在辅音前面时是很要紧的，但在词的收尾显然不太重要了。)

法语紧松元音表①

	F_1	F_2	F_3	$\Sigma\Delta f$
中性位置（发音人D，女）	570	1710	2850	
Saute/s ọt/	480	1000	2850	
Δf	90	710	0	800
Sotte/sot/	520	1400	3000	
Δf	50	310	150	510
pâte/pat/	600	1200	2800	
Δf	30	510	50	590
patte/pat/	650	1600	2650	
Δf	80	110	200	390
tête/tẹt/	600	2100	3200	
Δf	30	390	350	770
tette/tet/	600	1900	2500	
Δf	30	190	350	570
thé/t ẹ/	450	2300	3200	
Δf	120	590	350	1070
taie/te/	600	2100	2650	
Δf	30	360	200	620

紧元音共振峰偏差的总和总是大于相对应的松元音。紧元音

① 表内 F 表示共振峰（formants），Δf 表示偏差，ΣΔf 表示偏差的总和。——译注



通常比相对应的松元音长得多。

2.432 *产生* 紧元音的发音比起相对应的松元音来，具有更大的明显性和更大的压力。肌肉的拉力影响舌头、声道壁和声门。较高的紧张作用伴随着整个声道较大地脱离常态的变形。这符合紧音比相对应的松音有着更长的持续时间的事实。由于声道壁硬度的变化而引起的音响效果，至今还待研究。

2.433 *感知* 卢斯洛[①]和弗莱彻（见第223页注②）的实验证明，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紧音比起相对应的松音来，有更高的可听度。对于英语的辅音，弗莱彻给了下列的数据，这是以分贝（decibels）为单位计算的，单个的声音应把这个数目衰减，以示其难于听见。

紧	k 83.8	t 84.1	p 80.6	s 82.4	f 83.6
松	g 82.9	d 78.9	b 78.8	z 81.6	v 81.4

为了区别紧辅音和松辅音，持续时间的差异很重要，这在L.G. 琼斯的实验中得到了证明：当/p//t//k/（原先是通过切去相应的擦音产生的，参看2.3113）的开头在磁带记录中被抹掉，英国人听起来觉得是/b//d//g/。但是说斯拉夫语的人听起来仍旧是/p//t//k/，因为他们所意识到的不是松和紧，而是带音不带音。（见2.434）

2.434 *出现* 在许多语言里，例如广州话，辅音音位既不表现为带音与不带音的对立，也不表现为松与紧的对立。

在相当数量的语言里，只有这两种对立当中的一种是有关的。如果只有紧辅音和松辅音的对立是区别性的，那么，或者像丹麦语那样，都不带音，或者像英语或法语那样，带音与不带音分别变成了松与紧的伴随因素。在这一类语言里，松紧特征比起多余的带音不带音特征更为经常。这种格局可以用法语的模式作

---

① P.-J.Rousselot: *Principes de phonétique expérimentale*, II, Paris, 1908.



为例子来证明。在法语里，tu la jette“你扔掉它”中带音的松辅音（弱音）/ʒ/，在 vous la jetez“你们扔掉它”里，由于/ʒ/在不带音的［t］的前面而变成了不带音的/ʒ/，但是它仍区别于 vous l' achetez“你们买它”中不带音的紧辅音（强音）/ʃ/。在这类语言中，某些语言的紧塞音是送气的，或者是普遍送气，或者像英语那样，送气限于一定的位置上。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相反的关系，例如斯拉夫语系诸语言，带音不带音的特征才是有关的，至于松紧的特征只是伴随着的，在一定程度上是随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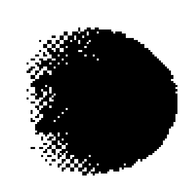
最后，在为数相当有限的语言里，这两种对立都存在于音位模式之中。在此情况下，带音与不带音的自主对立通常限于塞音；送气不送气表现着紧塞音与松塞音的对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不带音的塞音才分为送气不送气。例如南非洲的苏托语：/dula/“坐”——/tula/“裂”——/thula/“以头撞”。[①]偶尔，特别是在少数印度语里，带音的塞音也有紧和松的配对(送气与不送气)。相反地，在高加索的某些语言里，例如在莱兹金语和奥塞特语里，塞音区分带音的、急刹的、紧的和松的四类，至于送气则是多余的特征，成了与紧塞音对立的松塞音的标志。

元音前或元音后的送气/h/，其对立面是元音的均匀而不送气的开头或收尾。前者是紧滑音（拉丁文：spiritus asper)。后者是松滑音（拉丁文：spiritus lenis)，正确地说，是一种零音位。在英语里，这种对立（/h/—/#/）出现在一个词开头的、元音前的位置上：

hill：ill≃pill：bill；hue /hi'uu/“色度”：you /i'uu/“你们”

---

① D.Westermann and I.C.Ward: *Practical Phonetics for Students of African Languages*, London, 1933.



≃tune /ti'uun/ “曲调”：dune /di'uun/ “沙丘”。

与 /h/ 对立的松音有一种随意的变体；在强调的情况下，喉塞音可以代替均匀的开头，例如 an aim “一个目标”可以表现为 /anʔ' eim/的形式，以求明显地区别于 a name /ən'eim/ “一个名字”。通常的情况是具有紧辅音与松辅音对立的语言同时也具有 /h/ 这个音位。

紧与松的对立，在液音里的表现可以举西班牙语的强烈的滚动音与闪音 /r/ 作为例子。例如在西班牙语里，perro “狗”，紧音——pero “但”，松音。

紧松元音的对立，出现在世界各个区域。有时候，它涉及整个元音模式。但更多的时候是只作用于某些元音音位；例如意大利语只有两对紧松元音的对立：/tọrta/ “果馅饼” ——/torta/ “弯曲的（阴性）”；/pẹsca/ “捕鱼” ——/pesca/ “桃”。

2.44　补充的共振器：鼻音对口音

2.441　刺激　鼻化特征既可以属于辅音，也可以属于元音。英语 din—did; dim—dib; ding/diŋ/—dig。法语 banc/bã/ “板凳” —bas/bạ/ “纸”。

鼻音在频谱上表现出共振峰密度高于相应的口音。依照裘斯的实验①，在鼻元音里，在元音的第一和第二共振峰之间还出现一个外加的共振峰，而且头两个共振峰的强度减弱。像/a/这样第一共振峰是高的元音，外加的鼻音共振峰则出现在相应口元音的最低共振峰的下面，而不是上面。

鼻辅音比起相对应的口辅音来（/m/比/b/，/n/比/d/，/ŋ/比/g/，/ɲ/比/ƒ/），多了一种嗡嗡的鼻音贯穿着整个的持阻期。除了几个可变的共振峰之外，这种嗡嗡声具有两个经常的明显的共振峰，一个大约是 200 赫，另一个大约是 2500 赫。嗡嗡部分

---

① M.Joos: *Acoustic Phonetics*, Baltimore, 1948.



的那些共振峰是相对稳定的：在声谱图里，它们表现为直的水平线，从毗邻音过渡和过渡到毗邻音时，线条往往很陡。

由鼻化而增加的极点和零点，在频谱中是一种局部变形，对其他共振特征没有任何影响。这些基本特征只由影响整个频谱的原来的那套非鼻音的极点来决定[①]。

2.442 产生 口音（更正确地说是非鼻化音）的形成，是来自喉头的气流只通过口腔冲出。至于鼻音（更正确地说是鼻化音）则相反，发音时软颚下降，以致气流分为两路，口腔共鸣器得到鼻腔的补充。

2.443 出现 在辅音模式中，口音和鼻音的对立，差不多是普遍存在的，只有零星的例外，如维奇达语。但是，很大数量的语言却没有鼻元音和口元音的区别。在元辅音模式中，鼻音的数目从来不高于、而且通常总是低于口音的数目。鼻化特征可以跟其他共振特征相结合。而且，除了罕见的例外，至少有两种鼻辅音可以区别开来，即分散性清越音/n/和分散性函胡音/m/。此外还往往有一种，偶尔有两种集聚性鼻音：一种是清越的/ɲ/，一种是函胡的/ŋ/。关于带音特征，鼻辅音的情况和液音一样；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是带音的。偶尔也有带音和不带音的对立。试比较西南非洲的关雅马语：/na/“以”——/n̥a/“非常”。其他的辅音声源特征在鼻音里也是非常罕见的。

2.5 结论

我们从世界语言中发现的、作为全体词汇和语法成分基础的固有的区别性特征，共计有十二对的二元对立：1）元音性/非元音性；2）辅音性/非辅音性；3）暂音/久音；4）急刹/非急刹；

---

① 洛兹有这样的意见：“有的元音是鼻音，有的元音不是鼻音，从而反映出元音模式有辅音的成分插入。但是，鼻化性质显然是外加的，因为它只在加于别的音质时才起作用。一般说来，如果一种特征是蕴含的——而且在等级体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我们就从总波中把它扣除，从而获得基本的现象。”

5）粗糙/柔润；6）带音/不带音；7）集聚/分散；8）函胡/清越；9）降音/平音 10）升音/平音；11）紧张/松弛；12）鼻音/口音。

没有一种语言包含这些特征的全部。在同一语言里和在同一音位里，这些特征或者联翩出现，或者不能共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普遍有效的，或者至少有很高的统计概率的蕴含律：X蕴含Y的存在和/或Z的缺如。这些规律显示着音位模式的分层，并把它们的表面多样性简化为一套有限的结构类型。

尽管在一个音位里和在整个音位模式里，各种不同的区别性特征互相依存的形式那么繁多；但是，区别性特征都是独立自主的。任何特征都能执行它的区别功能，（/gip/≠/gib/≠/gid/），不但这样，我们还看到，每一特征都是不管它所出现的不同音位而加以辨认的，这在语言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各种区别性特征的独立性，由于某些语言有一种名为元音和谐的语法过程而更加明显。在这类语言里，元音特征的选择限定着词单位的范围，例如在远东的某些语言里，一个词单位的元音要么全都是集聚的，要么全都是分散的。比方黑龙江上的哥尔特语里的词，或者是全都用/o ɑ e/一套集聚元音，如/gepalego/“解放”；或者是全都用/u ə i/一套分散音，如/gis-urəgu/“重述”。

在芬兰语里，那些在其他相同条件下与函胡元音配对的清越元音，不能和函胡元音同属一个简单的词单位。芬兰语的元音模式包括：

降音性		平音性	
函胡	清越	函胡	清越
		a	æ
o	ø	a	æ
u	y		i

因此，一个词单位或者是用/a o u/一套函胡元音，或者是用/æ ø



y/一套清越元音，至于平音性清越元音/e i/，由于没有平音性函胡元音和它们相对应，它们就能跟任何元音相结合。

在突厥语系的多数语言里，函胡元音和清越元音是不能在一个词单位内部共存的；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降音性元音和平音性元音。例如土耳其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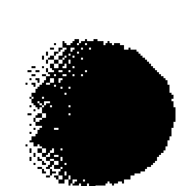
词根元音	后缀“我们的”
降音函胡	/-muz/
平音函胡	/-mɨz/
降音清越	/myz/
平音清越	/-mi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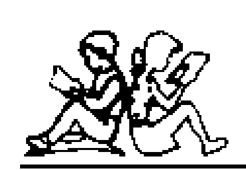
尼日利亚南部的伊波语有八个元音音位，呈现着三种对立：集聚对分散，函胡对清越，紧张对松弛。一个词根只能包括紧元音/o e u i/，或者只能包括松元音/o e u i/。

“辅音和谐”见于喀莱特西北部（在立陶宛）的语言。一个词单位或者全都用升音性辅音，例如/kunlardan/“由日子”；或者全都用平音性辅音，例如/kunlardan/“由仆人”。

赫尔佐格（G.Herzog）记录和分析的西南美洲的丕马歌(Pima Songs)，对于用词的选择有一套约定的支解辅音的方法，那就是取消别的辅音特征，只把辅音的集聚分散特征和函胡清越特征抽取出来。

在斯拉夫诗歌的半谐韵脚中，辅音特征只是带音或不带音(见第228页注②)。例如在波兰语里，口诵的和写下来的诗歌，在应用半谐韵脚时，一切带音的辅音都是等价的（doba—droga—woda—koza—sowa)，同理，一切不带音的辅音也都是等价的（kopa—sroka—rota—rosa—sofa)；但是，带音的辅音和不带音的辅音相配押韵则是不容许的。(译者接，例如以doba和kopa押韵是不容许的。）/rota/“连队”和/rosa/“露水”这两个词由一种区别性特征（暂音对久音）把它们从语义上区别开来，但是





同一音位的另一种区别性特征（不带音）又使这两个词在半谐韵脚方面成为等价物，这一事实突出地征明，区别性特征是具有运用的独立性的。

附　录

分析式记音　音位可以被分为若干固有的区别性特征，这些区别性特征是最终的离散信号。如果分析工作简化为“是与非”的情况，那么，英语（公认读音）的音位模式可以表现如下：



	o	a	e	u	ə	i	l	ŋ	ʃ	ʃ̂	K	ʒ	ʒ̂	g	m	f	p	v	b	n	s	θ	t	z	ð	d	h	#
1. 元音性/非元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辅音性/非辅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集聚/分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函胡/清越	+	+	−	+	+	−									+	+	+	+	+	−	−	−	−	−	−	−		
5. 降音/平音	+	−		+	−																							
6. 鼻音/口音								+	−	−	−	−	−	−	+	−	−	−	−	+	−	−	−	−	−	−		
7. 紧张/松弛									+	+	+	−	−	−		+	+	−	−		+	+	+	−	−	−	+	−
8. 久音/暂音									+	−	−	+	−	−		+	−	+	−		+	+	−	+	+	−		
9. 粗糙/柔润										+	−		+	−							+	−		+	−			

音位记音举例：/o/ − pot，/a/ − pat，/e/ − pet，/u/ − put，/ə/ − putt，/i/ − pit，/l/ − lull，/ŋ/ − lung，/ʃ/ − ship，/ʃ̂/ − chip，/k/ − kip，/ʒ/ − azur，/ʒ̂/ − juice，/g/ − goose，/m/ − mill，/f/ − fill，/p/ − pill，/v/ − vim，/b/ − bill，/n/ − nill，/s/ − sill，/θ/thill，/t/ − till，/z/ − zip，/ð/ − this，/d/ − dill，/h/ − hill，/#/ − ill。重音对非重音，作为韵律对立，把每一个元音音位分而为二。

区别性特征在一定语言（在这个例子里就是英语）中的叠加情况，决定了它们在分析式记音中的次序。

Ⅰ. 辨别基本声源特征（1，2）把话语的成分区分为元音、辅音、滑音、液音；液音不要求进一步的分析。



Ⅱ. 元音和辅音中共振特征的叠加，表现为下列的次序：

(A) 集聚分散特征 (3)，它包括着所有的元音和辅音；

(B) 函胡清越特征 (4)，它关系到所有的元音以及集聚辅音，当清越元音的分析手段无能为力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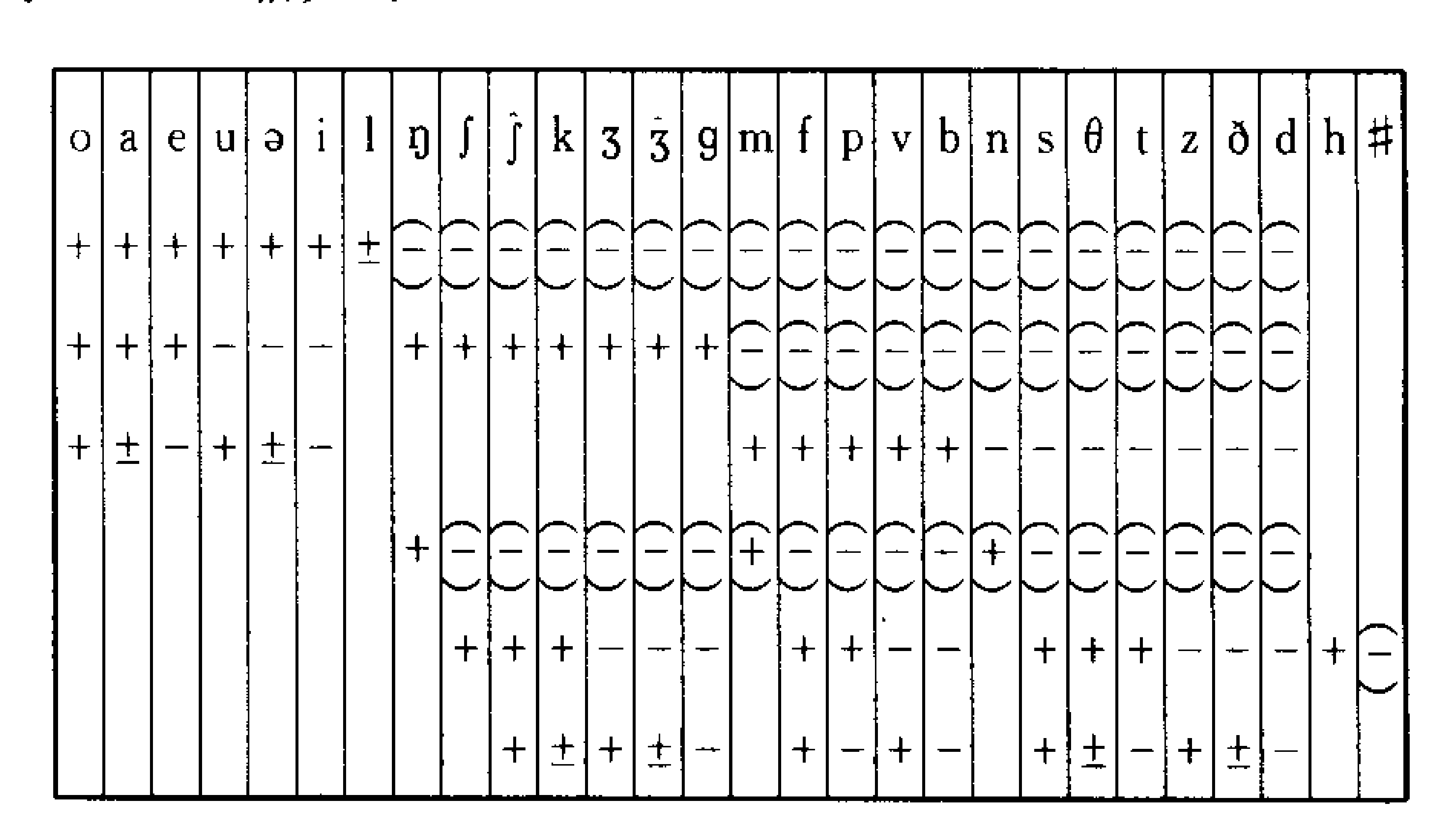
(C) 降平特征 (5) 只限于函胡元音，而且元音的分析到此为止；

(D) 鼻音口音特征 (6) 只对辅音起作用。而且鼻音的辨认即作结论；

最后，紧松特征 (7) 关系到没有元音性特征和鼻音特征的一切音位，即口腔辅音和滑音。

Ⅲ. 次要声源特征 (8，9) 只说明口腔辅音。[1]

可是，我们使用英语音位的分析式记音是想确定这些音位在语言通讯中实际担负的有效的信息量，所以最好把不可预测的特征跟可预测的因而也就是多余的特征区别开来，而把多余的特征放在括弧内。其次，如果我们承认两种对立特征（±）在一个音位中可以同时存在，那么，整个特征表还可以再简化。这样前面所列的英语模式可以压缩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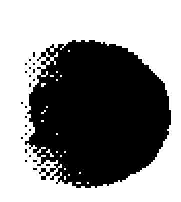


	o	a	e	u	ə	i	l	ŋ	ʃ	ĵ	k	ʒ	ǯ	g	m	f	p	v	b	n	s	θ	t	z	ð	d	h	#
元音性/辅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集聚/分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胡/清越	+	±	−	+	±	−									+	+	+	+	+	−	−	−	−	−	−	−		
鼻音/口音								+	(−)	(−)	(−)	(−)	(−)	(−)	(+)	(−)	(−)	(−)	(−)	(+)	(−)	(−)	(−)	(−)	(−)	(−)		
紧张/松弛									+	+	+	−	−	−		+	+	−	−		+	+	+	−	−	−	+	(−)
最合格擦音/最合格塞音										+	±	+	±	−		+	−	+	−		+	±	−	+	±	−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句子："Joe took father's shoe bench out;

---

① 在仪器的探测上，进行的程序应该改为：先定 6，8，9，然后再定 3，4，5。——原注。



She was waiting at my lawn."①用分析式记音法，将成为下列的样子：

	ʒ̂′	o	u	t′	u	k	f′	a	e	ð	ə	z	ʃ′	u	u	b′	e	n	ʃ̂	#′	a	u	t
元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集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胡		+	+	−	+		+	±	±	−	±	−		+	+	+	−	−			±	+	−
鼻音	(−)			(−)		(−)	(−)			(−)		(−)	(−)			(−)		+	(−)				(−)
紧张	−			+		+	+			−		−	+			−			+	(−)			+
最合格擦音	±			−		−	+			±		+	+			−			±				−
重音		+	−		+			+	−		−			+	−		+				+	−	

	ʃ′	i	i	u′	ə	z	u′	e	i	t	i	ŋ	#	ə	t	m′	a	i	l′	o	ə	n
元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集聚	+	−	−	−	−	(−)	−	+	−	(−)	−	+		−	(−)	(−)	+	−		+	−	(−)
函胡		−	−	+	±	−	+	−	−	−	−			±	−	+	±	−		+	±	−
鼻音	(−)					(−)				(−)		+			(−)	+						+
紧张	+					−				+					+							
最合格擦音	+					+				−					−							
重音		+	−	−	+		−	+	−		−			−			+	−		+	−	

有些特征从音位环境完全可以预测，如果省略这些特征，还可以更进一步减省分析式记音中多余特征的数量。例如在英语里，/ˈa/不可能有集聚元音跟随着，序列/ˈau/或/ˈai/的第二成分可以清楚地由函胡与清越的对立表现出来。所以/u/和/i/的分散性在这些组合中变成多余，在记者中可以省略掉。如果贯彻这个原则，把凡是可以从同一音位的其他特征或同一序列的其他音位预测到的特征都放在括弧内，那么，一个序列里的实际的区别性特征将是非常有限的。例如俄语 велосипед“自行车”一词，如果依照这个办法来分析，差不多一半特征是多余的，非多余特征平均大约每一音位只有三个。

① 这个句子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英语的各种音位都在其中出现。——译注



	v̦	i	l	a	ș	i	p,	′e	t
元音性/辅音性	(−)	+	±	+	(−)	+	(−)	(+)	(−)
集聚/分散	(−)	(−)		+	(−)	(−)	−	±	−
函胡/清越	+	(−)			−	−	+	−	−
鼻音/口音	(−)				(−)		(−)		(−)
升音/平音	+		(−)		+		(+)		−
久音/暂音	+		+		+		−		−
带音/不带音	+				−		−		(−)
重读/不重读		(−)		(−)		(−)		(+)	

上表加括弧的理由，几句话就能说明白。在俄语里，不重读的/e/是不存在的，因此，这里的重音特征实际上是多余的。由于俄语词的重读元音不能多于一个，在我们所用的例词里，除了/e/以外，一切其他元音必然是不重读的（这是第二层的多余特征）。在/v̦ /的后面，惟一可能的不重读元音只有/i/，所以这个音位的分散性和清越性是第三层的多余特征。这里，辅音抵消了后面跟着的元音的若干特征。下一个音节说明相反的过程：元音抵消了前面辅音的若干特征。在平音性的/ʌ/后面，不重读的元音可以集聚的，也可以是分散的；如果是分散的，可以是函胡元音，也可以是清越元音。但是在不重读的/a/前面，不可能出现升音性的/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升音的缺如乃是多余特征，正像/e/前面升音的存在反倒是多余的特征一样(例如/p,′et/这个音节里的升音性塞音)。

考虑前面不曾提到的少于一的概率，可以进一步抽出多余特征。为了进行这项工作的数学方法已经发展到一个很先进的阶段，这是靠着马尔科夫(A.A.Markov)的科学研究。[①]他第一

① A.A.Markov: Essai d' une recherche statistique sur le texte du roman 'Eugène Onègin', illustrant la liaison des épreuves en chaine, *Bulletin de l' 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 Petersbourg*, Ⅶ, 1913.



个把数学方法应用到语言材料上。山农（C.E.Shannon）的科学研究① 对这个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基本的贡献。如果把口语材料和作为口语基础的语言代码都分析成一个个两位的信息，作为它们的最小成分，问题就显然容易得到解决。要是仍然把口语看成连读体（continuum），情况就“复杂得多”了。②

补遗和更正

1.3 如果一种语言，例如像土耳其语，具有函胡降音的/u/，函胡平音的/ɨ/，清越降音的/y/清越平音的/i/，那么，/u/和/i/的区别是最合格的，因为函胡和降音具有公分母（都是共振峰下移），而清越与平音具有公分母（都是共振峰上移）。函胡与平音的结合，清越与降音的结合，都没有公分母，因而不是最合格的。

2.2 为了元音性和辅音性特征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实验工作。把这两种特征简化为只是它们的声源函数的区别，现在我们看来这种尝试未免太简单化了。我们试着对这些特征的声学特性下这样的定义：

具有元音性特征的音位，它们的声学特性是存在着带有轻微阻尼的、因而带宽比较窄的共振峰。具有辅音性特征的音位，它们的声学特性是共振峰和共振峰区域的加宽、减少和相融，这是零点、或高度阻尼或共振峰频率的瞬态变化造成的。

---

① C.E.Shannon: The Redundancy of English, *Cyberne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Seventh Conference*, ed. by H.von Foester, New York, 1951, and Prediction and Entropy of Printed English, *Bell Syst. Tech. J.* XXX 1951.

② C.E.Shannon and W.Weaver: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1949.

语法研究

20

零　符　号

I

日内瓦学派把语言设想为共时对立的一个连贯的系统，并且强调该系统的非对称二元性①，这就必然迫使该学派阐明"零"(zero)的概念对于语言分析的重要性。根据索绪尔的基本准则，语言可以容许有(something)和无(nothing)之间的对立②。恰恰是"有"与"无"(或者说零符号)的对立使巴依孕育了若干丰富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两篇简明扼要的论文，即《系词及其有关的问题》(*Copule zéro et faits connexes*)③和《零符号》(*Signe zéro*)④。这两项研究指出了零符号现象的作用，不仅是在词法里，而且也在句法里；不仅是在语法里，而且也在文体

---

① 指卡尔采夫斯基(1929)的论文《语言符号结构的非对称二元性》。卡尔采夫斯基既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员，也是日内瓦学派的成员。雅柯布森(1932)和瓦海克(Vachek，1966)等都曾高度评价这篇论文。—译注。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22)，第124页。比较福尔图那托夫(F. Fortunatov)语言学说中"负形式"(negative form)的概念。—原注。

③ 《巴黎语言学学会会刊》第23卷，第1页以下。—原注。

④ 《普通语言学和法语语言学》，第129页以下。—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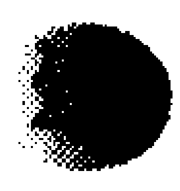
里。巴依的分析很有教益，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代斯拉夫语言当中存在零词尾（zero desinences），这是众所周知的例子。比如在俄语里，*suprug*（丈夫，配偶）的主格单数形式与该词的其他所有形式相对立（所有格/宾格 *supruga*，与格 *suprúgu*，工具格 *suprúgom*①，等等）。

人们发现，在俄语里，在几乎所有名词的词形变化表里，特别是在格的形式里，词形变化表里只有一个形式是零词尾。在有些词形变化表里，如果所有格的复数形式和主格的单数形式过去都是零词尾，那么所有格的复数形式通过类推现在已采用正词尾（positive desinences）- *ov*（所有格复数 *suprúgov* 配偶的），或者 - *ej*（所有格复数 *konej* 马的）的形式，因而消除了以往同形异义的现象。所有格的复数形式是零词尾，这种情况现在只存在于某些名词，这些名词通过词尾（主格单数 *žená* 妇女，妻子，*seló* 村庄——所有格复数 *žën* 妇女的，妻子的，*sël* 村庄的），重音位置（主格单数 *vólos* 毛发—— 所有格复数 *volós* 毛发的），派生后缀（主格单数 *bojárin* 贵族—— 所有格复数 *bojár* 贵族的），或者结构段（syntagmas）的构成等手段来区分所有格的复数形式和主格的单数形式。结构段在此是用在索绪尔的意义上，这些格的形式在结构段里使用（主格单数 *aršiin*，度量名词，28 英寸——所有格复数 *aršin*，28 英寸，该词几乎总是伴随数目名词）。

零词尾以及"零级"（zero degree，零级对立于语法替换[grammatical alternations] 当中的一个音位，比如俄语所有格的单数形式 *rta* —— 主格单数形式 *rot*"嘴"）完全符合巴依的定

① 因为我在这里分析的事实必须结合某一语言的整个系统来考虑，所以本文借用的例子来自我的母语。—原注。



义：具有特定价值的一个符号，但是在语音方面没有材料支撑。[①] 不过，语言不仅在能指层而且在所指层都“能够容忍有和无之间的对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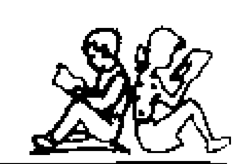
II

bog（上帝）、*suprúg*（丈夫，配偶）在单数的时候，其词形变化表与 *nogá*（脚）、*suprúga*（妻子）的词形变化表系统地对立。前一个词形变化表明确表示一个特定的语法范畴，即非阴性的性（non-feminine gender），而第二个词形变化表既可以指阴性，也可以指阳性：阳性名词 *slugá*（仆人）和歧义的名词 *nedotróga*（敏感的人），其变格形式与 *nogá*（脚）、*suprúga*（妻子）相同。在 *bog*（上帝）、*suprúg*（丈夫，配偶）的词形变化表里，间接格（oblique cases）的词尾不能与阴性名词连用；就这个词形变化表里的主格而言，主格的零词尾只有在以硬辅音结尾的词干上才能表示阳性。在以软辅音或者嘘音结尾的词干上，主格的零词尾既可以属于阳性名词（*den'* 白天，*muž* 丈夫），也可以属于阴性名词（*dan'* 贡物，*myš* 老鼠）。

我们刚才说过，*bog*（上帝）、*suprúg*（丈夫，配偶）的词形变化表表示非阴性的性，换句话说，表示阳性或者中性。阳性和中性只是在主格不同，如果宾格与主格相同，它们在宾格也不同。在主格形式的时候，零词尾只表示非中性，而词尾-*o* 或者它的非重读形式既可以属于中性，也可以属于阳性，比如，中性 *toporíšče* 斧子把，阳性 *topóriščе* 大斧子〔*topór* 斧子的巨称

① 《巴黎语言学学会会刊》第23卷，第3页。参见高迪欧（R. Gauthiot）《论零级》（*Note sur le dégre zéro*），《献给梅耶的语言学文集》（*Mélanges linguistiques offerts à M. Antoine Meillet*）（巴黎，1902），第51页以下。—原注。

② 我在专著《近期的俄罗斯诗歌》（布拉格，1921，第67页）里提出过零意义的问题。—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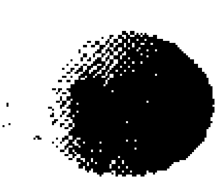
(augmentative)]。

因此，就语法的性的对立而言，*nogá*（脚）、*suprúga*（妻子）的词形变化表没有区别的功能。从性的角度看，词尾这一符号有确定的形式，然而却没有功能价值。简而言之，词尾这一形式的词法功能为零（*zero morphological function*）。认真检查 *suprúg*（配偶）和 *supruga*（妻子）的主格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例子里，就性的区分而言，零词尾的形式的词法功能为正（positive），而正词尾（positive desinence）的词法功能为零。

俄语语法的性（阳性和阴性）的一般意义是什么？如果所指对象是人或者可以拟人化，阴性表示这个人属于女性（*suprúga* 总是指妻子，女性配偶）。另一方面，阳性的一般意义不必说明所指对象生理的性：*suprúg* 在严格的意义上可以指丈夫（*suprúg i suprúga* 丈夫与妻子），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指配偶的一方（*óba suprúga* 配偶双方，*odín iz suprúgov* 配偶双方中的一方）。比较：*továrišč*（阳性，此处指女性）*Nina*（阴性，此处指女性）*zubnój vrač*（阳性，此处指女性）= 尼娜同志，牙科医生。因此，在阳性和阴性一般意义的对立当中，阳性是零意义（zero meaning）的性。这里，我们又一次面临一个明显的交叉：词法功能为零的形式（*suprúga* 类型）表示的性（阴性）具有正意义，词法功能为正的形式（*suprúg* 类型）表示的性（阳性）具有零意义。

事实上，语法系统的格局，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那样，[①] 以“有和无之间的对立”为基础，按照形式逻辑的说法，也就是以矛盾命题的对立（opposition of contradictories）为基础。因此，名词系统和动词系统可以分解为二项对立，对立的一方表示某一

① 1932，俄语动词结构；1936，格的一般理论。—原注。



性质的存在，另一方〔无标记的或者无区分的对立项，简而言之，零项（zero term）〕既不表示存在，也不表示不存在。在俄语里，完成体表示一个动作过程完全结束，它对立于未完成体〔零体（zero aspect）〕，未完成体并不说明动作是否结束。未完成体 *plávat'*，*plyt'*（游泳）；完成体 *priplýt'*，*doplýt*（游到，游至），*poplýt*（已经开始游泳；这里'开始'是作为一个完成的过程体现出来），*poplávat'*（游一次泳），*naplávat' sja*（畅游一次），*ponaplávat'*（畅游好几次，每次都游够了；表示动作完全结束）。限定体（determinative aspect，这是卡尔采夫斯基的术语）表示一个动作被想象为一个统一体：*plyt'*（在游泳），而非限定体（零体）没有这种表示。根据语境，*plávat'* 可以表示一个统一的动作（*poka ja plavaju*，*on sidit na beregu* 我游泳的时候，他坐在岸上），可以表示一个重复的动作（*ja často plavaju* 我经常游泳），[①] 可以表示一个未实现的动作（*ja ne plaval* 我那时不游泳），可以表示有能力做一个未实现的动作（*ja plavaju*，*no ne prixoditsja* 我会游泳，但是我没有机会游泳），还可以表示我们不知道的动作——我们不知道动作是发生过一次、数次还是从未发生（*ty plaval*？你那时游泳吗?）。*plavat'* 是未完成体动词，非限定体动词。因此，该动词属于两个零体。但是没有一个俄语动词在体方面包含两个正值（positive values）。所以，限定体的动词和非限定体的动词的对立只在未完成体内部才有效。布伦达尔（V. Brøndal）指出一个事实，语言避免在词法的一种构成上面过度复杂；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些形式在一个范畴方面复杂，而在其他方面相对简单。[②] 同样，在俄语里，现在时（零时

① ja casto plyvu i dumaju…（often，when I am swimming，I think…常常是，当我游泳的时候，我想……）。—原注。

② 见《语言和文学》第3卷，第256页。—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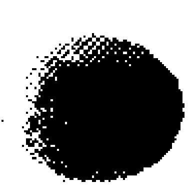


态）区分人称，有别于对于所有人称只有一种形式的过去时；单数（零语法数）区分语法的性，与完全消除了语法的性的复数相对照。不过，即便语法系统限制“意义的堆积”（*cumul des signifiés*，这是巴依引进的术语和概念）①，语法系统并没有排除意义的堆积。像工具格一样，与格对立于宾格和主格，因为与格表示语篇内容里的所指对象处于边缘位置，从这一对立的角度看，宾格和主格是零格。与此同时，与格和宾格表示对象受到动作的影响，这又对立于工具格和主格，从这一对立的角度看，工具格和主格是零格。这样，与格就结合了两个语法价值，宾格具有其中的一个价值，工具格具有其中的另一个价值。主格的功能是作为绝对的零格，它符合布伦达尔的“补偿原则”，区分阳性和中性，而这一区分在（“有标记的”）间接格里没有关系。

在所指层面上“有和无的对立”，在能指层面上相同的对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纯粹的任意性，主格与宾格的区分为这种关系的任意性提供了证据。这种关系有三种可能的变体，每一种都存在：1）有一个对应于零格的零词尾：主格单数 *suprúg* 丈夫，配偶—— 宾格单数 *suprúga* 丈夫，配偶；2）关系倒置（比较上面提到的“交叉”情况）：主格复数 *gospodá* 先生们——宾格复数 *gospód* 先生们；3）主格和宾格都没有零词尾：主格 *slugá* 仆人——宾格 *slugú* 仆人。

在语法领域和词汇领域，意义彼此之间可以作为有与无的对立。两个同义词通过一个只适用于其中一个词的补充性的限定成分可以彼此区分开来。俄语的 *dévuška* 和 *devíca* 都指一个女孩，但是前者有“处女”的意思，从而对立于后者。*Ona —— devica, no uže ne devuška*（她是女孩，但不再是处女），这个句子当中的 *devuška* 和 *devica* 不可以变更。同样，在捷克语同义词

① 《普通语言学和法语语言学》，第 115 页以下。—原注。



mám rád（我喜欢）和 *miluji*（我热爱；充满激情地）当中，*mám rád* 是“零同义词”。*mám rád šunku*（我喜欢火腿）和 *mám rád rodiče*（我喜欢我的父母）的说法都有可能，但是 *miluji* 增加了强烈感情的意思。在 *miluji šunku*（我热爱火腿）一句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动词 *miluji* 是比喻的用法。

这种用法对应于用阴性名词来指一个男人，比如 *on —— nastojaščaja masterica*（他真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女工匠）。这是符号的真正调换，是暗喻，而与此相对立的用法 *ona —— nastojaščij master*（她真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工匠）不过是用一个更一般、总称的词 *master*（工匠）取代了意义更精确的 *masterica*（女工匠）。不过，这里也有转类（*hypostasis*）的情况，尽管程度不大明显，就像历史现在时（historical present）和表示总称的单数（generic singular）一样，它们实际上也是转类的例子。有标记的符号表示 A（*masterica* 女工匠）；零符号（*master* 工匠）对立于有标记的符号，既不表示 A 的存在，也不表示 A 的不存在。所以，零符号使用在 A 和非 A 不区分的语境里（*tut bylo sem' masterov, v tom čisle dve mastericy* 这里有七位技术娴熟的工匠，其中两位是女工匠），使用在表示非 A 的语境里〔*tut bylo pjat' masterov*（非 A）*i dev mastericy*（A）这里有 5 位技术娴熟的男工匠和两位女工匠〕。不过，在零符号表示 A 并且只表示 A 的语境里，换类的情况依然存在，比如 *ona —— nastojascij master*（她真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工匠）。

巴依卓有见识地洞察到换类的多种作用，并且强调这是语言布局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1] 库雷沃维奇明确说明了换类在句法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句法方面，换类指词的“有动机的和有标记

① 《普通语言学和法语语言学》，第 132 页以下。—原注。



的用法”，这种用法对立于词的基本的或主要的功能。[1]“形容词的主要功能是限定功能”。因此，限定性的形容词表示的是“零换类”（zero hypostasis），它对立于各种换类的用法，比如形容词作主语（*dalëkoe plenjaet nas* 那个遥远的地方吸引着我们），形容词作补语（*sejte razumnoe*，*dobroe*，*večnoe* 播种智慧、善良和永恒）。谓语性的形容词有一个外在的变化符号 *est*，比如，*deus bonus est*（上帝是善良的），而短语 *deus bonus*（善良的上帝）代表的是换类的纯形式。[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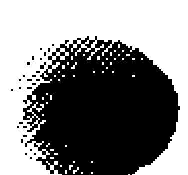
III

在有些语言，比如俄语里，没有系词的结构是惟一可能的结构。*izba derevjannaja*（the hut [is] wooden 小屋木制的）没有系词，相对于 *izba byla derevjannaja*（the hut was wooden 小屋当时是木制的）和 *izba budet derevjannaja*（the hut will be wooden 小屋将是木制的）而言，它的形式是零系词，它的功能是系词的现在时。但是在拉丁语和那些既有系词结构、又有无系词结构的语言里，这两种结构作为文体变体而共存，没有系词的结构如 *deus bonus*（善良的上帝）因其形式而被视为零系词，它对立于 *deus bonus est*，并且因其功能而被视为表情丰富语言的信号。另一方面，有系词的结构，即正形式（positive form），因其功能而表达性为零（zero of expressivity）。此处讨论的零符号在拉丁语里有文体价值。在这最后一个例子里，巴依提到了一种暗示（sous-entente），这种暗示基于两种平行类型的并存，并且假定说

---

① 词汇派生和句法派生，《巴黎语言学学会会刊》第 37 卷，第 79 页以下。参见我的论文，格的一般理论。—原注。

② 《普通语言学和法语语言学》，第 135 页；《巴黎语言学学会会刊》第 23 卷，第 2 页。—原注。



话者的一种选择。① 这位日内瓦的大师把省略与具有语法价值和暗示的零符号放置在一起。他把省略定义为"一个成分的重复或预料，该成分必然在语境里出现或者由情景提示"。我们倾向于把省略解释为"体现"语境的复指词（anaphoric terms）的一种暗示，或者"呈现"情景的指示词（deictic terms）的一种暗示。②因此，*Čtodelaldjadjavklube*？(叔叔在俱乐部干了什么？)这一问题可以在两个平行的回答方式之间进行选择：一种是没有省略的 *On tam obedal*（他在那里吃饭），另一种是有省略的 *obedal*（吃饭）。所以，省略是复指的（或者指示的）零符号。

当我们不得不在概念内容相等的两个表达形式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这两个形式决不是真正等同。一般来说，它们构成下列对立：一方面是表现力丰富的类型，它与某一情景形成一个整体，要不然就在美学语言里唤起一种想象的情景；另一方面是具有表现价值和指示为零（deictic zero）的类型。比如在俄语里，有一个是主要的词序，它对立于其他各种倒装的词序。因此，主语+谓语+直接宾语，或者形容词+名词+名词补语，这些都是零价值的词序。*Ljudi umirajut*（men die 人死）是一个完整的话语。与此相对照，*umirajut ljudi* 是语境或情景的附属物，或者是带有强烈感情的反应。没有省略的、程式的语言只允许零词序（zero order）：*zemlja vraščaetsja vokrug solnca*（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与此相对照，日常语言的省略很突出，并且创造出这样一些组合：*vertjatsja deti vokrug ëlki*（孩子们正围着圣诞树走），*vokrug ëlki vertjatsja deti*（孩子们正围着圣诞树走），*vokrug ëlki deti vertjatsja*（孩子们正围着圣诞树走），*deti vokrug ëlki vertjatsja*（孩子们正围着圣诞树走）。这些结构对立于零词

① 《巴黎语言学学会会刊》第23卷，第4页以下。—原注。

② 《普通语言学和法语语言学》，第65页以下。—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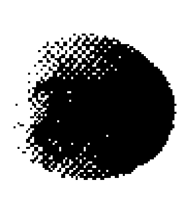


序，它们表示的出发点是由语境或情景（语言之外的环境）造成的，而零词序不参照语境或情景：*deti vertjatsja vokrug ëlki*（孩子们正围着圣诞树走）。在词法手段不明确标明词的句法功能的情况下，零词序是惟一可能的词序，具有纯粹的句法价值。比如，当宾格形式与主格形式吻合的时候（*mat' ljubit doč* 母亲爱女儿；*doč' ljubit mat* 女儿爱母亲），或者当主格与所有格吻合的时候（*dočeri prijatel' nicy* 朋友的女儿；*prijatel' nicy dočeri* 女儿的朋友），或者当形容词作为名词的时候（*slepoj sumasšedšij* 眼瞎的疯子；*sumasšedšij slepoj* 疯瞎子）等等。

在俄语里，“我走”（乘运输工具）有两个文体变体：*ja edu*（带有人称代词）和 *edu*（不带人称代词）。捷克语也是一样：*já jedu*（带有人称代词）和 *jedu*（不带有人称代词）。不过，就这一点而言，俄语和捷克语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俄语已经废除了助动词的现在时和系词的现在时，所以必须把表示人称的词尾转移到人称代词身上，并且最终泛化这种用法。因此，在俄语里，人称代词主语和谓语都出现的结构是“正常的”类型，而零主语这一变体具有表现功能。① 与此相对照，在捷克语里，零表现力与零主语相关联，表现价值是在 *já jedu* 这一类型。通过人称代词的出现，第一人称成为聚焦点，而从语法的观点看，人称代词的使用是一个赘语（pleonasm）。在捷克语里，过度使用第一人称代词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自负的文体。与此相对照，在俄语里，恰恰是过度省略第一人称代词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到是一种使人不愉快的狂妄（参见他的小说《鳄鱼》）。

---

① 见卡尔采夫斯基《俄语动词的结构》（布拉格，1927），第 133 页；雅柯布森，1935，斯拉夫语的前接成分，《语言学者第 3 届国际会议会议录》（1935），第 388 页以下。—原注。



IV

如巴依所指出的那样，音位系统与语言的整个系统平行。音位的相关关系把一个语音性质的出现对立于它的不出现或者零性质（zero quality）。[1]因此，*t*，*s*，*p* 等没有软化（颚化）的辅音有别于与之相对应的软辅音 *t*'，*s*'，*p*'，*t*，*s*，*p* 等没有洪亮的音调（sonority），因而有别于 *d*，*z*，*b* 等辅音。把没有某种性质与我们在语法当中观察到的零符号的诸多种类联系起来，这一统一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无的问题，而是音位系统当中无和有对立的问题。索绪尔已经说明了矛盾的对立在音位学当中的作用。他举出鼻元音和口腔元音对立的例子，“鼻共鸣的不出现是一个否定因素，就像鼻共鸣的出现一样，可以用来说明某些音位的特点。”[2]

在分析音位 *s* 与俄语其他音位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确定该音位的正性质（positive qualities）不参与任何矛盾对立，也就是说，这些性质的出现从不对立于它们的不出现。在这些性质之外，音位 *s* 只有零性质。与此相对照，音位 *z*' 包含有几个语音值，这些语音值很明显地可以分析，它们对立于相关音位中这些语音值的不出现（浊音化和软化也是 *s* 的性质）。因此，这是一个语音堆积的例子，它对应于巴依所分析的意义的堆积。同样，布伦达尔为词法学确立的、限制堆积的“补偿原则”，它在音位系统结构里也有很多类似情况。

一个相关关系由一系列的对子构成。每个对子一方面包含同一性质出现与否的对立，另一方面包含有一个共核（比如，

① 《普通语言学和法语语言学》，第 13 页以下，第 120 页；音位学术语标准化方案，《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 4 卷，第 314—321 页。—原注

② 《普通语言学教程》(1922)，第 4 章，第 69 页。—原注。



z’-z 这个对子包含软化出现与否的对立，它们的共核是浊音、收缩、咝音）。不过，这个共核也可以在对立的一方不出现。这样，这个音位就变为我们所讨论的性质，它对立于一个音位的不出现（或零音位）。经过结构分析，马丁内坚持认为，丹麦语的辅音有送气的特点，在送气的相关关系当中，我们必须承认起始送气音 /h/ 和起始元音的对立。①

同样，在俄语里，软化的相关关系把音位 *j* 对立于零（起始颚滑音——起始元音）。在俄语的词里，元音 *e* 之前可以有一个软辅音，但是不能有一个相应的硬辅音。元音 *e* 前面可以有 *j*，但是不能起始一个词（感叹词，特别是 *e* 在各种复合词作指示感叹词的时候，不受这条规则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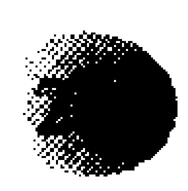
因此，软辅音与硬辅音的对立在元音 *e* 前面受到了抑制，一个对立的出现对立于它的不出现。这种不出现（零对立）和出现的对照更加突出了什么把可以抑制的对立的双方统一在一起，什么把它们区分开来。如多诺夫（N. Durnovo）所觉察的那样，也如特鲁别茨柯依和马丁内所表明的那样，在特定位置上中立化的音位对立与恒定的对立不同，它构成极为不同的一种类型。②同样，在有些词形变化表和语法范畴的词法形式里出现的辑合现象（syncretism）③，在某一语境里我们看到的意义对立受到抑制的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零对立”问题对于语言学和普通符号学所具有的广阔范围。普通符号学注定要密切研究“符号”和“零”这两个交织在一起的概念之间复杂和奇怪的关系。

---

① 《丹麦词的音位学》（巴黎，1937），第 32 页。—原注。

② 见特鲁别茨柯依，1936，音位对立的取消，《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 6 卷，第 29 页以下；马丁内，1936，中立化和原始音位，《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 6 卷，第 46 页以下。—原注。

③ 参见《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 6 卷，第 283 页以下。—原注。



21

博阿斯的语法意义观

博阿斯在他简明扼要的文章《语言》（1938）里，对 The man killed the bull（那个人杀死了那头牛）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他的解释是他对语言学理论最敏锐的贡献之一。博阿斯说，“在语言里，人们要交流的经验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分类”。因此，在 the man killed the bull 和 the bull killed the man 这两个句子里，两个相反的词序表示的是一个不同的经验。两个句子的“话题”（man 和 bull）是相同的，但是施事和受事的分布不同。“话题”（topics）是指主语和宾语的总称术语（generic term），由赵元任（1959）提出。

博阿斯认为，语法把经验的不同方面挑选出来，分类并且表达出来。语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它决定每一个经验必须要表达的方面。”博阿斯敏锐地发现，语法范畴的强制性是语法范畴区别于词汇意义的特征。他（1938：132）指出，

> 当我们说“The man killed the bull”，我们知道有一个确定的人在过去杀死了一头确定的牛。我们表达这一经验时，不会让人犹豫不决，不知道是指一个确定的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人，是指一头确定的还是一头不确定的牛，是指一个还是



多个人，是指一头还是多头牛，是指现在还是过去。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之间进行选择，必须选择此方或彼方。这些强制性的方面通过语法手段来表达。

在我们的言语交流当中，我们面临的是一组两项选择的局面。如果报道的动作是 kill（杀死），the man（那个人）和 the bull（那头牛）分别是施事和受事，那么讲英语的人必须在以下形式之间做出选择：

1. 被动语态——主动语态。被动语态聚焦于受事，主动语态聚焦于施事。主动语态结构里的受事和被动语态结构里的施事，它们可以指示出来，但是不是必须指示出来：The man killed (the bull); The bull was killed (by the man)。是否提及被动语态结构里的施事可以任意，所以施事的省略不能被视为是省略结构，而 Was killed by the man 这样的句子却是显著的省略结构。一旦选择了主动语态，说话者必须进一步进行二项选择：

2. 过去（遥远的）——非过去：killed —— kills;

3. 完成——未完成：has killed—— kills, had killed——killed。按照叶斯泊森（1924，1954）的解释，完成时是回溯性的（retrospective），稳定的（permansive），内包的（inclusive）[①];

4. 进行（拓展，继续）——非进行：is killing——kills, was killing——killed, has been killing——has killed, had been killing——had killed;

5. 潜在——非潜在：will kill——kills, would kill——killed,

---

① 叶斯泊森（1924）认为，完成时属于现在时，“然而却是一种稳定的现在时（permansive present）；它把现在的状态体现为过去事件的结果，因此可以称作一种追溯性的现在时。”参见《语法哲学》第 20 章，时间和时态。中译本第 382 页。何勇等译，语文出版社，1988。—译注。

will have killed——has killed, would have killed——had killed, will be killing——is killing, would be killing——was killing, will have been killing——had been killing（我省略了二重系列［duplex series］的其他助动词，比如 will—— shall，can—— may，它们只有过去形式和非过去形式）①。

助动词 do 用在断言、核实的结构里，即明显肯定的结构，叶斯泊森（1924）的术语是连系式否定（nexal negation），连系式问题（nexus - question）。助动词 do 不与其他助动词连用，因此

6. 断言——非断言之间可能选择的数目大大减少：does kill ——kills，did kill —— killed。② 因为连系式否定（nexal negation）和连系式问题（nexus-question）③ 显然具有断言和核实的情态〔modality，蒯因（1953）的术语是“裁断”（verdictive）的情态〕，所以在此情况下，单一动词形式（kills，killed）由 do 结构强制性地取代，而且没有二项选择的情形，而一个证实句与一个简单肯定句的区别要求在两个可能的结构之间选择一个：The man does kill the bull（那个人确实杀那头牛）—— The man kills the bull（（那个人杀那头牛），he did kill（他确实杀了）—— he killed（他杀了）。因此，英语的形式系统当中没有 killed he（他杀死了吗）或者 read you（你读了吗）这样的疑问句结构，这至少是非同寻常的特点，而且有语义的动机。④

我们可以用一张图表（见文末附图）把肯定句结构选择的动词范畴总结一下：在每一个对立当中，更具体、“有标记”的范

---

① 进行完成时（progressive perfect）和进行潜在形式（progressive potential）不用于被动语态，因为助动词 to be 的两个非限定形式不兼容。—原注。

② 除了直陈语气，助动词 do 只用于祈使结构：do kill! —— kill! —原注。

③ 参见叶斯泊森《语法哲学》中译本第 144 页，第 476 页。—译注。

④ 通常的说法是 Did he kill? Did you read?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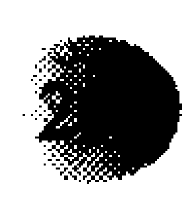


畴用加号表示，不具体、“无标记”的范畴用减号表示，括号里的减号表示相应的加号不存在。

说话者选择的语法形式给听话者一个确定量的信息。博阿斯对语言世界语义系统的多样性有着惊人的把握，他充分认识到这种信息对于语言社团的语言交流具有强制性，并且各种语言传达的语法信息有很大的区别。他（1938：133）指出：

> 不同语言类型在选择方面区别很大。举个例子：对于我们来说，确定、数目、时间是语法表达的强制性的方面，而我们发现，在另一个语言里，地点——是离说话者近还是离另一个地方近，信息来源——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雅柯布森：即通过道听途说而得知）还是推断，这些却是语法表达强制性的方面。不是说“The man killed the bull（那个人杀死了那头牛）”，而是要说“This man (or men) kill (indefinite tense) as seen by me that bull (or bulls)〔这个人（或这些人）如我所见杀（不定时态）那头牛（或那些牛)〕。

有人可能倾向于从语法范畴的范围来推断文化的高低，博阿斯（1911，1938）马上警告他们：语法必须表达的方面在有些语言里很多，而在有些语言里则很少，但是“强制性表达的方面很贫乏，这并不意味着语言的晦涩。如果需要，可以通过增加解释的词来得到清晰度”。要表示时间和复数，没有时态和语法的数的语言可以借助于词汇手段。因此，语言之间真正的区别不在于说话者可以或者不可以表达什么，而在于说话者必须或者决不能表达什么。俄罗斯人说 *Ja napisal prijatelju*（I wrote a friend 我给一位朋友写信），指称对象确定与不确定（比较冠词 the —— a）的区别没有表示出来，而通过动词的体来表示信写完了，通过语法的名词阳性表示朋友的性别。这些概念在俄语里是语法概



念，交流当中不能省略。而在英语里，说完 I wrote a friend 之后，如果听话者盘问信是否已经写完，信是写给男朋友还是女朋友，那么说话者会不客气地说“这不关你的事！”

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所说，语法真正是必须要表达的东西（*ars obligatoria*），它把或是或否的抉择强加在说话者身上。博阿斯多次指明，语言的语法概念把语言社团的注意力指引到一个确定的方向，并且通过这些语法概念的强制性，对诗歌、信念乃至抽象思维施加影响，但又不影响语言有能力调整自己以适应认知发展的需要。

有些概念在语言里语法化了，因而表达是强制性的；有些概念在语言里是词汇化了，因而表达只是随意的。除了提出这些概念之外，博阿斯还描述了一些关系范畴，这些关系范畴在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里都是强制性的：“这些…… 关系的表现手段差异很大，但都是语法的必要成分。”比如，主语和谓语的区分，述谓（predication）和限定（attribution）的区分，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区分。新语法学派讨厌研究语言的普遍现象，博阿斯和他的喜爱探究的学生萨丕尔勾勒出语法当中不可或缺的普遍范畴，这是对该学派做法的蔑视。语法当中不可或缺的普遍范畴的问题对今日的语言学至关重要。

信息的哪些方面对于全世界的语言交流而言都是强制性的，哪些方面只是对于某些语言而言是强制性的？对于博阿斯来说，这是首要问题，它把普遍语法与对单个语言的语法描述区分开来，同时也使他能够在词法、句法与词汇、表达方式（phraseology）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前者具有强制性的规则，后者是自由的。在英语里，一旦使用名词，就必然要作出两种抉择：在单、复数之间选择，在确定、不确定之间选择。而在美洲印第安的一种语言里，却没有表达数目和确定概念的语法手段，the thing（那件事），a thing（一件事），the things（那些事情），things（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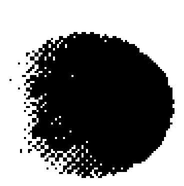


情）之间的差异要么就是忽略而过，要么通过词汇手段刻意补充说明。

语法范畴的任何差异都具有语义的信息，这一点对博阿斯来说很清楚。如果语言是一门工具，用来传递信息，那么在描述这个工具组成成分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它们的功能。就像描述一部汽车而不提汽车部件的功能，这样的描述不完全，也不充分。博阿斯从未放弃核心的问题：语法过程（grammatical processes）在信息方面的差异是什么？他不会接受语法结构的一种反语义的理论。失败主义者把意义概念幻想得很晦涩，而这本身对博阿斯来说就是晦涩和没有意义的。

他对土著人尤其是来自克瓦库特尔（Kwakiutl）部落的一位长期客人所做的调查工作，表明他的研究方法审慎而客观。他仔细观察一位印第安人不同一般的纽约体验怎样与他本族的系统交错在一起。在谈话的时候，他喜欢描述这位来自温哥华岛的人对曼哈顿摩天大厦的冷漠态度（“我们盖房子是一栋接着一栋，你们是把一栋房子堆积在另一栋房子上面”），对水族馆的冷漠态度（“我们把这种鱼扔回湖里”）。另一方面，这个陌生人会一连几个小时站在纽约时代广场，出神地观看奇特的表演：有巨人，有侏儒，有带胡子的女士，有带狐尾的女孩；或者站在自助食堂里，看着饮料和三明治神奇地出来，感到是被带到了克瓦库特尔部落神话故事的世界里。同样，他把印第安的土话与英语怪诞地缠绕在一起，这为博阿斯了解克瓦库特尔语的语法概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两个语言之间相等的表达方式，但首先是通过相等的表达方式对概念进行解释，这恰恰是语言学者所理解的“意义”，也对应于皮尔斯（1934）对符号意义所下的符号学定义，即能够“翻译成其他的符号”。因此，意义可以而且必须用语言能够区别（discriminations）和鉴定（identifications）的方式加以说明，就



像区别总是根据语义价值来做出的一样。说话者对他们语言的反应，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元语言的运作”，是等同命题（equational propositions)，一旦不能确定说话双方是否使用同一语言代码，或者不能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话理解了多少，等同命题就会出现。元语言的解释在语言学习的任何阶段，无论是对婴儿还是对成人，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对语篇的元语言解释手段包括释义(paraphrases)，同义词，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甚至翻译成另一套符号。这些等同命题在整个话语的语料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这些等同命题以及来自某一语料库的所有其他样本可以进行分布分析（是不是说，在什么语境里说，“A是B”，“B是A”，以及/或者“A不是B”，“B不是A”?)。因此，分布分析这一严格的语言学技术看起来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意义研究的问题（包括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意义不再被视为是“主观上不可捉摸的东西”。通过本族语说话者的元语言运作来推导出意义，这种方法比让他们判断句子是否可以接受要更加现实，也更加客观。省略和句法结构前后不连贯（anacolutha）的句子不会出现在清清楚楚、谨小慎微的文体里，尽管它们可以有口头、表情或者诗歌的用法，而为语言学调查提供资料的本地人却可能会轻易地谴责这些用法。

乔姆斯基尝试建立一种“语法结构的完全非意义的理论”，他的尝试很有独创性。这一精巧的试验实际上是一个极好的反论(*argumentum a contrario*)，特别有助于探究语法意义的等级体系，这种探究还悬而未决。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1957）里讨论的例子可以作为有趣的例子，说明博阿斯对意义的语法类(grammatical class）的界定。乔姆斯基（1957：15）提出，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没有颜色的绿色的思想狂怒地睡觉）这句话没有意思。通过分析这句话，我们提取出该句复数化的话题“思想”（ideas)，据说它在发展一种“睡觉”（sleep-



ing）的活动。“思想”的特点是“没有颜色的绿色”（colorless green)，“睡觉”的特点是“狂怒”(furious)。这些语法关系创造了一个有意义的句子，这个句子可以进行真值检验：没有颜色的绿色，绿色的思想，困倦的思想，狂怒的睡觉这些东西是否存在？“没有颜色的绿色”是“苍白的绿色”(pallid green）的同义表达方式，明显是矛盾修饰法（oxymoron)，略带一点警句式的效果。“绿色的思想”当中的形容词“绿色”是比喻用法，使人想到马尔维尔（Andrew Marvell）的名句“绿荫之下绿色的思想”(green thought in a green shade)，想到俄语习语“绿色的厌烦”(*zelenaja skuka*）或者托尔斯泰的“恐怖的红色，白色和方形物”(*Vse tot že užas krasnyj*)。在比喻的意义上，动词“睡觉”可以指“处在一种像睡觉那样的状态，比如呆滞的状态，迟钝的状态，麻木的状态，”例如 his hatred never slept (他的仇恨从未静止过)。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人的思想不能睡觉？最后，为什么形容词“狂怒”不能表示睡觉的疯狂状态？实际上，海姆斯(Dell Hymes）真的找到了这句话的使用实例，那是在写于1957年的一首诗里，诗的题目就叫做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没有颜色的绿色的思想狂怒地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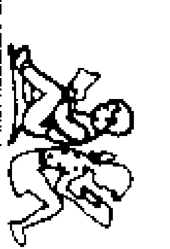
即便我们学究一般地审查带有意象的表达方式，否认绿色思想的存在，在“圆求方问题”（quadrature of the circle)[①] 或者“鸽子乳”(pigeon' s milk）等例子里，这些实体的不存在或者虚构与它们的语义之间并没有联系。对这些实体的存在表示怀疑，这种可能性是防止混淆本体论上的不真实与没有意义的最好的告诫。而且，也没有理由把我们讨论过的结构说成是“符合语法的程度比较低”。在俄语的一部大词典里，表示“怀孕的”形容词被说成是“只有女性才有的”(femininum *tantum*)，因为“怀孕

① 指作与圆等面积的正方形。—译注。



的男人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这个俄语句子却使用了该形容词的阳性形式，而且“怀孕的男人”在民间传说、报纸刊登的骗局和布琉克（David Burliuk）的诗歌里都有，布琉克的诗歌的题目是《我喜欢倚靠着普希金纪念碑的那个怀孕的男人》（*Mne nravitsja beremennyj mužčina, prislonivšijsja k pamjatniku Puškina*）。该形容词的阳性形式也用在比喻的意义上。同样，有一个上小学的法国女孩说，在法语里，不仅名词有性，而且动词也有性。比如动词 *couver*（孵化）是阴性，因为“母鸡孵小鸡，公鸡不孵小鸡”。在给符合语法的程度打分定级的时候，我们不能采用本体论的论据去排除假装的“词序倒转过来的非句子”（inverse non-sentences），比如 golf plays John（高尔夫球打约翰）。比较这样意思明白的话语：John does not play golf; golf plays John（约翰没打高尔夫球；而是高尔夫球打约翰）。

真正的没有语法会使话语失去意义的信息。句法形式及其携带的关系概念越是被涂抹，对语篇的真值检验越是不可能，只有语调把这些“释放出来的词”（*mots en liberté*）聚在一起，比如，“silent not night by silently unday”（卡明斯［e. e. cummings］）或者“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乔姆斯基）。对于 It seems to move toward the end（好像要结束了）的非语法形式 Move end toward seem，不大可能会有人问“真的吗?”或“你真是这个意思吗?”完全非语法化的话语确实没有意义。语法系统具有强制力，博阿斯承认这一点并且把它对立于我们在选择词汇时的相对自由。通过从语义角度研究没有意义的领域，语法系统的强制力变得特别明显。



英语动词表(English verbal forms)

Verbal form	Selective categories: A Passive/active	B Preterit/nonpreterit	C Perfect/nonperfect	D Progressive/nonprogressive	E Potential/nonpotential	F Assertorial/nonassertorial
kills	−	−	−	−	−	−
killed	−	+	−	−	−	−
has killed	−	−	+	−	−	(−)
had killed	−	+	+	−	−	(−)
will kill	−	−	−	−	+	(−)
would kill	−	+	−	−	+	(−)
will have killed	−	−	+	−	+	(−)
would have killed	−	+	+	−	+	(−)
is killing	−	−	−	+	−	(−)
was killing	−	+	−	+	−	(−)
has been killing	−	−	+	+	−	(−)
had been killing	−	+	+	+	−	(−)
will be killing	−	−	−	+	+	(−)
would be killing	−	+	−	+	+	(−)
will have been killing	−	−	+	+	+	(−)
would have been killing	−	+	+	+	+	(−)
does kill	−	−	(−)	(−)	(−)	+
did kill	−	+	(−)	(−)	(−)	+
is killed	+	−	−	−	−	(−)
was killed	+	+	−	−	−	(−)
has been killed	+	−	+	(−)	−	(−)
had been killed	+	+	+	(−)	−	(−)
will be killed	+	−	−	(−)	+	(−)
would be killed	+	+	−	(−)	+	(−)
will have been killed	+	−	+	(−)	+	(−)
would have been killed	+	+	+	(−)	+	(−)
is being killed	+	−	−	+	−	(−)
was being killed	+	+	−	+	−	(−)

22

意义的若干问题

在美国语言学的一个时期内，有些很有影响的美国语言学者（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者）坚持把意义从语言研究当中排除出去。描写语言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分析语言结构不考虑意义。看看语言学者把语言的成分之一意义排除之后还能就语言说些什么，这是个有趣的试验。这种简化了的试验很重要，几乎就像生理学者切下鸡头，然后看看鸡没有头能做什么那样的试验一样。如果生理学者说，鸡没有头到处走是正常的，那无疑是个错误。语言学同样也是这样：意义不能完全排除掉。

美国语言学那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在1945年致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人们常常说他所从属的语言学派根本就不注意意义的问题，甚至同意研究语言不考虑意义，只是把语言作为没有意义的声音，这种说法让人很痛苦。布龙菲尔德在这封信里坚持说，他认为这样的语言学者不存在。然而，这样的语言学者的确存在。布龙菲尔德虽然是一个伟大的语言学家，并且理解意义的许多问题，他本人同时却受到行为主义学者威斯（A. Weiss，1925）的强烈影响。布龙菲尔德确实想把语言变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他甚至跟随威斯反对“行为主义”这个术语，认为该术语人文味道太重，过于主观。他想引入“物





理主义”（physicalism）的说法。

现在，美国所有的语言学者主要都在谈论意义，尽管过去的影响不能否认。在生成（转换）语法新的有关潮流当中，虽然有些学者坚持意义，但却试图限制意义的重要性。比如卡茨和福达（Katz & Fodor，1964：484）宣称，语法就是语言学减去语义学。然而生成语法最杰出的代表乔姆斯基在最近的著作中，比如《生成语法中的语义学研究》（1972 ），却越来越坚持认为，在语法、句法、他所谓的表层结构里，也必须研究语法意义的问题。

区分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这两类意义十分重要。语法意义是所有语言里的强制性成分。比如，美洲西北海岸的各种印第安语有不同的形式手段，以表示对一件报道的事件的四种态度。词的形式根据表示的态度而变化：是否表示某人亲眼看见此事，是否表示某人是道听途说而得知此事，是否表示某人是梦到此事，是否表示此事似乎逻辑上是必然的。在英语里也有可能表示这四种态度，尽管不是强制性的。伟大的美国语言学家博阿斯（Franz Boas）很有幽默感，他说，“真遗憾！这对纽约的报纸会多么有用啊。”

语法意义必然比词汇意义更有结构，因而更容易研究。语法意义构成二项对立的一个系统，其作用荷兰哲学家和语言理论家波斯（1938）阐述得很清楚。波斯说，对立是特殊的逻辑运作，在运作当中，对立的双方都必然在头脑里出现。说大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小的概念；说贵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贱。整个词法结构、句法结构以及语音系统都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

在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词汇意义的许多类型在词法上并没有表现，而是由句法促动的。比如，有些词表示时间的间隔，有些句法手段可以界定这类词。在法语里可以说 J’ ai lu ce livre toute la nuit（I read that book all night. 我整个晚上都在读这本书）。这个句子有两个宾语，而在变格复杂的



语言里，会用两个宾格来表示这两个宾语。有些动词类型（比如不及物动词）不能接直接宾语，但是可以接一个表示时间的结构，比如，*Je me suis promené toute la nuit*（I walked about all night. 我整个晚上都在散步）。[①]

俄罗斯语言学家阿普莱斯扬（Ju. D. Apresjan）对词的语义类型的句法特点进行了研究，并且得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结果。阿普莱斯扬在一些研究中表明，俄语动词的语义类型可以通过解释容纳这些动词的句法结构加以描述。通常人们只是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不过，还必须把及物动词进一步划分，有些及物动词允许接但不要求接一个直接宾语，有些及物动词必须接一个直接宾语。因此，必须区分省略宾语的结构和没有省略宾语的结构。诸如阿普莱斯扬等人的工作在语法学和词汇之间架起了桥梁。

然而，在名词的语义分析方面还遗留了许多问题。语言学者正在试图提取出名词的构成特征以及构成名词意义的语义单位。在这场讨论当中有一个词很幸运，就是 bachelor。关于该词有一大堆文献。我完全同意贵校德罗斯特（F. G. Droste，1971）教授的意见，他反对对这些词的意义进行机械的分析，就像卡茨和福达（Katz & Fodor，1964）所做的那样。

我简单讨论一下 bachelor 一词。它有以下几个意义：

1. 未婚男子；
2. 学士；

① 在这两个法语例句中，按照通常的语法分析，*toute la nuit* 均为表示时间的状语。把 *J' ai lu ce livre toute la nuit* 视为“有两个宾语”，令人费解。在对应的英文句子中，二价动词 read 的配价成分（施事/主语 I，受事/宾语 that book）全部出现，所以可以判断 all night 是表示时间的环境成分，而不是宾语。—译注。



3. 青年骑士；
4. 繁殖期没有配偶的雄海狗。

这四个意义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不是同音异义的词条。因此。在所有这些意义之间一定有某种相互联系。语法层面上的不变量首先是在这些意义上 bachelor 都是名词；其次，bachelor 是一个有生命的名词。在这四个意义上，不能用代词 it 来指代 bachelor；在每一个意义上，可以用代词 he 来指代 bachelor。

上述意义的共性（或者说一般意义）在于 bachelor 是一个成人（adult）。有一个重要问题尚待回答：bachelor 是否一定指男性，能否指女性？在前两个意义上，bachelor 显然既可以指男性，也可以指女性。可以说 She is (has) a bachelor of arts（她是文学学士），或者说 these houses are for bachelors（这些房子是给单身的人住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指。不过，用 bachelor 指一个女性，这仍然是变换了的意义（transposed meaning），是有标记的。从根本上说，bachelor 的意思是指一个男性。没有人会说，bachelor 的基本意义是指没有配偶的雄海狗。bachelor 的基本意义是指没有妻子的男人。当 bachelor 用来指雄海狗或任何其他动物的时候，还是意义的一种变换，而要想理解这一变换了的意义，需要有一个语境来帮助选择特定的意义。把事情稍微简化一点，我们可以说，bachelor 有以下共同点：他们都是成年的生物体，但是在一个方面不完全：

1. 成年男子，但是没有结婚；
2. 学士，但却是最低的学位；
3. 骑士，但是没有自己的旗帜（banner）；
4. 成年的雄海狗，但是在繁殖期没有配偶。

这一共同点使我们有可能把 bachelor 的这些意义联系成为一个家族。如果失去了这一共同点，这些词就成了同音异义词。类似的词汇也需要这样的分析。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是 12 世纪的语言理论家，他写道，“命名（naming）和表示（signifying）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具体的事情是命名的，而一般的事情是指示的”（Jakobson，1975d）。伟大的美国语言理论家皮尔斯也坚持认为，一般而言，符号（symbol，即词）不能表示**特殊的**（particular）事情，而是表示**一类的**（a kind of）事情（Jakobson，1959c，1975e，1977c）。符号也是一类的事情，因为任何符号只有通过它的出现才能够运作。比如，冠词 the 是一个符号，但是它在一页上可能出现了 12 次，这些出现次数是这个符号具体化的例子。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意义必定是一般的，而不是具体的。Lion 只能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狮子，只有语境能告诉我们谈论的是哪一只狮子。

有的时候，有人认为专有名词是例外。专有名词并不是例外。比如，专有名词拿破仑（Napoleon）可以指许多拿破仑（Jakobson，1959c，1976c）。有出生在科西嘉（Corsica）的拿破仑，有做皇帝的拿破仑，有流放圣海伦娜岛的拿破仑，等等。这些都是拿破仑，但是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年龄。对于某一时刻的拿破仑并没有特殊的名字。这里，拿破仑在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就大致相当于蝴蝶在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毛虫，蛹，蝴蝶。只有在这个例子里，动物在其生活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名字。

这些问题属于意义和指称的领域，非常复杂，因为涉及到几个方面：本体论、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方面。据我所知，19 世纪后期的理论家和逻辑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在他富有挑战性的论文《意义和指称》（1892）里最先阐述了这些问题的语言学的方面。他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明意义和指称的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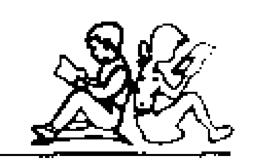
别。金星（Venus）有两个其他的名字，晨星（morning star）和晚星（evening star）。弗雷格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名字，指示的却是同一个事物。不过，不能认为这两个名字意义相同，因为如果是那样，在任何情景里都可能把金星称做晚星和晨星。这样做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术语指的是金星出现的不同时刻。我们必须考虑这一区别，因为对我们而言，所有对象的存在都与时间有关。哈佛大学的逻辑学家蒯因（Willard Quine）把这些意义不同但是指示对象相同的词称做“同源概念”（riverkindred concepts，1953）。

这是语言学与逻辑学界限的一个例子。语言学与逻辑学界限的另一个问题是讨论不存在的事物。许多逻辑学家说，讨论不存在的事物没有用，因为在此情况下，词没有所指对象。首先，必须明确，这些词本身并非没有意义。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 ambrosia（神仙的食物）？我会说，ambrosia（神仙的食物）就是神仙吃的东西。我用不着相信古代有这些神仙，也用不着相信他们有特殊的食物。使用这些词并没有引入真实或不真实的概念。在词汇层次上，真值问题不可能存在。ambrosia（神仙的食物）或者 unicorn（独角兽）并不是对它们存在的一种肯定。波修斯（Boethius Dacus）就已经理解了这一点；他说，不存在的事物可以像一种物质那样被体现出来（Jakobson，1975d）。存在与否的问题是在句子的层面上。除疑问句和祈使句之外的一个句子可以是真或假。我可以说，“独角兽存在”。有人可以回答说，“胡说”。我们两个人都可以是对的。动词 exist（存在）还需要另一个要素。一个事物可以是此时此地存在，可以是在科学假设里存在，也可以是在童话里存在，等等。有一个例子，就是物理学引入的新术语夸克（quark）。夸克是物理学假设的亚粒子。许多严肃的科学家认为，现存的粒子可以分为更小的、最后的子单位，这些单位叫做夸克。所以，可以说，“夸克存在于某一物理学理

论当中”。对 exist（存在）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很重要，因为没有这种说明，观点的不同就会妨碍存在和不存在的讨论。

我想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的问题。我认为，对语言学者而言，论域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有的时候，术语语境（context）与论域等同，语境不仅指语言化了的（verbalized）语境，还指部分语言化或者没有语言化了的语境。对于说话者或听话者而言，有的对话或者独白属于没有语言化了的语境，而整个语境是双方共有的。这个概念可以使语境的思想最精确地运作起来。我不用做一个语言学上的帝国主义者就可以说，我整个一生都是首先为把音位学，而后是为把语义学与语言学联系在一起而斗争。但是，这一点儿也不排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研究语音和意义。不过，我们语言学者必须把语音和意义作为语言的事实加以研究。我甚至现在敢说，指称的著名概念也应该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14 年前，蒯因和我外交性地同意，所指（*signatum*）属于语言学，指称（*designatum*）属于逻辑学。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指称只属于语言学，但是指称有语言学的方面，即我们所说的语境意义。一般意义属于语义学。语境意义是由整个语境、论域给定的，它也是语言的一个事实。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想就所谓同义词问题提出我的见识。同是一个瓶子，可以说瓶子 half empty（空了一半）或 half full（满了一半）。half empty 和 half full 这两个表达方式不一样，不是同义词，因为它们的参照框架不同，出发点不同。把空瓶子作为无标记不同于把满瓶子作为无标记。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说 a quarter to six（6 点差 1 刻），也可以说 fifteen minutes to six（6 点差 15 分），five and three quarters（5 点 3 刻），）three quarters past five（5 点过 3 刻），five forty-five（5 点 45 分）。所有这些表达方式都不相等。区别之一在于我们说其中一些表达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往回看，回到 5 点钟；说其中另外一些表达方式的时



候，我们是往前面的 6 点钟看。这是态度上的差异，语境结构的不同，这一点很重要。另一个区别是，说 a quarter to six（6 点差 1 刻）的时候，可以允许有几分不精确，可能早几分钟或晚几分钟。如果说 fifteen minutes to six（6 点差 15 分），那就确切地是指 15 分钟。所以，研究语义学的时候，必须区分一般意义与语境意义。而根据这些富有成效的划分来研究同义和同音异义的问题，这是年轻一代语言学者的任务。

讨论

问题 1：

你在一个地方说，语法意义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是一个由对立构成的系统。你还说到“二项对立”。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自从泰尼埃尔（Lucien Tesnière）的《结构主义句法学基础》（1959）出版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论元（argument）来操作，我们考虑第一论元，第二论元，第三论元。这些论元大致对应于传统语法的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是否可以把这里的三个论元视为二项系统的例外，或者说你是否要把这三个论元变成一个新的二项系统？

雅柯布森：

你已经这样做了。一方面，你提到了主语；另一方面，你提到两种类型的宾语。在第一参与者与其他两个参与者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不是处于三个一组的关系。

我认为泰尼埃尔的著作《结构主义句法学基础》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不幸的是，这本书一开始并没有出版。不过，这本书对美国和德国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者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分法（binarism）的概念始终是一种必然性，让人非信不可。泰尼埃尔是那样的学者，他可以随意地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偏僻的刊



物上，就像一些大学者所做的那样。他最优秀的论文有一篇发表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增刊的副刊上（1927；参见 1935，1939）。在这篇论文里，他第一次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展示了法语动词系统的二项对立。人们因而有可能清楚地认识法语动词系统，而以往的教科书却使这个系统看上去完全无法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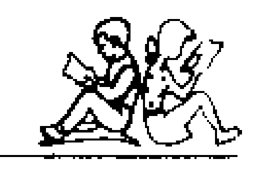
我说起二分法的时候，常常听人问“动词的三个人称该怎么办?”众所周知，第三人称是非人称，这是泰尼埃尔，邦弗尼斯特（1946）的说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学者。而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对话的参与者。我并不是要不惜代价地追求二分法。我认为，波斯在 1939 年的论文《结构主义的观点》里，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他的论文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最好的介绍。二分法的概念至关重要，没有它，语言的结构就会丧失。当存在两个对立项的时候，双方总是出现在我们的意识里。想象一下，高加索地区的语言当中有几十个语法格，没有这些对立，说这些语言的人就会累死。

问题 2：

说到语法意义，你是否是指句法驱动（syntactically-motivated）的意义，而词汇意义是指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如果是这样，你是否会否认有一种可能的语法语义学（grammatical semantics)？我用语法语义学来区分靠语义原词（semantic primitives）运作的语义学和概念意义，前者与语言学有关，后者与语言学无关。

雅柯布森：

我并不特别喜欢“原词”的说法，但是必须区分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由词法结构、词法类型、词性、时态、体、语态等构成。词汇意义是字典给定的。随着句法的新进展以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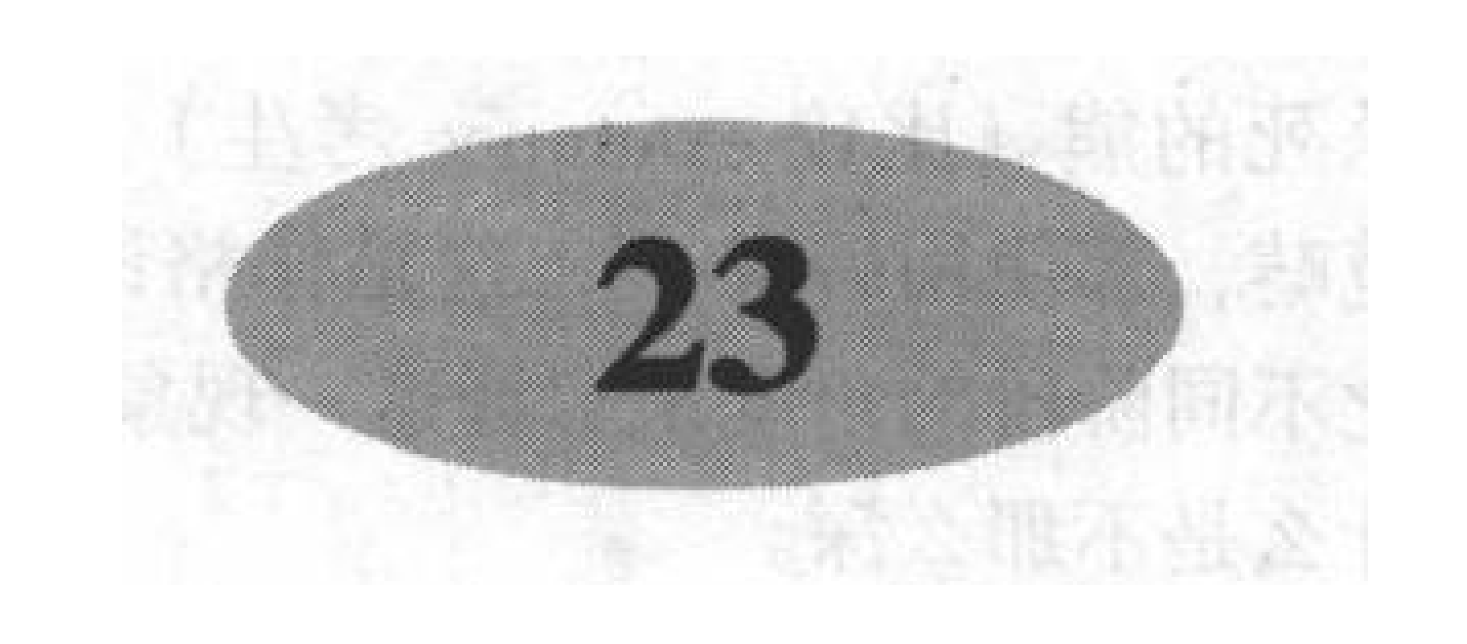
们对句法结构的注意，语法意义的问题变得十分尖锐。乔姆斯基和哈勒在《英语语音系统》（1968：第9章）一书的结尾处说，“这是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特征的内容。那意思是说，我们没有考虑最实质性的问题，即标记和无标记的问题。我想说，对语法学和音位学更相关、更富有成果的是标记和无标记的问题，而不是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问题。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说法已经很流行，但是似乎需要——借用乔姆斯基的术语——消除歧义（disambiguation）。首先，我得说明，我至死也是一个相对论者，决不会说深，而是说比较深或者不大深。我相信，无论是对大海，还是对语法而言，都不存在深的绝对概念。存在的是许多过渡的状态。而且，我认为，系统地运用标记和无标记的问题在此会有所帮助。

不过，深层结构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举两个例子。有两种类型的语言：我们的类型（主格——宾格类型），作格类型。作格类型的语言在世界上也很普遍。我大致说一下两者的区别。我们说 The farmer walked（农夫走了），the farmer killed the bear（农夫杀死了那只熊）。在这两个例子里，the farmer 都是主语，在有变格的语言里用主格来表示。在作格语言里（比如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些语言，爱斯基摩语），the farmer（第一句里的）和 the bear 用同一个格表示，不及物的动作等同于被动。走了的农夫和农夫杀死的熊都用无标记格，杀死熊的农夫用作格（标记格）。在我们的语言类型里，the farmer 在上述两个句子里都是无标记格。转换生成语法的研究者想从这两类完全不同的结构里提取出一个结构，即深层结构。这根本不可能。有人说，作格语言体现的是文化的一种原始类型。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必须把今日的美国英语视为一种原始语言，因为它发展了一种典型的作格类型。比如，我们有 examiner（考官）——examinee（考生）以及其他许多这种类型的成对的词，但是我们还有 escapee（逃亡



者）、refugee（避难者）等词。把走了的农夫（比较 escapee 逃亡者）和被农夫杀死的熊（比较 examinee 考生）这两组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范畴，都使用后缀-ee，这是作格语言的典型产物。我们不能从文化不同阶段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在此也发现不了什么是深，什么是不那么深。

第二个例子是形容词的使用。有人声称，little boy（小男孩）的深层结构是 the boy who is little。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有许多语言既没有关系代词，也没有关系从句。此外，形容词的主要功能是做定语，而限定动词的主要功能是做谓语。我完全赞同寻找语言的普遍现象，但是我反对中世纪的语法学者所寻找的语言的普遍现象，他们是在拉丁语的基础上建构语言的普遍现象。而我现在看到的是建构在英语基础之上的语言普遍现象。



儿童语言的语法构成

在莱恩——威斯特法伦（Rhenish-Westphalian）科学院演讲，我感到是巨大的荣誉。我期待着与大家讨论问题，甚至有几分不耐烦了，因为我演讲涉及的问题与我几十年来的整个语言学工作密切相连。我想再次谈一谈儿童语言的一些核心问题。

30年代末，法国——比利时语言学家格列高里（Antoine Grégoire）的著作《语言的实习期》（1937. *L'apprentissage du langage*.）给我留下特别富有成果的印象。他的著作实际上是一部日记，全面、辛苦地记下了他的两个小儿子语言活动的过程。这位杰出的语言学家观察、记录下了孩子语言发展的每一时刻，而且精心细致，令我叹为观止。

格列高里的著作，或者俄罗斯儿童语言习得的热心、敏锐的调查者格沃兹德夫（Aleksandr Gvozdev）的著作，要想公正评判它们精确的结果，它们包含的丰富的语言学和心理学素材，它们内容的丰富和处理的详尽，最好是把这类著作比作连续的电影。与此尖锐对照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是对语言行为和当前语言能力的快照（snapshots），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由来访的专家给孩子照两张。这种做法破坏了整个全貌，因为它掩盖了语言变化个体方面的主要原因，掩盖了这些原因相继的次序。因而我们也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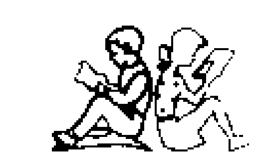
不可能就语言习得的动态法则得出结论。

当然，关于儿童在会说话前的最初的交际尝试，在开始阶段与教员特别是与母亲的语言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新的观察结果。关于儿童的语音习得顺序，也观察到许多新的材料并且进行了分类。不过，儿童语言的语法构成在许多方面，甚至在多数方面，仍然没有解释。

模仿和儿童的创造天赋在儿童第一语言习得过程当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特别让我感兴趣。虽然有些研究者强调复制（replication）的重要性，有些研究者却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更为理想的似乎是这两者的综合。在儿童身上发生的既不是语言机械地逐步到位，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神奇创造。模仿为初学者的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现存的模式允许从业已完成的习得及其适当的顺序中进行选择，正因为如此，孩子首先习得一个东西，之后再习得另一个东西。单向寓意（或者说基础）的普遍法则在此运作：只要 A 没有发展，B 就不会出现，而在语言系统里，A 可以脱离 B 而存在。

在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观察到严格的规律性，但是对它的调查和解释却进展缓慢。新语法学派的传统是单一的历时研究，就在不久以前，这种传统在语言学里还很突出。对于语言结构的纯粹描写，对于寻找结构和重组的普遍法则，新语法学派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日内瓦学派及其众多的追随者所宣扬的共时既严格又静止。事实上，他们的语言研究就整体而言也是既严格又静止，掩盖了理解儿童语言的手段，这些手段的性质和结构受动态运作的共时法则支配。

尽管时日已久的怀疑主义的残余还存在，人们现在终于在全球语言的结构当中，在儿童语言的过程当中，观察到了普遍现象的资源及其意义。有许多动态性很强的法则展现了出来，特别是在儿童语言的语音库存发展过程当中。这些法则展示的是一种普



遍的有效性，或者至少是一种近乎普遍的可能性。对于人类语言根本法则当中这种范围广泛的一致性，有两种尝试明显占据垄断地位。一方面，有人提出迷信的先天论（nativism）的口号，这种口号繁殖很快。另一方面，有人坚持社会论（sociologism），试图让我们相信所有语言法则和一致性的趋向都是由语言不懈的社会使用和特点所决定的。

先天论者认为，语言的根本法则是“天生的”（innateness）。作为证据，他们指出全世界的小孩在语言习得方面都比较容易，速度很快。不过，事实上，语言环境的所有外在特点，孩子学起来都一样地自然、准确和容易，他们对语言最初的认识就是在这个语言环境里学到的。业已证明，语言整个习得过程十分快速的说法是过度概括的夸张说法。不过，从儿童的早期开始，人类主动和被动掌握语言的普遍而又独一无二的愿望和天分就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包含在人的生理因素里面，如歌德（Goethe）所说，“每个人学到的只是他能够学到的。”

另一方面，人们决不能忘记，严格地讲，儿童习得的是一种对话。奇怪的是，这一点常常被人忘记。对于儿童的言语和语言而言，必须有两个言语伙伴：一个是未成年的儿童，另一个是年岁大一些、更有经验的陪伴，尤其是孩子的母亲。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参与者，一个学，一个教。不记住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儿童语言的发展。今天，我们常听到一些很轻浮的说法，认为儿童不需要语言的指导，完全可以独立地从他所听到的东西里采集到他可以独立运用的东西。有些批评者否认或者贬低学习或教授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他们要么是受官僚主义观念的影响，认为学习是通过正式的教育机构；要么是着迷于一种一度流行的观点，认为在父母和年轻一代之间存在代沟。密切的相互适应是伴随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们已经可以确立语言都具有的一些结构原则，这些原则的



运作是普遍的或者是近乎普遍的，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很广，倾向于没有例外，但当然还达不到那种地步。语言的生理基础起一定作用，这是自然的，尽管这种作用还无法确定。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忘记，从本质上来讲，语言体现的是社会的整体。按照德国哲学家的术语来说，这一动态整体表现出不断的自动（self-motion，*Selbstbewegung*），控制论的术语叫做自动(self-stirring)。无所不包的集体系统促进了语言的动态法则，系统的使用者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界限之间逐步体验这一集体系统。追求合适的结构属于阈下领域（subliminal domain），语言社团无意识地跟随这些结构，如果有更多的元语言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语言社团也会有意识地跟随这些结构。

语言的首要特点是它的层级结构，而且从本质上说，层级结构普遍存在。语言受重叠排列（superimposed arrangement）原则的制约，这个原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语言每一层次都由完全属于该层次的内部关系构成，由把每一层次与其他层次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构成。分析层次内部以及层次之间的这些关系，对于理解语言的系统及其构成必不可少。

在语言学者研究的这些关系当中，真正的对比（contrast），即二项对立，似乎是最典型的，也最有启示。根据大量的思考，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关系在何处表现出来。为了讨论二项对立的确切性质，让我再提及杰出的荷兰现象学家、语言理论家波斯。就像术语本身所暗示的那样，二项对立是最简单的逻辑运作。二项对立与所有其他组合和关系不同。在二项对立的所有过程里，对立成员必然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利用双方进行比较。比方说，判断大就不可能不考虑小的概念；没有贵的意义，贱的意义就不可思议。二项对立的有效价值就在于此。儿童心理学家尤其是瓦伦（Henri Wallon）已经证实，儿童早期的思想发展直接以二项对立为基础。



1941年初，我的德文专著《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①] 在瑞典出版。我试图探索儿童早期语言里语音层逐步形成的过程，并且解释这个过程，如果可能的话。我逐渐认识到，不断地观察部分与整体的复杂关系格外重要，不仅是在儿童语言习得领域，而且是在语言过程的所有问题方面都是这样。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概念是心理学家〔尤其是克鲁格（Felix Krueger)〕引进和发展的，这个概念对于研究儿童语言证明很有用。这一点很清楚。如果我们想讨论和解释儿童语言里的语音现象、各种对立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很明显，我们就必须走一条综合的道路。

我必须承认，通过分析儿童日益增长的语音能力，我觉察到儿童语言发展的过程，起初这让我很惊讶。在这方面，有两位杰出学者的初步工作对我特别有帮助，他们是克勒（Wolfgang Köhler）和施通普夫（Carl Stumpf)，他们的研究工作与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的进展联系在一起。在考虑语音的时候，他们两人都不是拘泥于细节，而是考虑整个元音系统的心理—物理基础。我认识到，要理解语音系统分支（即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不断沿着逻辑综合的方向工作。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的平行现象确有学者研究，但是没有考虑对立当中标记项和无标记项在分布上的根本区别，否则这种对立也是平行的；也没有考虑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基本对立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在层级上不同。

我们在儿童的语法领域及其发展中观察到相同的道路：单一的概念过渡到分离的、更复杂的概念，意义成分在这一早期阶段就构成了一个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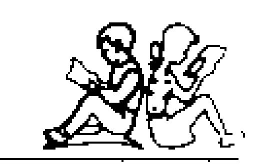
---

① 参见《选集》第1卷（海牙/巴黎，1971），328-401，以及英译本《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海牙/巴黎，1968)。—原注。



起初，每句话只有一个整词（holophrase），用不大精确的说法就是单词句（one-word sentence），以后才有了词和句子的概念。单词句的说法使人们过早地讨论词和句子的概念。在其后的阶段，一个词的句子拓展为包含第二个成分。与此同时，语法的第一次区分开始出现，一方面是词和词的结构，另一方面是主要的词（开放类）和附属的词，用布雷纳（Martin Braine）的术语叫做“支点”（pivot）。比如，it ball，more ball，there ball，little ball。许多观察者在这一阶段就想找到述谓（predication），不过，把这种结构解释成单个的、语境决定的谓语，只是很肤浅地拓展了“谓语”一词的意义。这种做法在19世纪就引起过详细的讨论，使人们认清了纯粹的语法谓语的特殊和关键的作用。进而言之，短语 little ball（小球）与句子 the（this，a）ball is little（球很小）还相差甚远。短语 little doll（小娃娃）和指小词（diminutive）dolly（娃娃）都不能等同于句子 the doll is little（娃娃很小）。形容词主要的、无标记的功能绝对不是作表语，而明显地是做定语。只是到了儿童语言习得的后一个阶段，即第三个阶段，主语＋谓语的简单句子才出现。

让我们举个有趣的例子，说明这些时间顺序上的关系。英语中有三个同音异义的后缀，都有-z的音，这些音在某些语音条件之下会经历固定的变化（-əz，-s）。这一后缀形式有三个不同的意义：第一，表示名词的复数（cooks，厨师）；第二，表示所有关系（cook's hat，厨师的帽子）；第三，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的变位形式（mummy cooks，妈妈做饭）。儿童首先是利用这一后缀表示复数词尾，而后用它表示所有格，最后用它表示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的变位形式。根据类似的观察，失语症患者所走的道路恰恰与此相反，也就是说，失语症患者逐步丧失的语言成分所展示的恰恰是语言习得的镜像（mirror-image）：在这三个同音异义的后缀里，首先丧失的是动词后缀，而后是所有格后缀，最后是名词



复数后缀。道理很显然：在区分复数和单数的时候，只是涉及到词，而在使用所有格形式的时候，涉及到一个完整的短语(cook's hat 厨师的帽子)。当涉及到动词人称形式的时候，问题就涉及到谓语与主语的关系，因而整个句子都受到了影响。

我们现在到了句子的层面，让我引一个典型的实例，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儿童的言语活动都有这种情况：一个两岁或者三岁的男孩找到他的父亲，说："Cat barks"（猫吠叫）（或者说"Kitty bowwow"小猫汪汪)。父亲指点儿子说，"不对，不对，狗吠（dogs bark)，猫喵（cats meow)"。孩子满眼泪水，他的游戏被父亲给毁了。当然，也有的父母更开明，愿意承认猫吠，甚至愿意玩这个游戏："姨母也吠，妈妈也喵。"孩子十分快乐。不过，也并非总是这样：有些小孩认为，构造这种让人猜想的句子是孩子的特权，如果成人也声称有这种优势，他们就会生气。

上面提到的对话不断地自发出现，它明显具有深厚的语言学基础。当主谓双部句给儿童语言留下痕迹的时候，这个小学徒意识到或微微意识到，一个全新的可能性出现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描述同一只猫。把猫作为主语，说它跑、睡、吃、喵等等。如果同一个名词可以与不同的动词连用，同一个动词可以与不同的主语连用，那么为什么不应该造出这样的句子"猫吠叫"，"狗喵"？主谓双部句的结构使儿童获得了语言和认知的高度自由，也由此产生了一种典型的副产品，即滥用自由。生气的孩子毕竟还不知道凯瑟琳女皇（Catherine the Great）的名言，自由只不过是做法律所允许做的事情的权利。诸如"Birds ring (鸟儿响)，bells fly away (铃儿飞走了)"一类传统的儿童语言笑料同样揭示出儿童在使用语言时暂时缺乏限制。

刚才指出的句法创新代表了儿童生活里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一突然的变化出现之前，他只能让别人理解近在咫尺的事物，他的感官可以直接感觉到的事物。现在，小家伙感觉到他可



以讨论在时空上远离他的事物，甚至想象的事物。只是到了这时，人类语言真正的创造力才出现，而且只有通过语言这种判断力才成为可能。有人从单一成分、语境制约的无主句拓展了述谓的概念，这一拓展的述谓概念对许多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让人困惑。而主谓二元性的重要性却仍被忽视，主谓二元性对于人的全部组织（organization）具有决定性。

我同一位极受人尊重的行为主义科学家谈过一次话，我们的谈话很友好。我问他，鸽子之间的交流是否应该说成类似于人类语言的层次，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接着问他，遥远的过去，将来或者想象的事物是否可以成为鸽子之间交流的话题，他回答说:“不行，但是那些应视为‘移置的言语’（displaced speech）!”我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之间的意见相左纯粹是术语问题：我们俩人当中，一人叫做“移置的言语”的东西，另一人视为是人类语言的真正标志。

我们应该注意，儿童发现句子，越来越自由地用词来填上句子，这种语言行为还伴随着词汇创造的逐步冻结。句法的任务使新词黯然失色。人类语言最伟大的观察者都精明地承认，词汇有一个自由和多产的时期，这个时期与成人所使用的固定词汇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了说明童年比成熟的老年更能察觉语言结构的法则，列夫·托尔斯泰说，“没有人能像孩子那样经常想出新词”。美国思想家皮尔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奇异的语言天才”的孩子丧失了这一杰出的天分。

参考文献

缩写

BFLS	*Bulletin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Strasbourg*
BSLP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CFDS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HL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IJ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IJSL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Lg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1925-
PLCP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Papers* (*TCLP*, nouvelle série), 1995-
PP	*Philologica Pragensia*
SW	*Selected Writings* by Roman Jakobson
TCLP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1929-1939, 8 volumes.
TLP	*Travaux Linguistiques de Prague*, 1964-1971, 4 volumes.

Akamatsu, Tsutomu. 1986. 'Mark' and Related Notions in Prague School Phonology. *HL* 13(1), 71-83.

——. 1988. *The Theory of Neutralization and the Archiphoneme in Functional Phonolog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Albertelli, Pedro. 1985. On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Jakobson. *CFDS* 39,111-120.

Anderson, Stephen R. 1985. *Phon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rews, Edna. 1987. Jakobsonian Markedness Theory as Mathematical Principle. In Pomorska et al(eds.),177-197.

Apresjan, Ju. D. 1967. *Èksperimental' noe issledovanie semantiki russkogo glagola*(俄语动词语义学实验研究). Moscow: Nauka.

——. 1974. *Leksiča skaja semantika*(词汇语义学). Moscow: Nauka.

Armstrong, Daniel and C. H. van Schooneveld(eds.). 1977. *Roman Jakobson: Echoes of his Scholarship*. Lisse: Peter de Ridder Press.

Asher, R. E. (ed.). 1994. *The Encyclopa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Oxford: Pergamon.

Austerlitz, Robert. 1964. Review of *A Prague School Reader in Linguistics*. *Word* 20,458-465.

Baecklund-Ehler, Astrid. 1977. Roman Jakobson's Cooperation with Scandinavian Linguists. In Daniel Armstrong and C. H. van Schooneveld(eds.),21-27.

Bally, Charles. 1909. *Traité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法语文体学纲要). Heidelberg: C. Winter. (2nd ed., 1921)

——. 1932.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t linguistique française*(普通语言学和法语语言学). Bern: Editions Francke.

Battistella, Edwin. 1996. *The Logic of Markedness*.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udouin de Courtenay, Jan. 1870.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Lin-



guistics and Language. In E. Stankiewicz(ed.). 1972,49-80.

——. 1895. *Versuch einer Theorie phonetischer Alternationen, Ein Capitel aus der Psychophonetik*(语音变换理论研究：心理语音学的一章). Strassburg.

Bazell, C. E. 1949. Syntactic Relation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CFDS* 8,5-20.

Bell, E. T. 1945.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Benveniste, Emile. 1935. *Origine de la formatiuon des noms en Indo-Européen*(印欧语名词形式的起源). Paris: Maisonneuve.

——. 1939a. Nature du signe linguistique(语言符号的性质). *Acta Linguistica* 1.

——. 1939b. Répartition des consonnes et phonologie du mot(辅音的分布与词的音位学). *TCLP* 8,27-35.

——. 1946. Structure des relations de personne dans le verbe(动词人称的关系结构). In 1966,225-236;1971,195-204.

——. 1966.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普通语言学文集) Paris: Gallimard.

——. 1971.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ral Gables, 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1966.)

Birnbaum, Henrik. 1980. Review of Rodney Sangster's *Roman Jakobson and Beyond*. *Lg* 60(2),412-416.

——. 1986. Gesamtbedeutung(一般意义)——A Reality of Language Or a Linguistic Construct? *Scando-Slavica* 32,139-159

——. 1998a. *Sketches of Slavic Scholars*. Indiana University: Slavica Publishers.

——. 1998b. Jakobson's Concept of General Meaning. In Birnbaum 1998a,147-170.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New York: Henry Holt.

Boas, Franz. 1911. Introduction. In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Part I(=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40:1), 1-8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38. Language. In *General Anthropology*, ed, Franz Boas, 124-145. Boston: Heath.

Bogatyrëv, Petr. 1971. *The Functions of Folk Costume in Moravian Slovakia*. (Translated from Slovak by Richard G. Crum.) The Hague: Mouton.

Bohr, Niels. 1948. On the Notions of Causality and Complementarity. *Dialectica* 2(3/4), 312-319.

Bopp, Franz. 1820. *Analytical Comparison of the Sanskrit, Greek, Latin, and Teutonic Languages, shewing the original identity of their grammatical structure*. London. Introduction by Konrad Koerner, 197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radford, Richard. 1995. *Roman Jakobson: Life, Language, Art*. London/New York: Routlege.

Broekman, Jan. 1971. *Strukturalismus: Moskau-Prag-Paris*(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 Freiburg: Karl Aller.

Brφndal, Viggo. 1943.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普通语言学文集). Copenhagen: E. Munksgaard.

Brown, Edward J. 1987. Roman Jakobs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on Verbal Art. In Pomorska et al(eds.), 233-256.

Bühler, Karl. 1931. Phonetik und Phonologie(语音学与音位学). *TCLP* 4, 22-53.

——. 1933. Die Axiomatik der Sprachwissenschaft(语言学的公理系统). *Kant-Studien* 38, 19-90.



——. 1934. *Sprachtheorie*(语言理论). Jena: Fischer.

——. 1936. Das Strukturmodell des Sprache(语言的结构模式). *TCLP* 6, 3-12.

——. 1990. *Theory of Language: the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1934, by Donald Fraser Goodwin.)

Camara J. Mattoso Jr. 1964. Review of Roman Jakobson's *SW I*. *Word* 20(1), 79-89.

Carnap, Rudolph. 1937.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1947. *Meaning and Neces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ssirer, A. Ernst. 1945. Structuralism in Modern Linguistics. *Word* 1, 99-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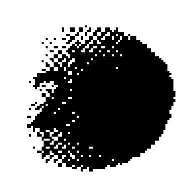
Cermak, František. 1996. Ferdinand de Saussure and the Prague School of Linguistics. *PLCP* 2, 59-72.

Chao, Yuen Ren(赵元任). 1934.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音位标音法的多样性,《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 1-48, 叶蜚声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 363-397. Reprinted in Martin Joos (ed.). 1957.

——. 1959. How Chinese Logic Operate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 1-8.

Chomsky, Noam.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句法结构》, 邢公畹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The Hague: Mouton.

——. 1972. *Studies on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The



Hague: Mouton.

——. and Morris Halle.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Chvany, Catherine. 1982. Hierarchies in the Russian Case System: for N-A-G-L-D-I,

Against N-G-D-A-I-L. *Russian Language Journal* 36, 133-147.

——. 1984. From Jakobson's Cube as *Objet d'Art* to a New Model of the Grammatical Sign. *IJSLP* 29, 43-70. Reprinted in Chvany 1997.

——. 1987. Jakobson's Cube as *Objet d'Art* and as a Scientific Model." In Pomorska et al (eds.), 199-230.

——. 1997. *Selected Essays of Catherine V. Chvany*. Ed. by Olga T. Yokoyama and Emily Klenin. Columbus: Slavica Publishers.

——. 1999. Jakobsonian Markedness Notions: Six Paradoxes in Search of a Theory. In Michael Shapiro (ed.), *Pierce Seminar Papers*, 4.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9,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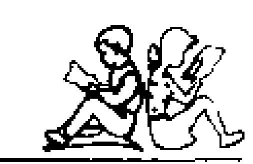
Culler, Jonathan. 1976. *Saussure*. Fontana Paperbacks.

Delacroix, Henri. 1924. *Le langage et la pensée* (语言与思维). Paris: F. Alcan.

Droste, F. G. 1971. Meaning as a Minimal Unit. *Le langage et l'homme* 16, 51-53.

Durnovo, N. 1918. *Dialektologiceskie razyskanija v oblasti veliko-russkix govorov* I(大俄罗斯方言的方言学调查. Sinod. Typ. (Akademija Nauk.)

Effenberger, Vratislav. 1983. Roman Jakobson and the Czech Avant-Garde between the Wars.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2 (3), 13-21.



Egger, Victor. 1904. *La parole intérieure*(内在语言). Paris: F. Alcan.

Eramian, Gregory M. 1988. Edward Sapir and the Prague School. *HL* 15(3), 377-399.

Erlich, Victor. 1965.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Doctr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alk, Julia S. 1995. Roman Jakobson and the History of Saussurean Concepts in North American Linguistics. *HL* 22(3), 335-367.

Faye, Jean Pierre and Leon Robel. 1969. *Le Cercle de Prague*(布拉格语言学小组). Paris: Seuil.

Ferguson, Charles A. 1963. Assumptions about Nasals: A Sample Study in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In Greenberg 1963a, 53-60.

Fodor, J., and J. Katz, eds. 1964.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Fontaine, Jacqueline. 1974. *Le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布拉格语言学小组). Tours: Mame.

Frege, Gottlob. 1892. Sinn und Bedeutung(意义与指称). In 1952, 57-78. (Translated as On Sense and Reference.)

——. 1952.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Ed. P. Geach and M. Black. Oxford: Blackwell.

——. 1979. *Posthumous Writings*. Tr. by Peter Long, Roger Whit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alan, František. 1985. *Historic Structures: the Prague School Project*, 1928-1946.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Gabelentz, Georg. 1891.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语言学:它的任务,方法和迄今为止的结果). Leipzig: T. O. Weigel Nachfolger.

Gardiner, Allan. 1932. *The Theory of Speech and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1951.)

Garvin, Paul L. 1950. Wichita. I: Phonemics. *IJAL* 16, 179-184.

——. (ed.). 1964. *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Esthetics, Li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Gasparov, Boris. 1987. The Ideological Principle of Prague School Phonology. In Pomorska et al. (eds.), 49-78.

Godel, Robert. 1957. *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a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 de Saussure*(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溯源). Geneva: Librairie E. Droz.

——. 1984. The Linguistics of Parole. *CFDS* 38, 155-167.

Grammont, Maurice. 1901. Onomatopées et mots expressifs(象声词与表现词). *Trentenaire de la Société pour l' Edude des Langues Romanes*, 261-322. Montpellier.

——. 1913. *Le vers français: Ses moyens d' expression, son harmonie*(法语诗:表现手段与和谐). Paris: Picard et fils.

——. 1933. *Traité de phonétique*(语音学). Paris: Delagrave.

Greenberg, Joseph. 1954.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Morphological Typology of Languages. In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Papers in Honor of Wilson D. Willis*, ed. R. F. Spencer, 192-22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57a. *Essays in Linguis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7b. The Nature and Uses of Linguistic Typologies. *IJAL* 23, 68-77.

——. ed. 1963a. *Universals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63b.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1963a, 73-113.

Gregoire, Antoine. 1937. *L'apprentissage du langage*. (语言的实习期). Bibliothèque de la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Liège, no. 73.

de Groot, A. W. 1931. Phonologie und Phonetik als Funktionswissenschaften(作为功能科学的音位学和语音学). *TCLP* 4, 116-147

——. 1956. Classification of Cases and Uses of Cases. In *For Roman Jakobson*, 187-194. The Hague: Mouton.

Gvozdev, Aleksandr N. 1948. *Usvoenie rebënkom zvukovoj storony russkogo jazyka* (儿童的俄语语音习得). Moscow: Akademii pedagogičeskix nauk RSFSR.

——. 1949. *Formirovanie u rebënka grammatičeskogo stroja russkogo jazyka*. (儿童的俄语语法结构习得) Moscow: Akademii pedagogičeskix nauk RSFSR.

——. 1961. *Voprosy izučenija detskoj reči*. (儿童语言的研究问题) Moscow: Akademii pedagogičeskix nauk RSFSR.

Hagège, Claude. 1967. Extraits de la correspondance de N. S. Trubetzkoy(特鲁别茨柯依信件选). *La Linguistique* 3(1), 109-136.

Hajicova, Eva, Miroslav Cervenka, Oldrich Leska, Petr Sgall (eds.) 1995.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Papers* (*TCLP*, nouvelle serie). Volume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O. Leska, P. Sgall, Zdena Skoumalova (eds). 1996.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Papers* (*TCLP*, nouvelle serie). Volume 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omas Hoskovec, Oldrich Leska, Petr Sgall, and Zdena Skoumalova(eds.). 1999.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Papers (*TCLP*, nouvelle serie). Volume 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alle, Morris. 1976. Roman Jakobson's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 Study of Speech Sounds. In Ladislav Matejka(ed.), 79-100

——. (ed.) 1983. Roman Jakobson: What He Taught Us. *IJSLP* 27, Supplement. Columbus, Ohio.

——. 1987. Remarks o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s 1926-1929. In Pomorska et al, (eds.), 95-111.

——. 1988a. The Bloomfield-Jakobson Correspondence, 1944-1946. Lg 64, 737-754.

——. 1988b. N. S. Troubetzkoy et les origines de la phonologie moderne(特鲁别茨柯依与现代音位学的起源). *CFDS* 42, 5-22.

——. H. G. Hunt, H. McLean, and C. H. van Schooneveld (eds.). 1956. *For Roman Jakobson*. The Hague: Mouton.

Harkins, William E. 1951. Slavic Formalist Theories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Word* 7(2), 177-185.

Harris, James. 1751. *Hermes: or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concerning Language and Universal Grammar*. Reprint 1968, Menston: Scolar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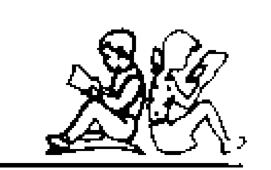
Helmholtz, Hermann. 1885. *Popular Lectures on Scientific Subjects*. New York: D. Appleton.

Henry, Victor. 1896. *Antinomies linguistiques*(语言矛盾). Paris.

Hjelmslev, Louis. 1953.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 by Francis J. Whitfield.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 1971. *Essais linguistiques* (语言学文集).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Hockett, Charles. (ed.) 1970. *A Leonard Bloomfield Anth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oenigswald, Henry. 1963. Are There Universal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 Greenberg 1963a, 30-52.

——. (ed.) 1979. *The European Background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Dordrecht: Foris.

Holenstein, Elmar. 1976. *Roman Jakobson's Approach to Language: Phenomenological Structuralism*. Tr. by C. Schelbert and T. Schelber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and T. Schelbert (eds.) 1979. Roman Jakobsons Poetik (雅柯布森的诗学). Frankfurt: Suhrkamp.

——. 1987. Jakobson's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In Pomorska et al. (eds.), 15-31.

Hrushovski, Benjamin. (ed.) 1980. *Roman Jakobs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oetics Today* 2, No. 1a.

Humboldt, Wilhelm von. 1836.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e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Berlin: Ferdinand Dümmler.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Husserl, Edmund. 1913.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逻辑研究, 2nd ed. translated *a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0.)

Hymes, Dell H. 1983. The Pre-War Prague School and Post-War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Innis, Robert, E. (ed.) 1985. *Semiotics: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sačenko, Alexander V. 1937. A propos des voyelles nasales (关于鼻腔元音). BSLP 113, 267-279.

Jakobson, Roman. 1919. Futurism. *SW* III, 717-722. In 1987, 28-33.

——. 1921a. On Realism in Art. *SW* III,723-731. In 1987,19-27.

——. 1921b. Novejsaja russkaja poezija. Nabrosok pervyi. Viktor Xlebnikov. SW V,299-354.

English translation (partial): Modern Russian Poetry: Velimir Khlebnikov. In *Major Soviet Writers: Essays in Criticism*, ed. E.J. Brwon,58-8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923. *O cesskom stixe —— preimuscestvenno v sopostavlenii s russkim* (论捷克诗歌). SW V,3-121.

——. 1928a. The Concept of the Sound Law and the Teleological Criterion. *SW* I,1-2.

——. 1928b. Proposition au premier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 linguistes(语言学第1届国际会议提案). *SW* I,3-6.

——, and Jurij Tynjanov. 1928c.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W III,3-6.

Reprinted in Jakobson 1985a,25-27.

——. 1929a. *Remarques sur l' évolution phonologique du russe comparée à celle des autres langues slaves*. (俄语语音演变与其他斯拉夫语言的比较) *TCLP* 2. Reprinted in SW I,7-112.

——. 1929b. 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 *SW* II,389-393.

——, and Petr Bogatyrëv. 1929c. Folklore as a Special Form of Creativity. In Steiner(ed.),32-46.

——. 1931a. Die Betonung und ihre Rolle in der Wort und Syntagmaphonologie(语调及其在词音位学和句子音位学当中的作用). *SW* I,117-136.

——. 1931b. Uber die phonologischen Sprachbünde(论语音的语言联盟). *SW* I,137-143.



——. 1931c. K xarakteristike evrazijskogo jazykovogo sojuza(论欧亚语言联盟的性质). *SW* I,144-201.

——. 1931d. Prinzipien der historischen Phonologie(历史音位学原理). *TCLP* 4,247-267

——. 1932a. Phoneme and Phonology. *SW* I,231-233.

——. 1932b. Zur Struktur des russischen Verbums(俄语动词结构). *SW* II,3-15.

Reprinted in Vachek(ed.). 1964. English translation in Jakobson,1984a,1-14

——. 1932c. Musik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音乐科学与语言科学). *SW* II,551-553.

——. 1933. La Scuola Linguistica di Praga. (布拉格学派). SW II, 539-546.

——. 1935. Les enclitiques slaves(斯拉夫语的前接成分). *SW* II, 16-22.

——. 1936. Beitrag zur allgemeinen Kasuslehre(格的一般理论). *TCLP* 6.240-288. *SW* II,23-71.

English translation in Jakobson,1984a,59-103.

——. 1937. The Statue in Pushkin's Poetic Mythology. *SW* V,237-280.

——. 1938a. Sur la théorie des affinités phonologiques entre les langues(语言之间的语音亲合性理论). *SW* I,234-246.

——. 1938b. Die Arbeit der sogenannten 'Prager Schule'(关于所谓"布拉格学派"的工作). SW II,547-550.

——. 1939a. Observations sur le classement phonologique des consonnes(辅音的音位学分类). *SW* I,272-279.

——. 1939b. Un manuel de phonologie générale(普通音位学手册). *SW* I,311-316.



——. 1939c. Signe zero(零符号). *SW* II,211-219. English translation in Jakobson,1984a,151-160.

——. 1939d. Nikolaj Sergeevic Trubetzkoy(16 April 1890-25 Juni 1938). *SW* II,501-516.

——. 1941. *Kindersprache, Aphasie und allgemeine Lautgesetze* (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 *SW* I,328-401.

——. 1942a. Langue and Parole: Code and Message. In Jakobson 1990,80-109.

——. 1942b. The Concept of Phoneme. In Jakobson 1990,217-241.

——. 1943. Polish-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SW* II,451-455.

——. 1944. Franz Boas' Approach to Language. *SW* II,477-488.

——. 1948. Russian Conjugation. *SW* II,119-129.

——. 1949a.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Phonology. *SW* I, 202-220. Reprinted in Jakobson 1990,184-201.

——. 1949b. Sur la théorie des affinités phonologiques entre les langues(语言之间的语音亲合性理论). *SW* I,234-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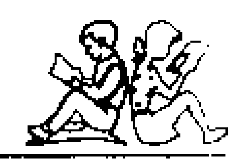
——. 1949c. The Sound Laws of Child Language and Their Place in General Phonology. *SW* I, 317-327. Reprinted in Jakobson 1990,294-304.

——. 1949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honemic Entities. *SW* I: 418-425.

——, and John Lotz. 1949e. Notes on the French Phonemic Pattern. *SW* I:426-434.

——. 1949f. Slavic Languag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 1949g. The Phonemic and Grammat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in their Interrelations. *SW* II,103-114.



——. 1949h. Not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Its Present State and Crucial Problems. In Jakobson 1990,50-55.

——. ,C. Gunnar M. Fant and Morris Halle. 1952.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 Cambrdige, Mass. : MIT Press.

——. 1953. Pattern in Linguistics. *SW* II:223-228.

——. 1955. Aphasia as a Linguistic Topic. *SW* II:229-38.

——. ,and Morris Halle. 1956a.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SW* I, 464-504.

——. 1956b.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 *SW* II,239-59

——. 1956c. Serge Karcevskij. *SW* II,517-521.

——. 1956d. Metalanguage as a Linguistic Problem. (= 1976c)

——. 1957a. Mufaxxama: the 'Emphatic' Phonemes in Arabic. *SW* I,510-522.

——. 1957b. Notes on Gilyak. *SW* II,79-97.

——. 1957c.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SW* II,130-147.

——. 1957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itive and Plural in the Declension of Russian Nouns. *SW* II,148-153.

——. 1958a. Typological Stud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17-25. *SW* I,523-532.

——. 1958b.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Slavic Declension(The Structure of Russian Case Forms). *SW* II, 154-183. English translation in Jakobson,1984a,105-133.

——, and Morris Halle. 1959a. Note on the Tonality Features of



Roumanian Consonantal Phonemes. *SW* I,661-663.

——. 1959b.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SW* II,260-266.

——. 1959c. Linguistic Glosses to Goldstein's 'Wortbegriff'. *SW* II,267-271.

——. 1959d. Boas' View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W* II, 489-496.

——. 1959e. Sign and System of Language: a reassessment of Saussure's doctrine. *SW* II,272-279.
Reprinted in Jakobson 1985a,28-33.

——. 1960a. The Gender Pattern of Russian. *SW* II, 184-186. In Jakobson,1984a,141-143.

——. 1960b. The Kazan' School of Polish Linguistics and Its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Phonology. *SW* II, 394-428.

——. 1960c.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SW* III,18-51.

——. 1960d. Why 'Mama' and 'Papa'? *SW* I,538-545.

——. 1962a. Zur Struktur des Phonems(论音位的结构). *SW* I, 280-310. (Written in May 1939.)

——, and Morris Halle. 1962b. Tenseness and Laxness. *SW* I,550-555.

——. 1962c. Retrospect. *SW* I:631-658

——. 1962d. On the Rumanian Neuter. *SW* II:187-189,

——. 1962e. Anthony's Contribution to Linguistic Theory. *SW* II, 285-288.

——. 1962f. *Selected Writings I. Phonological Studies*. "S-Gravenhage: Mouton(2nd extended ed. 1971).

——. 1963a. Opyt fonologiceskogo podxoda k istoriceskim voprosam slavjanskoj akcentologii(从音位学探讨共同斯拉夫语韵律系统



的结构与演变). *SW* I,664-689.

——. 1963b. Parts and Wholes in Language. *SW* II,280-284.

——. 1963c. Efforts towards a Means-Ends Model of Language. *SW* II,522-526.

Reprinted in Vachek,(ed.)1964,481-485.

——. 1963d. Implications of Language Universals for Linguistics. *SW* II,580-592.

——. 1964a. The Prosodic Questions of Slavic Historical Phonology Restated. *SW* I,690-692.

——. 1964b. Toward a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of Aphasic Impairments." *SW* II,289-306

——. 1965a. Information and Redundancy in the Common Slavic Prosodic Pattern. *SW* I,693-699.

——. 1965b. Structure of the Russian and Ukrainian Imperative. In Jakobson 1984a,33-40.

——. 1966a. The Roll of Phonic Elements in Speech Perception. *SW* I,705-717,and *SW* VIII,241-253.

——. 1966b.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n Stem Suffixes and Verbal Aspects. *SW* II,198-202.

——. 1966c. Linguistic Types of Aphasia. *SW* II,307-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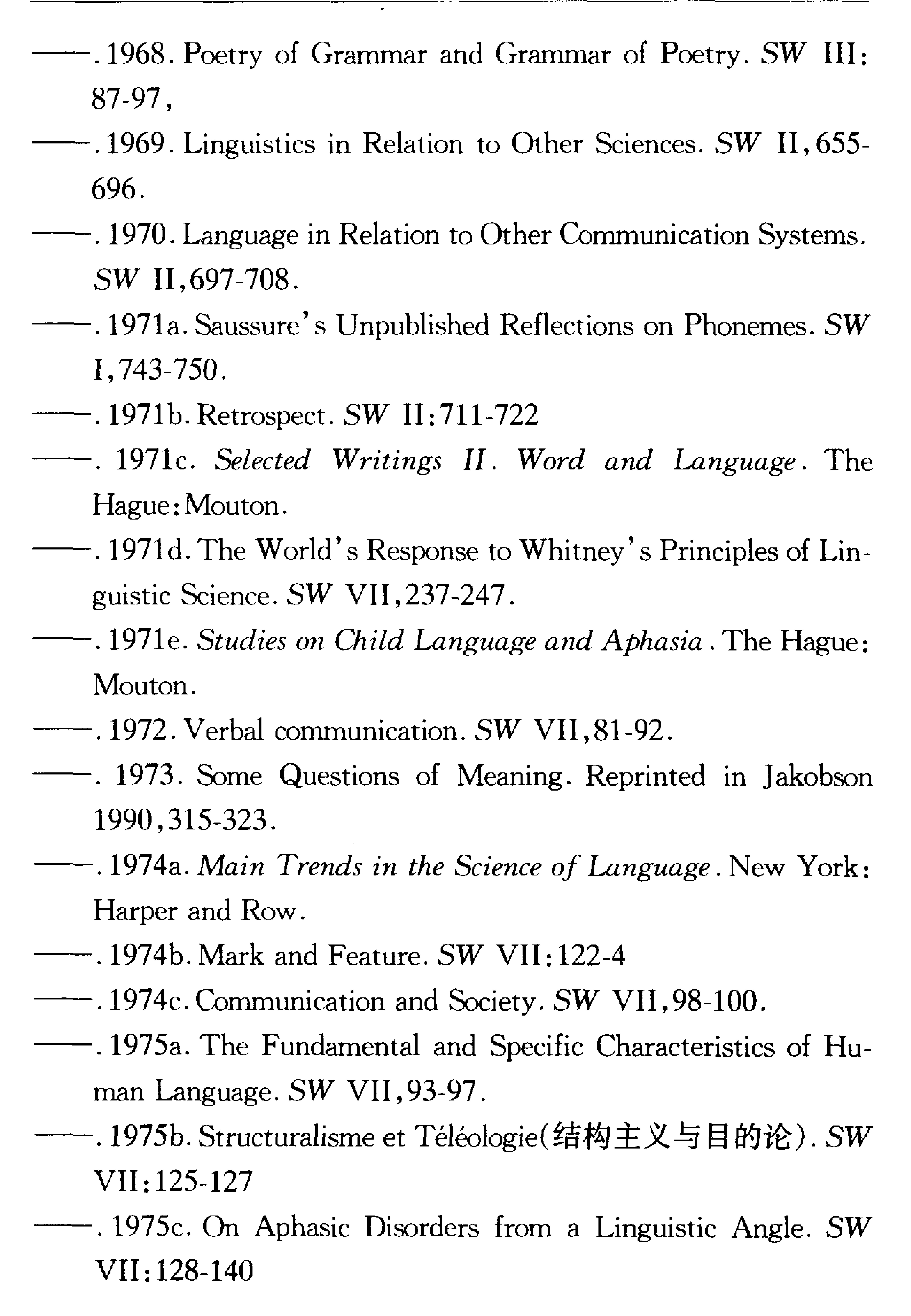
——. 1966d.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SW* II,345-359.

——. 1966e. Henry Sweet's Path toward Phonemics. *SW* III,456-467

——. 1966f. *Selected Writings IV. Slavic Epic Studies*. The Hague: Mouton.

——. 1967a.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Visual and Auditory Signs. *SW* II,466-473.

——. 1967b. Language and Culture. *SW* VII,101-112.



——. 1968. Poetry of Grammar and Grammar of Poetry. *SW* III: 87-97,

——. 1969. Linguistics in Relation to Other Sciences. *SW* II, 655-696.

——. 1970.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Other Communication Systems. *SW* II, 697-708.

——. 1971a. Saussure's Unpublished Reflections on Phonemes. *SW* I, 743-750.

——. 1971b. Retrospect. *SW* II: 711-722

——. 1971c. *Selected Writings II. Word and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 1971d. The World's Response to Whitney's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Science. *SW* VII, 237-247.

——. 1971e. *Studies on Child Language and Aphasia*. The Hague: Mouton.

——. 1972. Verbal communication. *SW* VII, 81-92.

——. 1973. Some Questions of Meaning. Reprinted in Jakobson 1990, 315-323.

——. 1974a. *Main Trends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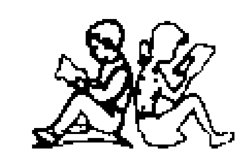
——. 1974b. Mark and Feature. *SW* VII: 122-4

——. 1974c.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SW* VII, 98-100.

——. 1975a. The Fundamental an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Language. *SW* VII, 93-97.

——. 1975b. Structuralisme et Téléologie(结构主义与目的论). *SW* VII: 125-127

——. 1975c. On Aphasic Disorders from a Linguistic Angle. *SW* VII: 128-140



——. 1975d. Glosses on the Medieval Insight into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SW* VII,185-198.

——. 1975e. A Glance at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SW* VII, 199-218.

——. (ed.). 1975f. *Trubetzkoy's Letters and Notes*. Berlin: Mouton.

——. 1975g. On Poetic Intentions and Linguistic Devices in Poetry. Reprinted in Jakobson 1985a,69-78.

——., and G. Lübbe-Grothues. 1976a. Ein Blick auf *Die Aussicht* von Hölderlin (赫尔德林《观点》一瞥). In R. Jakobson, *Hölderlin*, *Klee*, *Brecht*, ed. E. Holenstein, 27-96. Frankfurt: Suhrkamp.

——. 1976b. Spatial Relationships in Slavic Adjectives. *SW* VII,68-72.

——. 1976c. Metalanguage as a Linguistic Problem. *SW* VII, 113-121(Written in 1956.)

——., Stephen Rudy. 1977a. Yeats' Sorrow of Love through the Years. *SW* III,600-638.

——. 1977b. The Grammatical Buildup of Children's Language. *SW* VII,141-147.

——. 1977c. A Few Remarks on Peirce, Pathfinder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SW* VII,248-253.

——. 1978. *Six lectures on Sound and Meaning*.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and Linda Waugh. 1979a. *The Sound Shape of Language*. Berlin: Mouton. (2nd ed., 1987.)

——. 1979b.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nguistics: Movements and Continuity. (《二十世纪欧美语言

学:趋向和沿革》,《国外语言学》1985. 3,1-7。) *SW* VII,265-278.

——. 1979c. *Selected Writings V. On Verse, Its Masters and Explorers*. The Hague: Mouton

——. 1980a. Einstein 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SW* VII: 254-264

——. 1980b. My Favorite Topics. *SW* VII, 371-376. In Jakobson 1985a, 3-7.

——. 1980c. A Glance at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In Jakobson 1980d, 1-29.

1980d. *The Framework of Language*.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 1981a. To the History of the Moscow Linguistic Circle. *SW* VII, 271-282.

——. 1981b. *Selected Writings III: Poetry of Grammar and Grammar of Poetry*. The Hague: Mouton.

——. 1982a. Notes on the Declension of Pronoun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SW* VII, 73-77.

——. 1982b. On the Dialectics of Language. *SW* VII, 377-378.

——, and Krystyna Pomorska. 1983. *Dialogu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4a. *Russian and Slavic Grammar: Studies*, 1931-1981. Ed. by Linda R. Waugh and Morris Hall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984b. La théorie Saussurienne en rétrospection. *Linguistics*, 22(2), 161-196.

——. 1985a. *Verbal Art, Verbal Sign, Verbal Time*. Ed. by Krystyna Pomorske and Stephen Rudy. Oxford: Basil Black-




well.

——. 1985b. *Selected Writings VI. Early Slavic Paths and Crossroads*. The Hague: Mouton.

——. 1985c. *Selected Writings VII. Contributions to Comparative Mythology: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1972-1982. The Hague: Mouton.

——. 1987. *Language in Literature*, ed. K. Pomorska and s. Rud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Selected Writings VIII. Major Works*, 1976-1980. (= Completion Volume I.) The Hague: Mouton.

——. 1990. *On Language*. Ed. by Linda Waugh and Monique Monville-Burst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kobson, Roman O. (1896-1982). Papers, 1908-1982. Manuscript Collection -- MC72. Institute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Libraries. M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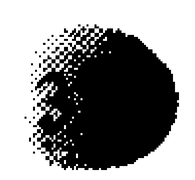
Jakubinsky, Lev. 1923. O dialogičeskoj reči(论对话性的说话). In *Russkaja Reč*. Ed. L. V. Scerba, 113-114. Petrograd: Izdatel'stvo Fonetičeskogo Instituta.

Jankowsky Kurt R. 1972. *The Neogrammarians*. The Hague: Mouton.

Jespersen, Otto. 1904. *Lehrbuch der Phonetik* (语音学教程). Leipzig: Teubner.

——. 1909-49.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Reprint 1954,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1924. *Philosophy of Grammar* (《语法哲学》,何勇等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1933. *Linguistica: Selected Papers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Copenhagen/London: Levin and Munksgaard/George Allen and Unwin.

Johnson, Marta K. (ed.). 1978. *Recycling 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Ann Arbor: Karoma Publishers.

Joos, Martin. (ed.) 1957.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The Development of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in America since* 1925.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Karcevskij Sergej. 1927. *Systeme du verbe russe*(俄语动词系统). Prague.

——. 1929. Du dualisme asymetrique du signe linguistique(语言符号的非对称二元性). *TCLP* 1, 88-92.

——. 1931. Sur la phonologie de la phrase(句子音位学). *TCLP* 4, 188-227

——. 1936. Sur la nature de l'adverbe(副词的性质). *TCLP* 6, 107-111.

Katz, Jerold, and J. Fodor. 1964. *The Structure of a Semantic Theory*. In Fodor and Katz, 1964, 479-518.

Kline, Morris. 1972. *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古今数学思想》4 卷，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组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1981。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uckhohn, Clyde. 1953. Universal Categories of Culture. In *Anthropology Today*, ed. A. Kroeber, 507-52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erner, E. F. Konrad. 1972. Hermann Paul and Synchronic Linguistics. *Lingua* 29, 274-307.

——. 1999a. *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 Projects and Prospec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999b. On the Sources of Roman Jakobson's Linguistic Inspiration. In Koerner 1999a, 133-150.

Kohler, Wolfgang. 1929. *Gestalt Psychology*. New York: H. Liveright.

Kramský, J. 1946-1948. Fonologické využiti samohláskovýych fonémat(元音音位的语音功能). *Linguistica slovaca* 4-5, 39ff.

Kroeber, Alfred L. 1954. Critical Summary and Commentary. In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Papers in Honor of Wilson D. Willis*, ed. R. F. Spencer, 273-303.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Kruszewski, Mikolaj. 1884-1890. Principien der Sprachwissenschaft (语言学原理).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1, 281-307(1884); 2, 258-268(1885); 3, 145-187(1887); 5, 133-144(1890).

——. 1995. *Writing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onrad Koerne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Kurylowicz, Jerzy. 1936. Dérivation lexicale et dérivation syntaxique (词汇派生与句法派生). *BSLP* 37, 79-92.

——. 1973. *Esquisses linguistiques*(语言学纲要). Munich: Wilhelm Fink.

Lalande, André. 1926. *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哲学词典). Paris: F. Alcan.

Laziczius, Gyula. 1961. *Lehrbuch der Phonetik* (语音学教程). Berlin: Akademie-Verlag.

——. 1966. *Selected Writings*. The Hague: Mouton.

Lehmann, Winfred P. (ed.) 1967. *A Reader in Nine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Lemon, Lee T. and Marion J. Reis. 1965.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epschy, Giulio C. 1972. *A Survey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eska, Oldrich, J. Nekvapil and O. Soltys. 1987. Ferdinand de Saussure and 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PP* 30(2), 77-109.

Levi-Strauss, Claude. 1949.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iberman, Anatoly. 1980. N. S. Trubetzkoy's *Letters and Notes*. *Linguistics* 18, 543-556.

——. 1987. Roman Jakobso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on Change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Teleological Criterion). In Pomorska et al. (eds.), 143-155.

Linhartová, Vera. 1977. La place de Roman Jakobson dans la vie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tchécoslovaque (雅柯布森在捷克文学生活和艺术生活中的地位). In Armstrong and van Schooneveld, 219-235.

MacKay, D. M. 1952. In Search of Basic Symbols. In *Cyberne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Eighth Conference*, 181-221. New York: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Mahmoudian, Morteza et Patrick Seriot (eds.). 1994. *L'Ecole de Prague: l'apport epistemologique* (布拉格学派:现象学带来的财产). Lausanne: Institut de linguistique et des sciences du langage, Faculte des lettres, Universite de Lausanne.

Malinowski, Bronislaw. 1953.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to C. K. Ogden and A. I.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8th ed., 296-336.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st ed., 1923.)

Malmberg, Bertil. 1963. *Structural Linguistics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Berlin: Springer.

Martinet, André. 1933. Remarques sur le système phonologique du français(论法语的音位系统). *BSLP* 34, 191-202.

——. 1936. Neutralisation et archiphoneme(中立化与原始音位). *TCLP* 6, 46-57.

——. 1937. *La phonologie du mot en danois*(丹麦词的音位学). Paris.

——. 1939. Role de la correlation dans la phonologie diachronique (相关关系在历时音位学当中的作用). *TCLP* 8, 273-288.

——. 1949a. La double articulation linguistique(语言的双重分节).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gue* 5, 30-37.

——. 1949b. *Phonology as Functional Phonetics: three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194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5. *L'e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语音变化的经济). Berne: Francke.

——. 1960. *E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普通语言学基础).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 1961. *A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4. *Elemen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1960.)

——. 1972. Dialogue with Herman Parret. In Herman Parret (ed.). 1974. *Discussing Language*, 221-247. The Hague: Mouton.



——. *1987. De la philologie à la linguistique(从语文学到语言学). La Linguistique*, 23(1), 3-12

Marty, Anton. 1908. *Untersuchungen zur Grundlegung der allgemeinen Grammatik und Sprachphilosophie* (普遍语法和语言哲学基础研究). Halle: Max Niemeyer.

Masaryk, Tomas. 1887. *Versuch einer concreten Logik: Classification und Organisation der Wissenschaften* (具体逻辑研究:科学的分类和组织). Wien: C. Konegen.

Matejka, Ladislav. (ed.). 1976. *Sound, Sign and Meaning: Quinquagenary of 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d Krystyna Pomorska, eds. 1971. *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 Formalist and Structuralist View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Mathesius, Vilém. 1929a.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r. by L. Duskova. In Vachek(ed.)1983, 121-142.

——. 1929b. Le Structure phonologique du lexique du tchèque moderne(现代捷克语词汇的语音结构). *TCLP* 1, 67-84.

Mead, Margaret. 1951. (Various interventions.) In Ivor Richards,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n: Meaning and Languages. In *Cyberne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Eighth Conference*, 181-221. New York: Josiah Macy, jr., Foudation.

Meillet, Antoine. 1937.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印欧语比较研究导论》,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译印,北京大学图书馆。1961。) 8th ed. Paris: Hachette.

Mel'cuk, Igor A. 1985. Three Main Features, Seven Basic Principles, and Eleven Most Important Results of Roman Jakobson's



Morphological Research. In Jakobson 1985a, 178-200.

Menzerath, Paul. 1950. Typology of Langu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2, 698-701.

Messing, Gordon M. 1965. Review of Paul Garvin(1964). *Word* 21 (1), 160-163.

Milewski, T. 1953. Phonological Typology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Lingua Posnaniensis* 4, 229-276.

Nagel, Ernest. 1963. Wholes, Sums, and Organic Unities. In *Parts and Wholes*, ed. D. Lerner , 135-156.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Noreen, Adolf. 1903-1907. *Vart sprak*(我们的语言). 2 vols. Lund.

Paul, Hermann. 1889. *Principles of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New York: Macmil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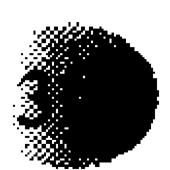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2nd ed. of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by H. A. Strong)

Pedersen, Holger. 1931.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钱晋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Tr. by John Sparg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31.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32.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I: *Elements of Logic*.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33a.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II: *Exact Logic*.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33b.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IV: *The Simplest Mathematic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34.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 *Pragmatism and Pragmaticis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35.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I: *Scientific Metaphysic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0.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Book 1 = vols. I and II; book 2 = vols. III and IV; book 3 = vols. V and VI.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aget, Jean. 1955.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Children*.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Translation of *Le langage et le pensée chez l'enfant*. Neuchatel: Delachaux et Niestlé. 1923.)

Pomorska, Krystyna. 1987.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cholar. In Pomorska et al. (eds.), 3-13.

——et al. (eds.). 1987. *Language, Poetry and Poetics. The Generation of the 1890s: Jakobson, Trubetzkoy, Majakovskij*.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orzezinski, W. 1913. *Vvedenie v jazykovedenie*. (语言学导论) Moscow.

Pos, H. J. 1938. La notion d'opposition en linguistique(语言学当中对立的概念) In *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ed. H. Piéron and I. Meyerson, 246-247. Paris: Libraire Félix Alcan.

——. 1939a. Perspectives du structuralisme(结构主义的观点). *TCLP* 8, 71-78.



——. 1939b. Phénoménologie et linguistique.(现象学与语言学).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1,357.

Quine, Willard Van Orman. 1953.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0.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Rask, Rasmus. 1843. *A Grammar of the Icelandic or Old Norse Tongue*. Tr. by Sir George Webbe Dasent. London. Introduction by T. L. Markey. 197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ensky, Miroslav. 1977. Roman Jakobson and the Prague School. In Daniel Armstrong and C. H. van Schooneveld(eds.), 379-389.

Révész, Géza. 1956. *The Origins and Prehistor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Robins, Robert H. 1967.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Roudet, Léonce. 1899. *Méthode expérimentale pour l' étude de l' accent*(重音研究的实验方法). Paris.

——. 1910. *Eléments de phonétique générale*(普通语音学基础). Paris: H. Welter.

Rudy, Stephen. (ed..). 1987. Jakobson - Aljagrov and Futurism. In Pomorska et al. (eds.), 277-290.

——. 1990.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of his writing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aint-Paul, George. 1904. *Le langage intérieur et les paraphasies: La fonction endophasique*(内在语言与解释:内在言语的功能). Paris: Alcan.

Sampson, Geoffrey. 1980. *Schools of Linguistics*. London: Hutchinson.

Sangster, Rodney. 1982. *Roman Jakobson and Beyond: Language as*



a System of Signs. Berlin:Mouton.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语言论》, 陆卓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New York:Harcourt, Brace.

——. 1927. The Unconscious Patterning of Behavior in Society. In *The Unconscious*, ed. C. Child et al., 114-142. New York: Knopf.

——. 1930. *Totality*. Language Monograph no. 6. Baltimor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 1949.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andelbau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porta, Sol. 1963. Phoneme Distribution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In Greenberg 1963a, 61-72.

Saussure, Ferdinand de. 1879. *Mé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论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 Leipzig:Teub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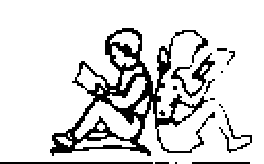
——.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Ed. C. Bally and A. Sechehaye(2nd ed., 1922.)

——. 196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 by Wade Baskin. New York:McGraw-Hill.

Šcerba, Lev V. 1912. *Russkie glasnye v kačestvennom i količestvennom otnosenii*(俄语元音的质量与数量方面). Saint Petersburg.

Schlegel, Friedrich. 1808.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Ein Beitrag zur Begründung der Altertumskunder*(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 Heidelberg. Introduction by Sebastiano Timpanaro, 1977,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Schrödinger, Erwin. 1945. *What Is Life*? New York:Macmillan.



Sebeok, Thomas A. 1977. Roman Jakobson's Teaching in America. In Daniel Armstrong and C. H. van Schooneveld (eds.), 411-420.

Sečenov, I. M. 1959. *Èlementy mysli* (思维成分). Moscow: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Sechehaye, Albert. 1940. *Les trois linguistiques saussuriennes* (索绪尔的三种语言学). *Vox Romanica* 5, 1-48.

Seiler, Hansjakob. 1987. Roman Jakbosn on Gender and Linguistic Fiction. In Pomorska et al. (eds.), 114-121.

Sommerfelt, Alf. 1928. *Loi phonétique* (语音定律).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1, 10-21.

——. 1930. *La langue et la société* (语言与社会). Oslo: H. Aschehoug & co.

Stange-Zhirovova, Nadezhda et Jan Rubes. (eds.). 1984.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son activité, ses prolongements: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mars 1984)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活动和结果:1984 年 3 月国际研讨会文集). Bruxelles: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Section de Slavistique.

Stankiewicz, Edward. (ed.). 1972. *A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thology*.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76. Prague School Morphophonemics. In Ladislav Matejka (ed.) 1976, 101-118.

——. 1977. Roman Jakobson's Work o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Daniel Armstrong and C. H. van Schooneveld (eds.), 435-451.

——. 1983a. Roman Jakobson: Teacher and Scholar. In *A Tribute to Roman Jakobson* 1983, 17-26.



——. 1983b. Roman Jakobson: A Commemorative Essay. *Semiotica* 44, 1-20.

——. 1984. Roman Jakobson and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In N. Stange-Zhirovova and J. Rubes (eds.) 1984, 145-173.

——. 1987a. Baudouin de Courtenay: Pioneer in Diachronic Linguistics. In Hans Aarsleff, Louis G. Kelly and Hans-Josef Niederehe, eds. *Papers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1987, 539-54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987b. The Major Moments of Jakobson's Linguistics. In Pomorska et al (eds.), 81-94

——. 1991.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In Waugh and Rudy (eds.), 11-32.

——. 1999.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ir Formal Patterns. *TCLP* (nouvelle série) 3, 71-89.

Steiner, Peter. 1976.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Prague Structuralism. In L. Matejka (ed.), 351-385.

——. (ed.). 1982. *The Prague School. Selected Writings*, 1929-1946.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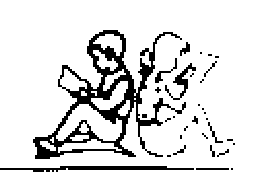
Stumpf, Carl. 1926. *Die Sprächlaute* (语音). Berlin: Springer.

Sweet, Henry. 1877. *Handbook of Phone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wiggers, Pierre. 1986. La linguistique fonctionnelle du Cercle de Prague(布拉格小组的功能语言学). *PP* 29(2), 1986, 76-82.

Tarski, Alfred. 1935. Der Wahrheitsbegriff in den formalisierten Sprachen(形式化语言当中的真理概念). *Studia Philosophica* 1, 261-406.

TCLP 1. *Melanges Linguistiques dedies au Premier Congres des Philologues Slaves*(献给第一届斯拉夫语文学会议的语言学论



文集).1929.

TCLP 2 (= Jakobson 1929a.俄语语音演变与其他斯拉夫语言的比较).1929.

TCLP 3 (= Trnka, Bohumil. 1930. *On the Syntax of the English Verb from Caxton to Dryden*.)1930.

TCLP 4 . *Reunion pho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tenue à Prague*(布拉格国际音位学会议论文集),1931.

TCLP 5 (= Trubetzkoy, N. S. 1934. *Das morphonologische System der russischen Sprache* 俄语词素音位系统)1934.

TCLP 6 *Etudes dédiees au quatrieme Congres de linguistes*(献给第四届语言学国际会议的论文集).1936.

TCLP 7 (= Trubetzkoy, N. S. 1939. *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音位学原理)1939.

TCLP 8 *Etudes phonologiques dédiees a la memoire de M. le prince N.S. Trubetzkoy*(献给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论文集). 1939.

Teeter, Karl V. 1964.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in America: Triviality vs. Irrelevance. *Word* 20(2),197-206.

Tesnière, Lucian. 1927. L'emploi des temps en français(法语时态的用法). *BFLS*,5 cours de vacances,39-65.

——. 1935. A propos des temps surcomposés(关于复杂复合时态的形式). *BFLS* 11,56-59.

——. 1939. Théorie structurale de temps composés(复合时态的结构理论). *In Mélanges de linguistique offerts à Charles Bally*, 153-183. Geneva: Georg.

——. 1959. Eléments de Syntaxe Structurale(结构句法基础). Paris: Klincksieck.

Tezisy dokladov na otkrytom raššírennom zasedanii učenogo soveta,



posvjaščennom diskussii o sootnošenii sinxronnogo analiza i istoričeskogo issledovanija jazyka 1957(科学委员会就语言共时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的扩大讨论会摘要). 1957. Moscow: Akademija Nauk SSSR.

Tobin, Yishai. (ed.)1988. *The Prague School and Its Legac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o Honor Roman Jakobson: Essay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1967. 3 vols. The Hague: Mouton.

Toman, Jindřich. 1984. Linguists in Avant-Garde Institutions: Observations on the Group-Dynamics of the Prague Circle. In Stange-Zhirovova et Jan Rubes(eds.), 1984, 106-125.

——. 1987. A Marvelous Chemical Laboratory and its Deeper Meaning: notes on Roman Jakobson and the Czech avant-garde between the two wars. In Pomorska et al. 1987, 313-346.

——. (ed.). 1994. *Letters and other Materials from the Moscow and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s*, 1912-1945.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 1995. *The Magic of a Common Language: Jakobson, Mathesius, Trubetzkoy, and 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A Tribute to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1983. Berlin: Mouton.

Trubetzkoy, Nikolaj Sergejevic. 1929. Zur allgemeinen Theorie der phonologischen Vokalsysteme(语音元音系统的普遍理论). *TCLP* 1, 36-67.

——. 1931. Gedanken über Morphonologie(词素音位学的思考). *TCLP* 4, 160-163

——. 1933. La phonologie actuelle(实际的音位学). *Journal de Psych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 30, 227-246.



——. 1934. *Das morphonologische System der russischen Sprache*(俄语词素音位学系统). *TCLP* 5.

——. 1935. *Anleitung zu phonologischen Beschreibungen*. Brno. English tr. by L. A. Murray,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Phonological Descriptions*. 1968.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36a. Die Aufhebung der phonologischen Gegensatze(音位对立的取消). *TCLP* 6, 29-45. Reprinted in Vachek(ed.)1964, 187-205.

——. 1936b. Essai d'une théorie des oppositions phonologiques(语音对立的一种理论). *Journal de Psych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 33, 5-18.

——. 1939. *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音位学原理) *TCLP* 7.

——. 1975. *Trubetzkoy's Letters and Notes*. Ed. by Jakobson. Berlin: Mouton.

Tynjanov, Jurij. 1929. O literaturnoj èvoljucii(论文学的演变). In *Arxaisty i novatory*, 30-47.

(Translated as On Literary Evolution. In Matejka and Pomorska 1971, 6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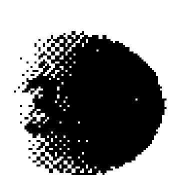
Uhlenbeck, E. M. 1978. Roman Jakobson and Dutch Linguistics. In D. Armstrong and C. H. van Schooneveld(eds.), 485-502.

Uspenskij, B. A. 1957. K opredeleniju padeža po A. N. Kolmogorovu (根据 Kolmogorov 的理论来定义格) *Bjulleten' Ob" edinenija po problemam mašinnogo perevoda*. Moscow 5: 11ff.

Vachek, Josef. (ed.)1964a. *A Prague School Reader in Linguis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66. *The Linguistic School of Prague; an introduction to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ed.). 1983. *Praguiana: Some Basic and less Known Aspects*



of the Prague Linguistic School. Prague: Academia.

Vallier, Dora. 1987. Intimations of a Linguist: Jakobson as a Poet. In Pomorska et al. (eds.), 291-304.

van Ginneken, Jac. 1907. *Principes de linguistique psychologique*(心理语言学原理). Paris: M. Riviere.

Vendryès, Joseph. 1925. *Language: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London: Kegan Pau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e langage: 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histoire*. Paris: Renaissance du livre, 1921.《语言》,岑麒祥,叶蜚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Verrier, Paul. 1909-1910. *Essai sur les principes de la métrique anglaise*(英语格律原理). Paris: H. Welter.

Vološinov, Valentin. N. 1929. *Marksizm i filosofija jazyka*. Leningrad: Priboj. (English translatio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Vossler, Karl. 1932. The Spirit of Language in Civilization, tr. by Oscar Oeser.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Wallerand, G. 1913. *Les oeuvres de* Siger de Courtrait (Siger de Courtrai 文集). Louvain: the Institut superieur de philosophie de l'Universite.

Wallon, Henri. 1945.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chez l'enfant* I(儿童思维的起源). Paris: Pre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Waugh, Lindar R. 1976. *Roman Jakobson's Science of Language*. Lisse, Holland: P. de Ridder Press.

——. and Stephen Rudy (eds.). 1991. *New Vistas in Grammar: Invariance and Vari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999. Roman Jakobson's Intellectual Influence in America. *PLCP* 3, 289-301.



Wegener, Philipp. 1885.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Grundfragen des Sprachlebens*(语言生命的基本问题研究). Halle: Niemeyer.

Weinreich, Uriel. 1963. On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 Greenberg 1963a, 142-216.

Weiss, A. P. 1925. Linguistics and Psychology. *Lg* 1, 52-57.

Whitney, William Dwight. 1875.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An Outline of Linguistic Science*. New York: Appleton.

Winner, Thomas G. 1987. The Aesthetic Semiotics of Roman Jakobson. In Pomorska et al. (eds.), 257-274.

Winteler, Jost. 1876. *Die kerenzer Mundart des kantons Glarus in ihren Grundzugen dargelegt* (Galrus 州 Kerenz 方言精要). Leipzig: Winter.

人名索引







等中译本 1979)、《语言学理论当前的问题》(1964)、《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65)、《笛卡儿语言学:理性思想史的一章》(1966)等。79,135,269,271,274,282

Chukovsky,Kornei Ivanovich(1882—1969)楚科夫斯基,俄罗斯语言学家。著作有《翻译的艺术》、《契可夫其人》、《康科特医生》、《高雅艺术》。64

Comenius,Johann Amos(1592—1670)夸美纽斯(捷克文为 Jan Amos Komensk,一译考门斯基),摩拉维亚神学家、教育改革家。以其开拓性的教科书和人文主义观点而著名。4,109

Comte,Auguste(1798—1857)孔德,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奠基人。社会学创始人。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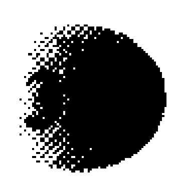
Croce,Benedetto(1866—1952)克罗齐,意大利美学家。著作有《美学作为表现科学和普通语言学》(王天清中译本,1984)等。13

Cummings,Edward Estlin(1894—1962,通常写作 e. e. cummings)卡明斯,美国作家。以诗歌印刷的古怪而著称。写有《大房间》(1922)一书,讲述他一战中在法国坐牢的经历。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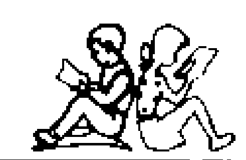
Cyril (827—869)西里尔,基督教传教士、神学家。与哥哥米索迪俄斯在摩拉维亚(Moravia)传教,将《圣经》翻译成古教会斯拉夫语。XXXVIII,XXXIX

Dante, Alighieri(1265—1321),但丁,意大利诗人,著有《神曲》(*The Divine Comedy*,1321)。他促进了对罗曼语方言口语的研究,并且通过用方言白话写作,确立了意大利的一种方言口语作为文学语言以后又成为官方语言的地位。XXX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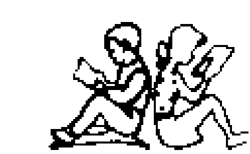
de Groot,Albert Willem(1892—1963),格鲁特,荷兰语言学家。以研究格的系统最为有名。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员。1948 年他与荷兰语言学家海西林(Anton Reichling)共创刊物《语言》(Lingua)。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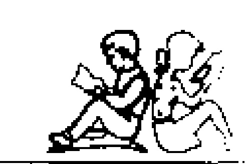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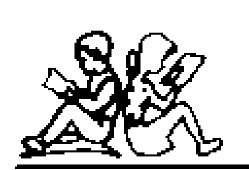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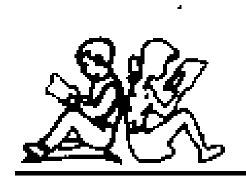












年参与创办未来主义刊物《莱莱巴》。作品有《流血的木乃伊》(1904),未来主义剧本《饕餮的国王》(1905)、《他们来了》,小说《未来主义者马法尔卡》(1910)。1913年前往俄国旅行,宣传未来主义。149

Marr,Nikolaj Jakovlevic(1864—1934)马尔,俄罗斯语言学家。提出“雅弗学说”。主要著作收入《马尔文集》(1933—1937,5卷)。67,98

Martinet,André(1908—)马丁内,法国功能语言学家。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员。著有《丹麦词的音位学》(1937),《作为功能语音学的音位学》(1949),《语音变化的经济》(1955),《普通语言学基础》(1960;英译本 1964),《语言的功能观》(1961)等。262

Marty,Anton(1847—1914)马蒂,瑞士语言哲学家。著有《普遍语法和语言哲学基础研究》(1908)、《语言哲学:格的“逻辑”理论,“局部”理论及其它理论》(1910)、《空间与时间》(1916)、《句子和词》(1925)、《论语言的起源》(1976)。XLI,6,109

Marvell,Andrew(1621—1678)马尔维尔,英国玄学派诗人。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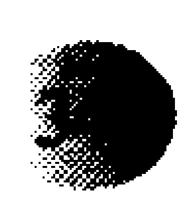
Masaryk,Tomas G. 马萨瑞克(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曾出任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1918—1935)。著有《具体逻辑研究:科学的分类和组织》(1887)。5,6

Mathesius,Vilém(1882—1945)马泰修斯,捷克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奠基人之一,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第一任主席。在捷克最早从事共时研究,以语言特征学的理论与实践而著称。其功能句法及功能语言学的思想影响重大。著作包括《捷语和普通语言学》(1947),《普通语言学基础上的当代英语功能分析》(捷文版,1961;英文版,1975),《语言文化和语言艺术》(1982)。XLI,86,87,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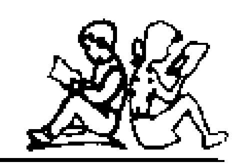
Mayr,Ernst.(1904—)迈尔,美国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哈佛大学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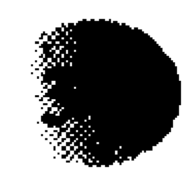


















Stang,Christian Schweigaard(1900—1977)斯特昂,挪威语言学家。著有《斯拉夫语和波罗的语动词》(1942)、《斯拉夫语的重读》(1965)、《波罗的语比较语法》(1966)。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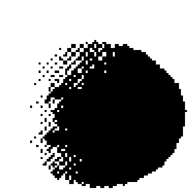
Stumpf,Carl(1848—1936)施通普夫,德国心理学家。著有《论空间概念的心理起源》(1873;1965 重印)、《声音心理学》(1883-1890,2 卷)、《英国的音乐心理学》(1885)、《斯宾诺莎研究》(1919)、《语音》(1926)。229,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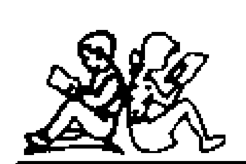
Sweet,Henry(1845—1912)斯威特,英国语言学家。著作有《英语语音史》(1874)、《盎格鲁—撒克逊语读本》(1876)、《语音学手册》(1877)、《新英语语法》(1892)、《盎格鲁—撒克逊语学生词典》(1897)、《语言史》(1900)等。88,171

Tarski,Alfred 塔斯基,波兰哲学家。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莫理斯(Charles Morris,1901—)等均为语义哲学的代表。语义哲学是实证论和逻辑实证论在语义学方面的反映。在《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一文里,塔斯基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划分的问题。著有《形式化语言当中的真理概念》(1935)、《论逻辑结论的概念》(1936)、《数理逻辑和数学方法论导论》(1937)、《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1941;第 4 版 1994)、《初等代数和几何的决定方法》(1951)、《逻辑,语义学,元数学:1923—1938 论文集》(1956)、《阿尔弗莱德·塔斯基选集》(198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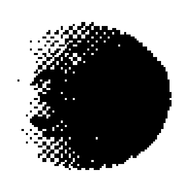
Tesnière,Lucien(1894—1954)泰尼埃尔,法国语言学家,德语、俄语、斯洛文尼亚语专家。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员。配价语法的先驱。以《结构主义句法学基础》(1959)一书而闻名于世,此书的主要目的是研制出一种普遍适用的句法分析方法,作为教学语法的基础。87,280,281

Thomsen,Vilhelm Ludvig Peter(1842—1927)汤姆生,丹麦语言学











主题索引



